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

指導老師：蔡淵黎博士

邁向地方大廟——

經濟發展與日治時期屏東慈鳳宮之宗教變遷

研究生：林怡秀 撰

中華民國一〇一年六月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研究生 林怡秀 所撰之 碩 士學位論文

邁向地方大廟一

經濟發展與日治時期屏東慈鳳宮之宗教變遷

業經本委員會審議通過

論文考試委員會委員

溫振華 (召集人)

溫振華

施志波

蔣國聚

指導教授

歷史學系主任

蔣國聚
陳登武

中 華 民 國 101 年 6 月 1 日

謝 辭

二〇一二年的六月，是個充滿離別的畢業季，經歷三年的努力，我的碩士生活也即將劃上句點，這是個令人開心的時刻，我終於要拿到期待已久的碩士學位了！這三年的求學歷程，得到許多人的幫忙與鼓勵，還有慈鳳宮媽祖的庇佑，使我寫作過程雖然辛苦但卻順利。因此，這篇論文能如期完成，真的非常感謝大家對我的協助。

首先最要感謝的當然是一路不辭辛勞地教導我的蔡淵黎老師。在寫作過程中，蔡老師不斷地給予我正確的觀念，指引我前進的方向，提供我許多不同的想法，使我可以完成這份我原先認為不可能的任務，所以非常感謝老師的付出，您的辛勞與鼓勵，是我能完成論文的最大因素。另外，也很感謝口試委員溫振華老師與施志汶老師，鉅細靡遺地審閱我的論文，給予我許多思考的方向，感謝兩位老師的建議，使我受益良多。此外，慈鳳宮的總務幹事鄭宇伶女士亦相當熱心地提供許多資料，協助我補充史料不足之處，同時也感謝受訪的鄭老先生，百忙之中還願意接受我的口訪。

在臺師大暑碩班求學時，認識許多好友，得到大家的鼓勵與幫助，使我在人生地不熟的臺北，能夠渡過一年又一年辛苦的暑期生活，有你們的陪伴與打氣，真的好幸福！還有，我能如此安穩地在臺北求學，當然還要感謝學校主任與同事的支持，願意配合我暑期研究所的課程，代我分擔學校的暑期輔導課與班務，使我能專心致力於學業。此外，還有一位相當重要的大學同學輝翔，謝謝你常替我處理研究所的雜事，傾聽我寫作過程的怨言，許多大小雜事如替我跑國圖印論文、申請成績單等，你都努力地替我辦到好，有你這位摯友真是我的榮幸！

最後，謝謝家人對我的支持，你們是我最大的支柱。感謝爸爸和媽媽對我的關心，常提醒我不要給自己太大的壓力，要多注意身體健康。謝謝親愛的男友迪毓，無論是暑期時臺北的求學生活、到圖書館看報紙史料，或是這一年來不斷地到臺北 Meeting 的過程，你從未缺席也從無怨言，總是陪我南北往返，讓我十分感動。感謝你的陪伴，現在已完成我的課業，該輪到我實現對你的承諾了！

摘 要

本文以日治時期屏東慈鳳宮的發展為研究主軸，探討屏東街市的經濟發展與宗教變遷之關係。本文從祭祀圈、寺廟管理組織、社會領導階層以及迎神賽會等四大指標，分析日治時期屏東慈鳳宮邁向地方大廟的過程。

慈鳳宮創建於乾隆年間，主祀媽祖，祭祀圈範圍從清領時期的阿猴街，經漳泉移民的捐金獻地，延續香火，使慈鳳宮持續成長，日治時期已擴張至整個屏東街市，在地方社會上扮演政治、經濟、教育等角色，是屏東街市重要的信仰中心。

屏東街市因新式糖廠的設立，導入交通革新、現代商業等變革，使工作機會增加，移入人口增多，經濟快速成長。在此發展背景下，促使屏東街市成為屏東平原的政經中心，取代原先的東港，而位居屏東街市中心的慈鳳宮，隨著屏東街市的政治、經濟、社會等因素影響下，從清領時期的阿猴街小廟，經歷日治時期殖民政府的各項建設，其地位逐漸成為地方大廟，信眾分佈範圍逐漸擴大，超越屏東街市的行政區劃，打破原先的祭祀圈，部分信眾甚至遠及新竹一帶。這樣日益擴張的信仰範圍，也反映在每年盛大的迎神賽會中，經由宗教活動的熱絡，可看出地方社會繁榮的經濟發展，人民生活有餘裕，才能持續支持地方宗教活動。反之，迎神賽會的盛大，亦可吸引更多人潮的聚集，有益於地方經濟發展與慈鳳宮信眾分佈範圍的擴大，由此可知，經濟發展與宗教變遷是相輔相成。

關鍵詞：慈鳳宮、媽祖、屏東市、祭祀圈、糖業、迎神賽會、日治時期

目 錄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 文獻探討.....	3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21
第四節 章節安排.....	25
第二章 清領時期阿猴地區的開發與慈鳳宮的建立.....	27
第一節 地方開拓與早期發展.....	28
第二節 慈鳳宮之創建.....	42
第三章 日治時期的糖業發展與屏東街市之擴張.....	57
第一節 清末的阿猴街.....	58
第二節 日治時期屏東的農工商業發展.....	64
第三節 屏東街市的都市化.....	80
第四章 經濟發展與信眾變遷.....	99
第一節 祭祀圈的擴張.....	100
第二節 寺廟的管理.....	116
第三節 各類菁英的參與.....	123
第五章 經濟發展與宗教活動.....	141
第一節 祭典儀式的發展.....	142
第二節 迎神賽會的盛況.....	153
第六章 結論.....	167
參考書目	173

表格目次

◎表格編號係採取「a-b」的編號方式，a 代表「章」，b 代表該章的「圖表順序」。

表 1-1 簡炯仁之鳳山八社相關研究	4
表 1-2 李國銘之鳳山八社相關研究	4
表 1-3 朝天宮媽祖信仰之相關研究	7
表 1-4 鎮瀾宮媽祖信仰之相關研究	8
表 1-5 屏東市慈鳳宮之相關研究	10
表 1-6 內埔地區客家寺廟文化之相關研究	11
表 1-7 屏東地區王爺信仰之相關研究	11
表 1-8 林美容祭祀圈之相關研究	14
表 2-1 清季本地聚落名稱	39
表 2-2 清代屏東平原的糖廍與所在地	41
表 3-1 日治時期昭和十年(1935 年)職業別戶數.....	74
表 3-2 日治時期屏東市消費市場	75
表 3-3 日治時期屏東市工商業類別	76
表 3-4 日治時期屏東街市人口數	94
表 4-1 日治時期祭祀圈之新舊地名對照表	108
表 4-2 日治時期屏東市的寺廟	113
表 4-3 參與慈鳳宮宗教活動之各類菁英	133
表 4-4 日治時期屏東商工會成員參與慈鳳宮宗教活動者	137
表 5-1 日治時期慈鳳宮歲時祭典儀式	143
表 5-2 慈鳳宮媽祖誕辰祭典法會程序表	146

圖片目次

◎圖片編號係採取「a-b」的編號方式，a 代表「章」，b 代表該章的「圖表順序」。

圖 1-1 屏東市行政區劃	22
圖 1-2 屏東市行政區劃	23
圖 2-1 屏東縣行政區劃(1992 年)	27
圖 2-2 屏東平原的生態環境	31
圖 2-3 日治時期慈鳳宮的教育場所	50
圖 2-4 慈鳳宮受到美軍空襲時的場景	51
圖 2-5 慈鳳宮重建後的樣貌	53
圖 3-1 日治時期屏東街市圖	57
圖 3-2 開港後屏東平原糖業產銷流程	60
圖 3-3 清領時期的阿猴城	62
圖 3-4 今慈鳳宮一帶	63
圖 3-5 臺灣製糖株式會社阿猴製糖所	71
圖 3-6 西元 1929 年屏東街工商地圖	78
圖 3-7 日治時期屏東街位置圖(1920 年)	81
圖 3-8 日治時期下淡水溪鐵橋	84
圖 3-9 西元 1913 年阿猴街市區改正計劃圖	86
圖 3-10 阿猴街東山禪寺	88
圖 3-11 阿猴神社	89
圖 3-12 阿猴街町名區劃圖	90
圖 4-1 日治時期慈鳳宮	99
圖 4-2 乾隆時期祭祀圈之分布圖	102
圖 4-3 道光時期祭祀圈之分布圖	104
圖 4-4 咸豐時期祭祀圈之分布圖	105

圖 4-5 光緒時期祭祀圈之分布圖	106
圖 4-6 日治時期祭祀圈之分布圖	111
圖 4-7 日治時期屏東市的寺廟分布圖	115
圖 5-1 日治時期慈鳳宮的景象	141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本研究主要從事臺灣區域史的研究，探討臺灣民間社會中寺廟與地方社會發展的交互作用。在時間上，本文以慈鳳宮於清乾隆二年(1737年)肇建起延續至日治時期，作為討論的範圍，但重點置於日治時期屏東市的經濟發展與地方中心廟慈鳳宮的變遷之關係。選擇此一課題作為研究對象的動機主要有三：

第一，筆者出身於屏東縣的閩南聚落，對自身成長的環境既熟悉又陌生。有幸於大學畢業後回鄉任教，讓筆者有機會學以致用，回饋家鄉。回想當年參加競爭激烈的教師甄試時，內心徬徨無助，因而前往慈鳳宮向媽祖祈求保佑，且希望能留在屏東縣教育縣內子弟，向媽祖請示指點迷津下，求籤得上上籤，果真第一年就順利考取屏東縣國中正式教師的資格，開始展開教職生涯，自此對媽祖即存著無比的崇敬。屏東市香火鼎盛且歷史悠久的慈鳳宮就此成為筆者想要瞭解的對象。

第二，從有記憶以來，每逢媽祖誕辰時，最盛大的活動即是神輿遶境與藝陣表演，穿越每個村庄，全體總動員，家家戶戶門前備妥祭品與香柱，家母總是叮嚀如何對媽祖表達敬意，以祈求一年的平安順利，最後遶境隊伍回到寺廟前，總有一場鑼鼓喧天，熱鬧非凡的祭典儀式。這樣的一個宗教信仰和祭祀活動，與地方民眾的日常生活究竟有何關係？在我任教以來，只要一到媽祖誕辰期間，學生的話題總是離不開遶境活動，從準備活動、遶境路線到藝陣表演等，學生們總是興致勃勃地討論，且參與遶境人數亦不在少數，家長也多願意讓學生請幾天假參加活動。讓筆者開始思考，一個信仰中心為何能緊密地與地方社會結合在一起？慈鳳宮與屏東市又是如何進行微妙的互動？一個地區的地方經濟繁榮對該地中心廟究竟有何影響？這些都是相當值得深入研究的議題。

第三，日治時期報紙大肆刊載屏東地區慈鳳宮的迎神賽會，由此可知當時宗教活動的盛況。令人好奇的，是何種要素促使日治時期屏東地區的宗教活動如此蓬勃發展？又是哪些地方士紳扮演領導角色？此中地方經濟發展究竟扮演何種角色？而慈鳳宮的迎神賽會與屏東街市發展又有何關聯？筆者希望藉由日治時期慈鳳宮的宗教活動探討，瞭解在地方經濟發展影響下，地方庄眾與寺廟互動之過程，進而理解臺灣社會史的發展脈絡。

一般而言，經濟與宗教關係之研究，基本上包括兩大面向：一是迎神賽會之類的宗教活動對經濟繁榮的影響；另一是地方經濟繁榮促使寺廟信眾的擴增和宗教活動之日趨盛大，本文主要著重討論後者的情形，但亦論及在經濟不景氣市況蕭條下，區內工商人士企圖藉擴大迎神賽會吸引人潮以刺激商機之情況。本文選擇屏東市慈鳳宮作為討論對象，除了前述個人與該廟諸多因緣外，實因為屏東市的發展過程相當特別，日治時期的新式糖業促使屏東市快速發展，連帶促使慈鳳宮的宗教活動產生變遷，吾人可藉由觀察慈鳳宮的宗教變遷，進而瞭解經濟發展與宗教活動之關係。本文對於地方經濟發展與寺廟宗教活動變遷的觀察指標，則以信眾分佈、寺廟管理組織、參與者身分以及迎神賽會等變化為主，期望能透過此研究，瞭解經濟發展影響宗教活動在臺灣開發史上的重要性，並希望能對屏東地區的漢人民俗宗教信仰提出一些有意義的解釋。

第二節 文獻探討

壹、研究回顧

一、屏東平原族群開墾相關研究

臺灣地區開發史的研究成果頗為豐碩，但研究對象多是中北部地區，南部地區則以臺南高雄為主，關於屏東平原開發之研究相對較少，主要有李國銘、簡炯仁、施添福等人做過深入分析。施添福¹從「國家、土地和人民」長期互動的角度，逐步分析屏東平原的族群關係和地域社會的形塑過程。屏東平原是傳統鳳山八社的生活領域，在漢人大量入墾以及國家長期重課重役之下，使其遠離家鄉，重新建立新家園，最後形成閩南和操閩方言之八社村落，全面包圍客家地域的特殊人文景觀。另外，陳秋坤²亦認為清初屏東地區的土地佔墾現象，基本上反應臺灣已成為大陸東南沿海地區新興糧倉的趨勢，使屏東平原廣闊的草地，逐漸變成臺南府城商家富戶和廣大移民競相開墾的對象。另外，不在地業主和實際從事墾闢事業的佃戶，並不存在所謂的剝削問題。此種租佃制度是早期移墾聚落社會的主要機制，且能有效維持邊區聚落的社會秩序。

簡炯仁針對「鳳山八社」做一系列的論文研究(表 1-1)，運用荷據時期的文獻與清代地方志史料釐清鳳山八社的勢力範圍及生活情況，尤其是位居於今日屏東市區的阿猴社(Acau)之發展，可知阿猴社已於清領時發展出「雙冬早稻」，為屏東平原農耕奠定基礎，更成為臺灣最重要的穀倉之一。此外，乾隆年間，漢人拓墾活動已嚴重壓縮到鳳山八社的生活空間，但鳳山八社仍未大規模遷移，直到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 年)，福康安在沿山公路沿線設置「番屯」，遣調鳳山八社前往設隘守禦，並就地屯墾，鳳山八社才開始大舉遷往潮州斷層西麓。

¹ 施添福，《清代在臺漢人的祖籍分布和原鄉生活方式》，臺北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系，1987；〈國家與地域社會—以清代臺灣屏東平原為例〉，收錄於詹素娟、潘英海編《平埔族群與臺灣歷史文化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2001，頁 33-111。

² 陳秋坤，〈清初屏東平原土地佔墾、租佃關係與聚落社會秩序，1690-1770—以施世榜家族為中心〉，收錄於《契約文書與社會生活(1600-1900)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2001，頁 11-46。

表 1-1 簡炯仁之鳳山八社相關研究

書名或篇名	出處	年代
由屏東市天后宮珍藏的「義祠亭碑記」論清廷對屏東客家六堆態度的轉變	《屏東平原先人的開發》，屏東市：屏縣文化局，頁 271-294。	2006
屏東平原平埔族各村社的社址及其勢力範圍	《屏東平原平埔族之研究》，臺北縣板橋市：稻香，頁 89-152。	2006
「鳳山八社」平埔族大舉遷移潮州斷層	《屏東平原平埔族之研究》，臺北縣板橋市：稻鄉，頁 323-349。	2006
鳳山八社與屏東平原稻作農耕之發展	《屏東平原先人的開發》，屏東市：屏縣文化局，頁 47-78。	2006

李國銘也對屏東地區的平埔族做出討論(表 1-2)。他從各種不同的角度檢視荷治時期文獻記載中的平埔族面貌，且運用田野調查的方式，實際走訪屏東平原，歸類出閩、客、平埔的分布情形，並繪成分布圖，且釐清目前眾說紛紜的鳳山八社舊址所在，認為八社只是個行政單位，並非八個村落，其中阿猴社(Akauw)正位於今屏東市一帶，今屏東市光華里仍有「番仔埔」之地名即可看出端倪。

表 1-2 李國銘之鳳山八社相關研究

書名或篇名	出處	年代
十七世紀中葉屏東平原的村落與記事	《族群、歷史與祭儀：平埔族研究論文集》，臺北縣板橋市：稻鄉，頁 35-69。	2004
下淡水往事追憶	同上，頁 343-359。	2004
鳳山八社舊址初探	同上，頁 17-33。	2004
關於屏東平原少數民族的 二、三事	同上，頁 3-15。	2004

從上述的專業論文中，可知屏東地區的開發史多從政治政策與經濟開發的角度切入，討論統治者與移民者如何進行墾殖活動，以及與平埔族的互動情形，卻忽略漢人移墾時常帶著原鄉信仰進入拓墾地，在面臨險惡未知的環境時，成為其心靈慰藉，宗教信仰更影響著地方社會的發展。因此，本文將從宗教信仰的面向進行討論，從中瞭解媽祖信仰與地方拓墾之關係。

二、屏東市與糖業發展相關研究

屏東市的開發，除了上述平埔族與清領漢人的拓墾，日治時期殖民政府對屏東市的規劃與建設，更是奠定戰後都市發展的基礎。其中最有力的推手，則是臺灣製糖株式會社的進駐，在屏東市近郊興建阿猴製糖廠，帶動日本移民的移入和各項公共建設的興築，使屏東街市具備現代都市的雛形，形塑屏東市成為屏東平原的政治、經濟與交通之重心，更是連接西部平原的樞紐。在此歷史背景下，日治時期屏東市的發展，成為探討屏東平原開發史的重要一環。關於日治時期屏東市的研究，已有不錯且完整的成果，大多是城鄉所、建築所、歷史所的研究居多，以下簡要回顧前人的研究成果，作為本文發展的基礎。

早期對屏東市做深入研究的是楊慧瑾³，作者以屏東平原糖業發展為主軸，探討屏東市之空間發展，時間範圍是從清領到日治。作者從特定歷史脈絡、政府角色、生產關係及社會空間等方向切入，論述殖民城市建構的核心問題，得知屏東平原因清領到日治糖業生產方式的劇變，使屏東與東港的地位榮枯消長現象特別明顯，清楚地說明屏東市依賴都市化的過程，所以日治屏東市的建構與殖民地新式糖業資本的發達有著密切關係。蔡錫謙⁴透過殖民政府對都市政策之改變，由原本因衛生需求而推行的「市區改正」觀念，到後期積極進行都市環境改善的「都市計畫」時期，藉由這兩大政策的改變來探討屏東市三個不同時期之都市建設，並討論屏東平原被納入殖民產業一環後，新式製糖工業、鐵路交通建設、軍事設施等因素，加速都市開發速度的現象。莊天賜⁵認為日治初期臺灣總督府的糖業改革，是臺灣由傳統糖業進入新式糖業的關鍵，而屏東平原亦是如此。日治時期屏東平原製糖業的蔗作農業改良，適時配合製糖工具的改進，是產糖量得以大幅提昇的重要因素，加上新式糖業的引進初期並沒有對傳統糖業產生排擠效

³ 楊慧瑾，《論殖民糖業生產下殖民城市之建構—以屏東市之個案研究》，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論，1992。

⁴ 蔡錫謙，《日治時期屏東市街都市與建築發展之歷程》，私立中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論，2000。

⁵ 莊天賜，《日治時期屏東平原糖業之研究》，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論，2001。

應，而是兩者並存並榮，為製糖量創造出更大的產能，最重要的是在整個轉變歷程中，其所帶來之改變並不僅限於糖業本身，而是對整個屏東平原的人地物都有深遠的影響。楊惠雯⁶以日治時期各類官方文件、報紙資料及工廠管理類型等文獻為基礎，從都市發展的角度探討屏東糖廠與屏東市發展之關係，得知屏東市因糖廠的建立，使其交通可與西部平原串聯，帶來大量勞動人口的移入，擴展該地發展範圍與公共建設，更因經濟需求而導入金融機構，使在地的經濟更為繁榮。蔡森益⁷認為臺灣都市發展的起始點是日人治臺後，二戰後的屏東市則是承續修改日治時期之都市規劃的基礎，進行屏東市近代化的歷程。作者從自然環境與人文背景、聚落空間體系、二戰前後的發展、空間發展模式等方面進行討論，比較日治時期與國民政府時期之都市計劃，對於二戰後屏東市空間結構之影響有何不同，得知日治時期棋盤式的街道規劃，與戰後聯合國顧問指導鄰里單元規劃之思潮，對屏東市都市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

從上述專業論著可知，日治時期臺灣製糖株式會社的進駐，對屏東市的發展扮演重要角色，帶動人口的移入、交通運輸的興建、金融機構的導入等，奠定屏東市的重要地位，亦帶動當地經濟的發展與繁榮。前人研究多從政治經濟層面與空間發展切入，探討屏東市的發展，卻忽略慈鳳宮在當地所代表的宗教因素，在經濟發展與空間擴大的同時，位居市中心的慈鳳宮宗教活動也相當活絡，屏東市的經濟發展與慈鳳宮宗教活動之熱絡是否存在關聯性？本文將以前人研究的屏東市發展為基礎，深入探討屏東市經濟與宗教之關係。

三、 媽祖信仰與寺廟相關研究

媽祖是臺灣重要的宗教信仰之一，明清之際大陸移民來臺時，隨身攜帶媽祖的香火或神像，祈求航海平安。由於媽祖提供給移民心靈上的慰藉，移民們更視媽祖神力無邊，因此紛紛在全臺各地建廟奉祀，其中有幾間香火鼎盛的媽祖廟，

⁶ 楊惠雯，《屏東糖廠與屏東市街發展關係之研究》，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農村規劃研究所碩論，2005。

⁷ 蔡森益，《二戰前後屏東市空間發展模式之比較研究》，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論，2008。

更是信徒爭相朝拜的對象。在這樣的熱潮之下，媽祖研究亦相當盛行，尤其以北港朝天宮、大甲鎮瀾宮更為顯著，使相關著作頗為豐碩。研究著作多以中臺灣為媽祖信仰的探討對象，南部地區的相關研究較少，尤其是屏東地區的媽祖信仰研究更是寥寥無幾。以下將分成兩部分進行研究回顧，先由全臺著名媽祖廟的專業著作進行回顧，從中瞭解相關論文關注的焦點，接著回顧屏東地區的寺廟研究成果。

(一) 全臺著名媽祖廟之相關研究

臺灣媽祖信仰研究成果豐碩，本研究回顧僅就北港朝天宮、大甲鎮瀾宮、彰化南瑤宮等為主要的回顧對象。

在北港朝天宮的著作方面(表 1-3)，以蔡相輝、曾月吟為主要研究者，論述媽祖信仰之淵源、建廟過程、祭典儀式、重要文物及寺廟組織，且認為今日朝天宮的信仰地位是奠基於日治時期，其中交通網絡的完善是重要因素之一，而祭典活動也多延續日治時期，且信仰地位甚至還受日本官方的重視。另外，其他研究者從神明會、社區營造、國家力量以及祭祀圈的角度，切入討論朝天宮的發展，進而得知這些要素皆是促成朝天宮成為全臺信仰中心的關鍵因素，且深刻地影響寺廟的發展。

表 1-3 朝天宮媽祖信仰之相關研究

作者	書名或篇名	出處	年代
蔡相輝	北港朝天宮志	雲林縣北港鎮：北港朝天宮	1995
曾月吟	日據時期朝天宮與北港地區之發展	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論	1996
曾月吟	日據時期朝天宮發展——以《臺灣日日新報》所見為主	收錄於《媽祖信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雲林縣北港鎮：北港朝天宮	1997
黃依萍	北港朝天宮神明會的組織與運作：「哨角團」和「莊儀團」之比較	元智大學資訊社會學研究所碩論	2008
王志旭	北港的傳統信仰組織與現代社團：探討地方活動	南華大學建築與景觀學系環境藝術研究所碩論	2009

的基本模式			
蔡碧峰	神明會與臺灣民俗文化 傳承關係研究—以北港 朝天宮為例	國立中正大學臺灣文學所碩論	2009
鄭瑩憶	國家、信仰與地方社會： 笨港媽祖信仰的發展與 變化(1694-1945)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研究所 碩論	2009
陳姿敏	北港鎮聚落發展與祭祀 圈的形成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研究所碩 論	2010

在大甲鎮瀾宮的著作方面(表 1-4)，研究大甲鎮瀾宮的議題多喜歡聚焦在地方角力的運作，從政治權力之運作，觀察大甲媽祖信仰的發展與其互動關係。另外，大甲媽祖進香的宗教活動也是研究者的討論重點，從中瞭解信徒與媽祖間存在的微妙關係，藉由參與進香活動和祭典儀式，展現信徒對大甲媽祖的宗教觀。

表 1-4 鎮瀾宮媽祖信仰之相關研究

作者	書名或篇名	出處	年代
柯明章	媽祖信仰與政治—以大 甲媽祖為例(1949-2000)	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論	2005
洪瑩發	戰後大甲媽祖信仰的發 展與轉變	國立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碩 論	2005
李燕如	民間信仰與地方派系的 關係—以臺中縣大甲鎮 瀾宮為例	東海大學公共事務研究所碩論	2006
何鴻明	媽祖信仰與地方政治生 態互動模式之研究—以 大甲鎮瀾宮人事組織與 選舉方式為中心考察	東海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論	2008
何鴻明 王業立	地方派系如何操控寺廟 的管理權？—以大甲鎮 瀾宮的人事選舉為例	《臺灣民主季刊第 3 期》第 7 卷， 頁 123-186	2010
邱冠斌	臺灣宮廟組織及其運作 之探討：以大甲媽祖鎮瀾 宮為例	《中華人文社會學報》第 5 期， 頁 120-132	2006
林思帆	宗教組織發展過程中之 社會變遷—以大甲鎮瀾 宮為例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研究所碩論	2007

黃敦厚	進香禮儀的探討：以大甲媽祖為例	《民俗曲藝》第 158 卷，頁 9-38	2007
姚文琦	臺灣廟會活動的閒暇向度及其宗教意涵—以大甲媽祖進香之行為為例	《哲學與文化》第 9 期第 37 卷，頁 155-168	2010

在彰化南瑤宮的著作方面，以林美容⁸的信仰圈研究最爲人所注目，由社會組織的角度切入，以南瑤宮眾多的神明會、分香子廟及請神等三個指標來檢視彰化媽祖的信仰模式，其信仰圈結合的是濁大流域內漳州人與福佬客，可顯著看出信仰圈是排除泉州人居住的沿海地區，且其歷史悠久的神明會更是宗教活動的基本行動單位，亦是南瑤宮宗教信仰的重要組成之一，可將其當作傳統漢人社會中地緣組織的一種。

除了上述著名的媽祖廟研究外，其他相關研究亦不少，僅簡單討論數篇著作。邱冠斌⁹簡述開臺澎湖天后宮的發展歷史，並討論其獨特的慶典，如出巡海域遶境、元宵節乞龜、祀酒與祀茶等，皆是澎湖天后宮獨特的祭祀活動，有其重要的歷史意義。林美容、許谷鳴¹⁰研究北投地區關渡宮的信仰圈，討論關渡宮的祭祀圈、迎請關渡媽的地區及關渡二媽遶境的區域，從中凸顯出漢人信仰的群體性。其中較特別的是區域內之民間宗教組織—媽祖會，是藉由請神儀式，個別與關渡宮維持關係，有別於中部地區神明會的嚴密組織。呂玫媛¹¹探討白沙屯媽祖進香的徒步與行轎儀式，認為進香儀式是承襲過去的傳統慣例，且在目前的社會文化脈絡下重新詮釋當代進香活動的意義，信徒藉由徒步進香的參與和轎夫行轎儀式的展演，體驗媽祖的靈驗，對媽祖信仰的建立具有重要意義。林培雅¹²以傳

⁸ 林美容，〈彰化媽祖的信仰圈〉，《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 68 期，1989，頁 41-104。

⁹ 邱冠斌，〈開臺澎湖天后宮的發展歷史與獨特慶典之研究〉，《中華行政學報》第 6 期，2009 年 6 月，頁 129-140。

¹⁰ 林美容、許谷鳴，〈關渡媽祖的信仰圈〉，收錄於林美容、張珣、蔡相輝編《媽祖信仰的發展與變遷》，臺北：臺灣宗教學會，2003，頁 117-168。

¹¹ 呂玫媛，〈傳統的再製與創新：白沙屯媽祖進香的「行轎」儀式與徒步體驗之分析〉，《民俗曲藝》第 158 卷，2007 年 12 月，頁 39-100。

¹² 林培雅，〈閩女變媽祖—臺中市萬和宮老二媽由來傳說探討〉，《興大人文學報》第 44 期，2010 年 6 月，頁 91-110。

說的角度切入，運用傳說的神奇事蹟，有助於建立媽祖信仰的重要性，亦可看出西屯地區之發展，巧妙地結合聚落發展與信仰的建立。方美玲、林美容¹³探討臺中縣新社鄉特殊的九庄媽信仰型態，是由新社鄉內六個行政村的八個庄頭輪流奉祀，雖然歷史悠久，但迄今仍未建廟，而是以九庄輪流祭祀，此為臺灣有神無廟的祭祀典型，亦可視為漢人入墾新社地區與泰雅族競爭的開發史。

綜合以上討論，可以發現媽祖信仰與其活動的論述相當多，且宗教儀式的討論也不在少數，但多集中於中北部，很少著墨到屏東地區的媽祖信仰，本文將對屏東地區的媽祖信仰進行討論，以瞭解屏東地方社會與媽祖信仰之關係。

(二) 屏東地區寺廟之相關研究

屏東地區的寺廟相關研究成果不少，其中以東港迎王活動和客家六堆之寺廟文化的研究成果最為豐碩。以下將分別討論屏東市慈鳳宮、客家寺廟文化、屏東地區王爺信仰以及其他相關研究，簡要地概述屏東地區的研究成果，再綜合討論之。

屏東市慈鳳宮的研究成果僅有三篇(表 1-5)，皆以慈鳳宮為主體，分別討論寺廟籤文、元宵燈謎活動以及八家將陣頭比賽，前兩者以寺廟的傳統禮俗為探討對象，深入瞭解傳統寺廟文化的存在對地方社會的影響。另外，八家將陣頭比賽是廟方藉由比賽的方式，提供青少年表演的舞台，使傳統民俗文化得以傳承，也藉此讓社會大眾用正向的角度解讀陣頭表演的意義。

表 1-5 屏東市慈鳳宮之相關研究

作者	書名或篇名	出處	年代
孫淑華	屏東市媽祖廟籤文之研究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回流中文碩士班	2005
王思明	屏東市慈鳳宮、歸來慈天宮元宵燈謎研究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所碩論	2009
尤麗絨	屏東慈鳳宮「八家將」陣頭比賽	國立體育大學體育研究所碩論	2010

¹³ 方美玲、林美容，〈臺中縣新社鄉九庄媽的信仰型態〉，發表於「中臺灣鄉土文化學術研討會」，臺中市立文化中心主辦，2000年9月14-15日，頁363-390。

賽之探討

六堆地區的客家寺廟文化之相關研究，多以內埔鄉為討論主軸，大多以內埔天后宮與專祀韓愈的昌黎祠為論文研究的主題(表 1-6)，且論及寺廟文化對地方社會蘊含的意義與影響，學者研究多認同內埔天后宮與專祀韓愈的昌黎祠，是內埔地區的信仰中心與展現客家文化的重要指標。

表 1-6 內埔地區客家寺廟文化之相關研究

作者	書名或篇名	出處	年代
呂仁偉、 洪櫻芬	從社會與文化面向看民間 信仰—以內埔地區的三山 國王廟為例	《屏東文獻》第 6 期，頁 2-15	2002
柯萬成	屏東內埔昌黎祠之創建及 其相關問題	《漢學論壇》第一輯，頁 93-104	2002
白雅蘋	內埔鄉客家地區媽祖信仰 之研究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 碩論	2007
陳瑞琴	屏東內埔昌黎祠之研究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回流中文碩士班	2007
陳佩君	六堆屏東內埔昌黎祠及其 客家文化之研究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 究所碩論	2008
沈佳怡	客家傳統宗教信仰的演變 —以屏東內埔為例	東海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論	2009
賴怡珍	內埔天后宮觀音廳念佛儀 式及念佛會之研究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 碩論	2009
李瑞聲	六堆地區二崙庄伯公廟客 家祭儀之研究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文化創意產業學 研究所碩論	2011

屏東地區王爺信仰的著作討論篇數頗多(表 1-7)，多集中於東港東隆宮的迎王祭典，討論面向多元，從各種不同角度切入：儀式、王船藝術、家將陣頭、傳說、祭典樂團、角頭組織、信徒、遊客等，藉由多面向的探討，瞭解屏東地區迎王祭典與地方社會的互動模式，進而得知對文化傳承的影響。

表 1-7 屏東地區王爺信仰之相關研究

作者	書名或篇名	出處	年代
李豐楙	東港王船祭	屏東縣：屏縣府	1993
康豹	臺灣的王爺信仰	北市：商鼎文化	1997

呂仁偉、 洪櫻芬	地方上的儒宗神教—以東港大 潭保安宮省修社天恩堂為例	《屏東文獻》第4期，頁35-47	2001
陳進成	袍冠展儀威、鉞劍護民隨—再談 東港神將	《屏東文獻》第4期，頁67-84	2001
王芳姿	臺灣鄉土體育之研究—以東港 迎王平安祭典為例	屏東師範學院體育教學碩士班	2003
陳進成	癸未年東港王船造船日誌	《屏東文獻》第7期，頁92-107	2003
徐秀玉	小琉球王船信仰之研究	國立臺東大學教育研究所碩論	2003
陳威宜	東港、西港王船工藝之研究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藝術教育研究所 碩論	2004
邱美仁	屏東東港東隆宮王船造形藝術 研究	國立成功大學藝術研究所碩論	2005
洪雪琴	信眾對信仰社會功能的看法與 信奉行為關係之研究—以東港 東隆宮溫王爺信仰為例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成人教育研究所 碩論	2005
陳文洲	臺灣家將陣頭之研究—以東港 迎王平安祭典為例	國立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碩論	2007
蔡叔珮	東港東隆宮溫王爺與迎王傳說 研究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教學碩班	2008
廖冠富	中華民俗體育之研究—以屏東 縣南州鄉迎王慶典為例	中國文化大學運動教練研究所碩論	2008
王俊凱	屏東地區迎王祭典之研究—以 下淡水溪和隘寮溪流域為主	國立臺北大學民俗藝術研究所碩論	2009
王繼平	在麟洛溪畔迎王—屏東縣內埔 鄉黎明村玄武宮王科慶典觀察 紀實	《屏東文獻》第13期，頁111-133	2009
蔡蒨瑜	東港東隆宮迎王祭典意涵與角 頭組織研究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碩論	2009
戴瑋志	臺灣邢府千歲信仰之研究—以 台南、高雄、屏東、臺東為範圍	國立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碩論	2009
戴瑋志	王爺、神將與鑾堂—邢府千歲信 仰在東港	《屏東文獻》第13期，頁192-259	2009
白宗易、 力佳潔	遊客參與東港迎王祭典滿意度 與文化認同度之探討	《身體文化學報》第11輯，頁1-26	2010

屏東地區寺廟文化的相關研究除了上述三類以外，尚有其他較零散的數篇。

蔡佳純¹⁴以屏東縣九如鄉三山國王廟的木雕裝飾為研究題材，透過廟宇建築裝飾，瞭解族群的傳統文化與內涵。朱明璞¹⁵從地方社會開發史的研究中，得知寺廟的建立與聚落發展有密不可分的關係，里港雙慈宮的發展其實就是里港地區的開墾史。李天富¹⁶、吳明訓¹⁷、陳鈺淑¹⁸皆對屏東縣琉球鄉的寺廟文化進行探討，因小琉球為離島的獨特地理環境，形塑出其特殊的宗教文化，有迎王祭典，亦有醫藥神觀世音菩薩，其與當地居民的生活經驗息息相關。李明進¹⁹以萬丹鄉的佛教寺廟—赤山巖為討論主題，每逢觀世音菩薩出家紀念日，閩南人、客家人、更有遠從萬巒赤山村來的平埔族人共襄盛舉，成為地方社會族群融合的象徵。林舟²⁰研究萬丹鄉歷史悠久的萬惠宮，主祀媽祖，從歷史淵源、建築裝飾、儀式活動切入，藉以瞭解寺廟背後的文化意涵，進而得知寺廟與地方社會的發展關係。

綜合上述可知，研究成果豐碩，但多集中於王爺信仰、客家宗教文化之探討，相對於屏東地區媽祖信仰的討論卻很少，且三篇對慈鳳宮的相關研究，都無直接討論到寺廟與地方社會的交互關係，本文將以慈鳳宮為主軸，深入瞭解寺廟在地方社會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

四、 寺廟與地方社會相關研究

在聚落的發展過程中，宗教往往是凝聚地方人群的重要力量，遍及臺灣各地的「寺廟」建築，則是臺灣漢民族宗教信仰的具體表徵，藉由有形的具體象徵以滿足人群的精神想像，進而達到心靈上的寄託。因此，「寺廟」成為民俗宗教與聚落發展的研究焦點，以寺廟發展為軸心，觀察地方社會與宗教信仰的關係，發展出「祭祀圈」與「迎神賽會」。本文將做兩部分整理回顧，做為文章推展與研

¹⁴ 蔡佳純，《屏東縣九如三山國王廟木雕裝飾題材研究》，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農村規劃研究所碩論，2005。

¹⁵ 朱明璞，《清代里港地區的開發》，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論，2008。

¹⁶ 李天富，〈小琉球宗教文化發展初探〉，《屏東文獻》第5期，2002，頁97-112。

¹⁷ 吳明訓，〈琉球鄉民的寺廟信仰類型探討〉，《屏東文獻》第13期，2009，頁45-78。

¹⁸ 陳鈺淑，《屏東縣琉球鄉碧雲寺的籤詩信仰文化研究》，國立屏東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研究所碩論，2011。

¹⁹ 李明進，〈鯉魚山與赤山巖〉，《屏東文獻》第1期，2000，頁51-63。

²⁰ 林舟著、韓世芳翻譯，《屏東縣萬丹鄉萬惠宮》，屏東市：屏縣文化，1999。

究基礎。

(一)祭祀圈之相關研究

「祭祀圈」是以人群、空間、信仰之交互關係所構成的一種現象，人類學、地理學、社會學、歷史學等各研究領域皆有涉獵，且提出之看法亦不大相同。臺灣最早從事祭祀圈研究的是日本人類學者岡田謙²¹，將祭祀圈定義為「共同奉祀一個主神的民眾所居住之地域」，且發現祭祀範圍與族群通婚地域大致重疊。施振民²²、許嘉明²³將此概念進一步延伸，指出祭祀圈不只涉及宗教信仰的地域範圍，還包括宗教活動與組織，認為「祭祀圈是指一個主祭神為中心，信徒共同舉行祭祀所屬的地域單位，其成員則以主祭神名義下之財產所屬的地域範圍內之住民為限」。林美容則以前人研究為基礎，發表一系列相關之文章(表1-8)，對祭祀圈進行深入的討論與定義，認為祭祀圈本質上是一種地方組織，以神明信仰來結合與組織地方人群的方式，居住在同一區域內的人有義務參與地方性的共同祭祀，雖然祭祀對象涵蓋多種神靈，但只有一個主祭神，進而發現祭祀圈可分成「聚落性」、「村落性」、「超村落性」和「全鎮性」等四個不同層次的範圍。之後又以彰化南瑤宮為研究對象，發展出跨鄉鎮的區域宗教組織，提出「信仰圈」的概念，指出以某一神明或其分身之信仰為中心，形成自願性的宗教組織，信徒分布有一定範圍，通常必須超越地方社區的範圍，才有信仰圈可言。

表 1-8 林美容祭祀圈之相關研究

書名或篇名	出處	年代
由祭祀圈來看草屯鎮的地方組織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 62 期，頁 53-114。	1911
由祭祀圈到信仰圈—臺灣民間社會的地域構成與發展	張炎憲編，《第三屆中國海洋發展史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頁 95-125。	1988

²¹ 岡田謙著，陳乃堯譯，〈臺灣北部村落之祭祀範圍〉，《臺北文物》第 4 期第 9 卷，1960，頁 14-29。

²² 施振民，〈祭祀圈與社會組織—彰化平原聚落發展模式的探討〉，《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 36 期，1973，頁 191-208。

²³ 許嘉明，〈彰化平原福佬客的地域組織〉，《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 36 期，1973，頁 165-190。

彰化媽祖的信仰圈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 68 期，	1989
	頁 41-104。	
臺灣區域性宗教組織的社會文化基礎	《東方宗教研究》第 2 期，頁 345-365。	1991
臺灣民俗宗教文化的社會圖像	《何謂臺灣—臺灣近代美術與文化認同》，	1997
	臺北：雄獅美術月刊社，頁 56-68。	
臺灣區域性祭典組織的社會空間與文化意涵	林美容、徐正光，《人類學在臺灣的發展：經驗研究篇》，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2000
	頁 69-88。	

以上研究雖欲透過祭祀圈來瞭解臺灣漢人社會地緣組織的特性，但多只呈現「現象」，未探究其成因，限制研究的成果與價值。因此張珣²⁴根據前人的研究進行批判，認為要突顯祭祀圈研究的價值，應考察市場、宗族與村落祭祀三者的共構關係，或討論村落祭祀與國家官方權威之間的互動，結合社會、政治、經濟等層面的祭祀圈研究。

劉枝萬²⁵認為隨著土地拓墾與聚落建立，寺廟也會隨之成長，從最初的有神無廟，發展到市街成立的大廟，因此將臺灣寺廟的興建分成四個時期：寺廟萌芽期、寺廟奠基期、寺廟發展期、寺廟推廣期。溫振華²⁶則從拓墾史的角度來說明寺廟與臺灣漢人社會發展過程的互動關係，提出「一座廟的建立，其實就是一地社會發展某個階段的縮影」。蔡相輝²⁷討論臺灣地區的寺廟與地方發展之關係，論及寺廟在民間械鬥、治安變亂之情況下所扮演佐治、平亂的角色，更對地方福利事業有所助益，成為移民過程中地方開發的重心。日本學者木內裕子²⁸亦以寺廟與地方社會發展為研究焦點，討論屏東縣琉球鄉漁民社會的祭祀情形，歸納成三種階層關係：全島性、角頭性及角頭內的信仰，進一步瞭解寺廟對地方社會的影

²⁴ 張珣，〈祭祀圈研究的反省與後祭祀圈時代的來臨〉，《媽祖・信仰的追尋》，臺北縣蘆洲市：博揚文化，2008，頁 240-268。

²⁵ 劉枝萬作、余萬居譯，〈臺灣民間信仰〉，《臺灣風物》第 39 卷第 1 期，1989，頁 79-107；〈臺灣民間信仰之調查與研究〉，《臺灣風物》第 44 期第 1 卷，1994，頁 15-29。

²⁶ 溫振華，〈蘆洲湧蓮寺——一座鄉廟的形成〉，《臺北縣立文化中心季刊》第 50 期，1996，頁 4-9。

²⁷ 蔡相輝，《臺灣寺廟與地方發展之關係》，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論，1976。

²⁸ 木內裕子，〈廟宇活動與地方社區——以屏東縣琉球鄉漁民社會為例〉，《思與言》第 3 期第 25 卷，1987，頁 257-272。

響。

(二)迎神賽會之相關研究

迎神賽會是宗教活動中最精彩的橋段，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信眾往往會透過參與寺廟的迎神賽會，表達對神明的崇敬，藉由和神輿一同遶境的徒步或藝閣表演，展現信徒對該神明的信仰。因此，迎神賽會成為宗教信仰不可或缺的元素，雖然各種不同宗教信仰表現方式各有不同，但不變的是對神明崇敬的心意。臺灣宗教信仰相當多元，展現出各具特色的宗教活動，而迎神賽會是宗教信仰研究論著多少會涉獵到的課題，尤其是媽祖信仰，迎神賽會的呈現成為研究話題之一，本文將回顧數篇與本研究較相關的重要論著，瞭解臺灣傳統藝閣的發展，以及迎神賽會與地方社會之關係。

宋光宇²⁹藉由「霞海城隍」地區性的宗教信仰在臺北大稻埕之發展過程，討論近三百年來臺灣漢人社會裡，宗教活動與商業興衰之間的互動關係。得知，日治時期殖民政府對於臺灣民間宗教活動並無大力禁止，使迎神賽會活動有更大的發展空間，大稻埕商人更將商業繁榮歸功於霞海城隍的庇佑，地方經濟不景氣時也藉由廟會活動帶動商業活絡，所以宗教、社會、經濟三者是相輔相成，共存共榮的。曾月吟³⁰認為日治時期的朝天宮已是全島信仰中心，迎神賽會之盛大，僅有臺北霞海城隍祭典可與之相較，但朝天宮的祭典發展與霞海城隍不同，是屬於「宗教型」的迎神賽會，純粹以宗教信仰的力量來號召信徒，促進北港地區的發展與繁榮，在北港媽祖盛名遠播的情況下，為地方社會帶來龐大的商機。王見川³¹認為迎神賽會中出現的廣告行列，與藝閣改良是不同的，大正六年(1917年)霞海城隍遶境活動，只是在藝閣中放著商品廣告，並非藝閣改良。真正藝閣改良(廣告化)，是開始於大正五年(1916年)或大正六年(1917年)的臺南鎮南媽遶境活動，

²⁹ 宋光宇，〈霞海城隍祭典與臺北大稻埕商業發展的關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62本第2分，1993年4月，頁291-336。

³⁰ 曾月吟，《日據時期朝天宮與北港地區之發展》，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論，1996。

³¹ 王見川，〈日據時期的彰化南瑤宮與臺南大天后宮—兼談藝閣廣告化問題〉，《臺灣宗教學會通訊》第5期，2000年5月，頁82-97。

且有競賽、獎勵的措施。蔡佩青³²認為藝閣是由大陸先民移植來臺，從初始的府城播種生根，隨經濟重心北移至艋舺發展，最後在北港地區開花結果。陳瑜詩³³、何宜秦³⁴透過相關文獻史料與社會調查資料，觀察藝閣藝術在傳入臺灣之後，如何傳承與應變創新，且發展出具備臺灣特色的「在地化」趨勢，形成四種新類型：文雅化的詩意閣、商業化的改良藝閣、政治化藝閣與宗教化的蜈蚣閣。

綜合以上研究成果，祭祀圈和迎神賽會與地方之關係的研究，對本文討論有相當大的助益，以此為基礎，聚焦於屏東慈鳳宮，對此進行深入地探討，釐清屏東慈鳳宮的宗教活動在地方社會扮演何種角色與功能。

貳、史料分析

本文使用之原始資料，包括清代碑碣、地方志、日治時期的統計書、人物傳記、報紙以及田野調查資料等，茲分述如下：

一、碑碣、地方志與統計書

碑碣方面，筆者從慈鳳宮左廂右側牆壁上，發現數塊清代碑碣³⁵，按年份分別為乾隆十一年(1746年)、乾隆十六年(1751年)〈慈鳳宮橋碑〉、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嚴禁玩保蠹差藉屍嚇詐碑記〉、道光五年(1825年)〈慈鳳宮清溪信徒捐置香田碑記〉、〈慈鳳宮龍溪信徒捐置香田碑記〉、道光八年(1828年)〈林氏姑婆祖碑記〉、咸豐元年(1851年)〈長泰碑記〉、同治十一年(1872年)〈義祀亭碑記〉、光緒十六年(1890年)〈晉水天上聖母記〉。這些碑碣的內容，多記載清領時期移民來臺的閩籍漢人，藉由集資建置產業，以租稅充當慈鳳宮的祭祀與雜支，延續寺廟的香火，並藉此聯繫宗族或同鄉移民的情感，其中還有一塊碑碣是記載官府嚴禁藉屍嚇詐從中牟利的現象，反映出羅漢腳等社會問題。因此，從碑碣的內文可

³² 蔡佩青，《北港地區藝閣藝術之發展》，國立嘉義大學視覺藝術研究所碩論，2006。

³³ 陳瑜詩，《民俗文化的傳承與創新-日治以來臺灣藝閣的發展》，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在職進修碩士班碩論，2007。

³⁴ 何宜秦，《臺灣傳統藝閣藝術研究》，國立臺北大學民俗藝術研究所碩論，2008。

³⁵ 何培夫主編、林文睿監修，《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屏東縣·臺東縣篇》，臺北市：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1995，頁2-16、53-56。

試著探尋清領時期阿猴地區漢人開墾的概況，及寺廟在移民社會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此外，本文更試著從清代的碑碣中，推測清領時期慈鳳宮的祭祀圈變化。

地方志方面，主要運用三大時期的方志：清領時期、日治時期以及戰後。清領時期的方志包含內容十分廣泛，有地理山川、建置沿革、祀典祠廟、職官、賦役、選舉、古蹟勝景等項目，但記載有些卻過於簡略和錯誤，亦有抄襲前志的情形，運用時若小心謹慎，仍不失為瞭解清代臺灣地方社會相當重要的史料。其中，關於屏東平原的族群描述、慈鳳宮的位置皆有記載，可藉此建構清代慈鳳宮與地方社會的樣貌。清領時期方志與屏東平原相關的有：陳文達主撰之《鳳山縣志》³⁶、王瑛曾之《重修鳳山縣志》³⁷、蔣毓英之《臺灣府志》³⁸、周元文之《重修臺灣府志》³⁹、范咸之《臺灣府志》⁴⁰、高拱乾之《臺灣府志》⁴¹和盧德嘉之《鳳山縣採訪冊》⁴²等。

日治時期的方志與統計書記載皆相當詳實，方志內容包含地區的歷史沿革、位置、面積、氣候、人口、教育、社會事業、宗教信仰、產業、衛生、官衙、公署、會社、銀行、組合、古蹟、公園等，而統計書大多有詳細的調查數據，史料的可信度高，是瞭解日治時期地方社會重要的參考依據。日治時期與屏東市相關的重要參考史料有：《(屏東街役場)屏東要覽》(昭和四、七年)⁴³、《屏東市要覽》⁴⁴、《臺灣事情(一至五十)》⁴⁵、《臺灣總督府統計書(第一至四十六)》⁴⁶等。

戰後的方志記載，包含大事記、地理、人民、行政、衛生、司法、保安、教

³⁶ 陳文達，《鳳山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24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1961。

³⁷ 王瑛曾，《重修鳳山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46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1962。

³⁸ 蔣毓英，《臺灣府志》，收錄於《臺灣府志三種：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

³⁹ 周元文，《重修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66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1959。

⁴⁰ 范咸，《臺灣府志》，臺灣方志第 105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1961。

⁴¹ 高拱乾，《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65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1960。

⁴² 盧德嘉，《鳳山縣採訪冊》，臺灣文獻叢刊第 73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1957。

⁴³ 屏東街役場，《(屏東街役場)屏東要覽》，屏東：屏東街役場，1929、1932。

⁴⁴ 屏東市役所，《屏東市要覽》，高雄市：屏東郡役所，1940。

⁴⁵ 臺灣總督府編，《臺灣事情(一至五十)》，臺北市：成文，1985。

⁴⁶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文書課，《臺灣總督府統計書(第一至四十六)》(1897-1942)，臺北市：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委託員工消費合作社複製發行，2002。

育等，文獻史料記載詳細，內容多以戰後國民政府來臺後的記載居多，也是瞭解屏東地區發展的重要參考資料。目前編修最齊全的屏東縣志是《臺灣省屏東縣志》⁴⁷，因成書時間相當早，其中部分是以手寫的方式付印，在閱讀上會有些不便，但仍不減其重要性。另外，還有一套正在編修尚未完成的《重修屏東縣志》⁴⁸，目前只完成卷三《政事志選舉篇》、卷五《文教志》、卷六《人物志》。

二、 人物傳記史料

人物傳記史料包括《臺灣列紳傳》⁴⁹、《臺灣官紳年鑑》⁵⁰、《臺灣實業家名鑑》⁵¹、《臺灣人物誌》⁵²等日治時期留下的傳記史料。這些資料所記載的人物，多為地方主要菁英份子，透過這些史料的解讀，有助於瞭解地方菁英當時的概況。因此，經由對日治時期人物傳記史料的閱讀，可更清楚地勾勒出當時地方菁英與寺廟的關係，進而瞭解這些社會領導階層對寺廟的影響。

三、 報紙

報紙是研究臺灣社會文化不可或缺的材料，本研究可運用的報紙資料以日治時期的《臺灣日日新報》⁵³、《臺南新報》⁵⁴為主。

《臺灣日日新報》是明治三十一年(1898年)由日人守屋善兵衛併購《臺灣新報》與《臺灣日報》而成，為日本統治臺灣時期，發行量最大、延續時間最長的報紙。其中直接報導與慈鳳宮相關的資料就有53筆，報導內容有迎神廟會、講演佛經、詩社活動、猜燈謎、發放醫療券、保甲議員改選等，其中以神輿遶境的活動報導最多，詳細記載事前的開會情形、寺廟的重要領導人、遶境活動的陣頭藝閣表演、各行業的參與等，從《臺灣日日新報》的報導，可知慈鳳宮在地方社會

⁴⁷ 鍾桂蘭、古福祥等纂修，《臺灣省屏東縣志》，臺北市：成文，1983。

⁴⁸ 黃典權總編纂，《重修屏東縣志(卷三、卷五、卷六)》，臺北市：屏東縣政府，1993、1997、1998。

⁴⁹ 臺灣總督府編，《臺灣列紳傳》，臺北：臺灣總督府，1916。

⁵⁰ 林進發編，《臺灣官紳年鑑》，臺北：成文出版社，1999。

⁵¹ 岩崎潔治編，《臺灣實業家名鑑》，臺北：臺灣雜誌社，1912。

⁵² 大園市藏著，《臺灣人物誌》，臺北廳：古澤書店，1916。

⁵³ 臺灣日日新報社，《臺灣日日新報》，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898-1944。

⁵⁴ 吳青霞整理，《臺南新報》，臺南市：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臺南市立圖書館復刻，2009。

上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臺南新報》是於明治三十二年(1899年)由日本人富地近思創立於臺南市，原名《臺澎日報》。明治三十六年(1903年)擴充資金後，始改名《臺南新報》，與《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新聞》並稱為日治時期臺灣三大官報。《臺南新報》內容包羅萬象，除官方的法令規章與各類新聞之外，還大量刊載宗教、民俗、音樂、戲曲、遊藝等活動，乃是研究日治時期臺灣社會面貌與庶民生活最具價值的史料之一，其中亦有不少對於屏東地區慈鳳宮的宗教活動報導，對於本文有相當大的參考價值。

關於屏東街市和慈鳳宮的相關報導數量頗多，筆者將仔細篩選與運用，分析當時的地方社會如何與寺廟進行互動，從中瞭解慈鳳宮在地方社會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四、 田野資料

一般而言，歷史研究主要使用文獻資料，但為補充文獻資料之不足，或進行區域史、地方史研究，透過實地調查搜集所需資料，仍不失為主要的輔助方法。本文除了採用上述文獻資料外，筆者將對屏東市進行田野調查，包括對寺廟管理委員會進行口頭訪問、慈鳳宮的祭祀活動等，以參與觀察的方式蒐羅更詳細的活動資料，藉此補充文獻史料不足之處。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本文以寺廟、地方經濟發展和以寺廟為中心的民俗宗教變遷之關係為重點，主要透過歷史研究常用之文獻研究法，同時輔以人類學常用之田野調查法，進行民俗宗教史研究。其研究範圍和方法分述如下：

壹、研究範圍

關於時間範圍，本文主要以日治時期慈鳳宮的宗教變遷為探討重點，但因慈鳳宮的肇建時間，有文獻可據者約清乾隆二年(1737 年)，故往前追溯包括清領時期。其詳細理由如下：第一、雖然屏東市的開發早於建廟時間，漢人尚未大量進入前是漢人和平埔族混居，隨著閩粵漢人的大量移墾，使平埔族被驅趕至他處，逐漸變成閩粵漢人混居，移民為了適應新環境，凝聚向心力，往往會在地方形成宗教信仰，慈鳳宮則是屏東市最重要的信仰中心，寺廟成為地區發展的重要指標，因此筆者認為慈鳳宮的肇建無形中帶動地方社會的發展。為了凸顯日治時期屏東市一帶的經濟發展和慈鳳宮的宗教變遷，往前追溯，自屬必要。若屬不可或缺，即往前延伸包含清領時期，將其作為背景進行敘述，並以之為探討日治時期經濟與宗教變遷之比較對象。第二、寺廟的存在與精神寄託，是地方社會重要的依靠，而寺廟與地方社會的互動必須將其放置在長遠的歷史脈絡中，從各面向加以觀察討論，才能了解人與神間的微妙關係。因此，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觀察地方社會發展脈絡。第三，跨越政治史的分期，有助於我們觀察地方社會的變動，尤其是當地庶民和寺廟本身面對不同統治時期的變遷。所以，本文討論時間，從清乾隆二年(1737 年)向前延伸做簡要地背景探討，下限則至昭和二十年(1945 年)為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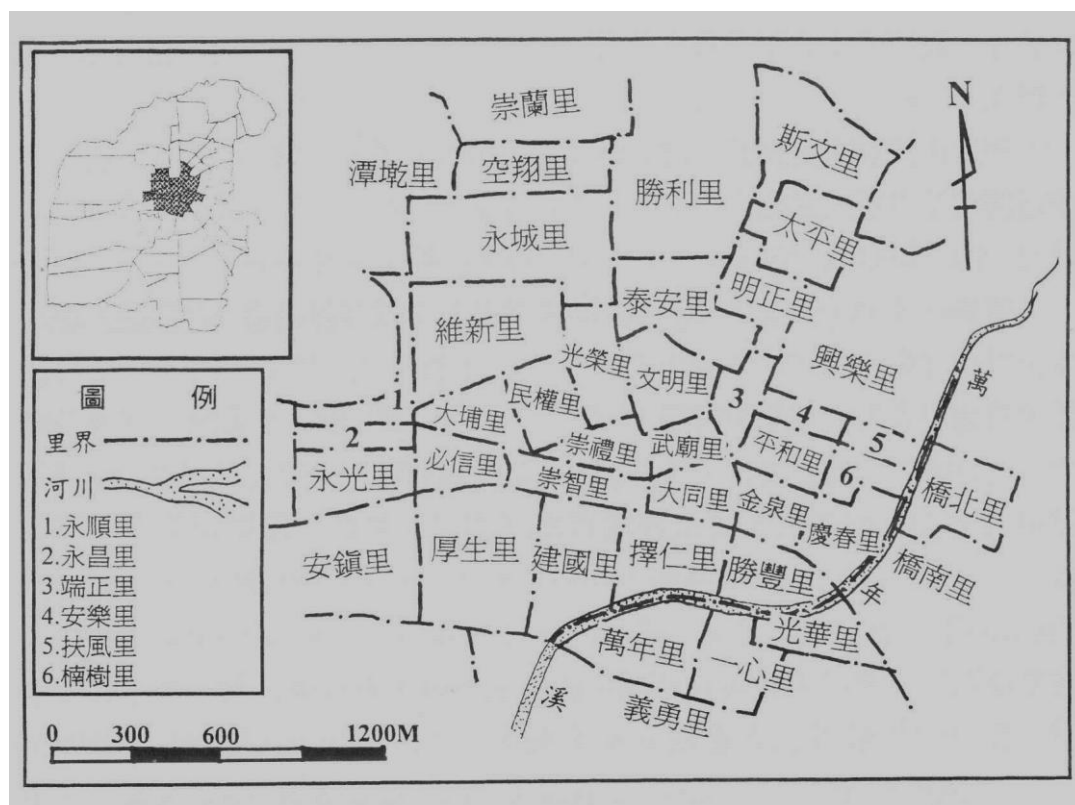
在地理範圍方面，本文選定慈鳳宮的祭祀圈作為討論區域。慈鳳宮的祭祀圈主要包括今日行政區劃的屏東市全境(圖 1-1、1-2)，共有八十里：大湖、安鎮、永光、永昌、永順、長安、清溪、前進、大洲、興樂、崇蘭、廣興、三山、海豐、

空翔、仁義、信和、和興、大鵬、大武、明正、泰安、勝利、太平、斯文、華山、溝美、北勢、永城、潭墘、建國、凌雲、崇武、鵬程、豐榮、大連、豐源、中正、仁愛、北興、安樂、扶風、楠樹、慶春、平和、金泉、勝豐、橋北、橋南、長春、崇禮、崇智、必信、大埔、民權、維新、擇仁、厚生、萬年、永安、豐田、瑞光、湖西、湖南、歸心、端正、武廟、大同、文明、光榮、光華、一心、義勇、新生、頂柳、頂宅、新興、公館、龍華、玉成。本文以慈鳳宮的祭祀圈作為探討區域，從中瞭解地方經濟發展過程及其如何促使信眾參與慈鳳宮的宗教活動，並影響寺廟的發展。

圖 1-1 屏東市行政區劃



圖 1-2 屏東市行政區劃



資料來源：修改自黃瓊慧等撰述、施添福總編纂，《臺灣地名辭書·卷四·屏東縣》，南投市：省文獻會，2001，頁 48-49。

此區域的發展，是從清領時期的阿猴街，發展成日治時期的阿猴街、屏東街，最後改制成屏東市，可知此區域的發展是從「街」到「市」的轉變，加上整個發展是連續性的過程，難以單用街或市為代表，因此本文提及此區域的發展時，皆以「屏東街市」統稱整個區域。另外，今日屏東市大大小小的寺廟數量相當多，約有近百間，這些寺廟與慈鳳宮的競合關係是個值得深入討論的議題，但因此議題牽涉範圍過大且龐雜，需要更多的篇幅才能交代清楚，因此在本文暫不討論，僅簡單說明日治時期之概況。

貳、 研究方法

自二十世紀以來，歷史學研究進入一個新的階段，不同以往蘭克史學的觀點

⁵⁵，開始強調史學的整體性。年鑑學派創始人費弗爾(Lucien Febvre)和布洛克(Marc

⁵⁵ 德國史學家蘭克(Leopold von Ranke)強調史學的客觀性，影響近代中國史學研究。梁啟超在其著作中提及：「吾儕今日所欲渴求者，在得一近於客觀性質的歷史。」見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

Bloch)主張擴大史學研究範圍，提倡研究「全面的(或整體的)歷史」，包括人類活動的全部現象，特別是經濟、社會和心理現象。此外，主張綜合分析，運用歷史比較法，向史料提出問題，把個別事物放到特定的社會環境裡加以考察、理解，找出各種現象間的相互關聯。⁵⁶本文便是採取這樣的理念，試圖以區域性寺廟為中心，探討寺廟與地方社會的互動關係，因此採用的研究方法有兩類：歷史研究法與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法。

首先，本文以歷史研究法中常用的四種方法為主：一、歸納法，廣泛地蒐集史料與各類文獻，並審慎使用，以資建構史實；二、比較法，將蒐羅的文獻資料做交叉比對，採用可信度較高者，進而凸顯相關史實之特色；三、綜合法，閱讀原始史料和前人的研究成果，並以此建立本文的根基；四、分析法，將本文所建構之史實，透過分析人物事件的特質，以進行歷史解釋。妥善運用以上的四種歷史研究之基本方法，以建構並詮釋與本文相關之史實和論點。其次，地方史研究除了重視文獻史料的爬梳，也須適當地輔以田野調查，主要為實地考察和口頭訪問。實地考查包括當地的自然環境，以及具有歷史意義的人文景觀等，以便對研究區域有所瞭解。口頭訪問則包括地方耆老、寺廟管理委員會等，藉此補充文獻史料上的不足。

法》，臺北市：臺灣商務，2009，頁 31。

⁵⁶ 張芝聯，〈費爾南·布羅代爾的史學方法〉，《歷史研究》第 2 期，1986，頁 31。

第四節 章節安排

本文共分成六章，討論經濟發展與以寺廟為中心的宗教變遷之關係。本文除第一章「緒論」和第六章「結論」外，論文主體包括四部分。

其中，第二章「清領時期阿猴地區的開發與慈鳳宮的建立」，主要討論屏東市的自然環境與早期歷史發展，並論述慈鳳宮的建立，以及與前者之關係。第三章「日治時期的糖業發展與屏東街市之擴張」，討論日治時期屏東市的經濟發展與空間變化，包含清末阿猴街的經濟概況、日治時期農工商業的發展，以及屏東街市的都市化等，尤其著重於新式糖業發展所帶來的變遷，故在此發展背景下，屏東街市的空間結構如何隨著經濟活動做出適度地調整，逐漸發展成為現代化的城市。第四章「經濟發展與信眾變遷」，討論日治時期慈鳳宮的信仰範圍涵蓋哪些區域？接著說明寺廟管理以及各類菁英的參與情況，藉此深入瞭解地方經濟發展與宗教信仰之關係。第五章「經濟發展與宗教活動」，討論日治時期慈鳳宮的祭祀活動如何展現出該寺廟的重要地位，其中迎神賽會的盛行是重要的觀察指標，地方士紳或商人大多積極參與，官方報紙每年也都大肆報導，此對慈鳳宮信仰地位之提升有很大的影響。

藉由本文的討論，可知屏東街市在經濟快速發展的情況下，如何影響慈鳳宮的地位轉變，使慈鳳宮從清領時期的小廟，逐漸邁向地方大廟的中心地位，日治時期的經濟發展即是關鍵性因素，亦可從中得知經濟發展與宗教變遷是相輔相成。

第二章 清領時期阿猴地區的開發與慈鳳宮的建立

寺廟創建與漢人聚落之形成息息相關，聚落發展又深受自然人文條件之影響。位於屏東縣北端的屏東市(圖 2-1)，西臨高屏溪與今高雄市大寮區、大樹區(原高雄縣大寮鄉、大樹鄉)相望，南連萬丹鄉，東界麟洛、長治鄉，北接九如鄉，面積 65.067 平方公里¹。在此地理環境下，此一區域的自然環境與人文生態究竟有何特色？漢人如何入墾？慈鳳宮又如何創建？與地方發展有何關係？為探究上述議題，本章從兩個方向切入，先討論屏東市的自然環境與早期歷史發展，以此為基礎探討慈鳳宮創建的經過，及其與前者之關係。

圖 2-1 屏東縣行政區劃(1992 年)



資料來源：修改自黃瓊慧等撰述、施添福總編纂，《臺灣地名辭書·卷四·屏東縣》，南投市：省文獻會，2001，頁 18。

¹王進士，《屏東市采風錄》，屏東市：屏東市公所，2002，頁 222。

第一節 地方開拓與早期發展

壹、「屏東」地名由來

屏東市舊稱「阿猴」，原是南臺灣馬卡道系平埔族活動的區域，此為史籍上所載的「鳳山八社」，在今日屏東市地區活動之平埔族即是鳳山八社之一的「阿猴社(Akauw)」，故屏東市的舊稱由此而來。²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三月，臺灣總督府地方官制改正之敕令第九十號公布，將阿猴廳改成「阿緱」廳。因為「阿猴」地名是從平埔族鳳山八社中阿猴社音譯而來，在漢字上不具意義。隨著該地成為地區發展中心後，阿猴廳長佐佐木基以地方士紳蘇雲梯的請願書，加上碑文與土地清丈資料，向總督府提出街廳改名申請，所以改稱「阿緱」。³大正九年(1920年)，因「阿緱」之名不雅，且本區又位於半屏山之東，故改稱「屏東」。⁴

實際上，「屏東」一詞由來已久：

屏東書院之設，由來久矣。莫為之前，雖美弗彰；莫為之後，雖盛弗傳，自嘉慶甲戌年，邑主楚江吳性誠與緱山諸先生總理郭萃、林夢陽、捐首蕭兆榮、董事蕭啟德、江啟源、鄭純脩、黃紹鍾等議定基址，籌書規模。乙亥年元月起工，臘月告竣；但捐項缺額，木質既立，而華彩未加。⁵

由〈屏東書院章程碑記〉可知，清嘉慶二十年(1815年)，鳳山知縣吳性誠與貢生郭萃、林孟陽等人便捐地集資興建書院，稱為「屏東書院」。因此，屏東市地名由來的另一種說法，認為日本政府有感於阿緱街地位形勢日益重要，不僅將臺灣製糖株式會社設於本地，更架設專用鐵道，故為彰顯阿緱一地的重要性，與日本政府重視文教之精神，以阿緱街的屏東書院之「屏東」為街名，且沿用至今，

² 黃瓊慧等撰述、施添福總編纂，《臺灣地名辭書·卷四·屏東縣》，南投市：省文獻會，2001，頁50。

³ 李國銘，〈屏東地名由來〉，《族群、歷史與祭儀：平埔研究論文集》，臺北縣板橋市：稻鄉，2004，頁341。

⁴ 黃瓊慧等撰述、施添福總編纂，《臺灣地名辭書·卷四·屏東縣》，南投市：省文獻會，2001，頁20。

⁵ 何培夫主編、林文睿監修，《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屏東縣·臺東縣篇》，臺北市：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1995，頁23-24。

可知「屏東」之名有此二種說法。⁶

貳、 本區自然條件

臺灣各地因不同的地理環境，往往造就不同的生活樣貌，自清代文獻記載即可看出端倪：

臺僻東南隅，地勢最下，鳳為尤甚。四面環海，遙隔重洋。其氣候與內地懸殊，大抵暑多於寒。鐘鼎之家，狐貉無所用；細民無衣無褐，亦可卒歲。花卉則不時常開，木葉則歷年未落。瓜匏蔬菜之屬，雖窮冬亦華秀。… 春冬頻旱，夏秋頻潦。東南雲蒸則滂沱，西北密雲鮮潤澤；所以雲行雨施，必在南風盛發之時。… 鳳治如下淡水等處，冬少朔風，土素和煖。蘊隆之氣，晝為特甚。入夜轉寒，未晡而露降，日出而霧消天氣四時皆夏，恆苦鬱蒸；遇雨成秋。比歲漸寒，冬月有裘衣者；至霜霰，則無有也。⁷

由上述所引清代方志，我們可知位居臺灣東南方的屏東市，屬熱帶季風氣候，夏雨冬乾，終年暖熱，四時皆夏。全年皆為生長季，加上東、北、西三面皆有山地或丘陵環繞，冬季少有冷風直接侵襲，有利各種作物生長，年雨量約 2210.0 公釐⁸，但雨量分配卻極不平均，約百分之九十的雨量集中於五至九月份，十一至翌年四月則屬乾季，甚至無雨乾旱是常有的事。⁹

本區位於屏東平原範圍之內，屏東平原是個形勢方整的地理區，東至中央山脈南段西坡邊緣的潮州斷層崖腳，西界下淡水溪及其支流楠梓仙溪，北抵玉山山脈尾端旗尾、月光、茶頂等山麓，南臨臺灣海峽，形成東西寬約 20 公里，南北長約 60 公里，面積約 1,200 平方公里。屏東平原本為陷落的海灣低地，其後由周邊大小溪流攜帶泥沙土石經長時間堆積而成，其內部在漫長的沖積過程中，

⁶ 李國銘，〈屏東地名由來〉，《族群、歷史與祭儀：平埔研究論文集》，臺北縣板橋市：稻鄉，2004，頁 333-341。

⁷ 王瑛曾，《重修鳳山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46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1962，頁 45-46。

⁸ 王進士，《屏東市采風錄》，屏東市：屏東市公所，2002，頁 2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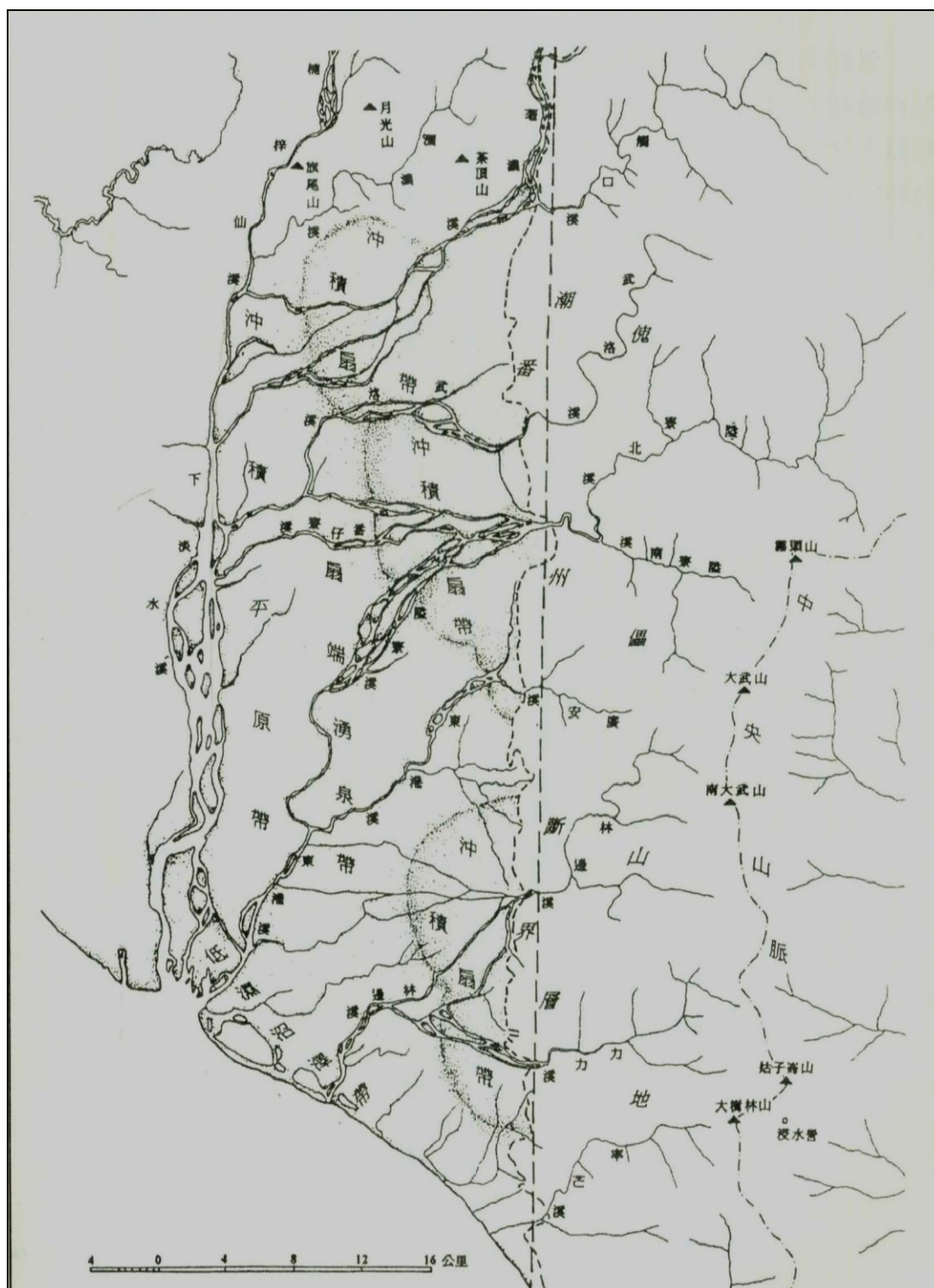
⁹ 陳正祥，《臺灣地誌·中冊》，臺北市：南天，1993，頁 870-872。

因水源、排水和適耕程度等差異，形成不同的地帶：沖積扇帶、扇端湧泉帶、沖積平原帶和低濕沼澤帶(圖 2-2)。屏東市則屬於沖積平原帶，在扇端湧泉帶之西，沿下淡水溪東岸，北自旗尾經手巾寮、土庫、阿里港、九塊厝、和興、阿猴¹⁰、公館、萬丹到新莊仔，然後越過東港溪，自力社經崁頂、竹仔腳等地，大致沿十公尺等高線向東南延伸，這一個地帶是由所有流入屏東平原的河流，於下游聯合沖積而成的平原。沿下淡水溪東岸南北延伸的沖積平原，地勢大致自東北向西南傾斜，分水嶺位於東北側，且區域內排水良好，水流大多能自東北順坡向西南注入下淡水溪。¹¹

¹⁰ 阿猴，日治時期屏東市的舊地名。

¹¹ 施添福，〈國家與地域社會—以清代臺灣屏東平原為例〉，收錄於詹素娟、潘英海編《平埔族群與臺灣歷史文化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2001，頁 36-40。

圖 2-2 屏東平原的生態環境



資料來源：施添福，〈國家與地域社會—以清代臺灣屏東平原為例〉，收錄於詹素娟、潘英海編《平埔族群與臺灣歷史文化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2001，頁 37。

屏東市東側有殺蛇溪，萬年溪由東北向西南貫穿屏東市中央地區，西側則為高屏溪支流頭前溪、屏東機場排水幹線(崇蘭圳)，因地形的緣故，河川分別由東北向西南流入高屏溪。¹²高屏溪自古即為重要河川，舊名為「下淡水溪」，清領時期史籍記載：

下淡水溪為臺灣大川，源自內山，滌洄數十里，會赤山之冷水溝而入於海。引水溉田者萬甲，歲豐人庶，鳳山之巨利也。¹³

可知，高屏溪為本區重要河流，兼為西邊界線，是高雄與屏東的分界河，故稱「高屏溪」。高屏溪全長 171 公里，流域面積廣達 3,625 平方公里，是臺灣第二大河。上游源自旗山溪、荖濃溪、濁口溪以及霧台的隘寮溪，流至嶺口匯集，是臺灣流域面積最大的河川。高屏溪廣大的流域，孕育豐富的生態體系，成為屏東地區農業發展的良好條件，沿著溪流居住營生的原住民與漢人移民，發展出獨特的人文景觀。¹⁴

屏東市位處於熱帶地區，氣候溫和，雨量充足，土質肥沃，適宜農業發展，造就屏東市自古即是農業發達的城鎮。在屏東市的產業發展史上，以日治時期糖業的發展變遷最為劇烈，走進現今位於復興路上的屏東糖廠社區，依稀仍可見糖業全盛時期的痕跡。由於農業城鎮的因素，人民對大自然的變化，心存畏懼，再加上種種社會人文條件影響，使媽祖信仰得以在此成為重要信仰中心之一。雖然屏東市的農業發展條件不差，但雨量分配不均卻是難以改變的事實，成為早期農業發展的問題，而媽祖正好成為民眾祈求降福避禍的神明，使人們得以獲取心靈上的慰藉。因此，我們可以從屏東市的移墾背景分析中看出，許多未知的自然因素會成為影響人民生存的變數，「看天吃飯」成為早期社會的常態，人們希望藉由對媽祖的信仰，獲得某種程度的「保證」，進而更發展出「有求必應」的神蹟，

¹² 黃瓊慧等撰述、施添福總編纂，《臺灣地名辭書·卷四·屏東縣》，南投市：省文獻會，2001，頁 51。

¹³ 連橫，《臺灣通史》，臺灣文獻叢刊第 128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1918，頁 111。

¹⁴ 陳正祥，《臺灣地誌·中冊》，臺北市：南天，1993，頁 869。

使慈鳳宮成為屏東市重要的信仰中心。

參、平埔社群的興衰

在漢人未大量入墾屏東平原時，活躍於此的是平埔族。明天啓四年(1624 年)荷蘭人入據大員(今臺南市安平區)，明崇禎八年(1635 年)企圖將勢力延伸至屏東平原時，派兵攻打各社平埔族，各社先後臣服於荷蘭統治，並與之約定向其納稅，荷蘭政權則派傳教士至該區傳教。明崇禎十四年(1641 年)，全臺各社長老代表出席地方集會，向荷蘭長官報告村中狀況，每個地方集會區為一個行政單位，各轄有數十個村落，村中設有長老，集會區設有長老會，為原住民的諮詢機構，且在每個集會區派駐有政務員和傳教士，分別負責行政與宗教事務。在政治上，荷蘭人透過長老等舊有勢力，誘導各社族人服從政權，亦透過教會以宗教馴化平埔族，若遇抵抗則採武力鎮壓，強迫平埔族臣服。¹⁵

屏東平原平埔族各社出現在文獻記載上的年代各不相同，大約於明崇禎十四年至清順治三年(1641-1646 年)皆已出現，其中位於今屏東市一帶的阿猴社(Akauw 或 Akou)在明崇禎十七年(1644 年)出現於荷蘭人的文獻記載中，且阿猴社在荷治時期始終維持一定規模的人口而聚居。在荷蘭統治的 26 年間，以明崇禎九年至十一年(1636-1638 年)的紀錄最密集，因荷蘭勢力剛拓展至此，各村落紛紛歸順，加上傳教士積極拓展此區的傳教工作，但後來卻發現屏東平原無法帶來太大的經濟效益，加上瘴癘疾疫荷人受害甚劇，傳教工作因而轉為消極，對屏東的記事也逐漸減少。¹⁶

荷治時期當局對臣服的各社平埔族，將其轄區內的資源視為當局所有，且依各社不同的環境繳納不同的稅收，其中屏東平原以繳納稻米為主。早在荷蘭人勢

¹⁵ 簡炯仁，〈屏東平原平埔族各村社的社址及其勢力範圍〉，《屏東平原平埔族之研究》，臺北縣板橋市：稻香，2006，頁 116-136；黃瓊慧等撰述、施添福總編纂，《臺灣地名辭書·卷四·屏東縣》，南投市：省文獻會，2001，頁 1-2。

¹⁶ 李國銘，〈十七世紀中葉屏東平原的村落與記事〉，《族群、歷史與祭儀：平埔族研究論文集》，臺北縣板橋市：稻鄉，2004，頁 35-69。

力進入屏東平原之前，當地的平埔族早有稻作農耕，後來並發展出「雙冬早稻」¹⁷，甚至在荷治時就可輸出稻米至熱蘭遮城港，此後在荷蘭當局的鼓勵下，開始大規模種植稻作。根據明崇禎十五年(1642年)二月十九日的文獻記載，即可看出端倪：

當日抵達西岸的海邊。在放索仔¹⁸露宿，並得吃熱飯、豬肉與雞肉。隔日他們繼續前進，沿著茄藤社與其他幾個村社，前往大木連¹⁹。沿途到處鼓勵福爾摩沙人種植稻。²⁰

荷蘭人更透過公權力，將分散的村落予以合併，進行集約農耕，改變平埔族原先的營生方式—「狩獵游耕」兼「稻作農耕」，使其徹底成為稻作農耕民族，為屏東平原的稻作農耕奠定基礎，進而成為臺灣最早的穀倉之一。²¹

清順治十八年(1661年)，鄭成功驅逐荷蘭人，與兒子鄭經、孫子鄭克塽短暫治理臺灣 22 年，屏東地區則屬萬年縣所管轄。鄭氏時期，一方面鼓勵平埔族從事耕種，一方面實施軍屯制度，最遠拓墾至琅嶠(今屏東縣恆春、車城一帶)，但在屏東地區的開墾多屬點狀分佈。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廷派施琅攻取臺灣，鄭氏滅亡。清領時期屏東平原的平埔族統稱「鳳山八社」，不過其組成村社各有不同：

上澹水(一名大木連)、下澹水(一名麻里麻崙)、阿猴、搭樓、茄藤(一名奢

¹⁷「雙冬早稻」，又叫做「安南蚤」，於十月與正月種植，一年可種植兩次，所以稱之為「雙冬」。原文：「鳳山八社水田，收雙冬早稻(一名安南蚤，十月、正月種)。」引自黃叔璥，〈卷三·赤崁筆談·物產〉，《臺海使槎錄》，臺灣文獻叢刊第 4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1957，頁 51。

¹⁸ 放索仔，即放索社(Pangsoya、Pangoiya 或 Pangsoiya)，位於今日屏東縣林邊鄉水利村。參考自李國銘，〈鳳山八社舊址初探〉，《族群、歷史與祭儀：平埔族研究論文集》，臺北縣板橋市：稻鄉，2004，頁 26-27。

¹⁹ 大木連(Tapouliangh)，清代稱為上淡水社，位於今日屏東縣萬丹鄉社皮村一帶，與阿猴社同屬屏東平原上的平埔族。參考自李國銘，〈鳳山八社舊址初探〉，《族群、歷史與祭儀：平埔族研究論文集》，臺北縣板橋市：稻鄉，2004，頁 23-24。

²⁰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二)》，臺南市：南市府，2002，頁 14。

²¹ 簡炯仁，〈屏東平原平埔族各村社的社址及其勢力範圍〉，《屏東平原平埔族之研究》，臺北縣板橋市：稻香，2006，頁 122-129。

連)、放索(一名阿加)、武洛(一名大澤機,一名尖山仔)、力力。²²

鳳山八社仍過著「稻作農耕」的生活,且已有相當程度的發展,清代方志對鳳山八社的稻作著墨甚多,且語帶驚訝:

鳳山之下淡水等八社,不捕禽獸,專以耕種為務,計丁輸米于官。²³

相同地,在清代黃叔璥之《臺海使槎錄》中,亦有類似的記載:

諸羅地廣,及鳳山澹水等社近水陂田,可種早稻;然必晚稻豐稔,始稱大有之年;千倉萬箱,不但本郡足食,並可資贍內地。²⁴

可知,鳳山八社已成為典型的稻作農耕族群,不但可以供應府城,還可輸往中國大陸。

「阿猴社」為鳳山八社之一,原居地是以今日屏東市為中心,北以武洛溪與塔樓社為鄰,包括屏東市到九如鄉,東邊遠達長治鄉德協村到鹽埔鄉彭厝村茄冬仔。²⁵

清領的方志亦有記載:

平埔熟番:上淡水社(一名大木連,在縣南四十里)、下淡水社(一名麻里麻崙,在縣南四十里)、阿猴社(在縣東南四十里)、塔樓社(在縣東南五十里)、武洛社(一名大澤機,在縣東南六十里)、力力社(在縣南六十里)、茄藤社(一名奢連,在縣南六十五里)、放索社(一名阿加,在縣南七十里)。²⁶

文獻中的里程數,是以鳳山縣治「興隆庄」(今日高雄市左營區)為起點來計

²² 黃叔璥,〈卷七·番俗六考·南路鳳山番(一)〉,《臺海使槎錄》,臺灣文獻叢刊第4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1957,頁143。

²³ 蔣毓英,〈卷之五風俗(土番風俗)〉,《臺灣府志》,《臺灣府志三種: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97。

²⁴ 黃叔璥,〈卷三·赤崁筆談·物產〉,《臺海使槎錄》,臺灣文獻叢刊第4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1957,頁51。

²⁵ 簡炯仁,〈「鳳山八社」平埔族大舉遷移潮州斷層〉,《屏東平原平埔族之研究》,臺北縣板橋市:稻鄉,2006,頁328。

²⁶ 王瑛曾,〈卷三風土志(番社)〉,《重修鳳山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146種,1962,頁59-60。

算，阿猴社位在縣治東南方的四十里。隨著清廷領有臺灣，臺南地區的開發趨近飽和，漢移民開始大肆入墾屏東平原，對原先居住於此的鳳山八社造成極大壓力，阿猴社也面臨相同的問題。閩粵移民多從事農耕生活，來臺也開始尋找與原鄉生活相似的耕地，因此隨著漢人入墾，「阿猴街」崛起，嚴重地壓縮阿猴社的生存空間，導致該社民生日艱，此一現象從鳳山縣丞譚垣的〈巡社記事〉即可明瞭：

阿猴社：山行復出山，遠見溪雲起。阿猴當中權，闌闌列村市。城門固魚鑰，修篁如列雉。編茅備堂奧，削土崇階阤。天使持節來，驄馬歷至止。番目為我陳：『此社非他比，素稱物力饒，眾社歸經紀。年來生齒繁，不復追前趾』。我為番目言：『物盛難可恃，應須敦儉約，慎勿踵奢侈』！²⁷

於雍正、乾隆年間，鳳山八社被迫離開賴以維生的湧泉帶與沖積平原，開始往東遷徙到潮州斷層的沖積扇一帶。由於當地是礫石層沖積扇的生態環境，不適合農耕，使退居於此的平埔族人，又被迫採取「採集狩獵」兼「稻作農耕」的生活，進而發展出屏東縣沿山公路一帶的平埔族聚落。²⁸

鳳山八社的搬遷，除了漢人的壓迫外，與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 年)官方的理番政策有很大關係。乾隆年間，漢人拓墾活動已嚴重壓縮到鳳山八社的生活空間，但鳳山八社依然不敢大規模遷移，因為荷蘭時期原住民各村社的搬遷必須得到當局的允許，否則必遭嚴懲。直到乾隆四十二年(1777 年)，官方設置關隘防禦，尤其是乾隆五十三年(1788 年)的林爽文事件，福康安在沿山公路沿線設置「番屯」，遣調鳳山八社大批「番丁」前往設隘守禦，並就地屯墾，以鳳山八社做為漢人與生番間的緩衝，鳳山八社才開始大舉遷往潮州斷層西麓。大體上仍以東港溪為界，原居於東港溪以東的「港東里社群」，移往東港溪東岸的萬金庄以南；

²⁷ 余文儀，〈卷二十六藝文(七)〉，《續修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21 種，1984，頁 969。

²⁸ 簡炯仁，〈鳳山八社與屏東平原稻作農耕之發展〉，《屏東平原先人的開發》，屏東市：屏東文化局，2006，頁 67-68。

原居於東港溪西岸、下淡水溪東岸的「港西里社群」，則遷往東港溪西岸的老埤庄以北，如阿猴社等，分佈於今內埔鄉、長治鄉、鹽埔鄉及高樹鄉沿山公路的沿線上。²⁹

易言之，阿猴社原先過著「採集狩獵」兼「稻作農耕」的生活，後因荷治時期的政策所需，轉變為典型之稻作農耕族群。清領時期漢人大量入墾屏東平原，嚴重壓縮其生存空間，加上官方實施「設隘屯墾」政策，使阿猴社逐漸往東遷徙到潮州斷層的山麓地帶，但在鳳山八社中以阿猴社移居此處的人數最少，日治初期只有 28 人聚居大路關，大部分仍居住於歸來庄的番仔埔和番仔橋一帶，共有 140 人。³⁰無論遷徙人數多寡，在阿猴社與漢人混居的情況下，逐漸與漢人同化。

肆、清代漢人的入墾

臺灣於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 年)正式納入清朝的版圖，行政區域隸屬於福建省所管轄，設一府三縣：臺灣府、諸羅縣、臺灣縣、鳳山縣，屏東地區歸屬鳳山縣所轄，下設十一個番社，無設置保里。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 年)，屏東平原相對位置屬於鳳山縣港東、港西里，首次出現於清代文獻記載中：

坊里（原轄七里、二保、六莊、一鎮、十二社。今兆民日眾、人居日廣，復設港東、港西二里；合九里焉）。縣屬轄九里、二保、六莊、一鎮、十二社。里、保、莊、鎮皆漢人所居，社則土番處焉。里：仁壽里、…、港東里、港西里（俱在縣治之西南）。社：上淡水社、阿猴社、搭樓社、大澤機社（以上俱在縣治之東）、下淡水社、力力社、茄藤社、放索社、…（俱在縣之西南）。³¹

在阿猴形成街市前，漢人早已大肆入墾屏東平原，因為在清康熙六十一年

²⁹ 簡炯仁，〈「鳳山八社」平埔族大舉遷移潮州斷層〉，《屏東平原平埔族之研究》，臺北縣板橋市：稻鄉，2006，頁 338-349。

³⁰ 施添福，〈國家與地域社會—以清代臺灣屏東平原為例〉，收錄於詹素娟、潘英海編《平埔族群與臺灣歷史文化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2001，頁 45。

³¹ 陳文達，〈卷之二·規制志·坊里〉，《鳳山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24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1961，頁 25-26。

(1722 年)，清廷曾在阿猴社外劃定番界³²，禁止漢人越界占墾，以免與生番發生衝突，既然設定番界禁止漢人越界開墾，即可推知已有不少漢人移居阿猴社附近開墾。該地形成街市約在乾隆初年左右，從清乾隆六年(1741 年)《重修福建臺灣府志》即可看見「阿猴街」的紀錄：

鳳山縣：大湖街(在長治里)、半路竹街(在維新里)、…、**阿猴街(在阿猴社)**、新園街(在港西里)、萬丹街(在港西里)、坎頂街(在港東里)。³³

雖然阿猴街不是清領時期屏東地區第一個出現街市的地方，但其地位日益重要。鳳山縣內官吏駐防地點，會隨著不同時期有所不同，清雍正九年(1732 年)設置鳳山縣縣丞，分駐於港西里萬丹街，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 年)知縣王瑛曾奉文移至阿里港，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 年)再移到阿猴街，甚至於清光緒元年(1875 年)在港西里阿猴街設置下淡水溪縣丞。³⁴所以，阿猴街隨著移民開墾與清廷建設，其地位日顯重要，於清領末期，屏東市屬於臺灣省臺南府鳳山縣港西中里，該里轄有阿猴街、崇蘭、頭前溪、海豐、公館、歸來、大湖等庄。³⁵

入墾屏東平原的移民，基本上可分屬兩個來自不同原鄉的民系：福佬民系和客家民系。前者來自閩南漳、泉和粵東潮、惠等沿海一帶，操福佬或閩方言為其文化特徵的移民；後者來自粵東韓江上游汀江和梅江流域的閩西汀州府和粵東嘉應州，以及潮、惠兩府內靠山如大埔、豐順等山區各地，操客家方言為其文化特

³² 文獻記載：「康熙六十一年，官斯土者，議凡逼近生番處所相去數十里或十餘里，豎石以限之；越入者有禁。鳳山八社，皆通傀儡生番。放索社外之大武、力力、枋寮口、埔薑林、六根，茄藤社外之龔箕湖、東岸莊、力力社外之崙仔頂、四塊厝、加泵社，下澹水社外之舊檳榔林莊、新東勢莊、上澹水社外之新檳榔林莊、柚仔林，**阿猴社外之揭陽崙、柯柯林**，搭樓社外之大武崙、內卓佳莊、武洛社外之大澤機溪口，俱立石為界。自加六堂以上至瑯嶠，亦為嚴禁。」出自黃叔璥，〈卷八·番俗雜記·番界〉，《臺海使槎錄》，臺灣文獻叢刊第 4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1957，頁 167。

³³ 劉良璧，〈卷五·城池·街市(附)〉，《重修福建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74 種，1993，頁 83。

³⁴ 原文記載：「縣丞署，在港西里阿侯街，縣東二十里，原在萬丹街，乾隆二十六年知縣王瑛曾奉文移建阿里港。五十年，復移建於阿侯。年久傾圮，現移住街尾天后宮左，室六間。」出自盧德嘉，〈丁部·規制·廨署〉，《鳳山縣采訪冊》，臺灣文獻叢刊第 73 種，1957，頁 140。

³⁵ 鍾桂蘭、古福祥纂修，《臺灣省屏東縣志(卷三、政事志·行政篇)》，臺北市：成文，1983，頁 917。

徵的移民。此外，屏東平原的漢人入墾方式，以漢業戶貼納番租或代番納課而招漢佃開墾之方式最為普遍。漢人以個人或合股方式立戶，並以貼納番租或代納供課為條件，取得番社的開墾，經官府發給墾照，再招漢佃開墾番地。³⁶

漢人拓墾屏東平原大概可分成兩階段：康熙三十年代至康熙末年，以及康熙末年以後到乾隆中葉。第一階段的漢人拓墾活動，大約集中於屏東平原西南方的濱海地區，即下淡水溪下游及東港溪中、下游，隨著人數增加，拓墾區域擴大，至康熙五十年代，逐漸形成街市，並設置港東里和港西里等行政區域進行管轄。相對地，可耕地隨著人口的增加而縮小，當土地人口扶養力無法承擔該地的人口成長時，過剩的人口勢必開始向外尋找新耕地進行拓墾，於是開始第二階段的拓墾活動。福佬移民採取兩個方向進行佔墾：一是往北沿下淡水溪中、上游推進；二是往東南沿海地區的林邊溪移動，藉以避開拓墾東港溪中游的客家移民，形成一個「L」形的拓墾形式。拓墾屏東平原東港溪中游的客家移民，則以扇形形式向六堆³⁷外圍推進。至乾隆中葉，漢人拓墾屏東平原大致完成，卻也更深入平埔族的生活圈，使鳳山八社遭受相當大的壓力，可知是時漢人聚落已經密佈於鳳山八社各村社了。³⁸(表 2-1)

表 2-1 清季本地聚落名稱

民國時期	清代	民國時期	清代	民國時期	清代
屏東市 (民國 88 年, 1999)	阿猴廳港西中里 (光緒十八年, 1892)	屏東市 (民國 88 年, 1999)	阿猴廳港西中里 (光緒十八年, 1892)	屏東市 (民國 88 年, 1999)	阿猴廳港西中里 (光緒十八年, 1892)
里名	街庄名	里名	街庄名	里名	街庄名
武廟里		泰安里	檳榔腳庄	歸心里	歸來庄
大同里		勝利里	崇蘭庄	湖西里	
端正里		永城里		湖南里	

³⁶ 施添福，〈國家與地域社會—以清代臺灣屏東平原為例〉，收錄於詹素娟、潘英海編《平埔族群與臺灣歷史文化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2001，頁 56-66。

³⁷ 六堆，指今日高雄市美濃區，以及屏東縣高樹、內埔、萬巒、竹田、麟洛、長治、佳冬、新埤等鄉。

³⁸ 簡炯仁，〈壹、緒論〉，《屏東平原的開發與族群關係》，屏東市：屏東縣立文化中心，1999，頁 7-16。

文明里	阿猴街	空翔里	崇蘭廊庄	萬年里	
光榮里		崇蘭里		永安里	
勝豐里		大鵬里		厚生里	
金泉里		廣興里		澤仁里	
平和里			溪埔厝庄	建國里	
慶春里		潭墘里	潭仔墘庄	頂宅里	
安樂里		三山里	海豐庄	新生里	劉厝庄
楠樹里		海豐里		長安里	六塊厝庄
扶風里		信和里			
永順里		仁義里	海豐溪洲庄	凌雲里	
永昌里		和興里	和興庄	鵬程里	
興樂里		華山里	頭份埔庄	永光里	林仔內庄
明正里		北勢里	北勢頭庄	安鎮里	
太平里		北興里		大武里	
斯文里	溝仔尾庄	橋南里	番仔埔庄	崇武里	
溝美里		橋北里		前進里	頭前溪庄
		長春里		清溪里	
仁愛里		光華里		大洲里	大溪洲庄
中正里		一心里		公館里	公館埔庄
崇禮里	大埔庄	義勇里	新興里		
崇智里		豐田里	玉成里	玉成庄	
必信里		豐榮里			
大埔里		大連里	歸來庄	龍華里	龜屯庄
民權里		豐源里		頂柳里	頂柳仔林庄
維新里		瑞光里		大湖里	下柳仔林庄

表格說明：因清領時期漢人大量入墾阿猴地區，逐漸形成聚落。

資料來源：改編自黃瓊慧等撰述、施添福總編纂，《臺灣地名辭書·卷四·屏東縣》，南投市：省文獻會，2001，頁 53-96。

位處屏東平原沖積平原帶的屏東市，以福佬移民入墾者占大多數，福佬移民選擇此區域，採行植蔗的農耕活動，因此出現許多糖廍，成為臺灣南部主要的蔗作地區，且延續至日治時期。因此，清領時期此區的福佬以糖業為基礎，由初級產業的農業、二級產業的加工製造，以及三級產業的商品行銷，構成區域的產業網絡，成為該區的基本結構與維生模式。此一產業網絡，不僅蔗糖可以順利外銷，其他商品亦可自由進出，逐漸發展成屏東平原的街市，且四周遍布著賴以維生的

糖廊(表 2-2)。³⁹

表 2-2 清代屏東平原的糖廊與所在地

廊名	所在地	廊名	所在地
武平廊	屏東街海豐	新廊	屏東街歸來
瓦廊	屏東街海豐	廊仔地	屏東街歸來
新庄子廊	屏東街海豐	本廊	屏東街大湖
江西廊	屏東街	頂廊	屏東街大湖
大埔廊	屏東街大埔	下廊	屏東街大湖
林仔內廊	屏東街頭前溪	公館廊	屏東街公館
崇蘭廊庄	屏東街崇蘭	國公廊	屏東街公館
舊廊	屏東街歸來	玉成廊	屏東街公館

表格說明：僅列出今日屏東市的範圍，所在地採用的是日治時期大正九年後的行政區劃。

資料來源：施添福，〈國家與地域社會—以清代臺灣屏東平原為例〉，收錄於詹素娟、潘英海編《平埔族群與臺灣歷史文化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2001，頁 71。

因此，隨著漢人入墾，閩粵移民各自選擇相似於原鄉的生活環境，發展各具特色的維生方式，且塑造出不同的地域社會。同時，開始將原鄉信仰移植於此，使其在開墾過程中，能藉由宗教信仰的支持，面對許多未知的變數與困難。在這樣的歷史發展下，慈鳳宮逐漸成為該區重要的信仰中心。

³⁹ 施添福，〈國家與地域社會—以清代臺灣屏東平原為例〉，收錄於詹素娟、潘英海編《平埔族群與臺灣歷史文化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2001，頁 66-87。

第二節 慈鳳宮之創建

壹、 媽祖信仰的起源

媽祖是中國沿海各省居民的主要信仰之一，在臺灣媽祖信仰更為普遍，幾乎每個鄉鎮都有媽祖廟的存在，使媽祖成為臺灣宗教信仰的重要角色，且信仰本質同時兼含佛、道二教性質，可見其信仰特質具有包容性，使信眾相當廣泛。有關媽祖是否真有其人，眾說紛紜，以學者蔡相輝⁴⁰的說法較為人所接受：媽祖本姓林，莆田縣湄州嶼人，可能生於宋太祖建隆年間，為一宗教人物，少能言人福禍，亦懂醫藥，故莆田人皆願與之往來，敬愛如母，終身未嫁，亦無後裔，大概卒於宋仁宗慶曆年以前，享年七十歲以上，葬於莆田縣之寧海。但因媽祖為一宗教性人物，官方記載不多，其事蹟未被詳細記錄下來，僅就現有的記載整理出以上大概的輪廓。媽祖信仰的展開，大概可分成三個時期：第一階段僅屬莆田地區人民私自信仰，自媽祖逝世迄於徽宗宣和四年；第二階段開始向外傳播信仰，自宣和五年至高宗紹興二十八年；第三階段是信仰普及期，自紹興二十九年以後，媽祖信仰開始在中國東南沿海傳播開來。因媽祖信仰的普及，使官方逐漸注意到其重要性，自宋代以降中國歷代朝廷對媽祖的褒封漸多，且藉由對媽祖的褒封，將政治控制更加深入民間。

媽祖是航海的守護神之一，先民渡海來臺，須經過臺灣海峽，海上風險無法預料，為祈求航海平安，漢人移民多會隨身攜帶媽祖供奉於船上，因此將媽祖信仰帶至臺灣。清領時期，官方提倡媽祖信仰與設官廟，使臺灣媽祖信仰更加普及，各地開始增建媽祖廟，清廷更將媽祖列為朝廷祭典，使媽祖信仰在臺灣確立其重要地位。除政治性的因素外，清領時期媽祖信仰興盛，還因其為沿海地區航海守護神之一，亦是貿易、商業的守護神，加上民間常有媽祖顯靈、庇佑地方居民的傳說事蹟，且早期臺灣多瘴氣和惡疫流行，使媽祖信仰在民間逐漸傳播開來，藉由共同信仰來連繫人與人、神與人的情感交流。

⁴⁰ 蔡相輝，《北港朝天宮志》，雲林縣北港鎮：北港朝天宮，1995，頁 1-7。

日治時期媽祖信仰依舊盛行，初期總督府採取尊重與籠絡的態度，更於明治三十二年(1899 年)開始調查、管理全臺寺廟和祭祀團體。各寺廟的迎神祭典、建醮等宗教活動，受到鼓勵與支持，甚至日本官員還經常親自參與民間重要的宗教慶典活動，藉以博得民眾的好感，也使宗教活動相當盛行，如北港朝天宮的迎神祭祀等。⁴¹昭和六年(1931 年)以後，由於戰爭擴大，產生「敬神崇祖」精神的強化，展開各種教化運動，如建造神社、奉祀神宮大麻等，進而於昭和十二年(1937 年)開始推行「皇民化運動」，在宗教方面推行「正廳改善」、「寺廟整理」運動，使臺灣傳統寺廟宗教受到很大的影響，約 361 座廟宇全毀，800 多座寺廟轉為他用，甚至有部分寺廟轉入日本佛教體系，成為分會，避免遭到拆除。因拆毀廟宇的政策，引起民間極大的反彈，加上總督府態度採取沉默，且各地實施情況不一，最後「正廳改善」、「寺廟整理」運動並未成功。⁴²但隨著「皇民化運動」的展開，民間宗教慶典幾乎全數宣告暫停，直到戰後才逐漸恢復盛況，至今媽祖遶境已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甚至連國際媒體亦大肆報導，可知媽祖信仰在今日的臺灣社會有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貳、 信仰中心的建立

慈鳳宮，位於屏東市中山路與永福路交叉的「丁」字路口，主祀媽祖，因鄰近屏東火車站、公車總站，是交通與商業要地。漢人社會習慣以寺廟為中心，形成人口聚集的市集或集會場所，慈鳳宮即具備此種特性，至今仍舊如此，其實早在清領時期，此區已是阿猴街的發展重心。

慈鳳宮的創建時間相當早，根據〈慈鳳宮沿革誌〉⁴³記載：

明永曆十五年(西元 1661 年)鄭成功遷臺後，福建沿海居民陸續遷臺，喜奉

⁴¹ 曾月吟，〈日據時期朝天宮與北港地區之發展〉，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論，1996，頁 30-32。

⁴² 蔡錦堂，〈日據時期臺灣之宗教政策〉，《臺灣風物》，第 42 卷第 4 期，1992.12，頁 105-136。

⁴³ 陳振甫總編輯，〈屏東市慈鳳宮沿革誌〉，《慈鳳宮宮志：阿猴媽祖》，屏東市：屏市聖帝廟慈鳳宮管委會，2006，頁 75。

天上聖母香火渡海靖濤，以保平安。期間一高僧從湄洲嶼奉 媽祖香火東來阿猴，將之祀供官衙，冀防匪禦番，晝夜紅光四射，眾稱異，偕視始悟 聖母靈驗，仍集議建廟奉祀，於乾隆二年(西元 1737 年)鳩工修葺，始奉大媽，廟名天后。

根據上述記載，於乾隆年間慈鳳宮創建之前，媽祖神尊早被迎入供奉於官衙中，後因媽祖顯靈，乾隆二年(1737 年)乃建廟，供信眾參拜。

經過九年，因信眾日益增多，草創寺廟已不敷使用，於乾隆十一年(1746 年)⁴⁴，由生員鄭麟鼎⁴⁵等人發起捐款，在現今廟址所在地興建殿堂式的木造建築，後來稱為「舊媽祖宮」。雖然〈屏東市慈鳳宮沿革誌〉中記載該寺廟於乾隆十一年建成木造殿堂，但卻與官載地方志有所出入。盧德嘉《鳳山縣采訪冊》：「在阿猴街(港西)，縣東二十里，屋十四間(額「慈鳳宮」)，道光五年郭先桂重修，**乾隆四十一年鄭麟鼎建。**」⁴⁶文獻記載為乾隆四十一年(1776 年)，而沿革誌卻寫乾隆十一年，顯然建廟時間有待商榷。如從寺廟中清領時期遺留之〈慈鳳宮橋碑〉來看，似乎《鳳山縣采訪冊》所記載之時間亦有疑義。因〈慈鳳宮橋碑〉⁴⁷內文記載：

乾隆□十一年十一月重建。陳汝勳艮十五元，鄭振□艮十元，尹振湖六元，劉泮水艮五元、曾因觀艮五元、傅起觀艮五元、傅泰觀艮五元、王坑觀五元、瑞泰號艮五元、陳勇光艮五元。(略)首事方江李艮二十兩，洪達三艮八兩三，郭天章艮五兩八，林等觀艮四兩。

內容雖無記載刻碑文的主要目的，但第一行即清楚刻著「乾隆□十一年十一月重建」，得知此碑為寺廟重建而刻，內容為各方捐獻之芳名錄，「□」視為無法

⁴⁴ 陳振甫總編輯，〈屏東市慈鳳宮沿革誌〉，《慈鳳宮宮志：阿猴媽祖》，屏東市：屏市聖帝廟慈鳳宮管委會，2006，頁 75。

⁴⁵ 鄭麟鼎是地方生員，於〈特簡直隸分州調補鳳山阿里港分縣呂公諱岳德政碑〉有記載，收錄於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輯，《臺灣南部碑文集成》，南投市：臺灣省文獻會，1994，頁 128。

⁴⁶ 盧德嘉，〈丁部·規制·祠廟·天后宮〉，《鳳山縣采訪冊》，臺灣文獻叢刊第 73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1957，頁 169。

⁴⁷ 何培夫主編、林文睿監修，〈慈鳳宮橋碑〉，《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屏東縣·臺東縣篇》，臺北市：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1995，頁 55。

辨識之字，從此碑碣中仍無法得知建造時間。無論是〈屏東市慈鳳宮沿革誌〉、盧德嘉之《鳳山縣采訪冊》或〈慈鳳宮橋碑〉等，皆無法確定慈鳳宮木造建築的確切時間，但這三者中以盧德嘉之《鳳山縣采訪冊》可信度較高，故本文採納慈鳳宮木造建築為乾隆四十一年(1776 年)建成。道光五年(西元 1825 年)，信徒郭先桂倡議以磚牆改建，並以聖母「慈心濟世、鳳德化民」的宗旨，更名為「慈鳳宮」，共有屋十四間，可見其規模宏大，地址為臺灣府南路下淡水鳳山縣港西中里阿猴街。光緒七年(1881 年)，御賜「阿猴街慈鳳宮」，更加奠定慈鳳宮在阿猴地區的重要地位。⁴⁸

清領時期慈鳳宮已是該地重要的公共活動中心，鳳山縣曾將政令刻於碑碣至於該廟中，公告百姓，如今日仍藏於慈鳳宮的〈嚴禁玩保蠹差藉屍嚇詐碑記〉⁴⁹，內文清楚地記載著：乾隆四十八年（1783 年），福建分巡臺灣兵備道楊廷樺給立告示，嚴禁玩保與蠹差串謀，藉屍嚇詐以為利藪，並使無賴棍徒冒親告命，從中分肥，種種弊害，殊堪髮指，故必勒石永禁。可知清領時期阿猴地區有藉屍嚇詐的惡習存在，同時也反映羅漢腳、乞丐與此問題的依存關係，故有路斃或無名的屍首屢生而引起事端。由上可知，可知慈鳳宮在清領時期已是當地的政治中心。

同時，漳泉移民紛紛入墾阿猴地區，使慈鳳宮逐漸成為地方社會的信仰中心，可從遺留至今的碑碣內容清楚看出，不同族群對於媽祖信仰的崇敬與捐獻。道光五年（1825 年），泉州府安溪縣人因感念媽祖庇佑，乃捐金集資，建業收費，以做為香燈祭獻之用，但又恐年久湮沒，乃立碑詳列捐題銀項與建置租額。碑碣名為〈慈鳳宮清溪信徒捐置香田碑記〉⁵⁰：

天上聖母，慈帆濟海，澤沾羣生；故我阿候慈鳳宮眾等虔誠崇祀，以酌神恩。

⁴⁸ 陳振甫總編輯，〈屏東市慈鳳宮沿革誌〉，《慈鳳宮宮志：阿猴媽祖》，屏東市：屏市聖帝廟慈鳳宮管委會，2006，頁 15-16。

⁴⁹ 何培夫主編、林文睿監修，〈嚴禁玩保蠹差藉屍嚇詐碑記〉，《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屏東縣·臺東縣篇》，臺北市：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1995，頁 2-3。

⁵⁰ 何培夫主編、林文睿監修，〈慈鳳宮清溪信徒捐置香田碑記〉，《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屏東縣·臺東縣篇》，臺北市：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1995，頁 4-5。

而在我清溪眾等，有每至處□勿替，訂期祭獻，冀神德永生。然以臨時捐題頗稱難事，所以雄集我邑人等，捐金建業，收租作費，擬定良□，餘存後置；但恐久而淹沒，孰若前而立碑？故將捐題艮項，以及建置租額，共玖拾玖石一斗正，計共文□九帑，交付值炉輪流；又置大簿三本登記一樣，仝立石。一本在阿候街監生王嘉輝收存，一本在廣安庄武舉劉瑞麟收存，一本在龜屯庄許天助收存。

武魁劉瑞麟捐銀叁拾大元。許耀武捐銀貳拾大元、王和美捐銀貳拾大元。監生王嘉輝捐銀壹拾大元、林金亨捐銀壹拾大元、林懷仁捐銀壹拾大元、吳廷昇捐銀壹拾大元、貢生王振德捐銀壹拾大元。（略）

道光伍年□月□日，公置仝立碑記，蓮英吉。

同年，漳州府龍溪縣人也捐贈田產給慈鳳宮，並刻於〈慈鳳宮龍溪信徒捐置香田碑記〉⁵¹：

天上聖母之所以崇奉祀典者，由來尚矣。我龍邑蒙庥無既，前經設立祀租田，址在火燒庄口；因有水災之患，遂致荒蕪。茲爰集公議，再行捐金，創建祀業，以為恭祝聖誕之資。至若光前裕後之舉，更有望於後賢者也。謹將捐題姓名勒石以垂不朽，福有攸畀。

歸來庄天上聖母捐銀四十乙大員。總爺陳高山答謝黃羽傘一枚、彩旗一對、傘燈一對，計共捐銀伍拾大員。舉人林得時捐銀十五大員。總理陳大成捐佛銀四大員。（略）

道光伍年叁月□日，首事方公務仝立碑。

由上碑碣可知，漳州府龍溪縣人因前置慈鳳宮香田荒蕪，乃公議再行捐金創建祀業，以為恭祝神誕之資，並將捐題姓氏與金額勒石，以垂不朽。

道光八年（1828年），慈鳳宮僅存的公銀所剩不多，且逐年收利不足以祀典，於是林姓宗族以天上聖母林默娘的裔孫為榮，並感深蒙受媽祖庇佑，乃重新鳩

⁵¹ 何培夫主編、林文春監修，〈慈鳳宮龍溪信徒捐置香田碑記〉，《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屏東縣·臺東縣篇》，臺北市：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1995，頁6-7。

捐，建置田業，以垂千秋祀典之用，並刻〈林氏姑婆祖碑記〉⁵²：

天上聖母，保障四方，慈帆廣濟，報應設施，其捷如響，所以南朔東西，無不崇奉者也。茲因阿緱我林姓姑婆祖僅存公銀柒拾員，逐年收利不足祀典之費，前序遺失，寔難考稽。歷歲啟建音歌，捐題維艱。眾裔孫深蒙聖德沐恩，是以爰集，重新鳩捐，湊足置業，以垂萬古恭足千秋祀典之用。馨靈赫濯，惠我無疆！

今將置業重捐名次，計列于左：

舉人得時捐銀拾貳員，武生永清捐銀捌員，林仔內贊生捐銀柒員，宅老捐銀伍員。天福、現德、柳生、埤長天催，各捐銀肆員。（略）

一、買新園庄王海、王會、王天園二段，住在山猪毛教場邊，價銀捌拾員；年納現任都閩府租銀伍員正。

一、買本街建章園一段，住田尾新庄開外口，土名驚鳶仔，價銀壹佰拾員；年納業主租糖、拆谷四石五斗，併帶番租柒斗五升正。

一、買南勢□庄顏歐氏園二段，住一猪毛教場邊，價銀貳拾員；年納屏東書院租谷、拆銀貳員。

園業界址，契賑載明炳據，議交炉主輪流承接；毋許混亂。如該年應著炉主憑筭承接，毋許推諉；如違，議罰。或庄人著年特將聖像原祀本街妥寓，毋許恃強迎到伊家；故違，議罰。逐年祀典諸費，勿得濫用多開；察出，議罰。倘有不肖奸徒揣摩藉端，該炉主聞眾，呈官究治，毋容隱情寬貸。

道光捌年叁月□日，眾裔孫全立石。

文中詳列捐款者名字與金額，並載明園業界址與租納情形，更在文末列舉管理規定數條，以約束林姓裔孫。文中「姑婆祖」乃林氏後裔用以稱呼天上聖母，成為「媽祖」一詞以外的另一種親切稱呼。

咸豐元年（1851年），漳州府長泰縣移民因感念媽祖庇佑，乃倡捐金買田業，

⁵² 何培夫主編、林文睿監修，〈林氏姑婆祖碑記〉，《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屏東縣·臺東縣篇》，臺北市：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1995，頁 8-9。

以租稅充爲慈鳳宮祭祀與雜費，勒石約束，詳立管理章程，以爲後世子孫遵守之依歸，並刻〈長泰碑記〉⁵³：

蓋聞祀典之義，其事綦重。念我先人渡台以來，見一本鄉之人，如魚得水。每逢天上聖母、清元真君之聖誕，肆筵設席，會面言觀。(略)

然而捐題維艱，何若創業久遠？無如人心不古，或竊契而胎借，或濫用而侵欠；每置酒時，爭長較短，喧嘩不已，何忍聽聞！是規模未著，以著如斯也。間有父老，率邑中之羣眾，爰請紳士定立章程，分別條款，勸和建碑。此所謂革舊鼎新而有不條不紊者也。(略)

一、嘉慶十七年六月，買過北勢頭王若水田一所，東至李家，西至岸，南至岸，北至張家；其番租社課帶買契價銀貳百貳拾捌員，自嘉慶六年四月王若投稅。

一、道光二十四年四月，買過歸來庄紀傑水田一所，東至許、蔣、蘇三家，西至邱、何二家，南至水溝，北至蔣、蘇二家；年納大租五斗。又帶買番仔橋園一所，東、北俱至車路，西至張家，南至蘇、陳二家；年納大租一石。其田、園契價銀一百八十員。自嘉慶十七年五月，紀克真投稅。今將契節次立石、焚紙，除去胎借屬階。

一、晚季租谷，候三月朔日公論結價，每車貼餉倉谷一桮；旱季租谷，就佃收成，限時價公結，不用貼倉；而園稅銀，三月該銀十一員，五月該銀五員。

一、著年爐主，三月支銀二十二員，五月支銀十員，以爲什費，不許濫用。其祭聖母貼銀貳員，秤稅油銀貳員，臘祭銀貳員，神前燈銀一員，紙筆工資銀貳員，生男銀牌重貳錢，入泮銀貳員，中舉銀四員，皆管事支理分發，不得苛刻。

咸豐元年六月□日，長泰紳耆士庶仝立。

光緒十六年（1890年），泉州府晉江縣移民，因感慈鳳宮媽祖庇佑，曾鳩資建置產業，立爐輪東，以令香祀不斷。之後因產業租納不清、祭祀廢弛，乃倡清

⁵³ 何培夫主編、林文睿監修，〈長泰碑記〉，《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屏東縣·臺東縣篇》，臺北市：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1995，頁10-11。

丈勘明界址，請領丈單，並勒碑〈晉水天上聖母記〉⁵⁴為記，載明田園界址，以及八股輪東爐主姓名：

我邑是慈鳳宮縣份之長也。昔時邑人來處居富，志念本源，集股鳩資，建置產業；立爐輪東，使湮祀之不替也。每逢三月十八日，值東應備菓品酒筵，虔誠恭祝本邑天后千秋。承古而來，是不忘也；但未經勒碑，產業流傳日久，租条匿□不清，祭祀似乎廢弛。邑人陳國馨倡首調理，照得輪東。

茲奉憲示，逐一清丈我邑應得產業。王永清同委員踏勘界址，給領丈單。勒碑為祀，永遠管業。自立碑後，前所遺失契券均為廢紙，使無弊生。凡有值東，上下輪接，不准短欠大租；如有短欠，以現年值東經手支取，不干承接之事。此係萬世祀業，不得造契典賣，亦不得匿抗等情。謹將應得園所坐址列後：

一、置劉厝庄下碑園一坵，連半埕仔，坐址東至簡，西至己，南至簡蘇，北至簡。又，下碑四角園一坵，坐址東至部，西至溪，南至簡蘇，北至簡。又，廟仔后園二埕，坐址東至溪，西至溪，南至洪，北至簡。又，□仔地園一坵，東至□，西至□，南至鄭，北至路；四至為界，合共年帶納大租谷□□□□□八股輪東。爐主曾勝和兄弟、陳德記、陳瑞泰、曾協泉、黃□頭、洪文生、曾九生、王玉舍。甲午瑞泰一會賣過曾勝豐。

光緒十六年三月□日，爐內諸同人仝立。

由上述碑碣可知，漢人拓墾阿猴地區時，無論是漳州或泉州籍移民，對慈鳳宮媽祖都相當崇敬，地方信眾願意捐金獻地，充當祭祀經費，想必是對媽祖有無限的感念。另外，碑文中常見信徒以故鄉地名鐫刻為題，如清溪、龍溪、長泰、晉水等，凸顯出濃厚的地域觀念，這是在移民社會中常見的現象。隨著阿猴地區的開發，慈鳳宮香火也日益鼎盛，於清領末期逐漸成為地方社會的信仰中心。

慈鳳宮除了是地方社會的政治與信仰中心外，亦具有教育文化的角色，清末

⁵⁴ 何培夫主編、林文睿監修，〈晉水天上聖母記〉，《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屏東縣·臺東縣篇》，臺北市：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1995，頁 15-16。

即在慈鳳宮的廂房設立私塾⁵⁵。日本領臺後，總督府以教育作為同化臺人的手段，設置以日語教學為重心的初等教育機構—國語傳習所和六年制公學校，專供臺人子弟就讀，初期即以慈鳳宮一角充當教室(圖 2-3)。根據屏東縣中正國小的百年校慶專輯記載，曾在阿猴公學校就讀且畢業的學生吳媽西，就曾坐於慈鳳宮的一隅，跟著日本老師學習五十音。在吳媽西畢業後，阿猴公學校部分校舍已完成，才遷回公學校內上課。⁵⁶大正八年(1919 年)，因慈鳳宮年久失修，由地方士紳戴連宗、蘇雲英，林英良等人募款重建，並以戴連宗先生為寺廟管理人。⁵⁷日治末期，慈鳳宮很幸運地未因皇民化運動，而遭受大規模的破壞。

圖 2-3 日治時期慈鳳宮的教育場所



圖片說明：借用慈鳳宮作為上課教室，學生於開學前集體在寺廟前合影留念。

資料來源：王進士，《屏東市采風錄》，屏東市：屏東市公所，2002，頁 1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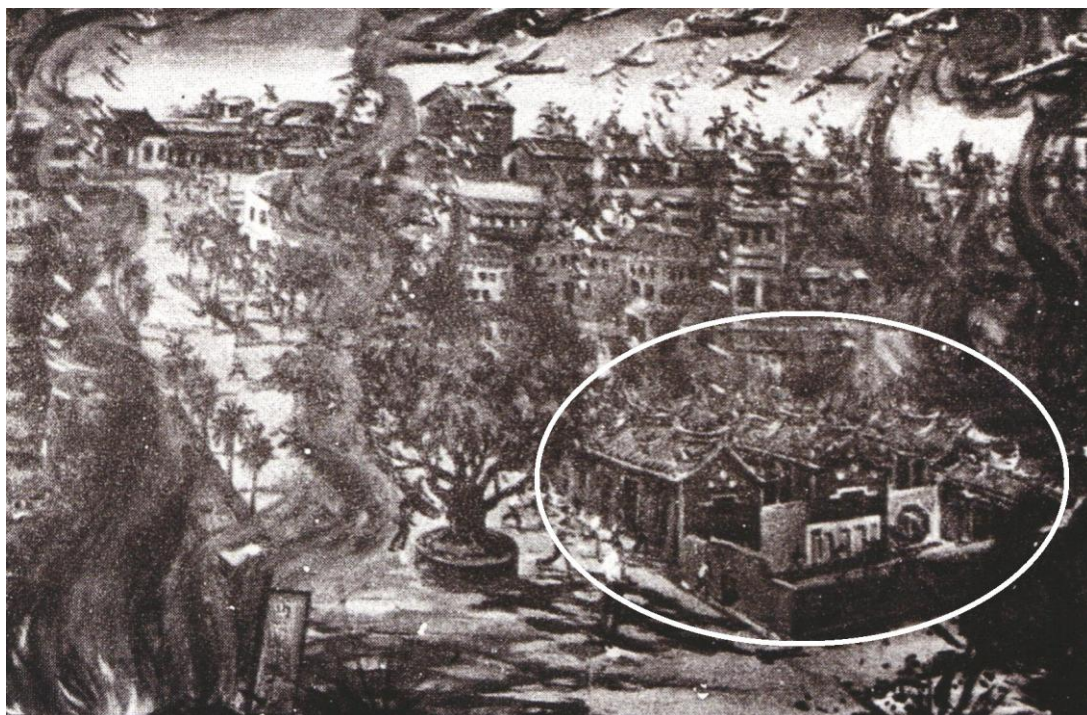
日治時期是慈鳳宮轉變成為地方大廟的關鍵時期，從慈鳳宮發生祝融前的牆上壁畫即可看出端倪(圖 2-4)：

⁵⁵ 陳振甫總編輯，《慈鳳宮宮志：阿猴媽祖》，屏東市：屏市聖帝廟慈鳳宮管委會，2006，頁 16。

⁵⁶ 陳振甫總編輯，前引書，頁 26-28。

⁵⁷ 陳振甫總編輯，前引書，頁 76。

圖 2-4 慈鳳宮受到美軍空襲時的場景



圖片說明：圖中圈選處，為日治時期慈鳳宮的主體建築。

資料來源：修改自陳振甫總編輯，《慈鳳宮宮志：阿猴媽祖》，屏東市：屏市聖帝廟慈鳳宮管委會，2006，頁 38。

從上圖壁畫中，可看出慈鳳宮當時正受到空襲，發生時間應該是日治末期，圖中圈選處正是慈鳳宮的主體建築，呈現「日」字形之三殿式建築。日治時期慈鳳宮僅改建過一次，時間是大正九年(1920 年)竣工，因此上圖中「日」字形之三殿式建築，應該是日治時期慈鳳宮的主體樣貌，直至戰後的一場大火，才使慈鳳宮進行重建工程。根據劉枝萬「寺廟之成長」⁵⁸的說法，慈鳳宮在清領時期已發展至中廟階段，且漢人社會在高度發展後，地方人民會耗費巨資，擴建寺廟，使寺廟具備足以顯示地方繁榮之威容，而日治時期慈鳳宮擴建當時，確實耗資二萬圓⁵⁹，是一筆龐大的數目。因此，中廟擴展成為大廟之建築，會以原先「口」字形的四合院形式推展下去，在正殿後方興建一殿，形成前殿、正殿(中殿)、後殿齊全的三殿式建築，平面形成「日」字形，而慈鳳宮的主體建築確實呈現「日」字形之三殿式建築。因此，日治時期的慈鳳宮，確實已具備有大廟之姿。

⁵⁸ 劉枝萬作、余萬居譯，〈臺灣民間信仰〉，《臺灣風物》第 39 卷第 1 期，1989，頁 97。

⁵⁹ 〈慈鳳宮落成式〉，《臺灣日日新報》，大正十三年(西元 1924 年 11 月 29 日)，日刊第 4 版。

民國四十七年(1958 年)，慈鳳宮首度成立管理委員會，推選唐榮鋼鐵廠之唐榮先生為第一屆主任委員，並於同年籌備寺廟重修。第一期工程主要以整修前殿為主，但因民國五十二年(1963 年)唐榮先生逝世，乃由醫師李朝欽先生遞補為第二屆主任委員，繼續推動第二期工程，進行中殿整修，並增建兩邊廟室。直至民國五十四年(1965 年)推動第三期工程，進行後殿整修，同時整建佛祖大殿及左右配殿，並增建前面的康樂舞臺等，前後總花十年時間，使慈鳳宮展現建廟以來最具規模的樣貌。⁶⁰

民國七十二年(1983 年)一月十六日凌晨約一時五十分，突如其來的大火，燒毀慈鳳宮前、後殿，造成建廟以來最嚴重的破壞。火苗是從供奉觀音菩薩的後殿竄起，延燒至整個神龕，因廟內多雕花木刻建材，火勢蔓延迅速，連供奉媽祖神像的前殿也遭波及，瞬間整個慈鳳宮前、後殿陷入一片火海，於凌晨約二時三分，寺廟值班人員發現失火，緊急連絡消防隊進行搶救。直到凌晨約二時二十八分才完全撲滅火源，但大火卻使慈鳳宮損失慘重，後殿屋頂倒塌、橫樑傾斜、正殿神龕燒成焦炭等，所幸媽祖及觀音菩薩神像僅有法衣受損，神像金身完好無缺，後殿的保生大帝與註生娘娘亦無損毀。經警方研判，可能是後殿橫樑電線老舊，年久失修而起火，雖無人傷亡，卻使慈鳳宮內諸多文物慘遭摧毀，文物損失難以復原。⁶¹

事後，由主任委員王火緊急召開委、監聯席會議，並邀請信眾代表、地方人士舉行座談會，討論善後事宜，並完成媽祖安座大典，隨後成立重建委員會，進行重建計畫，且信眾捐款踴躍，如華全食品公司曾文侃先生、台芳食品公司郭添財先生等皆出力甚多。民國七十四年(1985 年)歲次乙丑年正月二十四日亥時，舉行動土奠基大典，並於民國七十七年(1988 年)歲次戊辰年十一月一日，基礎結構完成後，立即舉行神尊安座儀式，將媽祖請回正殿安放。在媽祖安座後，重建工

⁶⁰ 陳振甫總編輯，《慈鳳宮宮志：阿猴媽祖》，屏東市：屏市聖帝廟慈鳳宮管委會，2006，頁 16。

⁶¹ 陳振甫總編輯，前引書，頁 18。

程仍然繼續進行，緊接著二樓佛祖殿、三樓凌霄寶殿、拜亭、鐘鼓樓及行政大樓等工程，直至民國九十年(2001 年)竣工，整整進行十八年之久，耗資新臺幣達兩億五千多萬元。民國九十一年(2002 年)，舉行完成安龍謝土慶成大典，以三川三進的宮殿式建築，重簷歇山⁶²式的屋頂，以及華麗的剪黏，重現慈鳳宮最具規模的面貌(圖 2-5)，並舉行大規模的遶境活動。⁶³

圖 2-5 慈鳳宮重建後的樣貌



資料來源：修改自屏市聖帝廟慈鳳宮管委會編，《慈鳳宮簡介》，屏東市：屏市聖帝廟慈鳳宮管委會，2006。

參、 奉祀神祇

為提供不同需求的信眾參拜，寺廟內供奉眾多神明。一樓正殿供奉天上聖母，是清初年間用木材雕刻而成，為慈鳳宮主祀神，其中開基媽祖是慈鳳宮的鎮

⁶² 重簷歇山：建築名詞，上半部為懸山或硬山頂，而下半部則為前後左右成四坡之屋頂，此為傳統建築屋頂中等及最高者，此類屋頂常用於官署或寺廟的建築上，如城門、山門或正殿等。參考自陳振甫總編輯，《慈鳳宮宮志：阿猴媽祖》，屏東市：屏市聖帝廟慈鳳宮管委會，2006，頁 20。

⁶³ 陳振甫總編輯，前引書，頁 19-20、90-98。

宮之寶。正殿兩側奉祀著千里眼、順風耳，是媽祖的護衛，以泥質塑成，具有驅邪止煞的意味。後殿供奉送子觀音、太歲星君、文昌帝君，其中送子觀音又稱「抱子觀音」，是民間求子的對象，據說慈鳳宮的送子觀音相當靈驗。另外，慈鳳宮的文昌帝君，每到考試旺季，總是香火鼎盛，神龕前總是堆滿各式各樣的准考證，請求文昌帝君的保佑，寺廟亦會提供專門燒給文昌帝君的狀元金、文昌筆等，以滿足考生的需求。⁶⁴

慈鳳宮二樓供奉著觀音菩薩、註生娘娘、七夕娘娘、境主尊王、福德正神及十八羅漢。其中較特別的是，境主尊王為廟境之神，俗稱「境主公」，負責守衛管理所屬廟宇的轄區，管轄範圍隨著廟宇的大小、信徒的多寡而有所不同，慈鳳宮的境主公管轄範圍是屏東市內的八十個里，保佑境內信徒的平安。另外，慈鳳宮三樓凌霄寶殿供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南斗星君、北斗星君、保生大帝、三坪祖師，並有趙公明、王天君、楊戩、李靖等四大護法，側殿還奉祀著祖師堂。玉皇上帝是民間宗教至高無上的萬物之神，俗稱「天公」、「玉帝」、「元始天尊」，上掌三十三天，總樞百神，下握七十二地、四大部洲、億萬靈生，不僅是人類祖先的上帝，更控制萬事萬物的興衰、吉凶禍福，亦是天、地、人三界神祇的天君。慈鳳宮在改建前，僅以天公爐象徵其地位，改建後另設凌霄寶殿，供奉玉皇上帝，且用珍貴的臺灣牛樟所雕刻。⁶⁵

肆、靈驗傳說

一、媽祖擋砲彈⁶⁶

昭和十九年(1944 年)八月二十二日，臺灣總督府宣布全島進入戰備狀態，各州廳開始頻繁進行防空會議。根據《慈鳳宮宮志》記載一則神奇的傳說。這一年的十月十六日上午，美軍戰機飛過屏東市上空，首次對市區進行轟炸，當警報聲

⁶⁴ 陳振甫總編輯，前引書，頁 51-74；臺灣省文獻會整理，《臺灣宗教調查書：屏東縣(二)》，出版地不詳：臺灣省文獻會，1959，編號 50150-02。

⁶⁵ 陳振甫總編輯，前引書，頁 55-59、62；臺灣省文獻會整理，《臺灣宗教調查書：屏東縣(二)》，出版地不詳：臺灣省文獻會，1959，編號 50150-02。

⁶⁶ 陳振甫總編輯，前引書，頁 19-20、29-30。

響起，市區民眾驚慌失措，紛紛逃往慈鳳宮內躲炸彈，約略有三百多人。在美軍密集轟炸下，市區已多處被夷為平地，而慈鳳宮也被數顆炸彈擊中，但均是未爆彈，使當時躲在寺廟內的民眾覺得十分神奇，認為一定是媽祖的保佑，紛紛跪在前殿向媽祖膜拜，感謝媽祖的救命之恩。

昭和二十年(1945 年)五月一日，美軍又再度空襲，砲彈一顆顆從天而降，市區居民紛紛走避。位於慈鳳宮旁的黑金國小，遭到戰火無情波及，校舍幾乎全毀，與黑金國小有一牆之隔的慈鳳宮，也遭受砲彈猛烈攻擊，約有二十幾顆砲彈投下，多落在中殿和後殿。躲在慈鳳宮內的居民，聽到如雷般的爆炸聲皆十分緊張，所幸落下的炸彈皆無引燃，使慈鳳宮免於戰火燒毀，而躲在寺廟內的民眾也逃過一劫，慈鳳宮媽祖的神威因此傳開，信徒更加崇敬媽祖。

二、媽祖辦案⁶⁷

屏東市復興路 134 號上海西服店老闆朱建香，於十月五日借給逢甲路某君新臺幣九千元，言明利三分，並由某君開出相同款額的支票作保。結果，本月底朱建香持該支票前往某君家中要求清償本息，某君竟將支票接過手，並劃「X」作廢，並告知目前無現款可還，可於今晚再前來取款。朱建香信以為真，當晚前往某君家中，未料卻遇見某君的張姓友人，並向朱建香宣稱：「某君借款已還，還來幹什麼？」朱建香聽聞後十分驚訝並加以辯解，並邀某君前往新竹城隍廟發誓，但被某君以路途遙遠而拒絕，於是未能解決一直推延。事後朱建香心有不甘，且平日崇信屏東慈鳳宮媽祖法力無邊，於是前往慈鳳宮向媽祖求籤，果得「上籤」，於是央求某議員替他排解。雙方約好於議員家中調解，朱建香始終否認已收回款項，而某君則堅稱借款已還，雙方各執己見，僵持不下。後來，朱建香提議前往慈鳳宮請求媽祖聖裁，某君無法拒絕，只好勉強允諾，雙方並當場決議：「如神斷未還，則某君應立即將借款清償；如神斷已還，則朱君不得再要求還款。」

⁶⁷ 〈朋友借債不還 請求神靈公斷 慈鳳宮裏解決糾紛 媽祖神前啞口無言〉，《中國時報》，民國四十四年(西元 1955 年 11 月 15 日)，第三版。

於是約定於十一月十二日上午十一時，雙方及調解人前往慈鳳宮見面。

十二日上午，雙方和調解人依約抵達慈鳳宮，將雙方約定事項向媽祖稟明，先由朱建香點香跪拜，雙手擲筊，口唸「如某君未還借款，請媽祖賜予聖筊」，三跪三拜後，結果如願以償。接著由某君叩拜媽祖，雙手擲筊並口唸：「如已歸還朱君借款，請媽祖賜予聖筊」，同樣經過三跪三拜，卻不如意。於是在媽祖面前，某君啞口無言，即時履行諾言，將欠款全數歸還朱建香，一場債務糾紛於是解決。事後，朱建香將款項捐出一千元充當慈鳳宮香油錢，以示對媽祖的感謝。

從上述的討論可知，地方信仰的形成，除了主祀神的神格之外，其實傳說神蹟的傳播也是重要因素，信眾會因為本身的宗教經驗或主祀神的神蹟故事，加深對宗教信仰的虔誠度。此外，漢人移墾社會亦常藉由地方宗教信仰，凝聚彼此的向心力，藉由對慈鳳宮的捐金獻地、設置田產、維繫寺廟香火等，團結宗族的力量，聯繫彼此情感，共同開墾地方社會。可知，宗教力量在充滿變數的移墾社會中，是相當具有影響力的。

第三章 日治時期的糖業發展與屏東街市之擴張

傳統街市的都市化往往與該地經濟活動息息相關，日治時期是臺灣傳統社會進入現代化的轉捩點，殖民政府的政治與經濟政策則是主要推手，使傳統農業社會商業中心的街市轉變成具有現代性的都市，亦奠定戰後城市建設的基礎(圖 3-1)。本章探討日治時期屏東經濟活動與街市變遷的情況，從中瞭解兩者的交互關係，並以此為論述基礎，在四、五章中深入瞭解宗教活動如何隨著經濟發展，呈現出不同的面貌，且與地方社會發生密切關係。因此，本章從三個面向切入，先瞭解清末屏東街市的經濟與空間結構，接著探討日治時期農工商業的發展，在此發展背景下，屏東街市的空間結構如何隨著經濟活動做出適度地調整，逐漸發展成為現代化的城市。

圖 3-1 日治時期屏東街市圖



資料來源：王進士，《屏東市采風錄》，屏東市：屏東市公所，2002，頁 229(封底)。

第一節 清末的阿猴街

壹、糖業生產方式

屏東平原的農業發展以糖業最為興盛，因為甘蔗適合種植於年均溫 18.3℃ 到 29.4℃，年雨量約介於 1000 到 1500 公釐之間的地區，所以南部的氣候條件自然優於北部，其中臺灣南端的屏東平原則更為優越，加上南部夏雨冬乾的特性，正好符合甘蔗的採收季節，使得屏東平原甘蔗的種植起源時間相當早，確切時間沒有明確的文獻記載。¹但在《重修鳳山縣志》中則提及：

按臺疆初闢，地廣人稀；官斯土者，置田園、糖廍，召佃開墾，踞為己業，名曰官莊。自康熙六十年臺匪竊發後，奉旨清查，嚴禁不許仍掌莊業，致擾番民。…其與民番無礙者，聽原佃照舊；輸納課餉，歸縣管理。本縣各里莊俱有，而港東、西二里尤甚。²

由文獻可知，屏東平原的糖業發展最晚在清領初期已有相當規模，且今日屏東縣以「廍」為名的地區相當多，亦可見屏東平原糖業發達的程度。

在糖業生產方面，臺灣南部的製糖業，並不是交換剩餘的生產作物而發展起來，從一開始即以輸出為主要目的，其經營規模相當專業化，糖廍勞動型態已有專業化的職稱，如車工、火工、糖師、牛婆等。一個糖廍所需的勞動力，由共同經營者的家族或雇請村落老小共同分擔，加上甘蔗收成後三日內若不壓榨，將會使含糖度降低，因此糖廍位置多座落於甘蔗栽培地附近。為了農忙時能就近動員聚落人力與運輸上的便利，糖廍多選擇在下淡水溪及東港溪支流畔或靠近聚落之處，蔗田則遍布於平原區，或與稻米輪作，阿猴地區即是清領屏東平原甘蔗栽培與糖廍分布的重要位置之一。³其糖廍型式多屬「牛犇廍⁴」，這種經營方式是依持

¹ 莊天賜，《日治時期屏東平原糖業之研究》，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論，2001，頁 31-32。

² 王瑛曾，《重修鳳山縣志》，〈卷四·田賦志·雜餉〉，臺灣文獻叢刊第 146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1962，頁 121。

³ 楊慧瑾，《論殖民糖業生產下殖民城市之建構——以屏東市之個案研究》，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論，1992，頁 16-18。

份數而出資、經營與分配利益，是基於保障成員的權利與利益為主，不是以擴大利潤為目標。

在糖業運輸方面，開港前屏東平原的運輸路線，多由東港集散後，再輸出中國大陸，開港後由於東港並不是條約港之一，使得運輸路線有所轉變，大致可分成兩條路線：一是由平原南端枋寮附近的糖廍製糖完成後，立即運送至打狗糖行輸出，不經由東港轉運；二是由東港直接輸出，開港後運輸狀況以前者居多。可知，屏東平原的產業部門有逐漸從屬於打狗糖商的趨勢，甚至有屏東糖業業者要向政府陳情時，常需透過打狗糖商代為處理，形成屏東糖業發展之特殊現象。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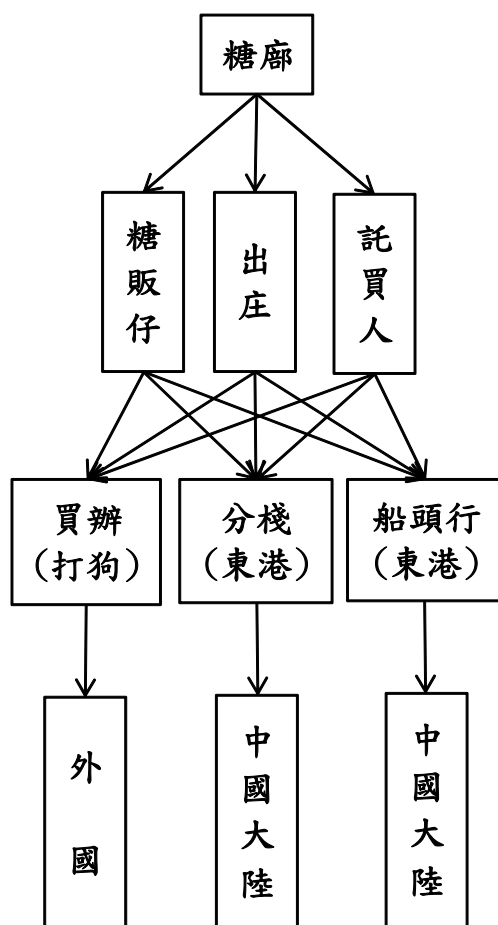
在糖業產銷方面，以打狗為中心，鳳山及阿猴一帶的蔗糖販賣網絡稱為「南路」，打狗輸出商掌握採買來源，在各地設分棧，透過分棧來買賣蔗糖。糖販仔是作為輸出商和分棧間的仲介，輸出商和分棧可以請託買人採買，且東港有「船頭行」可以直接找糖販將蔗糖現賣給他們(圖 3-2)。由此可知，分食臺灣蔗糖市場的人越來越多，競爭激烈，兼併和排除的現象逐漸白熱化，洋行勢力開始被本地商人排擠出局，獨佔狀況逐漸出現，直到日治時期新式糖廠的進駐，糖廍的數量才在被擠壓的情況下逐漸減少。⁶

⁴ 牛犂廍是製造砂糖最普遍的生產組織之一，是由股東合股經營，通常成立小廍為 1-2 犂，大廍為 4-6 犂，1 犂是 3 隻牛所組成，大小股東以牛數來計算股份數，廍主是管理者之一，負責廍內的一切雜務，且負責出借勞動者，可多拿一定的工資，成員之間以抽籤決定壓榨甘蔗的順序。參考自張漢裕，〈日據時代臺灣經濟之演變〉，《臺灣銀行季刊》，第 4 卷 4 期，1951 年 12 月，頁 44-45。

⁵ 楊惠雯，《屏東糖廠與屏東市街發展關係之研究》，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農村規劃研究所碩論，2005，頁 27。

⁶ 楊慧瑾，《論殖民糖業生產下殖民城市之建構—以屏東市之個案研究》，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論，1992，頁 20。

圖 3-2 開港後屏東平原糖業產銷流程



資料來源：改繪自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臺灣糖業舊慣一斑》，神戶：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1909，頁 78-80；楊惠雯，《屏東糖廠與屏東市街發展關係之研究》，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農村規劃研究所碩論，2005，頁 28。

清領時期官方對於糖業生產採取放任態度，除課徵稅收之外，並無太多的干預，僅要求農民必須維持島內生產的自給自足。基本上，清領時期政府不再獎勵蔗糖生產，農業生產只與商人、地主、農民有關，所以米糖生產常受米價、糖價變動的影響，蔗糖生產開始追隨市場機制，使得農作生產朝向商品化。其他如水利開發、渡船運輸、蔗田生產規模等，多出自於民間自發性行為，政府甚少介入，只求糖廠治安良好。臺灣當時除了與中國大陸維持農產品、手工業的區域分工外，蔗糖更是大量出口至華北、日本等主要市場。⁷

⁷ 楊慧瑾，《論殖民糖業生產下殖民城市之建構——以屏東市之個案研究》，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論，1992，頁 22。

貳、空間結構

清領時期，阿猴街並非下淡水溪以東的首要中心，而是位居沿海港口的東港(今屏東縣東港鎮)才是屏東平原的首要港市。東港自鄭氏時期以來即是閩粵移民進入屏東平原的最初登陸點和出入門戶，隨著臺灣與中國大陸的貿易日深，與大陸對岸逐漸形成區域分工的關係，使得東港開始由移民門戶轉為商業性格強烈的對渡貿易港市。當時東港出口之貨物為農產初級原料，如豆、米、胡麻籽、生皮、苧麻、姜黃等，而輸入麥粉、靴、鐵鍋、豆油、石油、茶油、紙、棉布、菸草、木材、煙火等手工業產品居多。⁸然而，漢人大量進入平原區開墾和近山區墾伐，導致雨季時下淡水溪和東港溪常氾濫，尤其是同治初年的一次洪水，甚至將東港屋舍街市淹沒過半，至同治末年才逐漸恢復規模。⁹之後，由於東港溪泥沙淤積嚴重，導致街市盛況不再，加上因開港通商，使打狗逐漸掌握南部貿易的輸出，東港漸無法與打狗相抗衡。儘管如此，東港仍是下淡水溪以東人口唯一超過 5000 人的港市，此種情況直到日治時期才開始有重大轉變。¹⁰

阿猴街屬於當時的鄉村中心，是平原型的街市。自林爽文事件後，清廷為了便於管理閩粵紛爭，更在阿猴街設立鳳山縣的分縣，但阿猴街的重要性並未因此而突顯，也僅只是工賈聚集的街，直到東港逐漸沒落，阿猴才開始成為直接通往打狗的陸路交通要道之一。於道光十六年(1836 年)，為防蕃匪與械鬥乃倡議築城，由縣丞沈長棻與生員陳瑤、武生葉陽等合力建城，設城門四座，周植刺竹，此城在當時僅是民間修築之城，並未列入官方紀錄¹¹ (圖 3-3)。阿猴街在清領時期雖然已是地方的行政中心，但在政治上是隸屬於鳳山知縣所管轄，經濟上卻屬東港的勢力範圍。清領中期前，東港的吞吐勢力甚於打狗，是鳳山縣內重要的渡對商業港；開港後，打狗開始有超越東港之勢，使阿猴、東港在政治上仍屬於鳳

⁸ 戴寶村，〈近代臺灣港口市鎮之發展—清末至日治時期〉，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論，1988，頁 145-146。

⁹ 廖訓志，〈東港小誌〉，《臺北文獻直字》，第 45、46 期，1978，頁 445-454。

¹⁰ 洪燦楠，〈臺灣地區聚落發展之研究〉，《臺灣文獻》，第 29 卷第 2-3 期，1978，頁 13-47。

¹¹ 王進士，〈屏東市采風錄〉，屏東市：屏東市公所，2002，頁 29-30。

山縣管轄，但貿易上東港只負責轉運下淡水溪以東的貨物至打狗輸出；至日治時期，殖民政府更積極建設打狗(高雄)港，使東港地位一落千丈。所以，阿猴的商業活動在清末時已開始直通打狗，進入打狗的貿易圈內。¹²

圖 3-3 清領時期的阿猴城



圖片說明：阿猴城的遺址，現今仍保留於屏東公園內的體育館旁。

資料來源：王進士，《屏東市采風錄》，屏東市：屏東市公所，2002，頁 30。

清領末期，阿猴城內僅為線狀街道所構成的市集，即今日慈鳳宮前永福路至中正路的方向發展，除了城內的市集發展，大埔地區(圖 3-4)也形成一個城外的聚落區域¹³。阿猴在清領時期雖然是分縣縣丞的所在地，甚至還有圍城，然其重要性並沒有因此超越東港、里港這兩個商業性質強烈的港市，成為清領時期屏東平原的首要之都，直到清領末期東港的對渡貿易性格逐漸衰退，這個離鳳山、打狗甚近的阿猴街，才逐漸成為直通打狗港的要道，但其重要性是在日治時期才開始發展起來。

¹² 蔡森益，《二戰前後屏東市空間發展模式之比較研究》，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論，2008，頁 3-8。

¹³ 蕭銘祥，《屏東縣鄉土史料》，南投市：省文獻會，1996，頁 13。

圖 3-4 今慈鳳宮一帶



圖片說明：清領時期屏東市發展即以此為中心，是阿猴地區最繁榮的街道，旁邊即為大埔地區。

資料來源：黃瓊慧等撰述、施添福總編纂，《臺灣地名辭書·卷四·屏東縣》，南投市：省文獻會，2001，頁54。

第二節 日治時期屏東的農工商業發展

壹、傳統農業的轉變

清領時期糖業已是屏東平原最受矚目的物產，日治時期即以此為基礎繼續發展，糖業遂成當時屏東平原的經濟活動重心。¹⁴日治初期，日本殖民政府曾對臺灣糖業做過調查，得知屏東平原的糖廊或糖產量大致維持前三、四名¹⁵，且傳統糖廊遍及全區，不分福佬人或客家人皆有糖業發展的情況¹⁶，因此成為日後糖業改革的良好基礎，更是整個平原劃成一個原料採集區域的重要因素。

日治時期屏東平原的農業發展，與殖民政府的政策息息相關，總督府頒布律令、建立實驗所與進行基礎建設，逐步改良屏東平原的農業生產。大體上，先建立甘蔗實驗所，改良品質較差、技術落後的甘蔗生產；接著，頒布律令以規範蔗糖的產銷，並建立農田水利組合，促進農民的生產意願與控制屏東平原的農業發展；再來，建立鐵公路等基礎建設，以利屏東平原之蔗糖等農產品的運輸。¹⁷在此規劃下，使屏東平原成為臺灣蔗糖的主要輸出與重要供應地之一。此外，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國內用糖需求量不斷增加，日本國內產糖供不應求，必須仰賴大量的海外供給，所以日本領有臺灣等於擁有廉價且穩定的蔗糖來源，對臺灣糖業的改良勢在必行。

日治初期臺灣總督府即著手進行糖業改革，除了因應日本國內對蔗糖的龐大需求量外，當時進行糖業改良的背景還包括：臺灣傳統糖業的衰頹、生產方式的落後、總督府為謀求臺灣財政之獨立等因素¹⁸。首任糖務局長新渡戶稻造即指出，臺灣傳統糖業的衰頹有六個原因：一、日本領臺初期，富商、豪族相繼回歸中國，

¹⁴ 林滿紅，《茶、糖、樟腦業與台灣之社會經濟變遷》，台北：聯經，1997，頁 63。

¹⁵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文書課，《臺灣總督府統計書(第三至七)》(1899-1903)，臺北市：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委託員工消費合作社複製發行，2002。

¹⁶ 施添福，〈國家與地域社會—以清代臺灣屏東平原為例〉，收錄於詹素娟、潘英海編《平埔族群與臺灣歷史文化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2001，頁 66-87。

¹⁷ 蔡森益，《二戰前後屏東市空間發展模式之比較研究》，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論，2008，頁 2-25。

¹⁸ 莊天賜，《日治時期屏東平原糖業之研究》，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論，2001，頁 11-16。

糖業者失去融資來源；二、抗日事件不斷，使田園荒廢，勞工減少；三、日本領臺初期，各項公共工程的興建，使糖業農工來源減少；四、爲防止抗日份子的藏匿，道路兩旁七十公尺以內，禁種甘蔗，減少蔗園面積；五、臺灣總督府對糖業課重稅，妨礙糖業發展；六、糖價利潤爲糖商壟斷，致使蔗農不願種甘蔗，蔗園因而廢耕。¹⁹此外，臺灣製糖方法沒能跟上新式製糖的潮流，也是衰頹的原因之一，製糖動力仍採傳統原始獸力，以牛爲畜力主要來源，壓榨甘蔗的器具亦屬石製打造，所以出糖量的多寡完全是靠偶然的機會。再者，臺灣搾糖用的甘蔗，屬於傳統中國蔗種，無論是得糖率，或是單位面積收成量均不高。基於上述背景，殖民政府對臺灣的蔗糖擁有大量的需求，但臺灣糖業生產卻呈現凋敝和生產技術落後，於是透過糖業改革來整頓臺灣糖業，成爲殖民政府的首要政策。²⁰

基於對臺灣糖業的需求，早在領臺前，日本已派學者來臺調查物產和商況，其中更針對南部蔗作、製糖過程和運銷狀況做詳細紀錄。²¹領臺初期，在民政局下設殖產部門，聘請專家投入糖業調查工作，作爲日後糖業改革政策的參考依據。同時，在報紙上強力鼓吹糖業改革的好處，對臺灣蔗農進行宣傳，使蔗農配合政府的糖業改革政策。糖業改革主要分成兩部分進行：農業和工業，農業上的改革包括新品種蔗苗的移入、種蔗方法的改良，以及增加蔗作面積的開闢等；工業改革則是進行製糖方法的改良，引進新式製糖廠。²²所以，領臺初期臺灣總督府先對農業進行改良，引進夏威夷蔗種，並推廣耕種。

在糖業改革政策下，蔗農的工作與生活受到很大的影響。屏東平原的傳統糖業，是以牛犂廊爲主，有不少蔗農植蔗且同時經營糖廊，跨足經營二、三級的糖業，但臺灣南部的蔗農大多資產單薄，必須先向他人借貸才能種植下一期甘蔗，其債主多是糖商。一般而言，糖商會先借貸給製糖業者，製糖業者再借貸給蔗農，

¹⁹ 井出季和太著、郭輝譯，《日據下之臺政》，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7，頁 413-414。

²⁰ J. W. Davidson 著、蔡啓恆譯，《臺灣之過去與現在》，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2，頁 310-314。

²¹ 吳文星，〈日治時期臺灣糖業改革之序幕〉，《高雄歷史與文化》第 3 輯，1996，頁 1-2。

²²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臺灣糖業概要》，臺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1927，頁 2。

因此，蔗農與製糖者之關係尤為密切，蔗農種出甘蔗含糖量的多寡，決定蔗農所得。在殖民政府的干預下，本地糖業資本退出製糖業的經營，使得原先投資製糖業的蔗農，無法再涉足製糖經營，只能退為單純的蔗農。²³總督府的糖業改良政策，採取原料採集區域制度，蔗農所種植的甘蔗原料，如未經許可禁止搬出區域外，必須全部賣給阿猴製糖所，以確保新式糖廠的原料來源，且糖廠也有義務在製糖期間，收購區域內全部甘蔗。另外，糖廠必須在每年甘蔗種植期前，先決定該期的甘蔗收購價格，雖然價格是由糖廠片面決定，但蔗農仍可參酌收購價格來決定是否要種植甘蔗，因此阿猴製糖所雖獨佔屏東平原的原料收購，但蔗農仍可自由決定種植作物，也並非完全處於弱勢，加上阿猴製糖所仰賴一般蔗農的比例高達七至八成，所以糖廠必須有促使蔗農種植甘蔗的誘因，才能使原料來源不虞匱乏。²⁴基於上述原因，糖廠會提供獎勵金與耕作補助來鼓勵蔗農種植甘蔗，對於不願配合的蔗農也會給予處罰，並承襲傳統的貸款制度，使糖廠與蔗農的關係緊密結合。

此外，屏東平原還有承租阿猴製糖所土地的佃農，他們與糖廠簽定契約，限定佃農非經許可不得種植甘蔗以外之作物，使佃農不像一般蔗農有選擇種植作物的自由，且糖廠有各種理由扣除佃農的甘蔗收購費、提高佃租費用，或是收回佃租地。儘管契約對佃農不利，但承租糖廠土地的佃農始終維持在一定的數量，有不少佃農自己也擁有土地種蔗，所以形成兼具自耕農和佃農的兩種身分。另外，從耕地規模來看，蔗農的經營規模有逐漸零星化、小農化，且其速度平均值較全臺為快。在此發展背景下，自耕農、自耕兼佃農、佃農三種不同身分的經濟情況各有不同，自耕農的收入在三者之間最多，農業經營費卻是三者之中最少，所以能花費較多的金錢去提高家庭生活水準，並在收支相抵下，仍能較其他兩者剩餘較多的金錢，但其他兩者整體收入偏低，以致於收支相抵下仍入不敷出。²⁵

²³ 莊天賜，《日治時期屏東平原糖業之研究》，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論，2001，頁 92-93。

²⁴ 張漢裕，〈日據時代臺灣經濟之演變〉，《臺灣銀行季刊》，第 4 卷 4 期，1951 年 12 月，頁 44-57。

²⁵ 莊天賜，《日治時期屏東平原糖業之研究》，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論，2001，頁 99-110。

貳、新式工業的進駐

基於對臺灣蔗糖的需求，臺灣總督府開始進行大規模的糖業改革，除上述農業改革外，更積極從事工業改革，以利更快取得臺灣糖業資源。明治三十一年(1898年)，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及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到任後，開始著手引進製糖方法，收購原屬於日本八重山糖業會社所有的舊機器並送至臺灣，成為日治時期新式製糖機器的濫觴。²⁶同時，臺灣總督府亦著手說服糖業資本的投資，趁著在臺北淡水館召開揚文會的機會，宴請南部幾個重要士紳如許廷光、蔡國琳、蘇雲梯等，提出希望南部仕紳出資投資新式糖廠，但反應卻不甚熱烈。另一方面，臺灣總督府說服日本資本來臺投資新式糖廠卻頗有斬獲，獲得三井物產會社的支持，並於明治三十三年(1900年)十二月於東京召開創立總會，正式定名為「臺灣製糖會社」，後改名為「臺灣製糖株式會社」，該社資本以日資為主，臺人資本只占少部分，社長鈴木藤三郎與會社支配人山本悌二郎最後選定橋仔頭庄(今高雄市橋頭區)為新式糖廠用地，成為臺灣第一個新式糖廠。²⁷

此外，臺灣總督府亦委託日本農學博士新渡戶稻造進行糖業措施調查，提出《糖業改革意見書》，內容包括：本島糖業的現況、本島適合糖產的理由、本島改良糖業之方法、本島糖政上之急務等。²⁸其意義在於整合各方經驗和意見，使總督府糖業改革政策和措施有較周延的計畫，尤其在意見書中並沒有明確主張製糖方法是該採行大規模或小規模的製糖，但無論如何，該意見書在糖業改革發展上仍有其重要意義。²⁹之後，臺灣總督府隨即迅速參照意見書之主張，籌設臨時臺灣糖務局，並擬定糖業獎勵規則，於明治三十五年(1902年)頒布「臺灣糖業獎勵規則」，成立臨時臺灣糖務局，由新渡戶稻造出任首任局長，並在臺南設立支

²⁶ 森久男著、洪尊元譯，〈臺灣總督府糖業保護政策之發展〉，《臺灣史論叢》第1輯，台北：眾文，1980，頁375-376。

²⁷ 莊天賜，〈日治時期屏東平原糖業之研究〉，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論，2001，頁21-22。

²⁸ 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臺北：帕米爾，1985，頁231。

²⁹ 吳文星，〈日治時期臺灣糖業改革之序幕〉，《高雄歷史與文化》第3輯，1996，頁1-11。

局，嘉義、鹽水港、鳳山、阿猴等四個重要糖產地設置出張所。³⁰初期獎勵重點放在製糖工業的改革上，其中受益最多者是較大規模的改良糖廍或新式糖廠，在製糖工業改革有相當成果後，臺灣總督府才將主力放在農事改革，至明治四十五年(1911年)糖業補助金達最高峰，隨即在該年臺灣糖務局遭裁撤，之後獎勵金逐年減少，象徵著臺灣總督府糖業改革逐漸完成。³¹

在此政策推動下，糖產量呈倍數成長，糖業改革效果顯而易見，臺灣總督府也開始對民間投資的新式糖業採取整合與管理，於是頒布「製糖場取締規則」，規定新式製糖場和改良糖廍的設立採申請制，經認可者可指定其原料採集區域，在採集區域內不許設立傳統糖廍，且甘蔗原料未經許可禁止搬出區域外。此措施無異是保障改良糖廍和新式製糖原料來源，且使舊式糖廍生存空間受到擠壓，後來更要求改良糖廍所在的原料採集區域內如有大型新式製糖場設立，則該改良糖廍必須遷移，使得新式糖業受到相當完善的保護，為大型新式製糖場設立提供很好的誘因。³²在明治四十一年(1908年)，總督府更下令各地方機關和稅務單位，准許糖業會社以臺灣銀行的存款憑證為擔保，延緩繳納砂糖消費稅。在這樣對新式糖業極盡保護的過程中，屏東平原糖業並沒有置身其外，同樣也在臺灣總督府糖業改革一環中。³³

屏東平原製糖改革情況，在「臺灣糖業獎勵規則」公佈後才有改變，開始響應總督府的糖業獎勵措施，出現由本地臺人出資成立的新式糖廠—南昌製糖會社。當時任阿猴廳參事的蘇雲梯在糖業獎勵規則之誘因下，決定計劃設立新式糖廠，萬丹士紳李仲義、打狗糖商陳文遠、盧潤堂等人也加入新式糖廠設立計劃，正式於明治三十六年(1903年)七月十七日向臺灣總督府提出申請，且於翌日獲得認可。同年九月，南昌製糖會社正式成立，成為屏東平原第一個新式製糖廠，位

³⁰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臺灣糖業概要》，臺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1927，頁9。

³¹ 楊惠雯，《屏東糖廠與屏東市街發展關係之研究》，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農村規劃研究所碩論，2005，頁36-37。

³² 莊天賜，《日治時期屏東平原糖業之研究》，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論，2001，頁28。

³³ 井出季和太著、郭輝譯，《日據下之臺政》，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7，頁580。

址設於港西中里公館庄（今屏東市公館）。南昌製糖會社成立時共有十四名出資者，其中阿緱廳參事蘇雲梯、下淡水溪以南的首富李仲義、打狗糖商同時也是陳中和新興製糖會社監查役（監事）的陳文遠、英商瑞興洋行買辦盧潤堂等四人，皆為出資最多的大股東，並以蘇雲梯為社長，而蘇雲梯的兩個弟弟：蘇雲英、蘇雲從也是小股東之一。³⁴由上可知，南昌製糖會社是由屏東平原和打狗地區的資本所組成，與屏東平原傳統糖業之特色密切相關，亦是打狗糖商在屏東平原的投資，從商業資本到製糖資本的延續。

此外，臺灣總督府除依照「臺灣糖業獎勵規則」給予南昌製糖廠的補助外，對原料來源的農業補助也不遺餘力，但南昌製糖會社卻狀況連連，常機器故障、損壞，加上製糖工人技術不熟練等因素，使得糖產量和經營不如總督府預期。³⁵其實，南昌製糖的經營狀況不佳並不是特例，在當時新式糖場帳目上列有盈餘者，僅有臺灣製糖和麻豆製糖，實際上此二家製糖會社的盈餘，是建立在臺灣總督府利息補貼和課稅從寬上，若無這些措施，這二家製糖會社可能將淪為虧損。相反地，在傳統糖廍、改良糖廍及新式製糖廠中，盈利額最多的竟是改良糖廍，因此總督府開始改變糖業政策，推廣此種製糖類型—改良糖廍。³⁶

在糖業改良政策的轉變下，屏東平原出現八個改良糖廍的設立，且得到官方補助，並為其規劃原料採收區域，使南昌製糖廠與改良糖廍皆能有穩定的原料來源。理論上，傳統糖廍的原料來源應該會受到排擠，但屏東平原傳統糖廍的數量不但沒有減少，反而逆勢增加。究其原因，應與蔗作農業改良和土地開發有關係，使屏東平原甘蔗產量大為增加，且傳統糖廍之發展沒有受到新式製糖與改良糖廍的衝擊，且在無原料採集區域設置的里，其糖廍數或製糖量尤見倍數增長。可知，屏東平原的糖業改革，在蔗作農業與製糖工業並重下，使新式糖業與傳統糖業呈

³⁴ 〈南部製糖業狀況〉，《臺灣日日新報》，明治三十六年（西元 1903 年 4 月 15 日），日刊第 2 版；莊天賜，《日治時期屏東平原糖業之研究》，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論，2001，頁 42-43。

³⁵ 〈臺灣南部製糖會社概況〉，《臺灣協會會報》第 83 號，西元 1905 年 8 月 20 日，頁 20。

³⁶ 森久男著、洪尊元譯，〈臺灣總督府糖業保護政策之發展〉，《臺灣史論叢》第 1 輯，台北：眾文，1980，頁 406。

現共存共榮的局面。此外，儘管臺灣總督府的補助程度有高低，但無論是南昌製糖廠、改良糖廍、傳統糖廍，或是種植改良甘蔗的農民們等，皆沒有被排除在糖業改革之外，同樣都是糖業改革的受益者。³⁷

在此同時，日本資本家眼見臺灣糖業有利可圖，紛紛挾帶大量的財力資本入主臺灣，立即對臺灣糖業造成影響，屏東平原亦如此。明治三十九年(1906 年)進入屏東平原的日資糖業會社為「大東製糖會社」，該會社可說是臺灣製糖株式會社的分身，因為組成份子多有重疊。³⁸在設立新式糖廠前，必須先對八個改良糖廍及南昌製糖會社做出銜接，尤其是南昌製會社的存廢問題。大東製糖會社的代表先與南昌製糖廠的蘇雲梯、李仲義等大股東商討解決方針，最後在總督府的政策指示下，於同年 12 月由大東製糖會社收購南昌製糖廠，結束第一間由本地人經營的新式糖廠，屏東平原開始進入日資獨佔的新式糖業時期。³⁹明治四十年(1907 年)五月，臺灣製糖株式會社申請合併大東製糖會社核准，同年 6 月於歸來庄購地百甲建設阿緱製糖所，並開始著手興建糖廠區域內的鐵道連接至西部幹線的最後一站—九曲堂線⁴⁰，可知總督府已打算以阿緱製糖所作為屏東平原的主要大型新式糖廠，並藉由區域內的鐵道與西部幹線做串聯。阿緱製糖所選址於屏東歸來庄，使屏東平原與西部平原產生新的連結效應，成為屏東街市發展的重要契機。阿緱製糖所於明治四十一年(1908 年)十二月一日竣工，進行開幕典禮，明治四十三年(1910 年)因南昌廠機器故障頻傳，故終止南昌廠的運作，由阿緱製糖所正式替代南昌廠與屏東平原舊有的八個改良糖廍，並進行增資擴建事宜，使阿緱製糖所日壓榨量達到 3000 噸，號稱是當時東洋第一大製糖廠(圖 3-5)。⁴¹

³⁷ 莊天賜，《日治時期屏東平原糖業之研究》，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論，2001，頁 49-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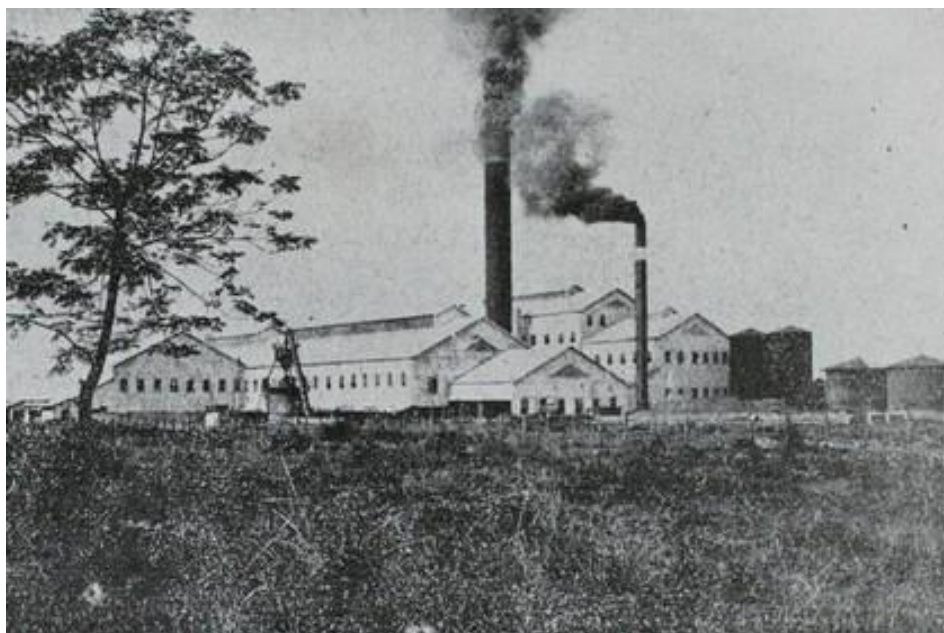
³⁸ 伊藤重郎，〈附錄年表〉，《臺灣製糖株式會社史》，東京：臺灣製糖株式會社，1939，頁 23。

³⁹ 楊惠雯，《屏東糖廠與屏東市街發展關係之研究》，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農村規劃研究所碩論，2005，頁 49。

⁴⁰ 伊藤重郎，〈附錄年表〉，《臺灣製糖株式會社史》，東京：臺灣製糖株式會社，1939，頁 27。

⁴¹ 伊藤重郎，前引書，頁 31。

圖 3-5 臺灣製糖株式會社阿緱製糖所



資料來源：黑田・菊之助，《南部臺灣寫真帖》，臺南：臺灣繪畫會，1914，頁 62。

新式糖業進駐後，在工人的需求上亦有所變化，壓榨室由於動力改良，使工人需求較傳統糖廍為少，但在煮糖室卻因為產能增加，而使工人需求較傳統糖廍為多。此外，傳統糖業下屏東平原糖工的平均薪資水準有地域之差異，其中以阿緱地區的薪資為高，如與全臺相比，阿緱地區薪資在全臺糖工中是屬中等，雖然平均薪資不如日籍糖工，但其薪資水準在全臺勞工中已算享有較好的待遇。原住民在新式製糖廠進駐後，其勞力充分為新式糖廠所運用，其中排灣族原住民多被聘僱於荒地的開墾與水源的探勘，平埔族則多被聘僱為糖廠的短期勞工，或自營農場的農工。⁴²

臺灣製糖株式會社在屏東平原取得製糖業獨霸後，其產出之砂糖對日本及海外販賣貿易權，亦委託三井物產會社負責，因此屏東平原砂糖產銷幾乎由臺灣製糖株式會社一手包辦，使得屏東平原成為臺灣重要糖產地之一。於是，大正九年(1920年)十二月十日，臺灣製糖株式會社將總部由高雄橋仔頭製糖所遷移至阿

⁴² 莊天賜，《日治時期屏東平原糖業之研究》，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論，2001，頁 110-119。

緱製糖所，使屏東平原成為當時臺灣最大製糖會社的總部所在。⁴³此一現象自然對屏東平原有重大的影響，屏東街市成為平原中心城市的雛形亦逐漸出現，繼而擴展成為產業集散、教化及行政管理中心。昭和十二年(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臺灣逐漸進入戰時動員，臺灣製糖株式會社也在「糖業報國」的信念下，配合總督府的戰時政策，加入航空燃料之研究與生產行列。為了因應戰時體制之糧食、亞麻的增產，以及製糖資材缺乏，總督府強制將製糖會社的水作蔗田撤退，改朝製糖副業及生產航空燃料的方向發展，如製紙、發酵工業等，並企圖將南洋糖業發展當成臺灣糖業的使命，從各會社抽調人員前往爪哇發展和經營糖業。昭和二十年(1945年)，平原地區受到戰火猛烈攻擊，阿緱製糖所也受到盟軍轟炸，會社鐵道亦被軍方拆除充作軍用，成為全臺受創最嚴重的糖廠，最後被迫停工，使得日治時期糖業發展受到重挫，直到戰後國民政府接收後才逐漸恢復生產。⁴⁴

參、現代商業的出現

明治四十三年(1910年)，臺灣銀行出張所在阿緱街設立⁴⁵，目的是讓日本糖業資本可以得到融資的便利，尤其是臺灣製糖株式會社，此種糖業貸款即使是在日俄戰爭不景氣時期，甚至是股票大跌的局勢，臺灣製糖株式會社照樣能從臺灣銀行貸款大量款項，以方便糖廠進行擴大生產。⁴⁶由此可知，日治時期臺灣銀行對糖業資本的貸款，常佔重要物產放款額的首位，因此臺灣銀行在阿緱設立出張所與臺灣製糖株式會社關係密切。當然臺灣銀行在阿緱街設立出張所之目的，不僅局限於糖業融資，還包括融通工商業資金、勸誘日本人至臺投資等，以達成誘使其他日資投資阿緱之目的。⁴⁷在此政策背景下，臺灣銀行之設立，促進屏東街市金融發展，亦使屏東街市得到開發，更加重該地在屏東平原的重要性。

⁴³ 伊藤重郎，〈附錄年表〉，《臺灣製糖株式會社史》，東京：臺灣製糖株式會社，1939，頁15。

⁴⁴ 楊慧瑾，〈論殖民糖業生產下殖民城市之建構——以屏東市之個案研究〉，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論，1992，頁43-48。

⁴⁵ 鍾桂蘭、古福祥等纂修，《臺灣省屏東縣志·大事記》，臺北市：成文，1983，頁15。

⁴⁶ 涂照彥著、李明峻譯，《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台北：人間，1991年，頁276。

⁴⁷ 黃瓊瑤，《日據時期的臺灣銀行(1899—1945)》，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論，1991年，頁24。

另外，在臺灣銀行阿緱出張所設立的同一年，臺灣商工銀行總行(今第一銀行)也在阿緱街創立，其創立之目的在於開發臺灣中南部產業、協助臺灣糖業發展及香蕉出口等。臺灣商工銀行是由原臺中廳長調任阿緱廳長藤太郎，與阿緱街人藍高川、日人荒井泰治等 29 人籌辦創立，資本額達一百萬圓，但後來又鑒於臺北逐漸成為全臺政治、經濟與文化中心，認為金融機構總行不該設置於此，乃經股東大會決議，於明治四十四年(1911 年)七月將總行移至臺北，並於阿緱廳設置支行處理屏東平原的業務。⁴⁸這些銀行的創立，雖然是基於服務臺灣製糖株式會社為出發點，但對本地之工商業發展助益頗大，因其設立位址皆於阿緱街往歸來庄阿緱糖廠的方向，亦使屏東街市有往東南方發展之趨勢⁴⁹，對街市整體經濟發展具有重要影響。

隨著臺灣製糖株式會社在屏東平原建立阿緱製糖所，外來人口開始跟著大量移入屏東街市，刺激當地工商業發展。明治四十二年(1909 年)，臺灣製糖株式會社開始引進 450 名日本移民進入阿緱製糖所服務⁵⁰，之後陸續仍有零星的招募措施，而工作人口的移入並不僅限於日本人，尚有本島的外地人也有移入人口，其中日本的移入人口是多於臺人⁵¹，此種情況亦帶來濃厚的殖民色彩，當然人口的聚集也帶來許多商機。除了因阿緱製糖所的設立而定居於歸來或阿緱之人口外，亦不可忽視尚有「每年逢農閒時期的製糖期（十二月至次年四月中旬），臨時離開本籍地而集於糖廠附近，轉成甘蔗的調製、搬運、或被雇為臨時工人」⁵²之外來人口，這些人力增加屏東街市的商機，同時新聚集的糖廠員工本身也是一種消費人口，對當地工商具有相當的刺激作用(表 3-1)。

⁴⁸ 張之傑，《臺灣全記錄》，臺北：錦繡，1980，頁 179。

⁴⁹ 楊慧瑾，《論殖民糖業生產下殖民城市之建構—以屏東市之個案研究》，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論，1992，頁 83。

⁵⁰ 伊藤重郎，〈附錄年表〉，《臺灣製糖株式會社史》，東京：臺灣製糖株式會社，1939，頁 31。

⁵¹ 臺灣總督府官房統計課，《臺灣現住人口統計》(1905-1911)，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攝製，1991。

⁵² 戴炎輝，〈附錄一〉，《清代臺灣之鄉治》，臺北：聯經，1979，頁 745。

表 3-1 日治時期昭和十年(1935 年)職業別戶數

地區/分別	農業	商業	工業	漁業	日傭	其他	計
屏東	252	1185	479	-	1933	1550	5399
崇蘭	28	15	4	-	73	50	470
頭前溪	395	107	39	-	421	501	1463
歸來	452	28	8	1	140	59	688
海豐	432	48	20	-	190	41	731
公館	392	15	3	-	44	12	466
大湖	184	2	1	-	18	3	208
計	2435	1400	554	1	2819	2216	9425

資料來源：屏東市役所，《屏東市勢要覽》，臺北：成文，1936；蔡森益，《二戰前後屏東市空間發展模式之比較研究》，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論，2008，頁 2-27。

在新式糖業與現代商業的帶動下，屏東街市人口組成相當多元，日治時期總督府修築連接高雄到屏東的「下淡水溪鐵橋」，以便順利運送屏東的蔗糖與物資，當時修築之工程人員大多是從桃園、新竹、苗栗、台中東勢一帶招募來的客家人，同時發現屏東平原相當適合農耕，有些人於工程完成後即定居於此，可知今日講海陸客家話的客家人，多是日治時期由桃竹苗移居於此的客家後裔。⁵³漢籍居民的祖籍分布，以福建省泉州籍移民比例最高，約佔 77.73%，其中以南安、惠安、晉江縣三邑人士居多，佔泉州籍的 35.71%。從日治時期昭和元年(西元 1926 年)的統計資料顯示，福建省籍之移民比例高達 91.60%，可知屏東街市是個相當典型的福佬聚落。此外，仍有些平埔族居住於此，主要集中於今日屏東市大湖，大正十四年(西元 1925 年)約有 146 人(14.19%)，昭和十年(西元 1935 年)約有 168 人(14.65%)。⁵⁴另外，因新式糖廠的設立，移居阿緱街(後改名屏東街)的日本移民約有 450 人⁵⁵。可知，日治時期族群種類，不僅有漳泉籍的福佬人、北部移民的客家人和原居於此的平埔族，還有因糖廠設立而搬遷於此的日本移民，構成多元族群的特色。

⁵³ 王進士，《屏東市采風錄》，屏東市：屏東市公所，2002 年，頁 37。

⁵⁴ 黃瓊慧等撰述、施添福總編纂，《臺灣地名辭書·卷四·屏東縣》，南投市：省文獻會，2001，頁 29-32。

⁵⁵ 章英華，〈清末以來臺灣都市體系之變遷〉，《臺灣社會與文化變遷》上冊，臺北：國立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86 年，頁 244-245。

除了上述銀行業的進駐外，因新式糖業的設立，吸引人口的移入，使屏東街市的商業發展日益繁榮，尤其是屏東街正式升格為屏東市，成為屏東平原的政治中心，亦促使屏東市成為地方社會的經濟中心，商業活動日趨活絡。從日治時期《高雄州統計書》(表 3-2)即可清楚發現，僅屏東市的商業賣店即多達二百家左右，可見新式糖業與移入人口對屏東街市的商業繁榮具有很大的影響力。

表 3-2 日治時期屏東市消費市場

時間	名稱	種類/賣店數							賣店總數	合計
		蔬菜	果物	獸鳥肉	魚肉 (生魚介)	飲食物	荒物	其他		
昭和九年 (1934 年)	屏東市小賣市場	26	10	24	28	20	110	25	243	243
昭和十年 (1935 年)	屏東市小賣市場	28	5	24	35	26	—	151	269	278
	若松町小賣市場	2	1	1	2	—	—	3	9	
昭和十一年 (1936 年)	屏東市小賣市場	28	5	24	35	27	—	30	149	153
	若松町小賣市場	1	—	1	1	1	—	—	4	
昭和十二年 (1937 年)	屏東市小賣市場	26	4	24	34	20	6	92	206	212
	若松町小賣市場	1	—	1	1	1	1	1	6	
昭和十三年 (1938 年)	屏東市小賣市場	26	4	24	34	20	6	92	206	209
	若松町小賣市場	1	—	—	—	1	1	—	3	

資料來源：高雄州知事官房文書課，〈消費市場(昭和九年至十三年)〉，《高雄州統計書》，高雄：南報商事社，1934-1938。

所以，從表 3-2 可知屏東街市的消費市場十分活絡，可再根據《屏東市商工人名錄》仔細分析(表 3-3)，發現屏東街市的商業活動種類繁多，且出現許多傳統產業所沒有的類別，是都市化後所帶來的新式行業，從中亦可證明屏東街市的

產業活動，隨著新式糖業發展與都市化，日漸轉型為現代商業形式。

表 3-3 日治時期屏東市工商業類別

種類名稱	內容	
物品販賣業	1.食料品(米、雜貨等)	13.木材、製材
	2.嗜好品(菓子、清涼飲料水等)	14.鐵工(鍛冶、鑄物)細工
	3.金物、電氣器具	15.車輛製品、同部分品修理
	4.織物、洋裁、洋服	16.書籍、文房具、印刷、紙及紙製品、手藝品材料
	5.和洋雜貨、小間物、化妝品	17.油類、蠟燭、線香、薪炭、石炭
	6.履物、雨傘、提灯、靴	18.肥料、皮革
	7.時計、眼鏡、金銀細工、工藝品	19.藥種、藥劑
	8.運動具、釣道具、樂器、玩具	20.銃砲、火藥、煙火、爆竹
	9.和洋家具、建具、表具、農具、桶類、竹籐細工	21.印刷、寫真
	10.陶磁器、硝子製品	22.古物、空瓶
	11.燦瓦、瓦、土管、石工、建築材料	23.度量衡、郵便切手、收入印紙
	12.藁、棕欄製品	
特殊商工業	1.土木建築、圖案、看板、白蟻驅除、測量、設計	5.接客業(旅館、料理屋等)
	2.運輸、交通、倉庫	6.保險
	3.金融業	7.雜業(香水生產、刀劍買賣等)
	4.仲介業、問屋	
市營市場	1.小賣市場	4.家畜市場
	2.若松町小賣市場	5.魚市場
	3.卸賣市場	
會社與實業組合	1.會社	2.實業組合

資料來源：改編自屏東商工會議所，《屏東市商工人名錄》，出版地不詳：屏東商工會議所，19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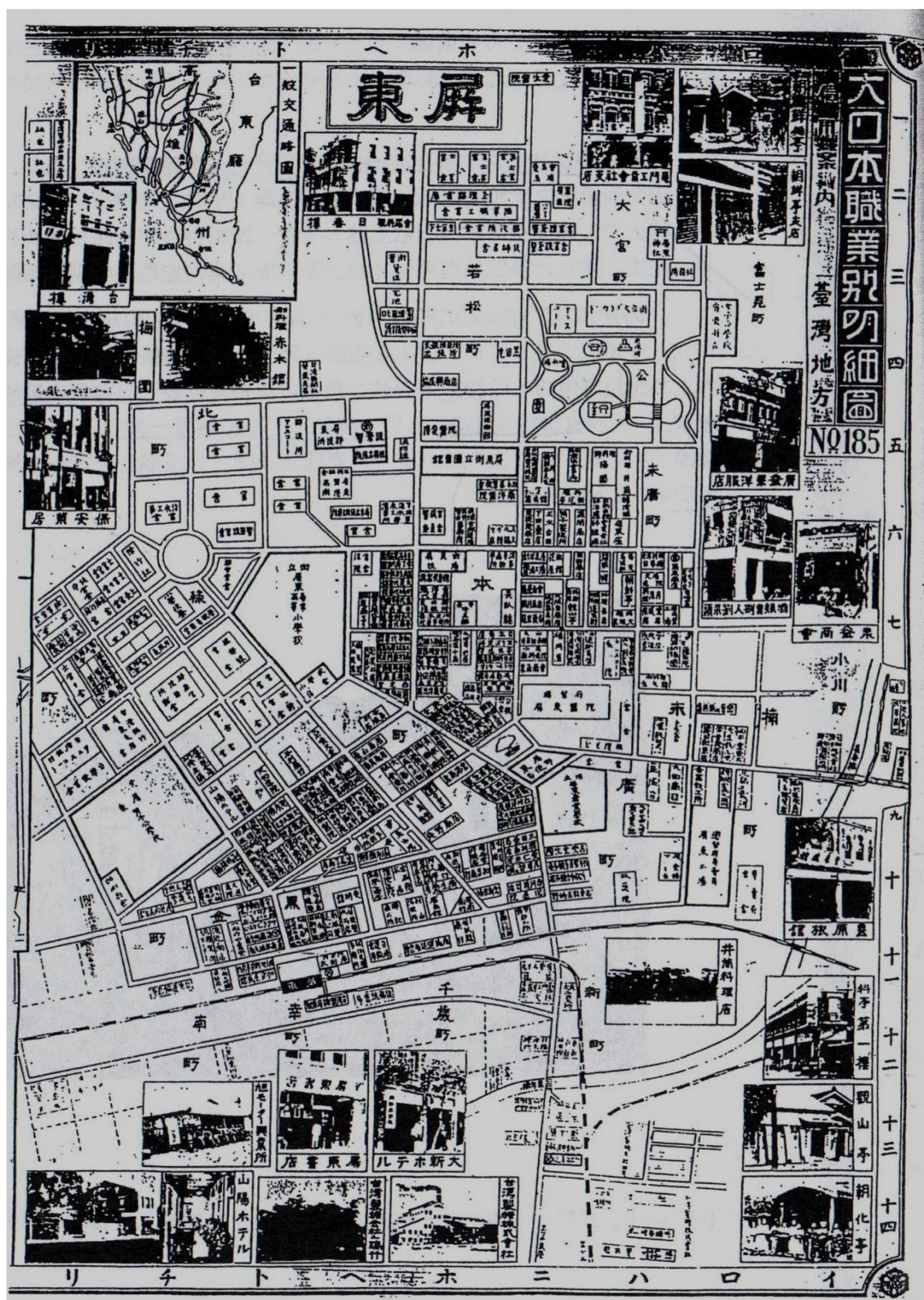
此外，從昭和四年(1929 年)〈屏東街工商地圖〉(圖 3-6)中清楚得知，本町、黑金町、末廣町為屏東街消費性商業最繁榮的街區，料理店集中於末廣町的北區，本町東方因為位於法院出張所附近，因而聚集許多代書事務所。加上此時期

家屋建築規則與市區改正計劃的施行，使屏東街大為改變，但整體發展仍以火車站前與屏東市場為中心。⁵⁶昭和八年(1933 年)公佈「屏東市產獎勵規程」⁵⁷，提出產業獎勵措施，包含重要產業之改良、創新等，但此時期屏東市的民間產業仍以手工業與農業為主，如火車站後方有屏東農業倉庫與青果同業組合的進駐，而工業除農業性加工如鳳梨、精米、製糖外，未有大型工業進入。

⁵⁶ 蔡森益，《二戰前後屏東市空間發展模式之比較研究》，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論，2008，頁 4-13。

⁵⁷ 屏東市役所，《屏東市報》(昭和九年 5 月 30 日)，屏東：屏東市役所，1934。

圖 3-6 西元 1929 年屏東街工商地圖



資料來源：黃武達編，《日治時期臺灣都市發展地圖集》，〈大日本職業別明細圖-屏東市 66.4〉，臺北市：南天，2006。

藉由上述日治時期農工商業的變化可發現，殖民政府的糖業政策對屏東街市之發展有相當大的影響。屏東平原由傳統糖業到新式糖業的發展過程中，蔗作農業的改良配合製糖工具的改進，是平原產糖量可以大幅提升之重要關鍵，而且新式糖業之引進一開始並沒有對傳統糖業產生排擠效應，而是兩者並存並榮，替屏東平原製糖量創造出更大的產能，這是屏東平原相當獨特之處。屏東平原的糖業資本家、蔗農、糖工、甚至一般民眾，皆因糖業變遷而產生重大的改變，而人文景觀亦隨著新式糖廠的進駐而有所轉變。由此可知，屏東平原在日治時期由傳統糖業進入新式糖業的歷程中，其所帶來的轉變不僅只局限於糖業本身，而是對整個屏東平原的人、地、物皆有深遠的影響。

第三節 屏東街市的都市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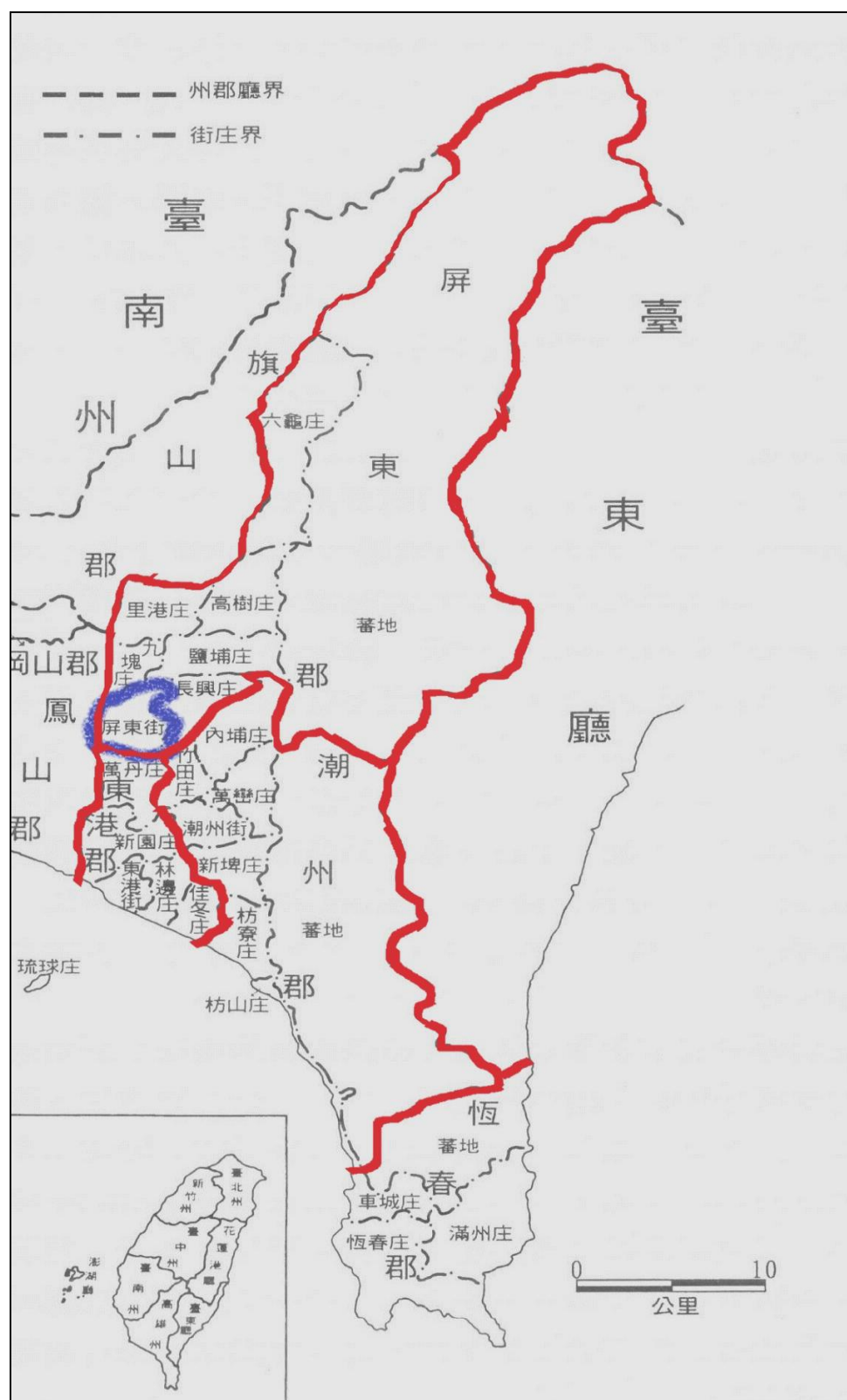
壹、街市奠基期(西元 1895-1913 年)

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 年)中日甲午戰爭，清廷戰敗，割讓臺灣、澎湖，臺人爲反抗日本佔領，組成「臺灣民主國」，但無法與日軍抗衡，最後日本正式統治全臺。總督府爲了便於管理，進行一連串的舊慣調查與基礎建設，並規劃行政區域之範圍，建立地方行政體系。但因明治三十三年(1900 年)前，抗日事件頻繁，阻擾日人建設事務，使得行政隸屬制度規劃緩慢，且較少著手街市內的規劃建設，使其成長平緩。

日治時期的地方行政組織，隨著時局轉變與殖民統治的需要，時有分合增減，共經歷過九次較大的變革：(一)明治二十八年(1895 年)六月，參酌清領時期舊制，設三縣一廳七支廳，阿猴街隸屬臺南縣鳳山支廳；(二)明治二十八年(1895 年)八月，裁撤臺南縣改爲臺南民政支部，管轄鳳山出張所；(三)明治二十九年(1896 年)三月，恢復三縣一廳，臺南縣下轄鳳山支廳；(四)明治三十年(1897 年)四月，將鳳山支廳調整爲鳳山縣，下轄阿猴等十一個辨務署，阿猴辨務署署址設在阿猴街；(五)明治三十一年(1898 年)，裁撤鳳山縣歸臺南縣，下轄阿猴辨務署；(六)明治三十四年(1901 年)，行政區域再次調整，改設阿猴廳於阿猴街，奠定阿猴街的發展基礎，之後於明治三十八年(1905 年)四月一日改阿猴廳爲「阿猴廳」；(七)明治四十二年(1909 年)，將全臺原有的二十廳廢合成十二廳，阿猴廳合併蕃薯寮、阿猴、恆春三廳而成，下轄阿猴區等七區十支廳，政治力量使阿猴街發展日益繁盛；(八)大正九年(1920 年)七月，廢廳改州，廢支廳改置郡、市，廢堡、里、澳、鄉、區改設街、庄，阿猴廳併入高雄州，將阿猴改名爲「屏東」，屏東街爲屏東郡所轄 (圖 3-7)；(九)昭和八年(1933 年)十月十三日，屏東街升格爲市，更加確立屏東市的重要地位，完全取代原有屏東平原最繁盛的港市—東港。⁵⁸

⁵⁸ 鍾桂蘭、古福祥纂修，《臺灣省屏東縣志(卷三、政事志·行政篇)》，臺北市：成文，1983，頁 917-931；黃瓊慧等撰述、施添福總編纂，《臺灣地名辭書·卷四·屏東縣》，南投市：省文獻會，

圖 3-7 日治時期屏東街位置圖(1920 年)



資料來源：修改自黃瓊慧等撰述、施添福總編纂，《臺灣地名辭書·卷四·屏東縣》，南投市：省文獻會，2001，頁 14。

日人領臺初期，阿猴街已是漢人聚落，殖民政府爲了順利統治和確立其統治權，僅沿用清領時期舊有的官廳舍、廟宇等建築，並未對阿猴街進行積極建設，所以官設機關除了行政與軍事機構外，最早設立的即是與通訊相關之阿猴郵便局⁵⁹，而教育設施也尚未設立，僅借用慈鳳宮一角做爲公學校校舍⁶⁰，待校舍完成後才遷出。明治三十三年(1900 年)後，因抗日事件逐漸平定，殖民政府開始將近代都市計劃引進臺灣，加上舊有街市大多有狹窄曲折、濕氣過重、採光不足與空氣不流通等問題，易導致疾病發生，乃開始進行街市環境衛生之改善，對重點都市進行市區改正計畫，阿猴街即是日人計劃的其中之一。⁶¹在未正式實施市區改正計畫前，已先藉由土地、公共衛生等相關規則的訂定，管理街市內的土地使用，以維持市容與居民的生活品質，如明治三十六(1903 年)開始管理街道與供公眾通行之亭仔腳、橋樑、溝渠等，並限制街道的使用與維修⁶²，可知殖民政府已開始積極進行市容統一之工作，以利日後市區改正計畫的施行。此外，明治三十八年(1905 年)起，阿猴街內的飲用水、市場、屠宰場等環境清潔衛生⁶³，皆是整頓重點，可見殖民政府極力於改善阿猴街內居民的環境衛生與傳染病之問題。至明治四十四年(1911 年)，阿猴街內之道路與下水道設施已部分建造完成，但因改正工事多屬應急措施，尚未考量整個街市之發展，故其已完成的道路和下水道設施，多是原有聚落街道取直，並非是棋盤格狀的道路系統，且公共建設多以基礎民生需求爲主，如官廳舍、公園、醫療設施、通訊設施、公學校等，但這些基礎設施的建立，其目的是提供給日人較便利與清潔的生活環境，而屬於漢人聚落的地區並無積極的建設。⁶⁴

⁵⁹ 臺灣總督府，《府報》(第 2393 號)，明治四十一年(西元 1908 年 3 月 19 日)。

⁶⁰ 鍾桂蘭、古福祥纂修，《臺灣省屏東縣志(卷五、教育篇)》，臺北市：成文，1983，頁 28。

⁶¹ 臺灣總督府編，《臺灣事情(三十八)》，昭和九年版(西元 1934 年)，臺北市：成文，1985，頁 313。

⁶² 阿猴廳編，《阿猴廳報》(第 104 號)，明治三十六年(西元 1903 年)12 月 27 日，阿猴：阿猴廳，1905。

⁶³ 阿猴廳編，《阿猴廳報》第 190 號，明治三十八年(西元 1905 年)9 月 21 日，阿猴：阿猴廳，1905。

⁶⁴ 蔡森益，《二戰前後屏東市空間發展模式之比較研究》，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論，2008，頁 4-6。

鐵路系統是城市現代化相當重要的象徵，清領末期已有鐵路建設，但僅限於北臺灣的基隆到新竹，而日本領臺後有鑑於軍事、統治與殖民經濟的需求，開始進行全島鐵路系統的興建，計畫南部鐵路系統以打狗停車場為起點，經鳳山、三塊厝、九曲堂，渡過下淡水溪至阿猴街，但後來因鐵道橫渡下淡水溪的工程過於浩大，於是改設九曲堂為終點站。⁶⁵隨著臺灣製糖株式會社阿猴製糖所的進駐，原料採收運輸成為重要的課題，加上人員物資必須從打狗港運抵阿猴製糖所，臺灣製糖株式會社乃向總督府申請補助經費，於明治四十一年(1908 年)進行專用鐵道的鋪設，興建橫跨下淡水溪的木造橋⁶⁶，除了運輸糖業貨物外，亦接受一般旅客的運送，使阿猴街交通進入鐵路時代。除連接九曲堂的鐵道外，阿猴製糖所更以糖廠為中心，興建輻射狀的鐵道⁶⁷，阿猴街成為屏東平原人員交通與貨物運轉的中心，促使阿猴街的重要性更為提升。明治四十四年(1911 年)因洪水沖毀木造橋，總督府乃撥款重建「下淡水溪鐵橋」(圖 3-8)，由日本工程師飯田豐二設計監造，橋長 1526 公尺，橋墩由鋼筋水泥及岩板砌成，橋樑是以工字鐵鉚接成花樑桁架，於大正二年(1913 年)底完工，成為東亞最長之橋樑，將阿猴地區納入西部縱貫鐵路的一環，帶動阿猴街的政治與經濟發展，使屏東平原物資皆可迅速輸入或輸出。⁶⁸

⁶⁵ 井出季和太著、郭輝譯，《日據下之臺政》，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7，頁 535。

⁶⁶ 伊藤重郎，《臺灣製糖株式會社史》，東京：臺灣製糖株式會社，1939，頁 158-159。

⁶⁷ 伊藤重郎，〈附錄年表〉，《臺灣製糖株式會社史》，東京：臺灣製糖株式會社，1939，頁 25。

⁶⁸ 吳幅員，〈臺灣經濟年表〉，《臺灣經濟史四集》，臺銀：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6，頁 113。

圖 3-8 日治時期下淡水溪鐵橋



資料來源：黑田・菊之助，《南部臺灣寫真帖》，臺南：臺灣繪畫會，1914，頁 58。

由上可知，日治初期總督府在管理上採取中央集權，對阿猴街的建設主要以改善現有街道與殖民統治所需之官廳舍為主，並且訂定相關法令做規範，對阿猴街發展具有決定性因素，且其目的也是為了提供在臺日人較好的生活品質與環境。隨著道路與下水道建設逐步展開，使傳統街市的型態逐漸轉變為格子狀道路系統，直接影響到日後的市區改正計劃，且在新式糖業建立，更帶動交通系統的改善，打破原先獨立的各街庄，使屏東平原主要經濟活動可以相連接，旅客往來更頻繁，加上鐵路的鋪設與車站位置，使車站附近之區域因人潮與貨物的集散而日益繁榮。所以，屏東街市的發展因為阿猴廳治之設立，促使其成為屏東平原的政治中心，加上新式製糖廠與日資的進駐，使該區成為殖民產業的一環，更因糖業鐵道的完工，使屏東平原的陸路交通進入機械化時代，加速該地發展，也為往後的市區改正奠定基礎。

貳、 市區改正期(西元 1913-1937 年)

明治四十二年(1909 年)，因地方行政改制和阿猴製糖所的建立，使阿猴街人口迅速增加，阿猴廳長佐藤謙太郎於明治四十四年(1911 年)向總督府提出全面市

區改正計劃⁶⁹，並於大正二年(1913 年)通過總督府許可，其內容包含：要旨說明、計劃人口數及面積、市區之結構、道路、下水道、風向、公園、公共建設及預算等，主要目的是改善交通與下水道設施，以提供日人優質生活品質(圖 3-9)。市區改正計劃使得阿緱街東南角外緣呈現弧狀規劃，以蕃仔埔溪(今萬年溪)分隔阿緱街市與阿緱製糖所，其北方是居住生活機能區，而南方則是工業與相關服務性機能區，且大正二年(1913 年)市區改正計畫並未將阿緱製糖所納入改正範圍，但糖廠因為引進大量日籍員工，直接刺激周邊商業發展，使經濟消費逐漸成長，如歸來庄因糖廠的設置而帶動整個區域的快速發展，並於大正七年(1918 年)修改後的市區改正計劃⁷⁰，已將阿緱製糖所納入改正範圍內，對日後街市發展有很大的關聯。另外，整個街市中心(今慈鳳宮附近)的道路系統為了配合舊街市，並非正交格子狀，而是東西、南北向斜交的格子狀系統，且採用圓環解決道路複雜的區域。阿緱街東南方除糖廠所帶動的經濟繁榮外，尚未完全成為日人主要的活動範圍，公共建設也多集中於北方，且其改正經費約 $\frac{1}{3}$ 用於道路與下水道，可知衛生工程仍是此時期市區改正計劃的重點。⁷¹

⁶⁹ 臺灣總督府，〈阿緱街市區計畫圖面ノ通決定ニ付告示方令達（阿緱廳）〉，《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大正二年，永久保存，第 5 門地方，第 33 卷，第 4 類地理及土地)。

⁷⁰ 臺灣總督府情報部編，《臺灣總督府民政事務成績提要》(大正七年度，西元 1918 年)，臺北：成文，1985，頁 566。

⁷¹ 蔡森益，《二戰前後屏東市空間發展模式之比較研究》，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論，2008，頁 4-10。

圖 3-9 西元 1913 年阿緱街市區改正計劃圖(原圖比例 1/6000)



資料來源：黃武達編，《日治時期臺灣都市發展地圖集》，〈阿緱街市區改正計劃圖 66.3〉，臺北市：南天，2006。

總督府為配合國防軍事上的需求，於昭和二年(1927 年)在屏東設置陸軍飛行第八聯隊，象徵日本南進政策已正式進入屏東地區，亦帶進大量日籍人員的入駐，加速街市發展，且飛行場廳舍建於街市西北方的崇蘭，加速北方住宅區的開發。⁷²昭和九年(1934 年)再度對發展較快速的火車站前廣場附近之道路進行擴寬改正計劃，且街市改正開始朝向飛行場之西北方擴展，此時期主要因應交通量之增加，與第八聯隊進駐後所需用地之道路興建與拓寬工程，因此軍事設施的進入為後期都市發展提供另一個動力。⁷³

日本治臺後，開始將日本佛教與神道教移植來臺，在臺灣設置神社，以因應殖民教化與在臺日人的需求，阿猴街市當然也不例外，其中傳統民間神社是祭祀山、林、農、漁等相關精靈，在今屏東公園設立阿猴末廣稻荷社，而日本佛教更在阿猴街建立不少佈教所，如設立於慈鳳宮旁的大照寺，為西本願寺布教所；今日屏東教會前則設立曹洞宗屏東護國院，為曹洞宗大本山布教所；今日大埔地區則設立東山禪寺⁷⁴ (圖 3-10)，為屏東臨濟宗佈教所。在所有日本寺廟中，最具殖民統治意味的是神社，日本於明治維新後即開始推行「神社國家化」，廣建神社專門祭拜有功於國家的功臣或神話中創建國家的神，增強人民的國家意識與愛國情操，之後更將神社社格區分為官幣社、國幣社、鄉社、村社以及無格社，在臺灣設立一系統之神社，更帶有同化精神。⁷⁵在阿猴街最重要的神社即是「阿猴神社」⁷⁶(圖 3-11)，於大正七年(1918 年)獲准設立，由阿猴街地方士紳蘇雲梯、藍高川等提出申請，指出因阿猴街為廳內重要地區，人口增加迅速且富裕，在經費募集上無困難，於是建立提升國民精神涵養的神社，主祭攻臺有功的「北白川宮

⁷²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徐國章譯，《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一)，南投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5，頁 349。

⁷³ 蔡錫謙，《日治時期屏東市街都市與建築發展之歷程》，私立中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論，2000，頁 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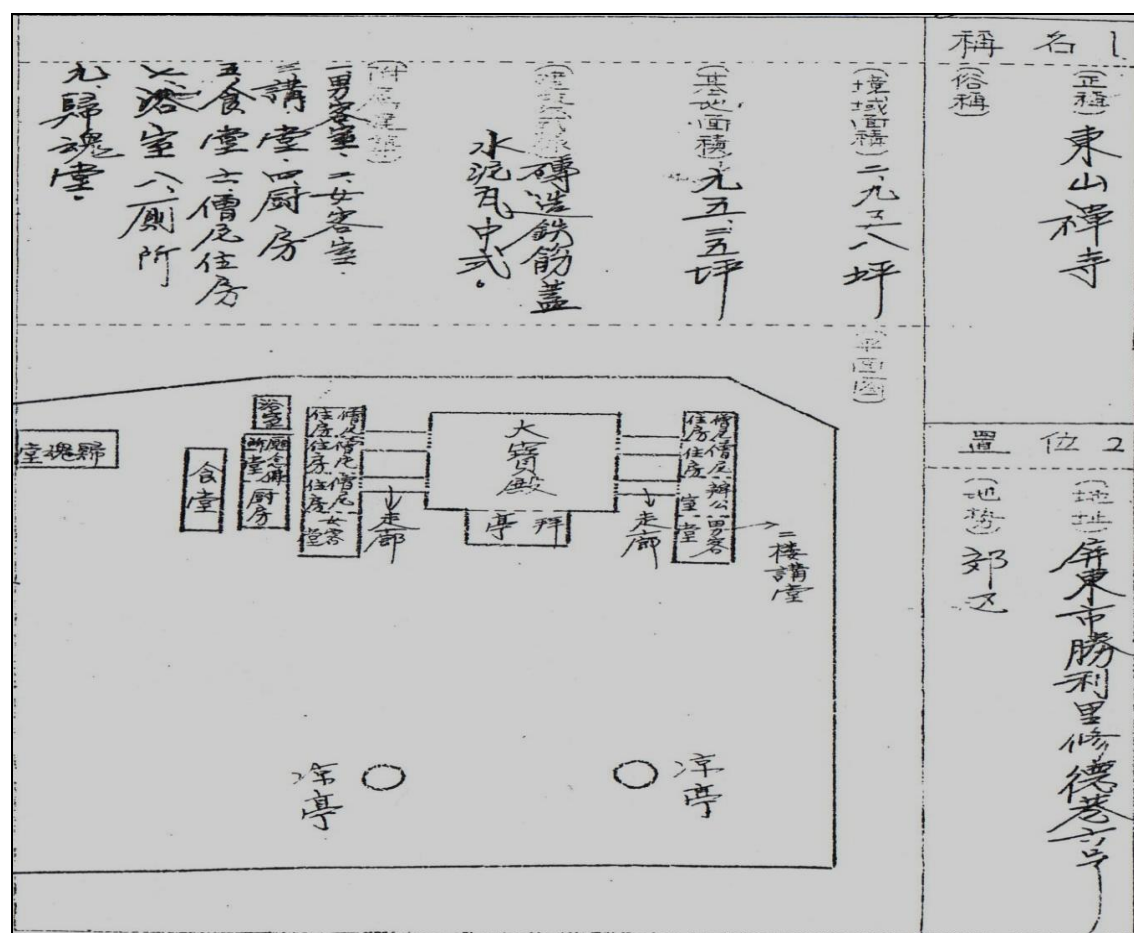
⁷⁴ 王進士，《屏東市采風錄》，屏東市：屏東市公所，2002，頁 48-50、137-138；臺灣省文獻會整理，《臺灣宗教調查書：屏東縣(二)》，出版地不詳：臺灣省文獻會，1959，編號 50118。

⁷⁵ 蔡錦堂，〈日據時期臺灣之宗教政策〉，《臺灣風物》，第 42 卷第 4 期，1992 年 2 月，頁 105-136。

⁷⁶ 王進士，《屏東市采風錄》，屏東市：屏東市公所，2002，頁 45-46；臺灣省文獻會整理，《臺灣宗教調查書：屏東縣(二)》，出版地不詳：臺灣省文獻會，1959，編號 50122。

能久親王」，地點擇於阿猴公園旁，欲塑造出一個具有蒼翠樹林的環境，營造出肅穆且神秘的氛圍。從上述可知，新式糖廠引進的日籍員工、阿猴街的改正計劃，皆與日系寺廟神社的增建有相關連，對街市的景觀也產生不同變化，尤其是神社建立，更成為在臺日人信仰中心，且臺籍地方仕紳也藉由對神社的提倡，以取得殖民政府的信任。

圖 3-10 阿猴街東山禪寺



資料來源：修改自臺灣省文獻會整理，《臺灣宗教調查書：屏東縣(二)》，出版地不詳：臺灣省文獻會，1959，編號 50118。

圖 3-11 阿緱神社

不詳(無資料可稽)		築建 (增城面積) 無資料可稽 (基面面積) 一三四一坪 電氣式樣 碑木造蓋水泥瓦日式平房 (附屬建築) 神社事務所、洗手亭、住職宿舍、倉庫、職員宿舍 (簡略平面圖)	官幣社 (年)神祀 北白川宮能久親王	阿緱神社 (址地)置位 屏東市中山公園內
佈時當	形特用他作或存保在現 二庫神殿改用(列祠) 三神社事務所改用(園警署) 三主職宿舍改用(警員宿舍) 四洗手亭仍在留存 五倉庫因屋頂破漏未使用	代年紀廢 約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		

資料來源：修改自臺灣省文獻會整理，《臺灣宗教調查書：屏東縣(二)》，出版地不詳：臺灣省文獻會，1959，編號 50122。

隨著地方行政制度的更改，街市日益繁榮，市區改正後使街區更趨複雜，因此於大正四年(1915 年)由阿緱廳長立川連提出街町名稱之申請⁷⁷，使地籍與行政區域相結合，但總督府未通過，直到大正五年(1916 年)再次提出新的街町與道路名稱才通過，街町和道路名稱之命名，多以相關景觀、區位等因素命名，共分成 18 個町與 17 條街通名。但因街市町名數量過多，於大正七年(1918 年)再次修正⁷⁸(圖 3-12)，將林町、柳町、花園町、仲町等刪除，增加位於阿緱神社而命名的

⁷⁷ 臺灣總督府，〈阿緱街ニ小名ヲ附スル〉，《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大正四年，永久保存，第 5 門地方，第 32 卷，第 4 類地理及土地)。

⁷⁸ 臺灣總督府，〈阿緱街町命名〉，《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大正七年，15 年保存，第 5 門地方，第 3 卷，第 1 類地方行政)。

大宮町，使得阿緱街分成：富士見、大宮、小川、楠、末廣、新、千歲、幸、南、若松、北、本、黑金、榮、綠町等共 15 個街町名。日治時期對街道位址命名的方式，主要以街區町名為首要，而非以街道作區分，且其命名多以殖民母國的習慣稱呼之，只有少部分是地名延伸。

圖 3-12 阿緱街町名區劃圖



資料來源：《阿緱廳報》（第三百二十二號），阿緱：阿緱廳發行，1918 年 8 月 1 日。

此一時期除了因一次大戰而發展較緩慢外，其實是屏東街市發展的黃金時期。大正二年(1913 年)實施全面的市區改正計劃，加上官方鐵道通車，改善屏東平原的交通，使農業產品得以順利運轉，屏東街市的發展更為迅速，成為日治時期臺灣新興的內陸城市，更確立屏東市成為屏東平原的中心地位。加上，市區改正計劃決定屏東現代街道的紋理方向，殖民政府更企圖將屏東市打造成為符合日人生活機能的現代都市，除原先的屏東公園，更計劃在新式糖廠旁設立第二公園，以提供糖廠社區內眾多日人的需求。⁷⁹此外，市區改正計劃也帶動消費性商業的出現，加上軍事設施的進駐，出現另一波的日本移民潮，促使街市發展再一次轉變。

參、 都市計畫期(西元 1937-1945 年)

日治時期市區改正計劃，主要著眼於改善公共衛生、防止疾病發生以及官廳舍或公共事業用地的取得，積極建設格子狀道路及下水道等，但隨著都市計劃觀念的發展與落實，市區改正制度逐漸被取代，因為都市計劃是對交通、衛生、安全、經濟等進行整體性的規劃，目的是建立符合人類活動居住之城市，因此較原先的市區改正之公共設施內容增多許多。屏東市都市計畫⁸⁰於昭和十二年(1937 年)公佈(圖 3-13)，區域範圍包含屏東、頭前溪、崇蘭、海豐、歸來及屏東郡長興庄的部分範圍，內容包含追加和變更 30 條街道路線、公園及公園道路共 28 處、學校預定地 8 處、神社和病院各 1 處。公園的興建主要是受到大都會城市與防空都市之觀念的影響，分成大公園、小公園、特殊公園等，其中帶狀公園成為緊急情況下人員疏散之場所，而小公園大多配合學校用地來設置。相較於市區改正時期，此時期並無大型的公共建築物產生，因建築材料已較少使用木料，使建築物壽命延長，此外軍事擴張造成建設停滯也是主要因素之一。⁸¹

⁷⁹ 蔡錫謙，《日治時期屏東市街都市與建築發展之歷程》，私立中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論，2000，頁 128。

⁸⁰ 屏東市役所，《屏東市報》141 號(昭和十二年 6 月 25 日)，屏東：屏東市役所，1937；黃武達編，《日治時期臺灣都市發展地圖集》，〈大日本職業別明細圖-屏東市 66.5〉，臺北市：南天，2006。

⁸¹ 蔡森益，《二戰前後屏東市空間發展模式之比較研究》，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論，2008，頁 4-20。

此時期較大型的公共建設當屬昭和十三年(1938 年)完工通車的下淡水溪人道橋⁸²(今日高屏大橋)，使西部縱貫線道路得以直接抵達屏東市，方便機動車輛的交通聯絡，使屏東平原內之交通運輸形成火車與汽車競爭情形，亦代表火車獨佔主要交通運輸的時代已結束。此時期的都市計畫工程，大多仍是道路設施之改良，其原因與軍事運輸息息相關，因為屏東市自古即位處於屏東平原陸路交通之交會點，因此街市內各軍事據點之往來與通往各鄉鎮之道路建設成為重點工程，其餘的都市計畫事業則較少施行，幾乎全為軍事設施的建設。⁸³

本時期屏東市最重要之產業仍是製糖業，殖民政府開始對外侵略，大力推行「工業臺灣」之政策，但屏東市除了在新式糖廠增加軍需用品的生產外，街市仍以農業生產為主，整體改變較小，主要商業中心仍集中在火車站附近。⁸⁴由上述可知，此時期是由市區改正計劃過渡到都市計劃的階段，都市計劃內容不僅包含街市道路的改善，也提供市民優良生活環境之建設，但昭和十二年(1937 年)殖民政府已進入備戰狀態，大量物資均投入對外侵略，使得都市計劃空有規劃，卻無實質建設，街市內的開發全為軍事相關功能之設施⁸⁵，如軍隊官舍、職工宿舍、高射炮隊用地等。

藉由屏東街市發展的歷程探討，可知新式糖業進駐對屏東街市的都市化具有深遠影響，尤其是帶動官鐵興建、日籍員工的引進等，擴大街市內需的規模，刺激商業性消費的興起，也改變屏東平原的交通運輸模式，加速人貨流動，殖民政府積極建設屏東街市，引入許多現代化的建設，如公園、下水道、格子狀道路等，奠定屏東市在平原上的中心地位，也成為屏東市空間發展的基礎。位居屏東市信仰中心的慈鳳宮，清領時期已是該區的信仰與聚集中心，隨著日治時期市區改正與都市計劃的實施，殖民政府有意以街道取直的規劃方式，破壞慈鳳宮的廟宇廣

⁸² 蕭銘祥，《屏東縣鄉土史料》，南投市：省文獻會，1996，頁 13。

⁸³ 蔡錫謙，《日治時期屏東市街都市與建築發展之歷程》，私立中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論，2000，頁 141。

⁸⁴ 小松豐，《大日本職業別明細圖》，臺北市：東京興信交通社，1934。

⁸⁵ 鍾桂蘭、古福祥纂修，《臺灣省屏東縣志(卷首凡例綱目大事紀)》，臺北市：成文，1983。

場⁸⁶，減少臺人聚集的機會，今日慈鳳宮前的廣場已成為道路的一部分，失去扮演重要公共空間的功能，但仍不減其重要性。

肆、政治中心的確立

屏東平原早在清領時期蔗糖產業就相當興盛，平原上蔗園與糖廍為數眾多，清廷採取放任態度，人民亦看中糖業的經濟價值，因此大量從事糖業生產，為屏東平原的糖業發展奠定良好基礎。日治時期，因殖民政府對蔗糖的需求量大，正好可利用屏東平原良好的糖業基礎進行改造，逐步建立新式的糖業產銷模式，以符合日本國內龐大的蔗糖需求。明治四十一年(1908年)，臺灣製糖株式會社阿緱製糖所竣工，舉行開幕典禮，新式製糖工業正式進入屏東平原，且選定之地點即是在阿緱街旁的歸來庄設廠，對整個屏東街市的發展帶來巨大的轉變。首先，為了糖業運輸的需求，進行交通建設的革新，興築臺糖鐵道，使屏東平原交通緊密結合，也使阿緱街與歸來庄的往來更為密切，之後更興建官設下淡水溪鐵橋，使高雄與屏東間的交通更便利，而驛站設立在阿緱街，更確立阿緱街取代東港，成為屏東平原的經濟中心。在這樣的經濟發展下，尤其是阿緱製糖所的建立，創造許多工作機會，吸引大量人口的移入，《臺南新報》也曾做過相關的報導：

屏東郡下昨年之戶口狀態。戶口一萬八千四百廿二戶。人口九萬四百十四人。比十三年戶數增加四百十九戶。人口亦增二千百八十二人。試就各族增數別之。內地人戶數十八。人口百十五。本島人戶數三百六十六。人口千九百十九。支那人戶數三十六。人口百七十之。鮮人一名。此蓋因屏東街。自然膨脹與衛生狀態較好。死亦減少。各種產業發展故也。更驛勢而觀足知屏東之發達即如十四年中屏東驛往來行客。乘車人圓卅七萬九千六十七人下車人圓卅七萬九千六百二十四人。計七十五萬八千六百九十一人。即乘車人員一月平均三萬五千五百八十八人。一日平均千三十九人。下車人員一月平均三萬六千六百三十三十五人。一日平

⁸⁶ 蔡森益，《二戰前後屏東市空間發展模式之比較研究》，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論，2008，頁 4-23。

均千四十人。是在全線中。不出第六位之成績。惟是該驛甚狹。頗遺憾也。⁸⁷

從上述報導中可知，探究屏東郡人口增加之因素，歸因於屏東街的衛生條件良好，使死亡人數減少，尤其是在市區改正時，殖民政府著重在衛生環境與交通設施的改善。另外，因新式糖業的發展，帶動各種產業的繁榮，加上屏東驛設立於屏東街內，使往來屏東街之人數大增，也帶動屏東街的經濟繁榮。根據日本殖民政府的人口調查資料，屏東街市的人口數量，確實有逐年增加的趨勢(表 3-4)，尤其是明治四十一年(1908 年)，阿緱製糖所的正式完工，引進不少移民，使明治四十一年(1908 年)前後的人口有大幅變動，特別是日本移民的增加。

表 3-4 日治時期屏東街市人口數⁸⁸

年份(西元)	內地人	本島人	合計	年份(西元)	內地人	本島人	合計
明治三十六年(1903)	216	2202	2418	大正十三年(1924)	3030	21462	25093
明治三十七年(1904)	295	2115	2410	大正十四年(1925)	3315	22873	26944
明治三十八年(1905)	376	2154	2530	昭和元年(1926)	3578	23902	28345
明治三十九年(1906)	579	2141	2720	昭和二年(1927)	4055	25060	30154
明治四十年(1907)	837	2240	3077	昭和三年(1928)	4298	26444	31832
明治四十一年(1908)	1351	2673	4024	昭和四年(1929)	4506	27618	33250
明治四十二年(1909)	1962	3187	5149	昭和五年(1930)	4729	29124	25019
明治四十三年(1910)	1894	3464	5413	昭和六年(1931)	4803	30233	36116
明治四十四年(1911)	2140	3914	6117	昭和七年(1932)	4744	31571	37418
大正元年(1912)	2269	4149	6483	昭和八年(1933)	4983	33153	39272
大正二年(1913)	2384	4360	6814	昭和九年(1934)	5440	35004	41715
大正三年(1914)	2354	4305	6727	昭和十年(1935)	5459	37167	43997
大正四年(1915)	2530	4627	7231	昭和十一年(1936)	5798	39012	46398
大正五年(1916)	2794	5109	7984	昭和十二年(1937)	6354	40560	48190
大正六年(1917)	2810	5139	8030	昭和十三年(1938)	6636	42914	50726
大正七年(1918)	2890	5285	8258	昭和十四年(1939)	7088	45936	53999
大正八年(1919)	3338	6104	9538	昭和十五年(1940)	7929	49639	58637
大正九年(1920)	3123	18561	22060	昭和十六年(1941)	8096	50730	59917
大正十年(1921)	2950	19288	22685	昭和十七年(1942)	8562	52424	62185

⁸⁷ 〈屏東之發展—自人口而見之〉，《臺南新報》，大正十五年(西元 1926 年 3 月 16 日)，日刊第 6 版。

⁸⁸ 此表格是整個屏東街市歷年的人口成長趨勢，包含移入、移出、出生、死亡等。

大正十一年(1922)	2939	19894	23311	昭和十六年(1943)	—	—	63498
大正十二年(1923)	2973	20721	24222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編，《臺灣事情(一至五十)》，臺北市：成文，1985；鍾桂蘭、古福祥等纂修，《臺灣省屏東縣志(二)》，臺北市：成文，1983，頁 757；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文書課，《臺灣總督府統計書(第一至四十六)》(1897-1942)，臺北市：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委託員工消費合作社複製發行，2002。

爲了配合阿緱製糖所的設立與人口的移入，興建各種公共設施，逐步規劃屏東街市的市區改正與都市計畫，加速屏東街市的繁榮發展。最後，因人口的增加與市區改正的完成，於昭和八年(1933 年)十月十三日，正式將屏東街升格爲屏東市，使屏東市確定成爲屏東平原的政經中心。屏東街升格爲屏東市之事宜，地方紳商還爲此大肆慶祝，決定點亮街燈，使市容更爲明亮，商工團體也大表贊同，認爲可使市況更爲繁榮：

屏東商工會。鑑及屏東街將昇為市制期。迫在目前。自數月前。為圖繁榮起見。唱議架設照明燈一事。屢向街當局並電力會社交涉。結果幸得兩方肯為□援。諸架設工事□一切負擔。然每月點燈料金。歸一般街眾負擔。已成俱休案矣。昨日由該會役員阿久澤、黑木、劉菜頭、林國吉、內山諸氏。並得永野取締援助。極力向市內。逐戶說明其內容。為大局計求諒解等事。一般街眾及各商店。莫不喜形於色。料金負擔事。原肯分等負責。俱各承認。所要架設全市。計有百三十餘柱。擬定來四月中旬一起點燈。而屏東市面由此煥然一新之真面目云。⁸⁹

這項點亮街燈的計畫，將於屏東街正式升格爲屏東市之前，陸續完成：

屏東商工會主催街役場及電力會社後。裝置屏東店鋪街之照明燈百六十一基。自二十四日夜由停車場前本町開始點燈。為懸□式。各裝二個。以六十四燭之電燈。街路不異白晝。擬二十五、六兩日。告完本町一、二丁目市場後。黑金町通、郵便局通、病院前通、劇場通。觀□通全部之照明云。⁹⁰

⁸⁹ 〈屏東市制昇期在即 照明燈運動成功 來四月中旬實現點燈〉，《臺南新報》，昭和八年(西元 1933 年 3 月 22 日)，夕刊第 4 版。

⁹⁰ 〈屏東街衢 裝置照明燈 豫定二十六日完成〉，《臺南新報》，昭和八年(西元 1933 年 3 月 26

由上述討論可知，因為新式糖業的進駐，使殖民政府大力建設屏東街市，創造許多就業機會，吸引大量人口的移入，促使屏東街市的經濟繁榮發展，確立屏東街市的政治中心地位。簡言之，經濟的繁榮發展，帶動人口的擴張，確立屏東市成為屏東平原的政經中心，而慈鳳宮正位於屏東市地理位置的中心點，這樣重要的地理位置，勢必因為屏東市的改制升格，對慈鳳宮的信仰中心地位有一定的提升作用。

總而言之，藉由本章的討論可知，日治初期總督府先對屏東街市進行基礎建設的整合與改善衛生環境，此時期的公共建設多以民生需求為主，包含廳官舍、公園、醫療建設、通訊建設、公學校等，接著將屏東街市納入都市計劃區域內，進行市區改正，為屏東街市發展奠定下良好的基礎。影響屏東街市發展的另一重要因素：臺灣製糖株式會社阿猴製糖所的進駐，除了帶動人口的移入，也對屏東街市發展產生影響。其中最巨大的轉變，即是將屏東街市與西部平原的交通達到串連效應，因下淡水溪的緣故，使高雄與屏東往來不易，藉由鐵道的引入與下淡水溪鐵橋的建立，成功地溝通南北交通運輸，也促使屏東街市成為屏東平原對外聯絡的重要樞紐。此外，為了協助糖廠的融資與業務發展，臺灣銀行於明治四十三年(1910 年)在阿猴街設立出張所，同年臺灣商工銀行也在阿猴街創立，這些金融機構的導入，開發南部產業與協助糖業發展，加速屏東街市的經濟成長。臺灣總督府還將阿猴製糖所歸入著名觀光景點之一，尤其是在大正十二年(1923 年)昭和太子造訪後，更成為熱門觀光景點⁹¹，加上為服務阿猴製糖所之日籍員工，興建阿猴神社，更使街市具有濃厚的殖民色彩。

在此政治與經濟的發展背景下，屏東市的地位日益重要，不僅是交通運輸的總站，如屏東火車站的所在地，也是經濟發展重心，如臺灣製糖株式會社阿猴製糖所、臺灣銀行阿猴出張所、臺灣工商銀行的設立，以及各項現代化基礎建設的

日)，日刊第 12 版。

⁹¹ 王進士，《屏東市采風錄》，屏東市：屏東市公所，2002，頁 47。

出現等，使屏東市在日治時期逐漸轉型成為現代化都市。當然，位居重要街市中心的慈鳳宮亦受影響，在便利的交通運輸與日益發展的商業經濟下，使慈鳳宮的宗教角色，與屏東街市的政經發展產生交互作用。

第四章 經濟發展與信眾變遷

「信眾」是寺廟信仰壯大的重要因素，熱心參與廟務者大多是地方社會的重要成員，藉由廟務參與展現自己的才能，透過捐獻錢財、助廟修繕獲得眾人肯定，進而能按照自己對寺廟的貢獻，在祭典中依序上香，凸顯自身的社會地位。因此，信眾藉由對寺廟的具體行動，建構自身在地方社會中的權力網絡，除了解決個人宗教需求外，亦可累積與提升自己的聲望與地位。屏東慈鳳宮早於清乾隆二年(1737年)建立，經歷鄭麟鼎、郭先桂等信徒的奔走與修建，逐漸穩定信仰基礎。移居阿猴的漳泉士紳更是積極捐金獻田，維繫慈鳳宮的香火與祭祀經費，使媽祖信仰日益壯大，至日治時期日本官紳更積極參與慈鳳宮祭典活動。因此，本章將探討日治時期慈鳳宮的信眾變遷：先瞭解清領至日治時期慈鳳宮祭祀圈的擴張，接著探討寺廟管理組織，進而瞭解信眾如何隨著經濟發展調整其參與廟務的狀態。藉由以上的議題討論，瞭解祭祀圈範圍內的信眾活動狀況，進而揭示經濟發展與信眾變遷的交互關係。

圖 4-1 日治時期慈鳳宮



資料來源：陳振甫總編輯，《慈鳳宮宮志：阿猴媽祖》，屏東市：屏市聖帝廟慈鳳宮管委會，2006，頁 21。

第一節 祭祀圈的擴張

中國傳統漢人信仰大多有特定的地域範圍，以地方社會的某一神明為主祭對象，由地方信眾自發性地進行祭祀活動，從中凝聚地方人民的向心力，以共同解決日常生活所遭遇之問題，因此形成大大小小的祭祀圈組織。按照林美容的歸納，「祭祀圈」¹是一種地方性的民間宗教組織，居民以居住關係有義務參與地方性的共同祭祀，其中祭祀對象包含多種神靈，但有一主祭神，且祭祀圈有一定範圍，依其範圍大小有部落性、村落性、超村落性等不同層次，與漢人社會的村庄組織與聯盟有密不可分之關係，其中祭祀圈之內容主要包括共神信仰、地域單位、共同祭祀活動、共同祭祀組織和共同祭祀經費等五大層次。

共神信仰是指漢人社會中共同祭祀天地鬼神的文化傳統，祭祀圈內雖然是多神信仰，但有一共同的主祀神作為信仰中心，慈鳳宮的主祀神即是媽祖，成為地方社會的信仰中心。祭祀圈的地域單位是指其所涵蓋的範圍，小至一個村莊，大至一鄉一鎮，其範圍沒有明確的界線，範圍內的居民有義務參與廟務，甚至熱心踴躍地協助廟務。慈鳳宮的祭祀圈範圍以今日屏東市之行政區域為主，但隨寺廟發展逐漸擴大，遠至中北部皆有信眾參與廟務，可見其媽祖信仰的影響力。共同的祭祀活動是指神祇的千秋祭典，神誕當天隆重的祭祀儀式與演戲，居民也會拿祭品到寺廟中祭拜，表達對神祇的祝壽與崇敬之意。慈鳳宮的祭祀活動以媽祖誕辰(農曆三月二十三日)最為盛大，有隆重嚴肅的祭典，常伴隨迎神賽會的遶境活動，使祭祀活動為地方社會的盛事。共同的祭祀組織，以爐主頭家的形式最多，有些地區則是以管理委員會或董事會來處理，每年在固定的時間擲茭選出爐主頭家，或是由上任管理委員會根據捐金名單選出新人選，形成祭祀組織，進行祭祀活動。慈鳳宮先是以擲茭方式選出爐主頭家，組成祭祀組織，後來改為管理委員會來處理廟務和祭祀活動。舉行共同祭祀時所需之經費，通常祭祀圈內的居民

¹ 林美容，〈由祭祀圈到信仰圈——臺灣民間社會的地域構成與發展〉，收錄於張炎憲編《第三屆中國海洋發展史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1988，頁95-125。

有義務共同承擔，以收丁錢的方式取得，即在區域內按男丁人數、丁口數、人數或戶數平均收費，另外地方信眾也常會共同捐贈田園、水池、山林等做為廟產，用以支付祭祀或廟宇的建置、修繕等費用。慈鳳宮的經費來源除上述方式外，經常性的祭祀費用並不是以收丁錢的方式取得，而是以信眾的捐金為主要來源，可見其信仰的特殊性。

本文以慈鳳宮媽祖為主要的研究對象，依據本地的風俗習慣，參酌林美容對祭祀圈的見解，將慈鳳宮祭祀圈界定為：共同祀奉慈鳳宮媽祖、有資格擲筊爐主頭家、捐金以作寺廟經費、廟產所在地、神明遶境所及之區域、負責籌辦祭祀慶典，與組織藝閣陣頭參與迎神賽會者。以下將按時間先後，分別討論清領時期與日治時期之祭祀圈，從中瞭解慈鳳宮祭祀圈之變化。

壹、清領時期之祭祀圈

慈鳳宮的創建年代久遠，許多文獻資料大多在民國七十二年(1983 年)的一場大火中燒毀，目前要追溯清領時期的祭祀圈，僅能依據寺廟的碑碣與地方耆老的回憶，粗略地推估出大概範圍。依實地訪談與文獻史料相對照，清領時期慈鳳宮的祭祀圈約有四次變化：建廟初期、道光年間、咸豐年間和光緒年間，慈鳳宮之祭祀圈曾經歷四次的擴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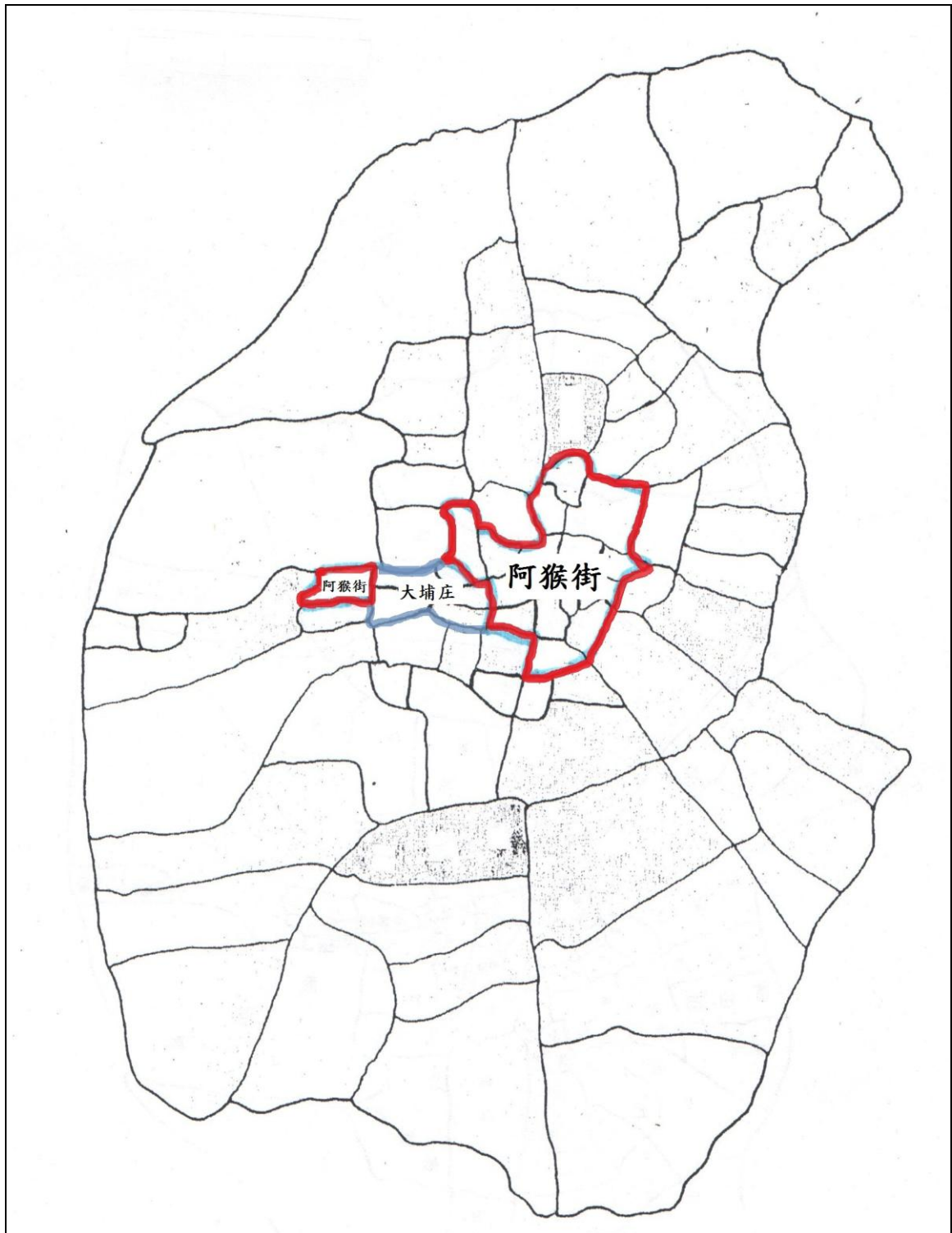
慈鳳宮於乾隆二年(1737 年)創建，建廟初期的祭祀圈僅以阿猴街與大埔庄為主要範圍，經歷阿猴街生員鄭麟鼎的倡議，於乾隆四十一年(1786 年)改為木造建築，於〈慈鳳宮橋碑〉²中清楚地載明捐金的信眾，該芳名錄多為阿猴街與大埔庄居民，可見慈鳳宮是當時的地方公廟。乾隆時期的阿猴街(圖 4-2)範圍很廣，涵蓋今日屏東市行政區域的 17 個里³：武廟里、大同里、端正里、文明里、光榮里、興樂里、明正里、太平里、勝豐里、金泉里、平和里、慶春里、安樂里、楠

² 何培夫主編、林文睿監修，〈慈鳳宮橋碑〉，《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屏東縣·臺東縣篇》，臺北市：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1995，頁 55。

³ 黃瓊慧等撰述、施添福總編纂，《臺灣地名辭書·卷四·屏東縣》，南投市：省文獻會，2001，頁 53、62、79、96。

樹里、扶風里、永順里、永昌里、重里里、崇智里、必信里、大埔里、民權里。

圖 4-2 乾隆時期祭祀圈之分布圖



資料來源：自行繪製，並參照黃瓊慧等撰述、施添福總編纂，《臺灣地名辭書·卷四·屏東縣》，南投市：省文獻會，2001，頁 53-96。

道光五年(1825 年)，信徒郭先桂邀集地方信眾改建慈鳳宮，以磚牆結構修築寺廟，逐漸確立慈鳳宮的規模。在此同時，移墾屏東平原的泉州府安溪縣與漳州府龍溪縣之移民，紛紛集資捐金，購置廟產，以作為祭祀和修繕經費，又恐年久湮沒，遂立碑碣〈慈鳳宮清溪信徒捐置香田碑記〉⁴與〈慈鳳宮龍溪信徒捐置香田碑記〉⁵，且詳列捐題銀項和廟產位置，以為見證。從碑碣內文的捐獻信眾與廟產位置可知，此時祭祀圈範圍已有擴大，涵蓋阿猴街、歸來庄、火燒庄、龜屯庄、廣安庄等，大部分位於今日屏東市行政區劃內，僅有火燒庄歸屬長治鄉、廣安庄歸屬萬丹鄉，皆緊鄰屏東市區。清領時期「歸來庄」即今日屏東市 14 個里：豐田里、豐榮里、大連里、豐原里、瑞光里、歸心里、湖西里、湖南里、厚生里、澤仁里、建國里、萬年里、永安里、頂宅里；「龜屯庄」即今日屏東市的龍華里。⁶道光八年(1828 年)，因慈鳳宮的公銀所剩不多，不足以支付祭祀費用，移墾屏東平原的林姓宗族乃以天上聖母為林姓祖先，且深感媽祖多方庇佑林姓裔孫，於是建置田業以作為祀典之用，並刻碑碣〈林氏姑婆祖碑記〉⁷以茲留存。由碑碣的捐金信眾可知，除前述地區信眾外，尚有林仔內、溪州等信眾，「林仔內」即今日屏東市的永光里、安鎮里、大武里、崇武里，「溪州」則是今日屏東市的大洲里。⁸由此可知，道光年間慈鳳宮之祭祀圈更向外擴展。(圖 4-3)

⁴ 何培夫主編、林文睿監修，〈慈鳳宮清溪信徒捐置香田碑記〉，《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屏東縣·臺東縣篇》，臺北市：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1995，頁 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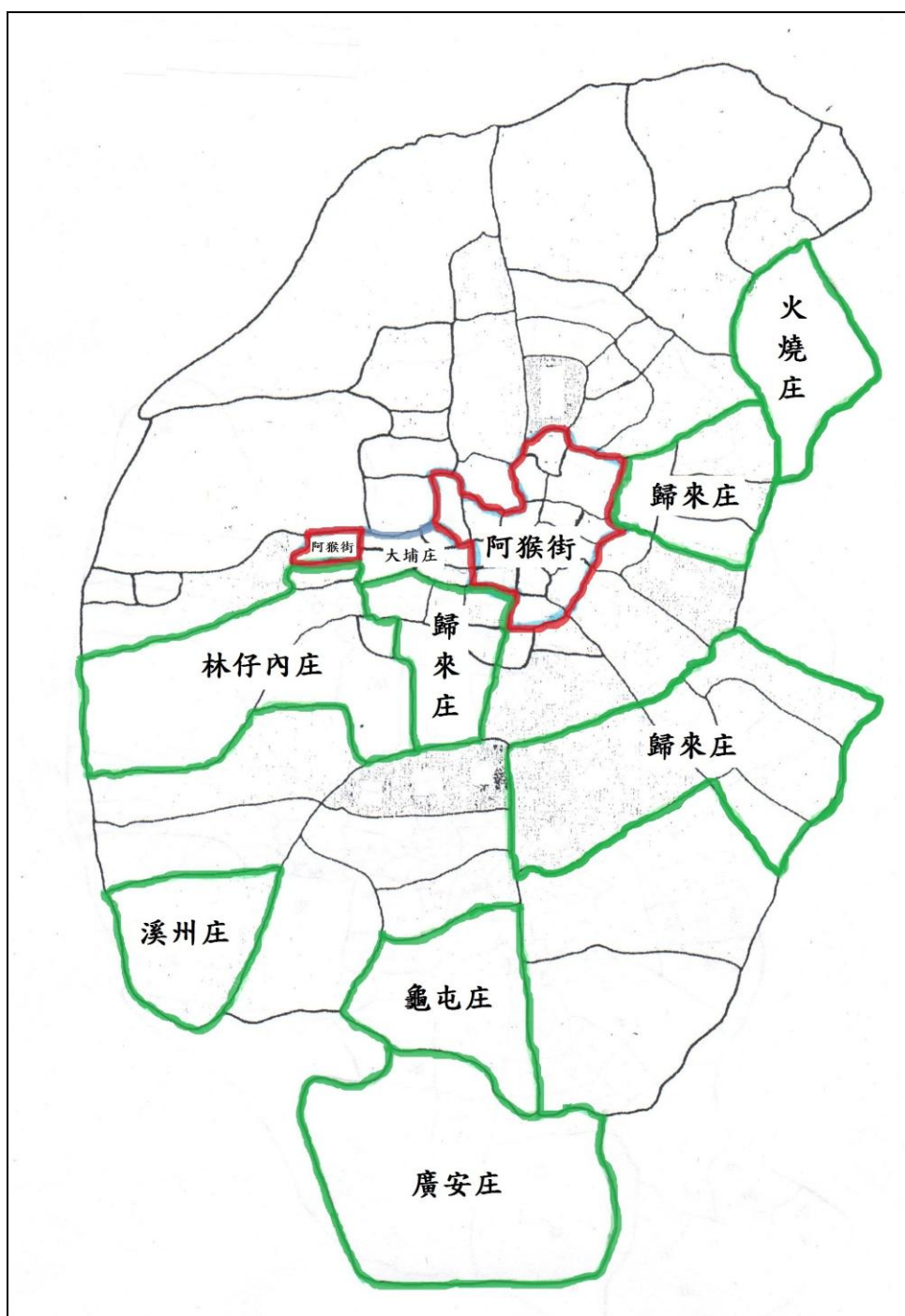
⁵ 何培夫主編、林文睿監修，〈慈鳳宮龍溪信徒捐置香田碑記〉，《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屏東縣·臺東縣篇》，臺北市：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1995，頁 6-7。

⁶ 黃瓊慧等撰述、施添福總編纂，《臺灣地名辭書·卷四·屏東縣》，南投市：省文獻會，2001，頁 79、96。

⁷ 何培夫主編、林文睿監修，〈林氏姑婆祖碑記〉，《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屏東縣·臺東縣篇》，臺北市：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1995，頁 8-9。

⁸ 黃瓊慧等撰述、施添福總編纂，《臺灣地名辭書·卷四·屏東縣》，南投市：省文獻會，2001，頁 96。

圖 4-3 道光時期祭祀圈之分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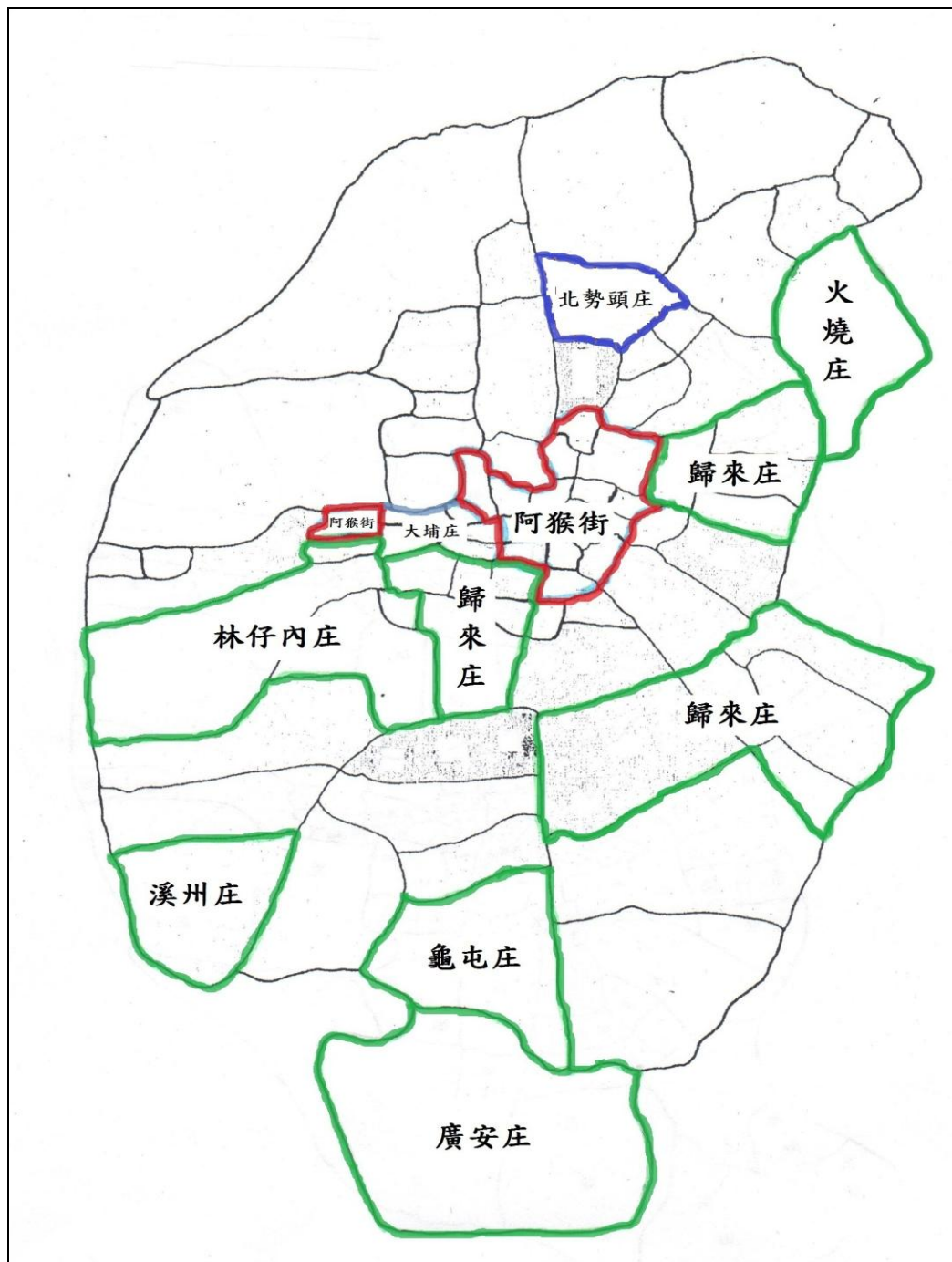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自行繪製，並參照黃瓊慧等撰述、施添福總編纂，《臺灣地名辭書·卷四·屏東縣》，南投市：省文獻會，2001，頁 53-96。

咸豐元年(1851 年)，漳州府長泰縣移民因感念媽祖庇佑，遂由士紳倡議購置田產，以租稅充當慈鳳宮祭祀費用，並立碑約束子孫遵守。從〈長泰碑記〉⁹中

⁹ 何培夫主編、林文睿監修，〈長泰碑記〉，《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屏東縣·臺東縣篇》，臺北

可知，長泰士紳分別於不同時期購置北勢頭、歸來庄等地作為寺廟田產，「北勢頭」即今日屏東市的北勢里、北興里¹⁰，祭祀圈範圍又向外擴張。(圖 4-4)

圖 4-4 咸豐時期祭祀圈之分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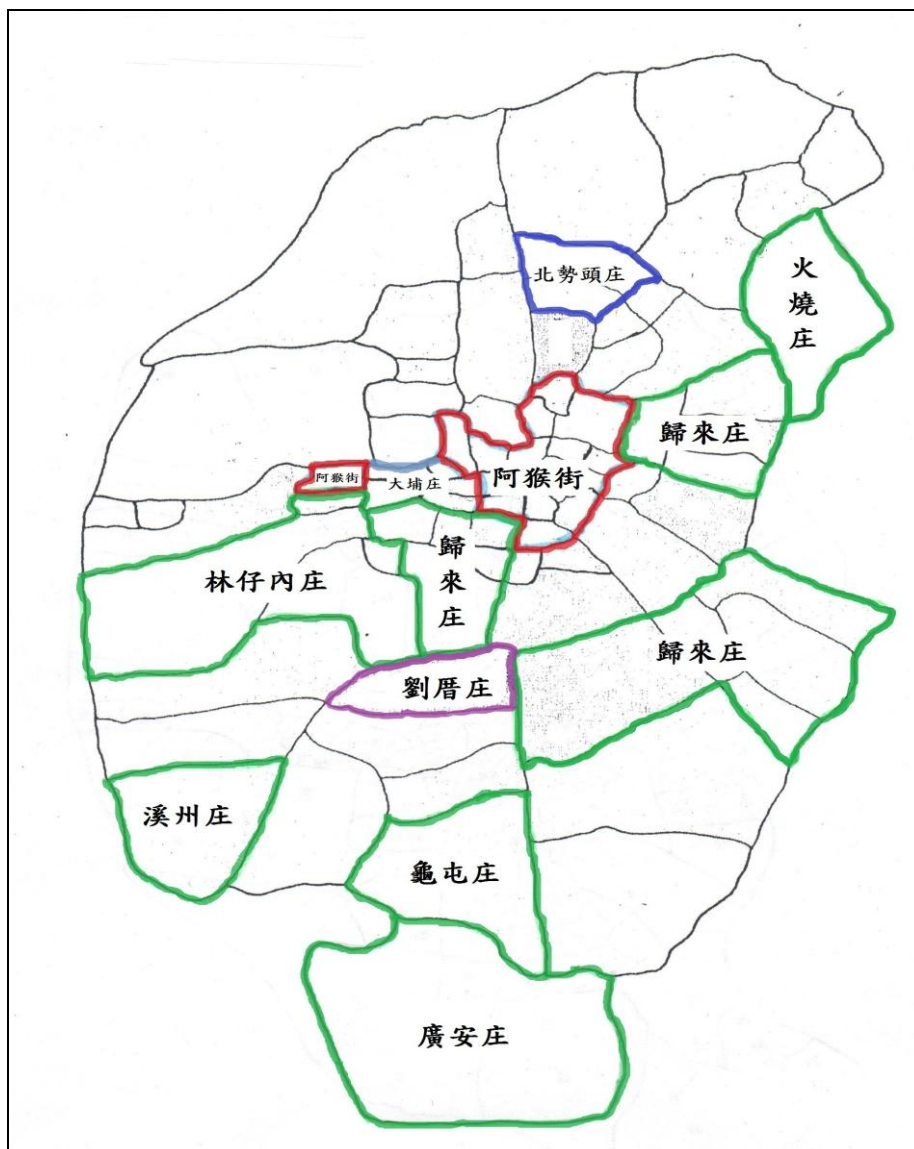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自行繪製，並參照黃瓊慧等撰述、施添福總編纂，《臺灣地名辭書·卷四·屏東縣》，南投市：省文獻會，2001，頁 53-96。

市：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1995，頁 10-11。

¹⁰ 黃瓊慧等撰述、施添福總編纂，《臺灣地名辭書·卷四·屏東縣》，南投市：省文獻會，2001，頁 63。

泉州府晉江縣移民曾集資購置田產，以作慈鳳宮祭祀用，但年久不清，祭祀廢弛，光緒十六年(1890 年)，信眾乃倡議重新勘明界址，並勒碑為記，刻成〈晉水天上聖母記〉¹¹，記載廟產位於劉厝庄，即今日屏東市新生里¹²，並由各爐主輪流主持祭典。故清領時期慈鳳宮的祭祀圈(圖 4-5)，藉由寺廟中碑碣的解讀與推測，大致可知其範圍逐漸涵蓋屏東市區，成為地方社會的信仰中心。

圖 4-5 光緒時期祭祀圈之分布圖



資料來源：自行繪製，並參照黃瓊慧等撰述、施添福總編纂，《臺灣地名辭書·卷四·屏東縣》，南投市：省文獻會，2001，頁 53-96。

¹¹ 何培夫主編、林文睿監修，〈晉水天上聖母記〉，《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屏東縣·臺東縣篇》，臺北市：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1995，頁 15-16。

¹² 黃瓊慧等撰述、施添福總編纂，《臺灣地名辭書·卷四·屏東縣》，南投市：省文獻會，2001，頁 96。

本文使用清領時期遺留下來的碑碣，勾勒出慈鳳宮的祭祀圈輪廓，藉以瞭解寺廟發展概況，並以此為基礎，將於下段落討論日治時期祭祀圈的發展概況。由上可知，慈鳳宮的祭祀圈共經歷約四次變化，在每次信徒的捐金獻地中不斷地擴展信仰範圍，逐步成為屏東街市的信仰中心。雖說在每個碑碣中皆可清楚看見各地移民的原鄉祖籍，但這些濃厚的地域觀念，逐漸隨著慈鳳宮的信仰，共同付出心力，凝聚地方社會的向心力，使壁壘分明的地域性逐漸轉弱，更成為日治時期慈鳳宮信仰向外擴張的基礎。

貳、日治時期之祭祀圈

此時期慈鳳宮祭祀圈的發展，相關文獻史料仍舊缺漏，僅能依靠日治時期的報紙記載為主，耆老口訪為輔，並配合屏東縣相關的地名考究資料，勾勒出日治時期祭祀圈的約略範圍。

首先以刊載於大正十二年(1923 年)的一則日治時期新聞報導作為說明：

屏東賽會，每年定舊曆三月間舉行，去十五日，又得爐主陳添丁代表者、許天賜兩氏，發東邀附近三十六庄董事，聚會于本街慈鳳宮，磋商方法，均各贊成，舊曆本月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三日間，集各庄恭迎鎮南媽及北港媽遶境，踵事增華。現各商團經已準備，爭奇鬪麗，如吳服商團、金銀細工團、和洋什貨商團、□鋪商團、自轉車團。他如料理業及福州團，別有伎倆餘興。而陳添丁、許天賜，即有巧妙刷新之藝閣，屆時車龍馬水，定必如荼如火之盛焉。¹³

另外，在大正十四年(1925 年)亦有相類似的報導，記載著參與迎神賽會的街庄數：

本街慈鳳宮建醮祭典。於去十一日午前十一時。於同廟內。舉行盛大慶成式。定刻煙火三發集齊。祭典委員長渡邊發藏氏及多數委員著席順次來賓著席。音樂一奏。主祭林英良陪祭林德水。及各執氏著席。遵古式舉行三獻禮。次來賓田尻

¹³ 〈屏東之迎神〉，《臺灣日日新報》，大正十二年(西元 1923 年 5 月 3 日)，日刊第 14 版。

郡守以下。重要官紳。順次先後拈香畢。一同攝影紀念。然後偕東邀三十六村。有志庄長保正。齊赴公學校講堂飲宴。席定。先由祭典委員長渡邊街長。起述開會辭。次郡守為來賓總代。起敘謝辭畢。於是傾觴暢飲。至三時許。始各盡興而散頗呈盛況。¹⁴

根據《臺灣日日新報》與《臺南新報》對慈鳳宮祭祀活動的相關報導，可知大正十二年(1923 年)和大正十四年(1925 年)參加祭典活動的村庄約有三十六個。三十六個街庄廟宇的董事或地方代表，不但參與祭祀活動事前的規劃籌辦，協助祭祀活動的進行，鼓吹各街庄藝閣陣頭的參與，甚至祭典儀式的拈香參拜等，皆是表達對慈鳳宮媽祖的崇敬之心。從這些報導可以推知，日治時期慈鳳宮之祭祀圈範圍，應該以這三十六個村庄為主，參酌施添福的屏東地名調查(表 4-1)，得知這三十六個村庄應該是日治時期屏東街市近郊的村落，且地方社會慣用日治時期的小字或小地名作為其稱呼，分別是屏東、勝豐宅、楠仔樹腳、大路頂、街頭、溝仔尾、大埔、檳榔腳、崇蘭、崇蘭廊、溪埔厝、潭墘、海豐、和興、頭崙埔、北勢頭、新番仔埔、番仔埔、上田寮、下田寮、歸來、車仔頭(或柑仔宅)、灰窯、頂宅仔、劉厝庄、竹圍、六塊厝、林仔內、頭前溪、大溪洲、公館、公館埔、玉成、龜屯、頂柳仔林、下柳仔林等。如果以日治時期大字地名來做區分，則是 8 個聚落(圖 4-6)，大約是今日屏東市行政區域的全部範圍，共有 80 個里。¹⁵

表 4-1 日治時期祭祀圈之新舊地名對照表

民國時期	日治時期			
屏東市 (民國 88 年，1999)	高雄州屏東市 (昭和八年，1933)	高雄州屏東郡屏東街 (大正九年，1920)		阿猴廳港西中里 (明治三十四年，1901)
里名	町字	大字	小字、小地名	街庄名
武廟里	本町	屏	屏東	阿猴街
大同里	本町、黑金町			
端正里	本町、綠町			
文明里	黑金町、榮町、綠町			

¹⁴ 〈屏東特訊—祭典盛況〉，《臺南新報》，大正十四年(西元 1925 年 1 月 11 日)，日刊第 9 版。

¹⁵ 黃瓊慧等撰述、施添福總編纂，《台灣地名辭書·卷四·屏東縣》，南投市：省文獻會，2001，頁 53-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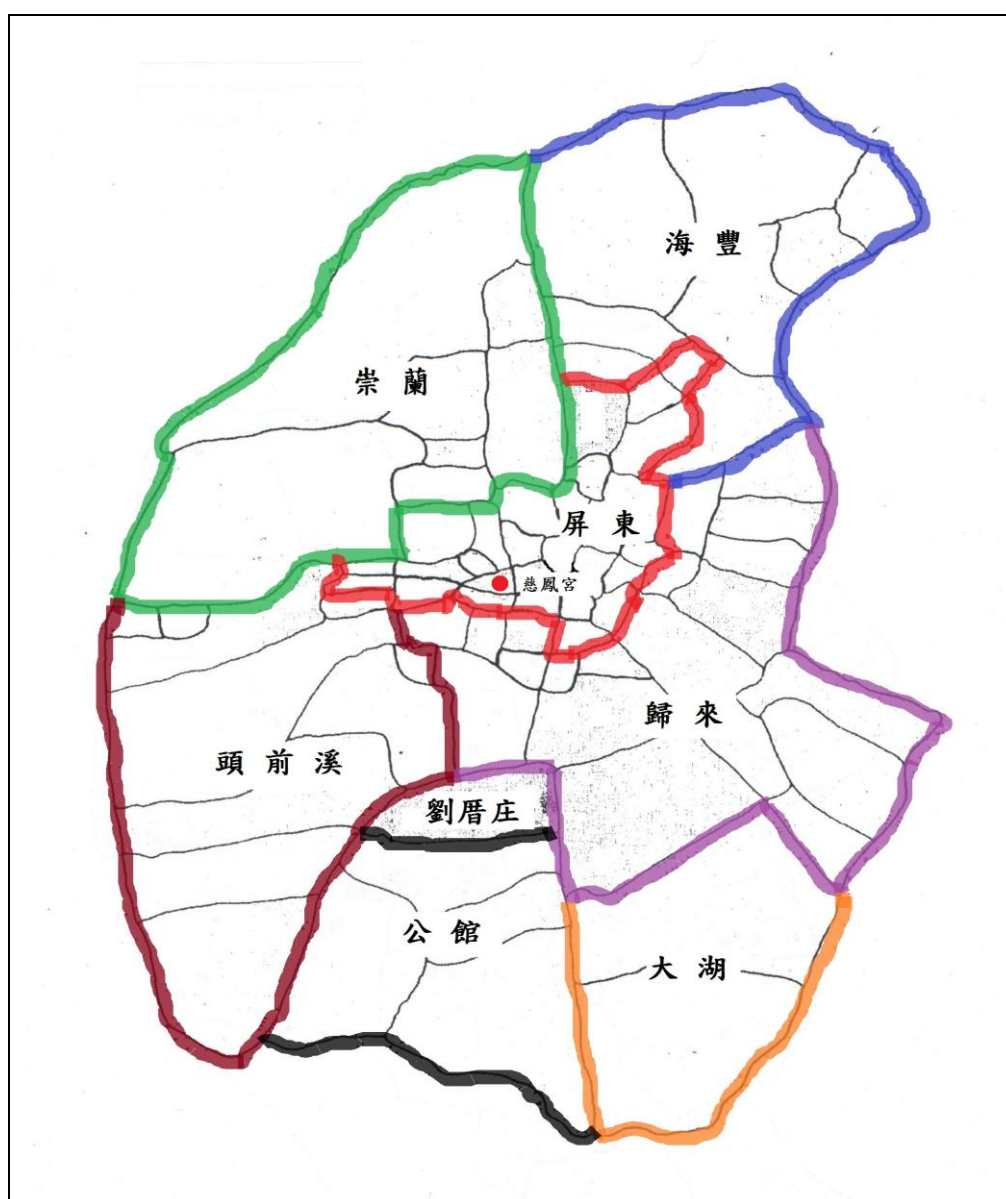
光榮里	榮町、綠町	東			
勝豐里	小川町		勝豐宅		
金泉里					
平和里					
慶春里					
安樂里			大宮町		楠仔樹腳
楠樹里					
扶風里					
永順里	幸町		大路頂		
永昌里					
興樂里	大宮町、若松町		街頭	溝仔尾庄	
明正里	若松町、本町				
太平里	若松町、大和町、大宮町				
斯文里	大和町、若松町				
溝美里	大和町、大宮町				溝仔尾
仁愛里					
中正里					
崇禮里	黑金町		大埔		大埔庄
崇智里					
必信里					
大埔里	綠町				
民權里	綠町、黑金町				
維新里	綠町				
泰安里	榮町、若松町、干城町	崇蘭	檳榔腳庄		
勝利里	若松町、干城町、大和町		檳榔腳	崇蘭庄	
永城里	干城町				
空翔里					
崇蘭里	田町、干城町、屏東街、崇蘭		崇蘭	崇蘭廊庄	
大鵬里	崇蘭	崇蘭廊			
廣興里					
潭墘里	隼町、幸町	溪埔厝	溪埔厝庄		
		潭墘	潭仔墘庄		
三山里	海豐	海	海豐	海豐庄	
海豐里				海豐新厝庄	
信和里		和興	海豐溪洲庄		
仁義里					

和興里		豐		和興庄
華山里	大和町、大宮町		頭崙埔	頭份埔庄
北勢里	北町、若松町		北勢頭	北勢頭庄
北興里	北町			
橋南里	昭和町	歸 來	新番仔埔	番仔埔庄
橋北里	昭和町、旭町			
長春里				
光華里	竹園町		番仔埔	
一心里				
義勇里				
豐田里			旭町、清水町	上田寮
豐榮里				
大連里	下田寮			
豐源里				
瑞光里	昭和町、瑞穗町、歸來		歸來	
歸心里	歸來			
湖西里				
湖南里				
萬年里	千歲町		車仔頭	
永安里			柑仔宅	
厚生里			柳町	
澤仁里				
建國里				
頂宅里	無		頂宅仔	頂宅庄
新生里	公館、歸來	劉厝庄	劉厝庄	
長安里	幸町	頭	竹圍	六塊厝庄
			六塊厝	
凌雲里	無		林仔內	林仔內庄
鵬程里				
永光里	幸町	前 溪	頭前溪	頭前溪庄
安鎮里	幸町、大武町			
大武里	大武町		大溪洲	大溪洲庄
崇武里				
前進里	頭前溪			
清溪里				
大洲里				

公館里	公館	公館	公館	公館庄
新興里			公館埔	公館埔庄
玉成里			玉成	玉成庄
龍華里			龜屯	龜屯庄
頂柳里	大湖、歸來	大湖	頂柳仔林	頂柳仔林庄
大湖里	大湖		下柳仔林	下柳仔林庄

資料來源：修改自黃瓊慧等撰述、施添福總編纂，《臺灣地名辭書·卷四·屏東縣》，南投市：省文獻會，2001，頁 53-96。

圖 4-6 日治時期祭祀圈之分布圖



資料來源：自行繪製，並參照黃瓊慧等撰述、施添福總編纂，《臺灣地名辭書·卷四·屏東縣》，南投市：省文獻會，2001，頁 53-96。

由上述可知，當時以慈鳳宮為信仰中心的祭祀圈已經擴展至涵蓋今日屏東市整個空間範圍，祭祀圈內的地方人民多踴躍參與每次的祭祀活動。

隨著殖民政府對屏東街市的建設與改造，使屏東街市的經濟發展越來越繁榮。當地方經濟繁榮發展，勢必會帶動人口的移入，移入人口隨著時間逐漸融入當地的生活，宗教信仰層面上亦逐漸參與地方宗教活動。日治時期的屏東街市，因為糖業經濟的發展，創造許多就業機會，以及殖民政府對屏東街市的建設，吸引大量人口的移入。觀察第三章第三節表 3-4¹⁶的「日治時期屏東街市人口數」中，可發現屏東街市的人口數，從日治初期約二千多人，到日治後期已增加至六萬多人，人口數成長約三十倍，可知日治時期的經濟發展，確實使屏東街市快速成長。這些移入的人口會根據自己的籍貫，組織成各種的同鄉性質組織，參與慈鳳宮的宗教活動，逐漸被慈鳳宮的宗教信仰同化，融入當地的祭祀圈中。其中，屏東街市因為臺灣製糖株式會社阿緱製糖所的進駐，移入不少日本移民，這些日本移民大多是因為阿緱製糖所的需求，才遷移到屏東，他們也會參與慈鳳宮的宗教活動，在迎神賽會的藝陣團體中，亦可看見日本移民所組織的團體，如製糖工場團、電力會社團¹⁷等，在日治時期報紙時常看見這些移入人口參與慈鳳宮宗教活動的盛況：

屏東街天上聖母。二十二、三兩日。遶境一節。已疊報矣。其期日迫在目前。然諸團體之準備。燦行詩意故事已陸續聲明。較諸往年。頗見熱心。中如臺南團聘臺南同意社。並香華閣。南鯤鯓團。嫁前閣。並宋江諸陣頭。臺北團。親和會子弟。並范謝二將軍諸陣頭。臺中國之彰化子弟諸陣頭。鳳山團之城隍爺諸陣頭。市內飲食團。獸肉團。自動車團。製水團。旅館團。各競爭閣一臺。外如臺南和氣團。臺灣製糖工場。酒精工場。番子埔、林子內、檳榔腳、頭前溪、華僑團、保線、機關庫、驛內諸團目下正在準備翻奇出新之故事。出為燦行。以期優勝。

¹⁶ 表 3-4 請參看本文第三章第三節，頁 94。

¹⁷ 〈屏東媽祖遶境 決定展期 為種種準備〉，《臺南新報》，昭和八年(西元 1933 年 4 月 8 日)，夕刊第 4 版。

聞臺南團擬欲聘臺南正和軒再來演唱。屆期定有可觀焉。¹⁸

從上述報導可知，除了日本移民外，臺灣本島亦有不少臺北、新竹、臺中、臺南等住民，因工作等因素移居屏東街市，進而成為慈鳳宮的信眾，每逢媽祖祭典皆共襄盛舉。如果按照嚴格的祭祀圈定義來歸類這些移入人口，或許無法肯定地說他們也是祭祀圈的一份子，但不可否認的是，這些移入人口對於參與慈鳳宮的宗教活動相當熱衷，可以用更廣義的歸類方式來說明，這些移入人口與慈鳳宮或許沒有權利義務關係，但卻是慈鳳宮的信眾之一，每年積極地組織藝陣團體，熱烈地參與慈鳳宮的迎神賽會，不斷地展現出他們對慈鳳宮媽祖的崇敬，藉由參與宗教活動，表達對慈鳳宮媽祖的虔誠信仰。所以，這些移入人口每年參與慈鳳宮宗教活動的行為，其實就是慈鳳宮信仰範圍擴張的證據。

簡言之，屏東街市因經濟的發展，吸引人口大量的移入，移入人口逐漸融入地方社會，參與地方宗教活動，帶動慈鳳宮信眾數量的增多，使寺廟的信仰範圍擴大。所以慈鳳宮以清領時期的祭祀圈為基礎，在殖民政府對屏東街市的建設下，帶動街市經濟繁榮，進一步促成慈鳳宮祭祀圈的擴張，成為慈鳳宮邁向地方大廟的重要信仰基礎，可見經濟繁榮與宗教信仰是有密切關係的。

另外，日治時期屏東街市的寺廟，除慈鳳宮以外，尚有許多寺廟存在，根據《高雄州統計書》的調查報告可知，屏東街市寺廟總數約有十五間¹⁹，這些寺廟的主祀神種類不一，以祀奉媽祖、觀音佛祖為多，其餘則有關聖帝君、玄天上帝、三山國王等，散布於屏東街市的不同區域，多為各村落居民的地方信仰(表 4-2)。

表 4-2 日治時期屏東市的寺廟

名稱	主祀神	創建	位址	
			日治(小字)	今日
武廟(關帝廟)	關聖帝君	乾隆四十五年(1780)	屏東	武廟里

¹⁸ 〈屏東媽祖遶境 諸團體圖熱鬧 陸續聲明燦行〉，《臺南新報》，昭和八年(西元 1933 年 4 月 20 日)，日刊第 8 版。

¹⁹ 高雄州知事官房文書課，〈本島ノ舊慣ニ依ル寺廟・齋堂及神明會(昭和九年-昭和十三年)〉，《高雄州統計書》，高雄：南報商事社，1936-1940；作者不詳，〈寺廟祭神一覽(八)〉，《南瀛佛教》，第 11 期第 14 卷，1936 年 11 月 1 日，頁 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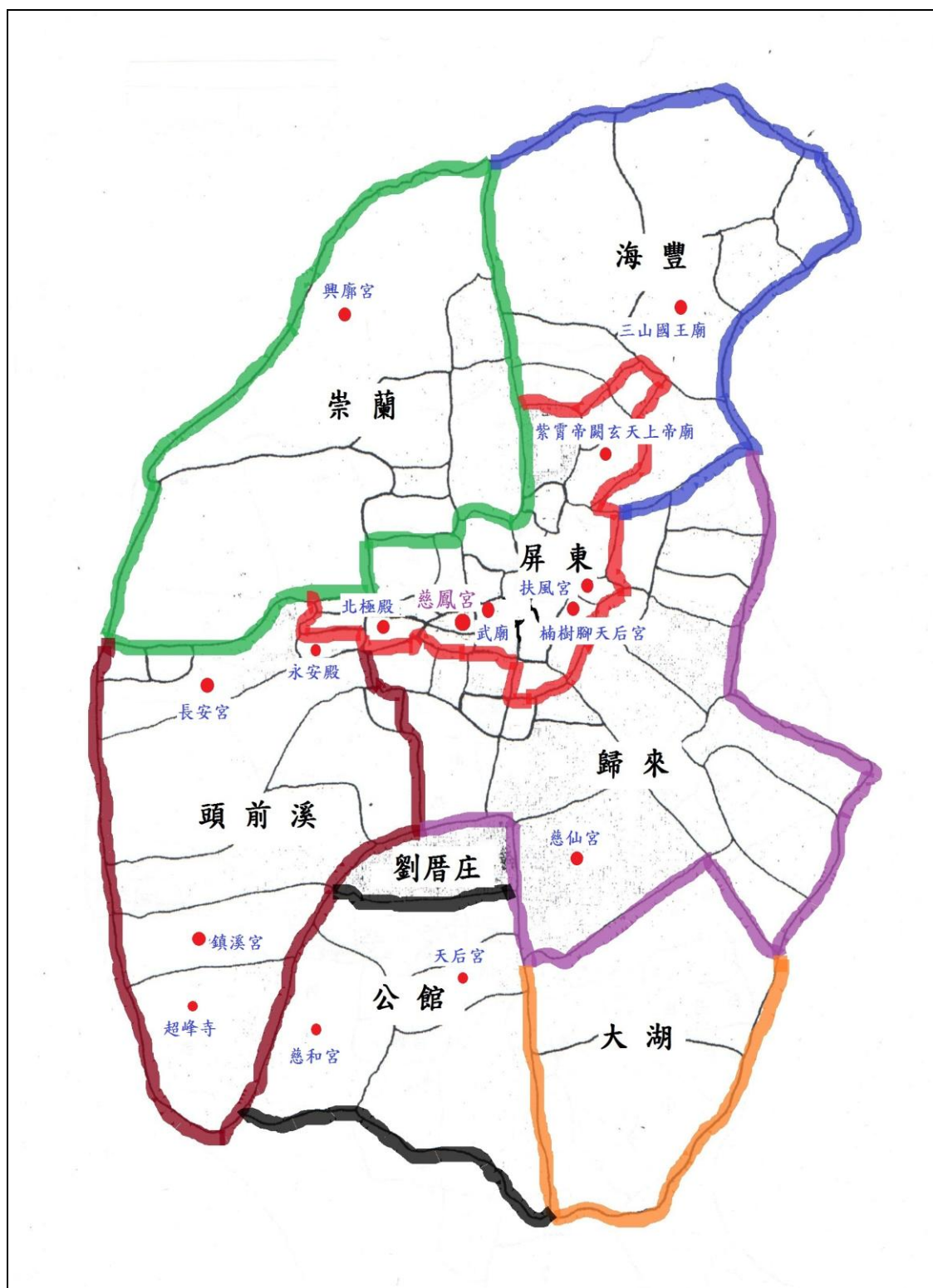
楠樹腳天后宮	媽祖	約清領中期	楠仔樹腳	楠樹里
扶風宮	萬薛池王爺	約清領中期		扶風里
紫霄帝關玄天上帝廟	玄天上帝	雍正十年(1732)	溝仔尾	溝美里
慈鳳宮	媽祖	乾隆二年(1737)	大埔	崇禮里
北極殿(大埔廟)	玄天上帝	光緒十年(1884)		必信里
興廓宮(廣興宮)	中壇元帥	道光三年(1823)	崇蘭	廣興里
三山國王廟	三山國王	乾隆十六年(1751)	海豐	三山里
慈仙宮(頂宅慈鳳宮)	媽祖	乾隆十一年(1746)	歸來	頂宅里
長安宮	觀音佛祖	約同治年間	六塊厝	長安里
永安殿(林仔內廟)	玄天上帝	約清領末期	林仔內	永光里
鎮溪宮	觀音佛祖	約大正年間	頭前溪	前進里
超峰寺	觀音佛祖	約康熙末年	大溪洲	大洲里
天后宮	媽祖	昭和三年(1928)	公館	公館里
慈和宮	保生大帝	昭和八年(1933)	玉成	玉成里

資料來源：高雄州知事官房文書課，〈本島ノ舊慣ニ依ル寺廟、齋堂及神明會(昭和九年-昭和十三年)〉，《高雄州統計書》，高雄：南報商事社，1936-1940；黃瓊慧等撰述、施添福總編纂，《臺灣地名辭書·卷四·屏東縣》，南投市：省文獻會，2001，頁 53-96；王進士，《屏東市采風錄》，屏東市：屏東市公所，2002，頁 135-158。

雖說日治時期屏東街市的地方寺廟眾多，信仰分歧，但就整個屏東街市的宗教活動來說，仍以慈鳳宮為主要的信仰中心，因為每年慈鳳宮媽祖聖誕的遶境與祭典活動，皆是屏東街市的地方盛事，各村落皆會參與籌劃和組織藝陣，《臺灣日日新報》與《臺南新報》亦會大肆報導，日方官員與地方士紳也都積極參與祭典活動，地方士紳甚至大多是慈鳳宮管理組織的一員，這些相關現象皆會在第四章的二、三節，以及第五章做詳細討論。此外，如果從日治時期慈鳳宮的廟址位置做觀察，並比較各村落寺廟的位置(圖 4-7)，不難發現慈鳳宮正位於屏東街市的中心，屏東街市即是以此為中心，逐漸向外發展，慈鳳宮的祭祀圈亦隨著屏東街市的發展逐漸向外擴張，由此更可證明慈鳳宮的重要性，這些各村落的寺廟存在，並不會影響慈鳳宮在屏東街市的影響力²⁰，日治時期的屏東慈鳳宮已是地方社會重要的信仰中心。

²⁰ 慈鳳宮與屏東街市各村落寺廟的競合關係，因牽涉議題複雜且廣泛，礙於篇幅的限制，不在此做詳細的討論，僅羅列日治時期各寺廟的名稱、主祀神、位址與分布圖做參考。

圖 4-7 日治時期屏東市的寺廟分布圖



資料來源：自行繪製，並參照高雄州知事官房文書課，〈本島ノ舊慣ニ依ル寺廟、齋堂及神明會(昭和九年-昭和十三年)〉，《高雄州統計書》，高雄：南報商事社，1936-1940；黃瓊慧等撰述、施添福總編纂，《臺灣地名辭書·卷四·屏東縣》，南投市：省文獻會，2001，頁 53-96；王進士，《屏東市采風錄》，屏東市：屏東市公所，2002，頁 135-158。

第二節 寺廟的管理

寺廟在漢人社會中擁有重要地位，寺廟管理組織不僅發揮管理廟務和領導宗教活動之功能，有時更兼及地方政治、經濟、教育和慈善事務，因此寺廟管理組織也是地方社會各種力量運作與展現的場域。清領時期慈鳳宮的寺廟組織，沒有遺留相關文獻資料與碑碣，且地方耆老對久遠的廟務亦不甚清楚，因此難以考究，僅能從捐金獻地的碑碣中，推測乾隆年間的阿猴生員鄭麟鼎、道光年間的信眾郭先桂、阿猴街監生王嘉輝、廣安庄武舉劉瑞麟、歸屯庄信眾許天助等²¹，可能皆擔任過寺廟管理人，處理寺廟的管理工作，以及舉辦各項相關的祭祀活動。當時並無明確的管理組織，多由地方士紳或重要信眾倡議修繕寺廟或舉行祭祀活動，並捐金獻地以維持寺廟的香火，因此本文難以對清領時期慈鳳宮的寺廟管理，提出一個明確的組織架構。以下將利用文獻史料，對日治時期寺廟管理組織做一個完整的討論。

壹、 管理人

日治時期慈鳳宮的寺廟管理組織，已有基礎的架構出現，但仍是屬於較鬆散的組織型態，主要分成兩種組織類型：一種是「神選」的爐主頭家制度，每年從信眾中擲筊產生，負責辦理祭典活動；一種是地方信眾選出一人或數人做為廟務處理的代表，是寺廟中主要管理者，產生方式是由地方士紳或重要頭人直接擔任，或透過推選、輪流，名稱多為總理、董事、首事、管理人等，主要負責處理日常廟務或辦理祭典活動，日治時期慈鳳宮多以「管理人」稱之。²²

日治時期慈鳳宮的管理人，是推派一位代表寺廟的主要管理者，並選出數位協助者，由這些地方社會的重要領導階層共同處理廟務與舉辦祭典，其組織型態類似今日寺廟管理組織的「管理人制度」。平時負責寺廟的各種管理工作，如寺

²¹ 清領時期慈鳳宮各類碑碣的記載，詳細內容請參看本文第二章第二節，頁 42-50。

²² 財團法人屏東市聖帝廟慈鳳宮總務幹事鄭宇伶之父—鄭萬見，訪談時間：民國 100 年 11 月 26 日。

廟會議主持、總務、財務、修繕、慈善等，以及一整年的各種祭祀活動，如誕辰、遶境、祭典儀式的主陪祭等，並號召各街庄信眾和代表，參與寺廟相關之活動，甚至籌措寺廟所需之經費，皆是管理人所必須負責處理的重要事務。²³從下列報導中，即可清楚地看出管理人是寺廟召開會議的主持者，與信眾進行磋商，並協調祭祀活動的工作分配：

本街慈鳳宮自告落成以來。已月十有餘載。建醮一事。雖經提議幾次。而尚未實行。去八日由該管理人戴鳳松氏。招集本街諸紳商。五十餘名。在其廟內。磋商進行方法。順僉選委員長一名。為蘇雲英氏。設備係委員七名。為戴鳳松。林英良。盧郁。蘇允棟。林德水。林瑞文。王加志等。分擔以設備種種。期日何時。容時續報。²⁴

相同地，另一則報導也清楚地呈現管理人必須扮演會議主持者的角色：

本街慈鳳宮建醮一節。先是由管理人。通知街民一同。開打合會。經受滿場一致之贊成。然後再開投票公選內外總副理。嗣由總副理。再直接通知鳴鑼□次。集合街民於廟內。選舉內外之委員。並僉選各首頭斗燈。²⁵

此外，從上述報導亦可看出，管理人也扮演著祭典活動的主祭者，帶領各重要官紳與信眾，進行祭祀儀式：

「屏東慈鳳宮，天上聖母，遶境後一日，即十九日，當事者豫先折柬，廣邀各重要官紳，於是日午前十一時，執行嚴肅祭典，刻至，執事人員，暨來賓一同著席，以蘇雲英、戴鳳松兩氏為主陪祭，祭畢參列員一同，順次拈香而退，午後六時，開宴飲福於第一樓云。」²⁶

從上述日治時期的報導，可看出慈鳳宮的管理組織除了常設之管理人外，如

²³ 財團法人屏東市聖帝廟慈鳳宮總務幹事鄭宇伶之父—鄭萬見，訪談時間：民國 100 年 11 月 26 日；財團法人屏東市聖帝廟慈鳳宮總務幹事鄭宇伶，訪談時間：民國 100 年 11 月 25 日。

²⁴ 〈屏東通信—提議建醮〉，《臺南新報》，大正十三年(西元 1924 年 3 月 12 日)，日刊第 5 版。

²⁵ 〈屏東特訊—事勿妄言〉，《臺南新報》，大正十三年(西元 1924 年 10 月 4 日)，日刊第 5 版。

²⁶ 〈屏東慈鳳宮聖母祭典〉，《臺灣日日新報》，昭和三年(西元 1928 年 5 月 22 日)，夕刊第 4 版。

遇建醮或祭典等主要活動亦會由管理人主持會議，召集地方社會各重要士紳或信眾，投票選出「祭典委員會」之各種委員：委員長、副委員長、庶務長、設備長、交通長、餘興長、祭典長、接待長、救護長、會計長等，針對每年的媽祖誕辰祭典活動，進行事前籌備工作的分工，以利祭典活動的推展與盛大舉行，其中祭典委員長通常由殖民政府的在地官員—屏東街長渡邊發藏擔任。²⁷

由此可知，慈鳳宮不僅是地方士紳權力運作的場域，更是殖民政府藉由參與臺人宗教活動，拉攏臺人的手段之一，慈鳳宮在屏東街市的重要地位，不只是地方社會的信仰中心，亦是日本官方認同的寺廟之一，更是地方信眾身心靈的依託。

貳、 爐主頭家

寺廟管理組織除了常設的管理人或管理委員會外，「爐主頭家」制度也是寺廟管理組織的重要一環。爐主是代表地方居民負責一年內的祭祀工作，頭家則是協助爐主分擔祭祀工作，產生方式通常是在主祀神前擲筊選出，聖筊數最多者為下一屆爐主，其餘則是頭家。因為爐主是神明指定的人選，被選中者在未來一年將會受到神明的庇佑，所以大多會用心服務，認為是一種莫大的榮譽。爐主人數僅有一人，但頭家人數不等，依照地方社會的人數或慣例來做決定，且爐主頭家多由男性擔任。爐主主要任務是張羅慶典時所需的物品，與管理人或信眾商討祭祀活動的各種規劃，以及收取祭祀所需之費用；頭家則是協助爐主，分擔收取祭祀費用之工作，輪流負責平日寺廟祭祀之工作。

在未成立管理委員會的慈鳳宮，所有的廟務與祭祀活動，皆由管理人與爐主頭家負責。慈鳳宮的爐主頭家產生方式，雖然與一般寺廟相同，皆是用擲筊選出，但可參與擲筊者的名單，並不是按照地方戶長名冊或收丁錢數，而是依照信眾的捐獻金額，達到一定額度者即可參與爐主頭家的擲筊活動，今日捐獻金額數是新臺幣一千元以上，但日治時期的捐獻金額數已不可考，此種參與擲筊的標準是相

²⁷ 〈屏東迎神期日決定〉，《臺灣日日新報》，昭和二年(西元 1927 年 4 月 10 日)，日刊第 4 版。

當特別的。²⁸經由這種擲筊機制選出的爐主頭家，其職業類別相當多元，其信眾居住區域也不一定是在屏東街市內，不一定是地方政商首富，可知慈鳳宮除了是地方士紳階級的權力運作場域，亦是庶民在日治時期透過宗教活動參與地方事務的共要管道。

慈鳳宮直到民國四十七年(1958 年)，才正式成立「慈鳳宮管理委員會」，將所有的廟務及祭祀活動全部交由委員會來處理，爐主頭家的工作逐漸轉變成協助委員會的性質，其重要性逐漸降低。其實，早在日治時期已有提議要廢止爐主頭家，改由委員會制度，且由管理人召集信眾開會討論。日治時期《臺南新報》即有詳細報導，〈屏東人士 議迎媽祖 廢止頭家爐主 改為委員制度〉²⁹：

屏東街例年迎媽祖之期。已迫在目前。恒例諸頭家爐主。必出為奔走無何。本年諸董事。俱掩旗息鼓。埋頭不出。故該街有志施永順。陳添丁。許神安。黃其郁。外數氏鑒及爾來票價昂騰。景氣大有恢復之兆。欲藉此良機。挽回市況為目的。去三十日午後三時。邀集街有志四十餘名。假慈鳳宮內開協議遶境事宜。磋商結果。□止將前頭家爐主改為委員制。選舉三十名委員。在場各商團。俱謂挽回市況計。均表熱心□襄。中有臺南團陳添丁。許神安。外數氏當場□明。欲請臺南鎮南媽。施永順。廖法。劉傳進。承認請北港媽祖。市場內魚商店。將請東港王爺駕□燦□遶境。議畢諸委員為圖□諸往年倍加熱鬧。欲行種種準備。豫定明二日午後三時再邀集諸關係者。分担事務。並決定遶境期日云云。

雖然召開會議討論成立委員制的相關事宜，但會後並無確實實施，每年仍會擲筊選出爐主頭家，寺廟也會選出董事委員一同處理廟務與祭祀活動，形成爐主頭家與委員制並行的狀態。

²⁸ 財團法人屏東市聖帝廟慈鳳宮總務幹事鄭宇伶之父—鄭萬見，訪談時間：民國 100 年 11 月 26 日。

²⁹ 〈屏東人士 議迎媽祖 廢止頭家爐主 改為委員制度〉，《臺南新報》，昭和七年(西元 1932 年 3 月 31 日)，夕刊第 4 版。

參、建醮委員會

建醮，即是俗稱的「做醮」，是臺灣傳統宗教儀式中最隆重的祭典，通常在寺廟新建、重建、竣工、落成時所進行的儀式，目的是爲了酬謝天神、地祇、三界諸神等，平時對地方信眾的保佑，造福鄉里，另外也是爲了祈求風調雨順、國泰民安，是一種社會繁榮的表徵，亦是知福惜福的表現。日治時期的慈鳳宮就曾經舉辦過建醮儀式：

屏東街慈鳳宮，係崇祀媽祖，遠近多為信仰。**大正三年八月**，以廟久廢圯，遂募捐二萬圓，著手大加修繕，**至九年未告成**。然是時適逢景氣不良，于是落成式典，遂至遷延不舉。本年為米穀豐登人多饒富，爰卜來三十日起，盛舉落成式，現正準備一切云。³⁰

由上述可知，建醮活動主要是爲了慶祝寺廟重建落成，大正三年(1914 年)進行寺廟修繕，直到大正九年(1920 年)完工，但因景氣不佳，乃延宕未舉行慶成建醮儀式，最後決定於大正十三年(1924 年)舉行落成儀式，並盛大慶祝。由於建醮是非常重要的祭典，所以事前的準備工作與祭典進行時之事宜，皆相當繁雜，需要動用許多人力物力，因此爲了建醮活動，寺廟必須成立專屬的建醮委員會，全力籌辦，以期能圓滿完成，表示對神明的崇敬與感謝之意。慈鳳宮爲了建醮祭典，由管理人蘇雲英、戴鳳松召開多次會議，謹慎地進行工作分配，並選舉相關委員：內總理爲林英良、外總理爲林德水、內副理王加志、外副理林榮生等，以及內外委員十六名，以利建醮祭典的進行。³¹日治時期的新聞現場即詳細地報導會議狀況與工作分配：

本街慈鳳宮建醮一節。經如昨報。去八日午后二時。又開收支豫算決議於本廟內。出席者三十餘名。入席後由蘇雲英。戴鳳松兩氏。起述建醮分擔事其要

³⁰ 〈慈鳳宮落成式〉，《臺灣日日新報》，大正十三年(西元 1924 年 11 月 29 日)，日刊第 4 版。

³¹ 〈屏東通信—總理選定〉，《臺南新報》，大正十三年(西元 1924 年 7 月 19 日)，日刊第 5 版；〈建醮選正副總理〉、〈屏東特訊—選舉建醮總理〉，《臺灣日日新報》，大正十三年(西元 1924 年 7 月 22 日)，日刊第 4 版。

點列之如左。

第一條。內總理事務分擔所關之件。一壇內醮事設備一切事務從事。

一、設置會計支拂一切事務從事。

一、警衛及救護所設備一切事務從事。

一、內副理一人。及內委員八名、一概由內總理指揮從事。

一、放水燈設備一其事物從事。內外合辦。

一、普施設備一切事務從事。內外合辦。

一、案內狀發送。反接待係所關事務從事。內外合辦。

一、巡燈篙腳事務處理。

第二條。外總理事務分擔所關之件。

一、斗燈銀及散緣。其他募集及徵收事務從事。

一、□內演戲。及戲臺設備一切事務從事。

一、市街裝飾。監督事務從事。

一、宴會料理。及會場設備一切事務處理。

一、外副理一人。及外委員八名。一概由外總理指揮事務從事。

一、放水燈餘興。監督事務從事。內外合辦。

一、□施贊普監督事務從事。

一、外□設備一切事務從事。

以上內外委員十六名。概由各首選舉。而內外總理。及內外副理。僉舉期日。

即決定本新曆十六日。即古曆六月十五日。午后二時。假慈鳳宮內。舉行投票公選。屆時希望街人士。及各有志多數出席云。³²

由上述可知，建醮祭典的事前準備工作是相當繁重，需要許多地方信眾與士紳一同分工合作，所有的準備工作都得劃分仔細，大家各司其職。建醮祭典當天，祭祀活動需要有主持者，於是由內外總理召集街市信眾，一同磋商選出各活動主持者：建醮祭典的總主持者戴鳳松，建醮儀式的主醮者林英良，醮壇搭建的主壇者陳添丁，普渡祭拜孤魂野鬼的主普者高祖竅，其餘委員有陳家駒等十六名，一起協辦建醮祭典當天的所有事宜。³³

寺廟興衰與管理組織有很大的關係，藉由地方信眾對寺廟主祀神的信仰，自願地為寺廟服務，參與寺廟的各種活動，甚至是籌措經費等，皆是寺廟興盛之關鍵。日治時期的慈鳳宮是由管理人與爐主頭家制度，相互合作，一同處理日常廟務與各項祭祀活動，這些自願性的信眾與地方士紳，形成慈鳳宮管理組織的基礎，為往後寺廟管理委員會立下根基，逐步帶領慈鳳宮邁向地方大廟的重要地位。

³² 〈屏東通信—建醮續報〉，《臺南新報》，大正十三年(西元 1924 年 7 月 13 日)，日刊第 9 版。

³³ 〈屏東特訊—醮事續聞〉，《臺灣日日新報》，大正十三年(西元 1924 年 10 月 1 日)，夕刊第 4 版。

第三節 各類菁英的參與

社會領導階層或地方菁英³⁴，係指地方性領導階層(local elite)或次級領導階層(sub-elite)。具體而言，這些人在清領時期是擁有科舉功名的士紳，以及沒有科舉功名的富商、地主和儒士等，而在日治時期則是指政治、經濟、教育及文化等方面，地位較重要或表現傑出者。清領初期，在移民社會下，重經濟輕文教，故豪強型領導人物為社會領導階層的主體，是因應臺灣移墾社會所產生的。迨清領中後期，移墾社會的秩序大致底定，文教型的士紳領導階層逐漸佔有重要地位，至清末臺灣社會，轉變成為經濟型、豪強型、文教型並重的多元領導狀態。³⁵日治時期，殖民政府籠絡各地社會領導階層或社會菁英，以利快速控制與統治臺灣，頒授紳章給具有科舉功名、有學問、資產或名望的臺人，並安排義務職的基層行政位置，成為殖民政府行政任務的輔助工具，而這些受籠絡的社會領導階層，與清末的組成份子是有相關的。因此，在跨時代的歷史意義上，這些社會領導階層是有延續性的，包括政治、經濟及文化等地位皆是如此。

日治時期參與慈鳳宮各項廟務與祭典活動的社會領導階層，即俱有上述特質，他們的一舉一動左右著地方社會與寺廟的發展，屏東街市的蘇姓、戴姓、郭姓、施姓等家族，是慈鳳宮各項事務的主要推動者，在地方社會具有指標性的影響力，此外尚有其他諸如日人和外來菁英亦扮演重要角色。茲舉例如下：

既報，屏東街慈鳳宮祭典迎神輿繞境一節，于去六日午後二時，由爐主**林慶雲氏**，再邀關係者數十名，參集該廟內，磋商一切。刻至，**蘇雲英氏**就議長席，聲明會議要項，乃互議決期日，即定本月二十二三兩日間(舊曆三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恭迎神輿遶境，翌日舉行祭典，再由蘇氏指名各係人員，以分擔事務。諸係員即委員長**渡邊發藏氏**，副委員長**蘇雲英氏**，其他庶務係係長**郭蔡淵**外四

³⁴ 吳文星，《日治時期臺灣的社會領導階層》，臺北市：五南，2008，頁5。

³⁵ 蔡淵黎，〈清代臺灣社會領導階層性質之轉變〉，《史聯雜誌》第3期，1983，頁34；吳文星，《日治時期臺灣的社會領導階層》，臺北市：五南，2008，頁11。

氏，設備係係長戴鳳松外九氏，交通係係長蘇允棟外十氏，餘興係係長施永順外二十六氏，祭典係係長林英良外六氏，接待係係長林耀明外九氏，救護係簡祖沛外七氏，會計係係長林德水外六氏。是日滿場一致，踴躍贊成，諸團體代表亦皆承諾盛裝故典，六時閉會而散。³⁶

接下來，本節將分別討論與屏東街市有關且較重要之日人、本地和外來菁英對慈鳳宮宗教的參與情況，並探究其與寺廟之關係。

壹、 日人菁英

日人菁英主要是以任職屏東街市相關行政職務者為主，多為地方官員，前後參與慈鳳宮宗教活動之人數，約有二十三人³⁷，以下僅就參與次數較多的渡邊發藏與伊藤完二為代表。

一、 渡邊發藏³⁸

渡邊發藏，明治五年(1872 年)一月五日，生於日本山口縣阿武郡萩町，日本領臺後擔任過許多重要職位，如臺灣總督府郵便電信書記、鳳山廳屬總務課長、宜蘭廳庶務課長、總督府民政部地方係長、新竹廳事務官兼警務課長、臺灣化學工業株式會社專務取締役、大正製糖株式會社取締役、屏南殖產株式會社常務取締役、中港電燈株式會社專務取締役、新竹街長、高雄州屏東街長、高雄州協議會員、屏東信用組合長、皇民奉公會中央本部奉公委員等，是日治時期臺灣事實業界與政治界相當活躍的人物。

任職屏東街街長前後十一年間，對屏東街有諸多建設，長期參與慈鳳宮祭典活動，大多擔任祭典委員長，是日本殖民政府的代表，對慈鳳宮的宗教活動熱心參與，例如事前的籌備會議，常會出席磋商討論，並邀集各方官紳一同參與祭典

³⁶ 〈屏東迎神期日決定〉，《臺灣日日新報》，昭和二年(西元 1927 年 4 月 10 日)，日刊第 4 版。

³⁷ 參與慈鳳宮宗教活動的日人菁英，其詳細姓名可參考本文第四章第三節的表 4-3。

³⁸ 臺灣新民報社編，《臺灣人士鑑》，臺北：臺灣新民報社，1934，頁 473；臺灣新民報社調查部編，《臺灣人士鑑(日刊一週年紀念出版)》，東京都：湘南堂，1986，頁 240；林進發編著，《臺灣官紳年鑑》，臺北：成文，1999，頁 23。

與會後的餐敘。³⁹從中可看出官方對於地方社會宗教事務的重視，可藉由參與地方宗教盛會，攏絡臺人並宣達政令。

二、伊藤完二⁴⁰

伊藤完二，明治三十年(1897 年)四月十六日，生於日本大分縣速見郡杵築町，畢業於京都帝國大學法學部英法律科。日本領臺後擔任過許多重要職位，如總督官房法務課勤務、總督官房秘書課兼務、臺灣總督府地方警視、高等官七等、高雄州警務課長、臺灣總督府警察官、司獄官練習所教官兼臺灣總督府事務官、警務局警務課勤務、臺灣總督府地方理事官、臺北州內務部地方課長、知事官房文書課長、新竹州新竹郡守、屏東市尹、臺灣總督府交通局參事、遞信部庶務課長兼遞信部航空係長等，是日治時期臺灣政治界相當活躍的人物。

一般而言，清領時期的地方首長，對於參加地方民俗宗教活動與民間寺廟祭典並不熱衷，而日本殖民政府的地方官員卻相當積極地參與地方信仰中心的宗教活動，由上述兩位日籍官員即可得到驗證。因此，藉由日籍官員參與慈鳳宮的宗教活動，可知慈鳳宮在地方社會上是具有極重要的宗教地位，使日籍菁英經由參與慈鳳宮的宗教活動，拉攏民心，宣達政令，以爲其重要的統治手段。

貳、本地菁英

一、蘇雲英

蘇家在屏東街市是相當重要的大家族，直至今日臺灣政壇上，仍是具有影響力的，如蘇貞昌、蘇嘉全等，皆做過屏東縣長。其實，蘇家的起源早在清領時期已逐漸奠定其地位，蘇雲梯與蘇雲英在清領晚期都是地方士紳，至日治時期蘇家地位更形穩固，倍受日本殖民政府的重用。蘇氏兄弟對地方社會的宗教活動亦相

³⁹ 〈屏東媽祖祭〉，《臺南新報》，大正十三年(西元 1924 年 4 月 16 日)，日刊第 5 版；〈屏東通信—建醮議成〉，《臺南新報》，大正十三年(西元 1924 年 6 月 29 日)，日刊第 9 版。

⁴⁰ 原幹次郎編，《南進日本之第一線に起つ：新臺灣之人物》，臺北：拓務評論社台灣支社，1937，頁 777；新高新報社編，《臺灣紳士名鑑》，臺北：新高新報社，1937，頁 1；谷元二，《大眾人事錄》第十三版，東京市：帝國密祕探偵社，1940，頁 3。

當熱衷，尤其是蘇雲英，積極參與慈鳳宮的祭典活動，從《臺灣日日新報》與《臺南新報》的慈鳳宮相關報導中，常可看見蘇雲英擔任祭典活動的主持者、主祭者或董事等，且其姓名出現的次數多達十次以上，由此可知蘇雲英對慈鳳宮之重要性。

蘇雲梯與蘇雲英是兄弟，居住於港西中里頭前溪庄。清領時期蘇雲梯取得廩生的資格，日治時期因勸降有功，受到日本殖民政府的重用，任職庄長，明治三十一年(1898 年)庸登阿緱廳參事，並經營煉瓦製造業、砂糖製造業、土地開墾業、裕昌號等，且擔任臺南新報社監查役，並獲頒紳章。其中南昌製糖廠是屏東地區第一間新式糖廠，即是日本殖民當局大力支持下所成立的，蘇雲梯就是負責人，同時也是屏東平原首先響應日本政府蔗作改良者，此外蘇雲梯還自行經營糖行的銷售，可謂是橫跨糖業蔗作、製糖、銷售三種產業的經營者。由上述可知，蘇雲梯本身的經濟實力，加上其政治影響力，蘇氏在屏東地區的社會地位可見一斑，可惜英年早逝，於大正七年(1918 年)去世，死後由其弟蘇雲英接手大部份的事業。⁴¹

蘇雲英生於清領末期(1870 年三月十一日)，原居港西中里頭前溪庄，後搬至阿緱街(後改稱為屏東街)。幼時攻讀漢學，取得秀才的資格，日本領臺後，受日本殖民政府的重用，與其兄蘇雲梯一樣，皆是屏東街市具有重要地位的士紳，其成就更勝於兄長。明治二十八年(1895 年)，蘇雲英開始從事米糖買賣，明治三十二年(1899 年)拜命成為阿緱廳頭前溪區長，之後陸續擔任阿緱廳參事、阿緱區長、高雄州協議會員等，在地方政壇上具有重要影響力。在商業經營上，初期從事米糖買賣，經營糖行一慶昌號，後又經營煉瓦製造業、鹽務支館，並出錢投資其兄所主導的南昌製糖廠，明治四十三年(1910 年)臺灣商工銀行在阿緱街創立，蘇雲英即是發起人，並被選為臺灣商工銀行取締役，明治四十五年(1912 年) 臺

⁴¹ 臺南新報社，《南部臺灣紳士錄》，臺南：臺南新報社，1907，頁 607；下村宏修，《臺灣列紳傳》，臺北：臺灣總督府，1916，頁 321；莊天賜，《日治時期屏東平原糖業之研究》，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論，2001，頁 76。

灣興業株式會社創立，蘇雲英亦參與該會社的創立，且當選為臺灣興業株式會社取締役，是日治時期地方社會重要的實業家。此外，明治三十九年(1906 年)，日本政府為擴建海軍—義勇艦隊，進行資金募集，蘇雲英先後捐獻一千圓，之後又捐獻二百圓給日本赤十字會，成為日本赤十字社特別社員，對其他公共事業也都相當熱心參與，因此於明治四十二年(1909 年)，獲頒紳章，以茲表彰。⁴²

二、戴鳳松

戴連宗、戴鳳松是為父子，世居阿緱街。戴連宗⁴³從事商業買賣，日治時期擔任保正，其子戴鳳松更是地方上重要士紳之一，父子倆對於地方宗教事務十分熱心，長年擔任慈鳳宮管理人，以及祭典活動的重要籌備委員，對慈鳳宮有相當的影響力。

戴鳳松生於明治十六年(1883 年)五月，戴連宗管教嚴謹，自幼即修習漢學，明治三十七年(1904 年)九月即接替父親戴連宗的位子，拜命保正，對地方事務十分盡心。大正四年(1915 年)二月擔任阿緱公學校學務委員，大正九年(1920 年)被選為屏東街協議會員，為街政事務盡心盡力，頗受街民歡迎，因此大正十一年(1922 年)，日本政府授予紳章，以茲讚揚。之後，戴鳳松被選為屏東信用組合監事，專心致力於組合業務，於是再被昇任為屏東信用組合理事，其他還當選過屏東水利組合評議員、屏東商工會理事等，對實業界有相當大的貢獻。由上述可知，戴氏對地方事務涉獵頗多，街民對戴氏亦相當信任，因此，長年被選為慈鳳宮的管理人和各種宗教祭典的重要委員，是地方宗教信仰重要人物之一。⁴⁴

⁴² 臺南新報社，《南部臺灣紳士錄》，臺南：臺南新報社，1907，頁 607；岩崎潔治編，《臺灣實業家名鑑》，臺北：臺灣雜誌社，1912，頁 597；下村宏修，《臺灣列紳傳》，臺北：臺灣總督府，1916，頁 324；大園市藏編，《臺灣人物誌》，臺北：谷澤書店，1916，頁 185；林進發編，《台灣人物評》，臺北：赤陽社，1929，頁 198；林進發編著，《臺灣官紳年鑑》，臺北：成文，1999，頁 866；莊天賜，《日治時期屏東平原糖業之研究》，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論，2001，頁 43。

⁴³ 臺南新報社，《南部臺灣紳士錄》，臺南：臺南新報社，1907，頁 583。

⁴⁴ 山川岩吉，《最近的南部台灣》，臺南：臺灣大觀社，1923，頁 55；原幹洲編，《自治制度改正十週年紀念人物史》，臺北市：勤勞と富源社，1932，頁 221；林進發編著，《臺灣官紳年鑑》，臺北：成文，1999，頁 862。

三、郭蔡淵

日治時期，總督府的教育是採行同化政策，以公學校為主要的初等教育機構，臺灣中上階層之子弟是主要的勸誘對象，但中高等教育機構卻相當少，使社會領導階層接受新式「精英教育」的機會有限，國語學校與醫學校競爭激烈，成為升學的窄門，使得中上階層為了培養子弟，留學教育遂成為精英的主要搖籃。可知，無論是國語學校、醫學校，或留學教育，皆是新、舊領導階層社會地位延續的重要管道，使家族的社會、經濟地位得以鞏固與提升。總之，在總督府的政策影響之下，新、舊社會領導階層的遞嬗是個緩慢的過程，同時彼此間是具有延續性的，只是舊社會領導階層子弟以具備專業知識和訓練的新角色，繼承或取代父兄的社會地位，使兩代間的政治和經濟地位深具延續性，下一代的經濟發展似乎又較上一代多元且更具勢力，出現習醫、師範、法政及經濟的新社會精英，因此社會聲望和影響力更勝於前。⁴⁵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郭家三代即是一個鮮明的例子，其他如蘇雲英、戴鳳松、施宜等，皆具有相同的發展特色。

郭蔡淵出自屏東街市的名望之家，父親郭景澄自幼即給予良好的教育，漢學造詣相當深厚，清季取得廩生地位，日本領臺後，更是勤奮努力，於明治四十一年(1908年)，參加臺灣判任文官第一回試驗合格，成績斐然，之後擔任各官衙通譯，如臺南監獄通譯、阿緱廳通譯等。大正六年(1917年)，被推薦為屏東街助役，爾後陸續擔任屏東街協議會員、保正等職位，且家中自有經營阿片煙膏和煙草小賣業。無論是公私領域皆相當認真努力，因此日本殖民政府頒予紳章，以茲讚揚，日治時期報紙還特別刊載此事：

屏東礪社副社長郭蔡淵氏。前清之廩生。現下之街協議員。兼第五保保正也。素慷慨。樂優遊。花酒流連。結交多文字客。凡有地方公益。莫不竭力勇為當局深企重之。此番授賜紳章。同人皆引以為榮云。⁴⁶

⁴⁵ 吳文星，《日治時期臺灣的社會領導階層》，臺北市：五南，2008，頁311-318。

⁴⁶ 〈屏東通信—授賜紳章〉，《臺南新報》，大正十四年(西元1925年3月16日)，日刊第5版。

隔一個月，《臺南新報》又再次報導郭蔡淵授賜紳章之事：

舊屏東街助役。郭蔡淵氏。原係臺南人前清上舍士也。能詩善文。入帝國版圖以來。研究國文。精通漢語。**試驗文官及第**。就職屏東廳員。後為自活施行。依願掛官。退隱屏東。經營實業聲名頗著。今回為當局者見重。授與紳章。長島郡屬九日由州廳拜受。轉呈受與。⁴⁷

從上述兩則新聞可知，郭蔡淵被授予紳章是地方上的大新聞，《臺南新報》還接連幾天報導了這件事，可見郭蔡淵在地方社會的重要性。

郭蔡淵對子女的教育亦相當重視，其長子郭一清聰穎優秀，考取臺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畢業後在屏東街開業—「懷德醫院」，名聲益佳，且逐漸接替父親郭蔡淵打理公私領域的事務。⁴⁸

由上述得知，郭景澄是舊社會領導階層，極力培養子弟，使郭蔡淵能在日治時期，憑藉著深厚的漢學基礎與自身的努力，取得良好的政治社會地位，接著郭蔡淵對其子弟亦相當用心栽培，讓郭一清的成就更勝其父，也讓郭家的社會地位得以延續並提升。在此同時，郭蔡淵對地方寺廟的關注意十分用心，長期參與慈鳳宮的祭典活動與廟務管理，可見宗教信仰也是社會領導階層展現權力的重要場域。

四、林英良

林英良，是日治時期南部實業界相當活躍的人物之一，居住於屏東街，自小即接受漢學教育，個性獨立自主，刻苦勤奮，才能贏得不錯的身份名望。在屏東街上，經營吳服商行，手腕高超，信用良好，十分有生意頭腦，使其事業相當興隆，此外，對於其他社會公共事業也相當熱心，捐獻私財投入公共事業絲毫不吝

⁴⁷ 〈紳章授與〉，《臺南新報》，大正十四年(西元 1925 年 4 月 14 日)，日刊第 5 版。

⁴⁸ 原幹洲編，《自治制度改正十週年紀念人物史》，臺北市：勤勞と富源社，1932，頁 221；林進發編著，《臺灣官紳年鑑》，臺北：成文，1999，頁 870。

裔。⁴⁹對於慈鳳宮的日常廟務與祭典活動，常擔任重要職位，如主祭者、內總理等，或組織藝閣參與遶境盛會，是慈鳳宮發展的重要角色。

五、林德水

林德水，生於明治四年(1871年)十一月，居住於屏東街，亦是南部重要的實業家，本身經營中藥買賣，開設「懷安堂」，是藥種商的代表。⁵⁰參與慈鳳宮的廟務與祭祀亦相當熱心，曾擔任過祭典活動的籌備委員、外總理等，常會組織藝閣參與祭典與遶境，以表達對媽祖的崇敬，日治時期的報紙也有相類似之報導：

慈鳳宮天上聖母。例正三月。遶境一事已成定案。本年得爐主王加志氏。熱心提倡。加以頭家林榮生。邱玉雲。協和興蔡春。劉長祿等。亦竭力鼓舞。冀較往年。大加生色。以飽來觀者之眼福。乃由爐主發東。通知本街諸紳商。於去十九夜。集合該廟內。磋商一切。遶境期日。議定來舊曆三月十二十三兩日間。其踵事增華，已得四十餘團體。即吳服團。雜貨團。□(竹敢)商團。米谷團。藥種團。製靴團。自轉車團。材木團。金銀團。時計團。鍛冶團。表具團。阿片團。鮑魚團。鹽魚團。運送團。麵店團。福州團。賣水團。旅館團。菓子團。武力團。遊技團。竹籠□團。蔬菜團。理髮團。料理團。豚肉團。古物商團。煉瓦業團。製餅團。醬料店團。家具商團。人力車團。保線職工團。工場團。機關團。飲食團。馬車團。土木團。糖粉商團。貸付業團。醫師團。作業團。陶器團。商船租團。壯丁團。臺南團等。各自準備。以期制勝。想屆時定有一番雅觀也。⁵¹

由上述報導內容可知，林英良所組織的吳服團，以及林德水所組織的藥種團，皆是迎神賽會中重要的參與團體，各自都非常用心準備，以期奪得讚賞與表達對媽祖的敬意。

⁴⁹ 原幹洲編，《自治制度改正十週年紀念人物史》，臺北市：勤勞と富源社，1932，頁230；林進發編著，《臺灣官紳年鑑》，臺北：成文，1999，頁863。

⁵⁰ 臺南新報社，《南部臺灣紳士錄》，臺南：臺南新報社，1907，頁582；岩崎潔治編，《臺灣實業家名鑑》，臺北：臺灣雜誌社，1912，頁596。

⁵¹ 〈屏東通信—迎神準備〉，《臺南新報》，大正十三年(西元1924年3月23日)，日刊第9版。

六、施永順

施永順，明治二十四年(1891 年)七月十一日出生，居住於屏東街，擔任過保正，是地方上受敬重的人物，本身經營阿片煙膏，是殖民政府核可的小賣人，經濟狀況良好。施永順對地方公共事務與宗教活動十分熱心，曾擔任過祭典活動的籌備委員，而且每當慈鳳宮舉行媽祖誕辰，必定參與祭典籌備與遶境活動，甚至自願前往臺南恭迎鎮南媽金身，使慈鳳宮祭典加倍熱鬧。⁵²

由上述本地菁英的資歷來看，大多是地方社會重要的政治領袖，且多有不錯的交際手腕與商業經營，使他們在地方社會上皆具有很高的名望，加上他們多積極參與慈鳳宮的宗教活動，對慈鳳宮的信仰地位具有提升之作用。

參、外來菁英

一、施宜

既報屏東街，慈鳳宮，天上聖母，繞境一節。期日已迫，各商團，爭先籌備詩意閣，以期制勝。入賞目下如雜貨商團、臺糖團、市場團、華僑團、作業團、料理亭團、臺南團、吳服商團、賣水團、米谷商團、藥店團等，各暗中活躍，計畫推陳出□藝閣及其他燦行□故事云。⁵³

從新聞報導可知，各商團正積極參與慈鳳宮的祭典活動，其中「藥店團」即是由屏東街最負盛名的保安藥房主施宜所主導，熱心參與地方宗教活動，更組織藝閣參與盛會，以展現其對媽祖的崇敬之心。

施宜是屏東街市極為重要的社會領導階層，出生於明治二十七年(1894 年)九月十二日，本籍臺南，施安之次子，畢業於臺南第一公學校。大正六年(1917 年)十月，當時才二十三歲，於阿猴街開設「保安藥房」，生意興榮，規模龐大，

⁵² 岩崎潔治編，《臺灣實業家名鑑》，臺北：臺灣雜誌社，1912，頁 285；〈屏東迎神後聞〉，《臺南新報》，大正十二年(西元 1923 年 5 月 7 日)，日刊第 5 版。

⁵³ 〈屏東街籌備 迎神續報 各商團爭先恐後〉，《臺灣日日新報》，昭和六年(西元 1931 年 4 月 24 日)，日刊第 4 版。

是屏東地區數一數二的藥房，可知施宜的交際手腕相當厲害，對商業經營也很有能力，加上施宜性情溫和，有信用且十分勤奮，使其家運繁榮，經濟狀況良好，每年約繳交五萬數千圓的巨額稅款給政府，在日本殖民政府的眼中，是個很有貢獻的人物。此外，施宜先後擔任過醫藥與商業相關之職位，如屏東商工會理事和副會長、屏東信用組合監事及理事、高雄州稅務調查委員、酒煙草食鹽小賣人組合聯合會長、專賣品小賣人組合長、屏東街協議會員、屏東市會議員、屏東藥業組合長、屏東建築利用組合監事、大和商事株式會社取締役及會長、旅行俱樂部相談役等，備受街民敬仰，可見施宜是商界重要人物之一。⁵⁴

由上可知，施宜因家中經濟條件優渥，對子女的教育亦十分重視，長子施博文就讀高雄中學，畢業後前往日本留學，畢業於熊本藥專，繼承父親施宜的衣鉢。從中即可看出新、舊社會領導階層間的延續性，給與子女良好的教育環境，使上下兩代的成就可以做銜接，甚至更壯大。

二、陳家駒

陳家駒，明治三十年(1898 年)八月七日出生，原居於澎湖廳湖西庄沙港，後來因陳家駒本身是臺灣日日新報的屏東駐在員，所以才會搬遷至屏東街居住，並在屏東街從事工作，開始參與屏東街的地方公共事務與宗教活動，此外，陳家駒還是和洋雜貨商的經營者，生意興隆，人脈廣闊，與地方街民相處融洽。⁵⁵在宗教事務方面，對慈鳳宮的參與亦十分熱心，曾擔任過祭典活動的籌備委員，日治時期報紙對陳家駒參與慈鳳宮的祭祀活動亦詳加報導，如：

本街慈鳳宮建醮一事，曾登前報。去二十六日，在由各內外總副理，邀集街

⁵⁴ 原幹洲編，《自治制度改正十週年紀念人物史》，臺北市：勤勞と富源社，1932，頁 221；臺灣新民報社編，《臺灣人士鑑》，臺北：臺灣新民報社，1934，頁 162；原幹次郎編，《南進日本之第一線に起つ：新臺灣之人物》，臺北：拓務評論社台灣支社，1937，頁 529；臺灣新民報社編，《臺灣人士鑑》，臺北：臺灣新民報社，1937，頁 180；東京電報通信社編，《戰時體制下に於ける事業及人物》，東京都：大空社，1990，頁 94；林進發編著，《臺灣官紳年鑑》，臺北：成文，1999，頁 871。

⁵⁵ 岩崎潔治編，《臺灣實業家名鑑》，臺北：臺灣雜誌社，1912，頁 263。

有志磋商一切，並議定主會戴鳳松氏，主醮林英良氏，主壇陳添丁氏，主普高祖竅氏，委員即陳家駒氏，外十五名。其期日尚未決定，現各關係者，俱極力準備云。⁵⁶

從新聞報導可知，陳家駒在慈鳳宮的廟務處理與祭典活動中，是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所以，藉由這兩位外來菁英的精力作分析，可知外來菁英多是屏東街是重要的經濟領袖，對地方社會的經濟發展是具有影響力，加上他們多熱衷參與慈鳳宮的宗教活動，使我們可推知外來人口移入屏東街市後，多能融入地方社會的宗教活動，故慈鳳宮的信仰範圍是隨著移入人口的增加逐漸擴張。

由上述討論可知，無論是日人菁英、本地及外來菁英，對於慈鳳宮的宗教事務皆相當積極參與。除了上述的各類菁英熱心參與廟務外，屏東街市尚有其他重要信眾，對於慈鳳宮的廟務與祭典活動亦十分熱心，因人數眾多，故其餘者則以表列方式作為參考(表 4-3)，以便清楚地看出各類菁英與信眾參與慈鳳宮各種宗教活動之狀況。

表 4-3 參與慈鳳宮宗教活動之各類菁英⁵⁷(標記有「●」者，表示該人有參與該年慈鳳宮的宗教活動)

年份(西元) 參與者	1922	1923	1924 (誕辰)	1924 (建醮)	1925	1926	1927	1928	1929	1930	1931	1932	1933	1934	1935	1936
下重聯隊長															●	
大越署長														●		
小山郡守														●		
小山庶務課長													●			
方江山													●			
毛阿章												●	●			
王加志			●	●												
王松江						●										

⁵⁶ 〈屏東通信—建醮續報〉，《臺南新報》，大正十三年(西元 1924 年 7 月 13 日)，日刊第 9 版。

⁵⁷ 表格中的人物，皆是參與日治時期慈鳳宮祭典活動者，因為人數過多無法一一介紹，第三節中僅挑選較重要的地方社會領導階層，作為本文的說明與分析。另外，表格中參與次數越多者，與慈鳳宮之關係越密切，但有些僅是地方社會的小人物如陳添丁等人，日治時期的官編人物誌，並無記載其相關資料，難以考究其身分地位，因此無法分析該人物與地方社會之關係，是本文相當遺憾之處。

年份(西元) 參與者	1922	1923	1924 (誕辰)	1924 (建醮)	1925	1926	1927	1928	1929	1930	1931	1932	1933	1934	1935	1936
王萬													●			
史野助役														●	●	
永野(本町取締)													●			
田尻郡守				●												
伊藤市尹														●	●	●
江讀謙						●										
余燦輝													●			
兵川部長						●										
吳玉琛						●										
吳料													●			
吳錦和		●							●					●		
尾山庶務課長												●	●			
奈良副官															●	
林乙					●								●	●		
林秋水				●												
林英良			●	●		●	●									
林款生													●			
林瑞文				●												
林榮生			●	●									●			
林德水				●			●									
林慶雲							●									
林耀明							●									
武田郡守													●			
河村副官													●			
邱玉雲			●													
城戶街助役										●						
施永順		●		●		●	●	●	●			●	●	●		
施宜				●												
施福議													●			
津下水利組合長															●	
洪大													●			
洪吉													●			
洪地利													●			
唐榮		●			●								●			
高祖竅	●			●												

邁向地方大廟—經濟發展與日治時期屏東慈鳳宮之宗教變遷

年份(西元) 參與者	1922	1923	1924 (誕辰)	1924 (建醮)	1925	1926	1927	1928	1929	1930	1931	1932	1933	1934	1935	1936
張鍾興	●															
莊玉霖											●		●	●		
許成美													●			
許尙													●			
許忠					●											
許神安			●	●								●	●			
許天賜	●	●										●	●			
許祥安													●			
郭芬涵												●				
郭蔡淵						●	●			●		●		●		
陳山茶													●			
陳井										●						
陳天石													●			
陳正元						●										
陳固	●															
陳家駒				●									●			
陳海琳						●							●			
陳添丁	●	●		●	●	●	●	●	●	●		●	●	●		
陳傳													●			
陳媽水													●			
陳路													●			
陳漏華									●							
陳福星										●						
森警部														●		
渡邊發藏(街長)			●	●		●	●		●		●	●				
辜顯榮													●			
黃祈郁												●	●	●		
黃榮													●			
黃槌													●			
黑木														●		
涂火生													●			
楊榮枝													●			
葉才													●			
葉榮春								●								
廖法												●				

年份(西元) 參與者	1922	1923	1924 (誕辰)	1924 (建醮)	1925	1926	1927	1928	1929	1930	1931	1932	1933	1934	1935	1936
福留少佐																●
趙偉													●			
遠藤次郎						●										
齊藤郡守			●													
劉長祿			●													
劉傳進												●				
歐增外					●											
蔡春			●					●								
鄭坤五				●		●										
鄭魚					●											
鄭察													●	●		
鄭錫榮													●			
橋本													●			
盧魯													●			
盧天泉												●	●			
盧郁				●												
盧超偉													●			
蕭妹官													●			
戴文				●												
戴連宗				●												
戴鳳松			●	●			●	●			●		●	●		
謝火爐									●					●		
謝項川												●	●	●		
簡祖沛																
顏朝潭												●	●	●		
瀧口署長																●
蘇允棟				●			●							●		
蘇雲英				●			●	●		●	●		●	●		
蘇鉗									●							

資料來源：改編自臺灣日日新報社，《臺灣日日新報》，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898-1944；吳青霞整理，《臺南新報》，臺南市：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臺南市立圖書館複刻，2009。

從日治時期參與慈鳳宮宗教活動的各類菁英中，可以發現從事工商業的菁英相當多。將表 4-3 中的各類菁英與《屏東市商工人名錄》⁵⁸作比較，即可發現上述各類菁英中有許多人皆出現於《屏東市商工人名錄》，且不少人同時還從事多種類別的工商業，是地方社會重要的實業家。因此，將表 4-3 中的各類菁英出現於《屏東市商工人名錄》的工商人士，整理成表 4-4，以便分析說明。

表 4-4 日治時期屏東商工會成員參與慈鳳宮宗教活動者

參與者	商號/地點	類別
毛阿章	毛信記家具店	和洋家具、建具
王加志	榮順棧號	日用雜貨、味噌、醬油、砂糖、麵粉、吳服
	順源	肥料
吳錦和	研文堂印房	印刻
林乙	捷興號商店	日用雜貨、食料品
	菓子製造	菓子
	捷興商店	油類
林英良	吳服商行	吳服
林款生	愛仁堂藥房	漢藥
林榮生	林生	自轉車、自動車
林德水	懷安堂	漢藥
林慶雲	林慶雲時計店	時計、眼鏡、貴金屬、洋樂器
施永順	屏東市	製冰、賣冰
施宜	保安藥房	西藥、計量器
	明治生命保險 會社代理店	生命保險
	千代田火災保險 會社代理店	火災保險
施福議	施福議商店	日用雜貨、食料品
唐榮	錦榮豐	精米
	唐榮商店	古物商
		製糖會社御用建商
	野村生命保險 會社代理店	生命保險
許神安	小賣市場	日用雜貨、煙草、酒
許天賜	許成美	文房用具

⁵⁸ 屏東商工會議所，《屏東市商工人名錄》，出版地不詳：屏東商工會議所，1940。

郭蔡淵	屏東市	行政代書
陳家駒	屏東市	和洋雜貨商
陳海琳	德安藥房	漢藥
陳添丁	金和興商行	日用雜貨、食料品
		古物商
		海產物
	日華生命保險 會社代理店	生命保險
渡邊發藏 (街長)	大和商事株式 會社代表者	—
黑木彌之 進	黑木商店	果物
	日東商船組屏 東支店	運送
涂火生	捷興商行支店	日用雜貨、砂糖、麵粉
		精米
鄭魚	合裕泰	吳服
盧天泉	泉易商會	酒
盧超偉	屏東市	司法書士、代書
蕭妹官	福興樓	臺灣料理
戴鳳松	屏東極光社	爆竹、煙火
謝火爐	謝自轉車店	自轉車、自動車
簡祖沛	大和醫院	—
顏朝潭	協成	味噌、醬油、漬物
蘇鉗	小賣市場	鮮魚

資料來源：改編自屏東商工會議所，《屏東市商工人名錄》，出版地不詳：屏東商工會議所，1940。

由表 4-4 可知，清領時期參與慈鳳宮宗教活動者，多為地方生員、武舉等政治性官員，但至日治時期卻轉變為政治與經濟兼具的重要領袖居多，甚至單純從事工商業之信眾人數亦不在少數。由此可知，日治時期的經濟發展，確實是促使慈鳳宮信眾變遷的重要因素。

綜觀參與慈鳳宮宗教活動的各類菁英，大多是地方上政治與經濟兼具的重要領袖，且對地方具有某種程度的影響力，更是日本殖民政府攏絡的對象。在此時代背景下，藉由社會領導階層的引導作用，使慈鳳宮的香火更加興盛，寺廟制度

更趨健全，廟務管理更形完備。此外，一般而言，清領時期地方首長並不參與地方民俗宗教活動，而日本殖民政府的官方代表—屏東街長，透過參與寺廟的宗教活動，表達對臺灣傳統宗教的尊重，並藉機宣達政令，拉攏民心，以利其殖民統治的進行。由上得知，地方菁英對慈鳳宮的發展影響頗大，也為慈鳳宮的管理組織立下良好基礎。

第五章 經濟發展與宗教活動

傳統漢人社會是多神信仰，宗教活動相當多元精彩，其中具有移墾背景的臺灣社會，不同族群有不同的展現方式，尤其是媽祖信仰的迎神賽會活動，更是受人矚目。「宗教活動」是人們表達對宗教信仰的崇敬，藉由祭典儀式與各種慶典活動，對主祀神傳達虔誠之心，並增加喜慶氣氛，這種既嚴肅又活潑的宗教特質，即是臺灣社會特有的宗教觀。日治時期屏東慈鳳宮的宗教活動相當精采，有例行性的媽祖誕辰祭典，亦有非例行性的建醮活動，往往都是新聞報紙刊載的重要內容，尤其是迎神賽會的藝陣表演，《臺灣日日新報》與《臺南新報》皆會詳實報導，使讀者有身歷其境之感。如此熱鬧精彩的迎神賽會，大多需要龐大的經費來源，這些經費支出是由信眾捐獻，可見日治時期屏東街市的經濟發展相當繁榮，宗教活動與經濟發展之間應該存在著關聯性。因此，本章將討論日治時期經濟興衰與慈鳳宮宗教活動之關係：先探討慈鳳宮祭典儀式的類型與發展，接著藉由新聞報紙內容的分析，一窺日治時期慈鳳宮迎神賽會的盛況，進而瞭解市況消長與宗教活動的交互關係。經由以上議題的討論，使我們瞭解宗教活動如何隨著經濟發展，呈現出不同的樣貌，且從日治時期慈鳳宮的發展脈絡，可看出經濟發展是慈鳳宮自小廟邁向地方大廟的關鍵因素。

圖 5-1 日治時期慈鳳宮的景象



資料來源：小山權太郎編，《屏東旗山潮州恆春東港五郡大觀》，臺北市：南國寫真大觀社，1933。

第一節 祭典儀式的發展

「儀式」，是人類藉由具體行為傳達對某種人事物的象徵意義，經由儀式活動的舉行與實踐，將隱含的象徵意涵具體化。因此，儀式往往與宗教信仰相關聯，人們經由對神聖事物的某些制式性動作，表達對該信仰的崇敬之心，如神明誕辰的祭典活動等，使祭典儀式成為宗教信仰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信眾在進行祭典儀式的過程中，即是一種與神靈溝通的歷程，經由某些儀式使自我得到重生，獲得特殊的宗教經驗，撫平身心靈的缺憾。各種不同的宗教信仰，有不同的祭典儀式，媽祖信仰是臺灣的傳統民俗宗教，本身結合道教、佛教、儒教等意涵，因此在祭典儀式中，常可見三種儀式融合其中，尤其是道教與佛教的儀式，更是祭典儀式的主軸。屏東慈鳳宮主祀媽祖，祭典儀式當然以媽祖信仰為主，但為了照顧到不同信眾的需求，因此寺廟會將一年中不同時節的節慶融入其中，按日期的不同，舉行不同的祭典儀式。所以，本節將按慈鳳宮祭典儀式的性質，分別討論其發展與內容，從中瞭解祭祀儀式的意涵，作為本章第二節討論的基礎。

壹、例行性的祭典儀式

中國傳統社會向來強調敬天法祖、崇信鬼神的觀念，此種觀念亦隨著漢人移民傳到臺灣，深刻地影響臺灣民間宗教信仰，因此在特定的時節皆會舉辦不同的祭典儀式，除了讓心靈有所寄託外，最主要是為了祈福、消災解厄，而這些祭典儀式往往需要大量人力與資源的支持，單就各別家庭是很難辦理的，因此各地方寺廟即扮演重要的角色，按不同時節為各方自然山川神明舉辦不同的祭典儀式。臺灣傳統社會中，一整年的歲時節令，大多有其相搭配的神祇與地方守護神之聖誕，使歲時節令蘊含豐富的信仰文化，進而達到敬天祭祖的意義。日治時期的慈鳳宮當然如上述所說，在地方社會中扮演主導祭典儀式的重要角色，慈鳳宮一整年歲時祭儀與聖誕法會相當多，按不同時日，依序舉行，如下表(表 5-1)。

表 5-1 日治時期慈鳳宮歲時祭典儀式

名稱	日期(農曆)	內容
春節	正月初一	子時整，「開中門，拜頭香」
		彌勒尊佛誕辰祭典法會
元宵節	正月十五	祈平安龜、金龜，吃平安圓
		三官大帝(天官)誕辰祭典法會
頭牙	二月初二	福德正神誕辰祭典法會
觀音佛祖聖誕	二月十九	觀音佛祖誕辰祭典法會
天上聖母聖誕	三月廿三	擲茭與交接下任爐主副爐主
		天上聖母誕辰祭典法會
觀音佛祖得道	六月十九	觀音佛祖得道祭典法會
七巧節	七月初七	七夕娘娘誕辰祭典法會
中元節	七月十三至十五	盂蘭盆祭(中元普渡)
		三官大帝(地官)誕辰祭典法會
中秋節	八月十五	福德正神得道祭典法會
重陽節	九月初五至九	重陽法會
觀音佛祖出家	九月十九	觀音佛祖修道祭典法會
下元節	十月十五	三官大帝(水官)誕辰祭典法會
三坪祖師聖誕	十一月初六	三坪祖師誕辰祭典法會

資料來源：慈鳳宮總幹事鄭宇伶提供之參考資料。

由上述表格中可知，慈鳳宮在每個月份皆有不同神明的祭典法會，有些會與中國傳統節慶結合舉辦，如春節、中元節、中秋節等，除了表達對神明的崇敬之外，亦滿足信眾的心理需求。因慈鳳宮祭典活動繁多，僅就較重要的數個祭典儀式做解釋，其餘則以上表作為說明。

一、 元宵節

元宵節是中國傳統社會重要的節慶之一，又稱為「上元節」，民間社會舉辦賞花燈、猜燈謎、吃元宵等活動，以示祝賀，亦是春節過後第一個重要節日。因此，慈鳳宮每年的元宵節皆會舉辦祈平安龜、金龜以及吃平安圓的活動，祈求媽祖保佑信徒今年平安順利。「龜」乃長壽、吉祥之象徵，如果信徒覺得身體欠安、家運不順，通常會以向神明乞龜的方式，來換取福運。元宵節擲筊平安龜、金龜的儀式，是讓信徒親自來報名擲筊，擲中平安龜、金龜者，能保佑一整年的平安

順利。擲筊儀式的參與資格十分寬鬆，只要是信眾皆可以擲筊，不一定要有特殊金額的捐獻者。平安龜或金龜底下皆會貼聖母符令，信徒只須擲筊跟聖母稟明自己的身份與所求之事，並擲筊獲得三次聖筊，即可領回平安龜食用或將金龜安奉於自家神案前。平安龜通常是紅龜粿，或是花生、麵龜、白米堆疊而成之龜狀，如果信徒有擲得平安龜，今年擲一斤，明年就要還一斤的平安龜，甚至可以依信徒所許之願望，加倍還龜之重量；金龜則是用銅錢堆疊而成，或用黃金打造，如果是擲中金龜者，可以將金龜帶回家供奉，但需繳交一些金龜的工本費，金龜則無需再歸還。另外，元宵節當天慈鳳宮還會提供平安圓讓信眾食用，由廟方為信眾煮湯圓，讓信眾可以到廟裡拜拜，並吃一碗湯圓，代表一整年的圓滿平安。¹

二、 媽祖聖誕

農曆三月二十三日是媽祖聖誕日，各地媽祖廟皆會舉辦盛大的祭典活動，以恭賀媽祖誕辰。媽祖的祭典儀式大致有謁祖、進香、香火儀式、遶境等，慈鳳宮則以祭典法會與遶境為主，在媽祖聖誕日前舉行遶境活動。所謂「遶境」，乃指媽祖出外巡狩轄境的行為，是民間所稱之迎神賽會，通常在媽祖聖誕前後舉行，對其轄境做詳細的巡視，有宣揚神威與驅除邪祟之功能，境內信眾會在自家門前陳列香案、鮮花、四果，當媽祖神輿靠近時，燃燒金紙與施放爆竹，表示歡迎之意。境內大批信眾大多鼎力相助，出錢出力，甚至組織各種藝閣陣頭，參與遶境活動，使整個遶境活動更加熱鬧。²慈鳳宮媽祖遶境活動實況舉例如下：

屏東街。例年於舊三月。定迎北港振南及本街慈鳳宮。三處媽祖。以為繞境。祈求平安。而本年度。得高祖竅。陳固。許添賜。張鍾興等。發起提唱。竭力鼓舞。組織有各商團。各自爭先豫備詩意故事。以副屆期初八九十三日間。鬪奇較勝。必有一番可觀。當茲商場慘淡之秋。或可藉此恢復市面一二。亦未可知(聊

¹ 李奕德，《傳統寺廟經營管理——以嘉義市具代表性廟宇為例》，南華大學非營利事業管理研究所碩論，2007，頁 20；財團法人屏東市聖帝廟慈鳳宮總務幹事鄭宇伶，訪談時間：民國 101 年 02 月 24 日。

² 李奕德，前引書，頁 21。

復爾)。³

日治時期關於慈鳳宮每年的遶境活動，《臺灣日日新報》與《臺南新報》皆會有詳實的報導，據筆者統計之相關報導多達 140 筆資料，可見其盛況，但因篇幅過多，僅舉一例為證，其餘迎神賽會之盛況，留待第二節再作討論。

遶境後隔日於慈鳳宮內舉行祭典法會，即媽祖聖誕日當天，由寺廟管理人發柬廣邀各官紳與信眾參與，大家齊聚慈鳳宮內，舉行嚴肅的祭典儀式：

屏東街慈鳳宮天上聖母祭典一節。以去廿四日。午前十時舉行。刻至。執事者。及來賓一齊著席。然後扣鐘擊鼓。大開中門。迎神。奏樂。供物奉獻。嚴肅致祭來賓一同禮畢。然後退場。正午飲福。二時始散。⁴

祭典儀式是在媽祖誕辰當日舉行，會有誦經跟法會儀式，誦經儀式會長達一天，但祭典法會僅約一小時左右。誦經是從早上六時開始，約半小時先做「演淨」儀式，表示將該會場做淨場、淨化地方的意思，以便後續進行請神，表達對神明的尊敬。誦經儀式會一直持續至晚上十時為止，時間相當長，會有誦經團輪流值班。另外，約於上午九時至十時會有祭典法會，每年時間不固定，大約都會選在上午舉行，前後約一小時，祭典法會一開始即停止誦經，主祭者是寺廟的管理人或重要成員，陪祭者和其他祭典委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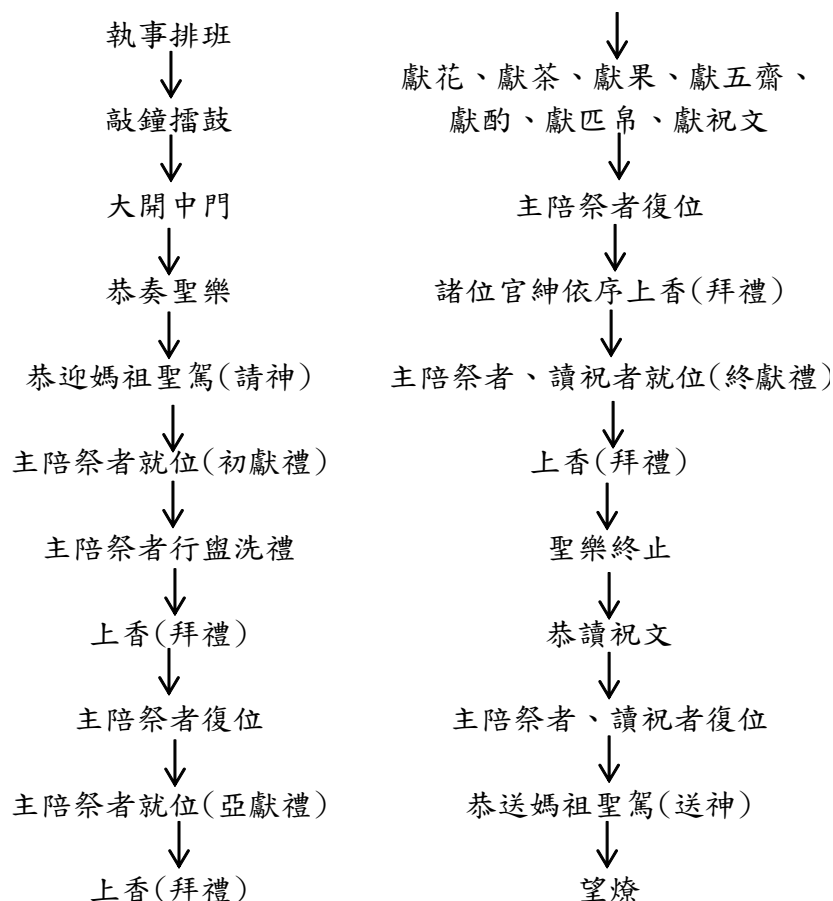
祭典法會一開始，先由各組工作人員準備就緒，如侍香禮生、主陪祭者等，先行站立就位，並將寺廟中門先關起，等候祭典開始。敲鐘擂鼓表示祭典法會正式開始，然後大開中門，並演奏聖樂，開始請神，恭迎媽祖聖駕蒞臨慈鳳宮，請主祭者、陪祭者就位，準備進行「初獻禮」：首先請主祭者、陪祭者行盥洗禮，並戴上手套，以表示對媽祖的尊敬，接著主陪祭者依序進行「拜禮」一上香，之後復位，表示「初獻禮」結束，前後約五分鐘。之後再進行「亞獻禮」：主陪祭

³ 〈萬殊一本〉，《臺南新報》，大正十一年(西元 1922 年 3 月 20 日)，日刊第 6 版。

⁴ 〈屏東媽祖祭典〉，《臺南新報》，昭和二年(西元 1927 年 4 月 26 日)，日刊第 6 版。

者就位，依序進行「拜禮」—上香，之後由主祭者獻花、獻茶、獻果、獻五齋(五種素食、山珍海味—鹽、薑、海帶、木耳、金針等)、獻酌(酒)、獻匹帛(金紙、香燭)、獻祝文(僅獻未唸)，結束後主陪祭者復位。接著由祭典委員會長、各官紳、來賓等就位，祭典委員長先行「拜禮」、獻花、獻果等，其他官紳、來賓再依序進行「拜禮」，到此「亞獻禮」結束。最後進行「終獻禮」：主陪祭者就位，讀祝者就位，主陪祭者第三次進行「拜禮」，上香結束，聖樂終止，準備唸祝文。由讀祝者恭讀祝文，全體下跪俯伏，直至祝文唸畢，恭讀結束，主陪祭者復位，讀祝者復位，恭送聖母聖駕，最後舉行「望燎」，即是將匹帛、祝文焚化及燃放鞭炮，祭典法會到此結束，以上三階段即是所謂「三獻禮」。接著，誦經團再繼續誦經，直到晚上十時為止。⁵(表 5-2)

表 5-2 慈鳳宮媽祖誕辰祭典法會程序表



資料來源：整理自慈鳳宮總幹事鄭宇伶提供之祭典法會參考資料。

⁵ 財團法人屏東市聖帝廟慈鳳宮總務幹事鄭宇伶，訪談時間：民國 101 年 02 月 24 日，以及慈鳳宮內的祭典文獻資料。

在祭典法會結束後，慈鳳宮祭典委員長、主陪祭者將於屏東街市的酒樓或其他大型場所舉辦餐會，邀請重要官紳與來賓參與，整個祭典活動終告結束。對於祭典法會後的餐敘，日治時期報紙也會詳加報導：

屏東慈鳳宮天上聖母祭典一節，以去八日，午前十時半頃，嚴肅舉行，刻至，執事人員暨來賓一同著席，以郭芬涵、許添賜兩氏，為主陪祭，祭畢，參列員一同順次拈香而退。**迨午後六時頃，乃假第一樓，開宴飲福。**⁶

由上述可知，慈鳳宮媽祖誕辰的祭典儀式相當隆重，地方社會重要官紳大多共襄盛舉，祭典活動結束後的餐會，更是官民交流的好機會，藉此培養官方、地方社會與寺廟間的良好關係。因此，宗教活動不僅帶動人潮聚集、商業活絡，更可視為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政府與地方社會溝通的重要橋梁。

三、中元節

每年農曆七月，即是民間傳統的鬼月，傳說七月一到鬼門就會大開，所有的孤魂野鬼都會有一個月的假期可以在人間遊走，使人們感到恐懼，紛紛舉辦祭祀活動、超渡法會、普渡大拜拜、放水燈、誦經等，大肆招待這些好兄弟，使他們可以在人間享福，得到人們的供養，以及得到寺廟神明與法師、高僧之拔薦，免受地獄酷刑，同時也祈求他們不要將災禍降臨於人間，大家皆能平安渡過農曆七月。因此，大多數寺廟皆會在農曆七月十五日舉行「盂蘭盆會」，藉以超渡、供養這些好兄弟，以免在人間做亂，禍及人民。

慈鳳宮的「盂蘭盆會」早在日治時期就已存在，大多會舉行三天的祭典儀式，內容主要有連續三天的誦經法會、豎燈篙、擺設普渡公與鬼王六騎、設立三界公壇、普渡大拜拜、燃放水燈、降燈謝燈篙等，經由這些宗教儀式的進行，為信眾祈福消災。⁷這樣盛大的祭祀法會，在日治時期的新聞報導也可看到相關記載：

⁶ 〈屏東慈鳳宮 媽祖祭典〉，《臺灣日日新報》，昭和七年(西元 1932 年 5 月 10 日)，夕刊第 4 版。

⁷ 財團法人屏東市聖帝廟慈鳳宮總務幹事鄭宇伶，訪談時間：民國 101 年 02 月 24 日。

屏東街，□年就七月九日起三日間，開孟蘭盆會。者番循例開於慈鳳宮內，祭品豐盛，演唱梨園為餘興。是日天氣陰晴，遠近庄民紅男綠女，絡繹不絕，一時街上極呈盛況。⁸

此外，屏東街的小賣市場內，也會舉行盛大的普渡祭典：

「屏東市場內各商團。例年舊曆七月。即相輪流。普施餓鬼。以祈得獲利頭。此雖過於迷信。亦定例之所由來。固未足深怪。自去廿六日起。已由賣魚團先普。廿七日。賣菜團續普。廿八日飲食團繼普。廿九日。菓子團又繼普。初一日。屠場團最後普。此數日間之輪普。古董裝飾之出新。物品堆列之豐富。唯見最後普之賣肉團。技倆百出。形容逼真。頗令觀者注目。呼讚不已云。」⁹

由上述可知，三天的祭典法會照往例皆會在慈鳳宮內舉行，信眾絡繹不絕，寺廟與信眾還會聘請劇團表演，附近的市場商團也會有專屬的普渡活動，將一年一度的普度大拜拜辦得熱鬧非凡，以表達對「好兄弟」的敬重，亦可見在嚴肅的祭典儀式中，融合輕鬆的餘興活動，使信眾可忙裡偷閒。此外，在三天的祭典法會期間，因為人群的聚集，帶動各種商業市況的活絡，亦可促進屏東街市的經濟發展。由以下這則新聞即可看出端倪：

本古曆初九、十、十一三日間。為街內年例之孟蘭盆會。是日雖雨來天。而一般觀客。自村落來者。幾乎滿塞街衢。頗呈非常混雜。入夜微雨初晴。碧空如洗。風清月白勾動冶遊之客。爭尋春於日春樓旗亭。擁得樓上樓腳。殆無通行去處。可笑樓上藝妓。一開小喚大呼。倏來倏去。忙得不了。而樓腳酌婦。即閉門欸客。春風一度。旋又棄舊迎新。以試肉味。兼獲纏頭之錦。當此財界不振。尚有如是繁華。怪乎人之好慾。何乃之至於斯耶。¹⁰

由上述資料可知，慈鳳宮每年舉辦的「孟蘭盆祭」，不僅滿足信眾的宗教需

⁸ 〈屏東特訊—孟蘭盆祭〉，《臺灣日日新報》，大正十三年(西元 1924 年 8 月 16 日)，日刊第 4 版。

⁹ 〈屏東通信—市場輪普〉，《臺南新報》，大正十三年(西元 1924 年 9 月 2 日)，日刊第 5 版。

¹⁰ 〈屏東通信—旗亭熱鬧〉，《臺南新報》，大正十三年(西元 1924 年 8 月 14 日)，日刊第 5 版。

求，亦帶來大量的人潮，使屏東街市之商業更呈活絡，除了一般商品的買賣外，特種行業也能在不景氣的經濟狀況下，得到不錯的業績，無怪乎《臺南新報》記載著「當此財界不振，尚有如是繁華」，真實地呈現當時之景象，慈鳳宮在地方社會上之重要宗教地位與經濟影響力可想而知。

貳、非例行性的祭典儀式

從日治時期《臺灣日日新報》登載的新聞報導得知，慈鳳宮非例行性的祭典儀式，主要是「五朝慶成祈安清醮法會」：

屏東街，自改隸以來，人口驟增，事業進展，為南部冠。者番因慈鳳宮改築落成，定十二月三十一日即舊十二月初六日，**建五朝清醮**，主會為戴連宗，主醮林英良，主壇高祖竅，主普陳添丁等氏云。¹¹

所謂「五朝慶成祈安清醮」：「朝」是指天數，一朝宿意指一日一夜，整整二十四小時，因此五朝醮則是指五天的醮期。「醮」原始意義是祭神的意思，後來把僧人、道士搭壇獻祭都統稱「醮」，主要目的是在祈求國泰民安、風調雨順。「醮」的種類很多，常見的有祈安醮、慶成醮、王醮、神明誕醮等，很多寺廟會將改築落成與祈安醮一同舉辦，同時具有謝土慶成與為民祈福之雙重意義。由上述可知，慈鳳宮的五朝慶成祈安清醮法會主要是為了慶祝改築落成，早在大正三年(1914年)，因慈鳳宮寺廟建築過於老舊，決定重新修繕，直到大正九年(1920年)完成，但因當時景氣不佳，無法舉行，直至大正十三年(1924年)才決定舉行慶成醮，並同時為民祈福，所以擴大建醮規模，將慶成醮與祈安醮結合，舉行為期五天的「五朝慶成祈安清醮法會」。¹²

建醮是宗教信仰的盛事，需要許多人力物力的相互配合，祭典儀式也是隆重龐雜，每個細節都馬虎不得，因此寺廟為了舉辦建醮活動，皆會組成建醮委員會，安排建醮期間每個祭典儀式的流程，全力辦理建醮事務，免得有所疏忽，以致對

¹¹〈屏東特訊—醮期已定〉，《臺灣日日新報》，大正十三年(西元 1924 年 11 月 7 日)，日刊第 4 版。

¹²〈慈鳳宮落成式〉，《臺灣日日新報》，大正十三年(西元 1924 年 11 月 29 日)，日刊第 4 版；財團法人屏東市聖帝廟慈鳳宮總務幹事鄭宇伶，訪談時間：民國 101 年 02 月 24 日。

神明不敬。從新聞報導即可觀察到慈鳳宮建醮儀式的流程、經費預算與人力調配：

本街慈鳳宮之祈安清醮一事，漸迫於目睫，定於古曆十二月二日丑時立燈篙，六日起鼓，十日入醮，十六日撤燈篙。現諸關係者，極力準備，以期空前之盛況。而諸公壇以外，別有高祖竅、陳添丁二氏，各擬自築一壇，以助盛典云。

13

隔幾天後的新聞報導，亦同樣刊載相關內容，且明確指出時間與分工內容：

屏東街。本島人有志者。為慈鳳宮。建築落成。擇來三十一日起。至一月六日止。計一週間。舉行祈安建醮。並催開落成式。屆期盛典。祭典費豫定四千圓以上。本島人側。催選渡邊街長。為該會委員正會長。其餘林秋水。並林英良兩氏。任為總理。專辦建醮事務。目下準備忙碌。定一月五日。遂開祝宴。披露地方諸官民。及諸紳商等。一齊光臨此會。¹⁴

建醮重要的起頭戲是「豎燈篙」，民間信仰把燈篙看做是請神招鬼的器物，約在入醮前數日就得豎燈篙，主要是邀請諸神明前來共享功果，並招引孤魂野鬼前來共享孤食，告訴天地眾神及陰間孤魂，歡迎他們來參加建醮活動，就像是請柬一般，同時具有路標的功能。燈篙的數量有一至十根不等，甚至有多達三十六根的例子，主要採用高、直、硬的青竹，豎在廟前空地及普渡會場上，篙上會掛醮旗、天旗、天燈、天布、天錢、天金、孤魂旗、七星燈等。¹⁵

從《臺南新報》的報導亦可知，築醮壇是慈鳳宮建醮活動的重頭戲之一：

屏東慈鳳宮。祈安建醮。自新曆十二月末日起鼓。佈置醮壇。爭奇鬪巧。博人奪目。其中屏東公壇。在武廟廟庭。臨時建築。築成三層。四面玲瓏。燦成五花十色。半天星火。光映大道三千。□壇三層。混成高塔。下層張一蛟龍出海。能自由旋轉。二三兩層。雖然壯觀。專用五色電球。配置萬盞。附會觀客。不得

¹³ 〈屏東特訊—醮事準備〉，《臺灣日日新報》，大正十三年(西元 1924 年 12 月 26 日)，夕刊第 4 版。

¹⁴ 〈建醮續報〉，《臺南新報》，大正十三年(西元 1924 年 12 月 30 日)，日刊第 4 版。

¹⁵ 財團法人屏東市聖帝廟慈鳳宮總務幹事鄭宇伶，訪談時間：民國 101 年 02 月 24 日。

登閱。去初五夜普渡。盛典稀奇。祭品豐富。人山人海。男女雜沓。地無立錫。

16

所以，建醮最重要的工作首推醮壇的搭設。醮壇有外壇及內壇之分，醮壇主要功用是做為祭場，一般都極盡華麗壯觀，尤其同時有數個醮壇時，彼此間會相互比較，爭奇鬥艷，成為建醮祭典中最醒目的焦點。一般醮壇都用竹子或木材搭建而成，高十餘丈，分成三層或五層，每層都裝飾有精采的花鳥人物或民間傳統故事，並加上一些霓虹燈飾，顯得五彩繽紛。日治時期慈鳳宮的醮壇搭建相當講究，除了寺廟本身的公壇外，各私壇間彼此爭奇鬥艷，藉以展示各自的財力與用心，使觀者目不轉睛，嘖嘖稱奇，《臺南新報》亦大肆報導，可知醮壇搭建與擺設是受人矚目的焦點之一：

本街建醮。所結避壇。最第一宏敞難觀者。獨推武廟庭所結之公壇。建設三層。優美□致。電燈疏密配佈得宜□乎令人可望。而不可登臨以觀殊為憾耳。他如個人所結私壇。若施永順者壇築起腳景張活動。裝飾美麗。配置天然。而壇內所安排之古董。玩器。書畫甚多。就中如白骨龍泉瓶。古老像玻璃瓶玉如意。玉花研。玉彌勒。皆古色蒼然。咸稱珍品又書□一峯亭之真蹟。□如顏明遠之殊砂鳳。及朱熹、黃道周、唐伯虎。諸名書。尤堪注目。如陳添丁氏所結私壇。雖無築以起腳。而其佈景頗玄妙。裝飾亦十分得宜。素質高尚。幽雅卓絕。其最惹人賞識好評之古器者。即有寧靖王之玉笏一枝。董其昌之真蹟一幅。外如陳少香墨竹。喻安期八駿馬。陳秀振鬪牛圖玉如意。朝天爐。古玉罄及諸骨董種種。指不勝屈。¹⁷

根據《臺南新報》報導可知，整個建醮活動最高潮的地方，應該是「普施」儀式：

既報本街慈鳳宮。建醮一節依豫定於去古曆十二月一日。舉行入醮。翌日樹立灯篙。五日斗灯入廟。六日醮事起鼓。九日燃放水灯。十日入醮酬神。順□普

¹⁶ 〈醮壇露電悲觀〉，《臺南新報》，大正十四年(西元 1925 年 1 月 8 日)，日刊第 5 版。

¹⁷ 〈屏東特訊—醮壇一瞥〉，《臺南新報》，大正十四年(西元 1925 年 1 月 9 日)，日刊第 6 版。

施。此數日間最第一第惹人注目者。為普施之一日。不論敬品菜菓。其他辦碗安排□數十塊棹之多五花十色。美不勝收。一般觀客。塞滿街衢。實呈空未曾有□大之盛況。¹⁸

「普施」儀式即是普渡大拜拜，家家戶戶準備的祭品都要送到醮場前，擺在牲禮架上，豬羊則放在豬羊架上，然後一起點香祭拜神明鬼魂，一直要到午夜子時才結束。祭拜的物品包羅萬象，牲禮果品、粿、米等，不一而定，種類繁多。此外，建醮期間來看熱鬧的群眾，或接受宴請的親朋好友相當多，帶來龐大的人潮，建醮活動更成為地方社會的重要盛事。

從上則《臺南新報》報導亦可知，放水燈也是重要儀式之一。目的在告知水中孤魂來接受饗祭，時間通常都在普渡前一天的下午或夜晚，水燈樣式並沒有一定的標準，大多是用紙糊成，底座可以浮在水面，上面有紙雕或彩繪等不同花樣。施放前，由道士宣讀疏文奏報天地神祉，召請水中孤魂共享普施，然後吟誦經識以助亡靈超昇水域，再把水燈中的蠟燭一一點燃，放入河中讓它隨水漂流，使施放水燈者事業順利，閭家平安。¹⁹

最後，慈鳳宮舉行謝燈篙，建醮圓滿落幕：

本街慈鳳宮慶成建醮。於本月十日。即舊十六日。午前四時。舉行謝灯篙。並將日前臺南紳董。贈來豪光燦爛之匾額題曰「海外慈雲」四大字。亦於前一日。舉行掛匾式。於本廟內。添一段之光彩。醮事於是完滿告終云。²⁰

由慈鳳宮建醮活動可知，「建醮」不僅是寺廟的宗教活動，更是地方社會全體動員的重大盛事。從事前準備、儀式進行，以及最後的飲宴活動，皆可看出寺廟與地方社會的互動頻繁，藉由社會領導階層與信眾的參與，使寺廟與地方社會緊密結合，也因為宗教活動帶來人潮，活絡屏東街市的商業活動。

¹⁸ 〈屏東特訊—慶成建醮〉，《臺南新報》，大正十四年(西元 1925 年 1 月 9 日)，日刊第 6 版。

¹⁹ 財團法人屏東市聖帝廟慈鳳宮總務幹事鄭宇伶，訪談時間：民國 101 年 02 月 24 日。

²⁰ 〈屏東特訊—建醮完滿〉，《臺南新報》，大正十四年(西元 1925 年 1 月 13 日)，日刊第 5 版。

第二節 迎神賽會的盛況

每逢神明誕辰或特殊祭典時，地方寺廟的主祀神會外出巡繞其轄區，此種行為即所謂「遶境」，又稱「巡庄」、「云庄」等，民間稱之為「迎神賽會」，因為迎神賽會精彩熱鬧，種類繁多，例如藝閣、陣頭等，逐漸成為宗教活動中最引人注目的儀式之一。這些特殊的街頭展演活動，先是發源於中國大陸，最早出現在宋代的文獻記載中，並逐漸發展成型，至明清時期已出現在民間迎神賽會中，更隨著漳泉移民傳入臺灣，逐漸成為民間宗教不可或缺的祭典儀式。人們藉由迎神賽會的展現，表達對神明的虔敬之心，並增加熱鬧喜慶的氣氛。日治時期慈鳳宮的迎神賽會，主要以藝閣與陣頭表演為主軸，經由報紙的詳實記載，還原日治時期迎神賽會的盛況，因此本節分成兩部分做討論：首先探討日治時期藝陣活動的演變，在異族統治的政治環境下，殖民政府如何影響民間宗教活動的發展；接著，從《臺灣日日新報》與《臺南新報》的報導，回溯到日治時期的時空背景，深入說明當時慈鳳宮迎神賽會的盛況，進而凸顯經濟發展與宗教活動是相輔相成的。

壹、藝陣活動的發展

「藝陣」，藝閣與陣頭的合稱，是臺灣傳統宗教活動中最能與庶民生活相互連結的民間藝術表演，幾乎完全寄生於廟會活動，隨著廟會活動而發展，種類繁多。²¹其中，「藝閣」是一種設置各種佈景、人物的閣臺，由真人扮演成各種神話、戲劇的人物，或立或坐於佈置精巧的閣臺上，藉以呈現民間傳說、戲曲小說中的故事情節，供人觀賞，屬於民間遊藝民俗的一種靜態表演活動，主要以流行於民間的庶民文化、娛樂活動為內容，多由信眾自發參與表演。²²「藝閣」是漢人移民至臺後，在臺灣才有的稱呼，源自於中國大陸的名稱是「臺閣」，至明清時期已普遍出現在民間迎神賽會中，且其名稱與表現的型式，隨著地區差異出現多樣

²¹ 黃文博，〈臺灣民間藝陣〉，臺北市：常民文化，2000，頁 19。

²² 潘魯生，〈民藝學論綱〉，北京：工藝美術出版社，1998，頁 184。

的變化，例如背閣、蜈蚣閣、擡妝等。²³藝閣出現在臺灣迎神賽會的時間，大約是康熙年間，臺南地區應該是臺灣藝閣的起源地，因為臺南是漢人移民最早開發的據點，然後再逐漸傳播到全臺，成為宗教活動中最令人期待的節目之一。其展演型式以「妝扮故事」為主體，由童男童女或妓女擔任閣臺上的人物，前進動力以人力扛抬為主。²⁴基本上，人們相信藝閣本身有一種「厭氣」，小孩扮演藝閣的戲中人物，會得到神佑，帶來平安、福氣，尤其是體弱多病的孩子，此一現象也帶動藝閣的發展。²⁵後來，藝閣逐漸集各種聲、光、色於一體，接上電力更令人目不轉睛，日治時期慈鳳宮就已發展出利用電力裝飾藝閣的技術。²⁶藝閣出現的時機，除了歲時節慶、迎神賽會以外，甚至連喪葬場合都可以看見其身影。可知，藝閣隨著時間發展演變，逐漸成為民間宗教活動的重要角色。

在藝陣活動中，另一個更能炒熱氣氛的就是「陣頭」，具有驅邪招福的功能，更有匯集人氣，製造熱鬧效果。「陣頭」是民間藝術的表演團體，皆為動態演出，要在地上行走表演，種類多樣，分類不易。傳統上，活動力較小、多歌舞演出者稱為「文陣」，如車鼓陣、牛犁陣等；活動力較大、有武打味道者則稱「武陣」，如宋江陣、八家將等。有些陣頭是因移民關係而自中國傳入，更多則是民間社會自創的鄉土陣頭，在表演時力求詼諧逗趣，具有雜耍性格，逼真地傳達農村生活的情趣與情感生活。因此，陣頭題材包羅萬象，可分成六類：宗教陣頭，具有宗教功能或信仰意義，如宋江陣、八家將等；小戲陣頭，帶有民間小戲味道與色彩，如車鼓陣、桃花過渡等；音樂陣頭，以演奏或歌唱為主要型態，如南管陣、北管陣等；香陣陣頭，附著寄生於香陣行列中，如報馬仔、執事隊等；趣味陣頭，純屬趣味或僅在增湊熱鬧氣氛，如鬥牛陣、跳鼓陣等；喪葬陣頭，出現於喪葬禮俗中，如牽亡歌陣、五子哭墓等。另外，陣頭的形態有兩種屬性：一是商業性質的

²³ 蔡欣欣，〈臺灣藝閣名義與日治時期妝扮景觀初探〉，《臺灣文學學報》第8期，2006，頁186。

²⁴ 陳瑜詩，〈民俗文化的傳承與創新-日治以來臺灣藝閣的發展〉，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在職進修碩士班碩論，2007，頁29-32。

²⁵ 黃文博，〈臺灣民間藝陣〉，臺北市：常民文化，2000，頁29。

²⁶ 〈屏東迎神盛況〉，《臺灣日日新報》，大正十五年(西元1926年5月11日)，日刊第6版。

「職業陣」，花俏且力求創新；一是業餘性質的「庄頭陣」，較為傳統守舊。兩者在風格、水準、技巧、趣味上，各有千秋，難分高下。²⁷

由上述可知，臺灣迎神賽會中所出現的藝陣，大約於清康熙年間，隨著漢人移民傳至臺灣，且由臺南地區開始向外傳播。光緒二十年(西元 1894 年)，中日爆發甲午戰爭，清廷戰敗，簽訂馬關條約，割讓臺灣，使臺灣成為日本殖民地長達五十年之久。日本殖民統治者對臺灣的宗教政策，是影響日治時期臺灣宗教活動發展的重要指標，在皇民化運動前，殖民統治者主要採取尊重寬容的態度，放任臺灣傳統民間宗教的發展，也積極利用民間宗教活動，作為政治宣傳的手段，如殖民政府會利用藝閣的裝閣題材，在遊行隊伍中進行政令宣導，藝陣成為殖民統治的重要工具。因為殖民政府的寬容態度，使臺灣民間宗教得以自由發展，依附於迎神賽會的藝陣表演，更是蓬勃發展，也隨著殖民政府的政策與經濟發展，逐漸展現出不同於傳統的新面貌。

日治時期除了歲時節慶、迎神賽會與喪葬場合，可以看見藝陣的蹤跡之外，隨著殖民政府的政策轉變與社會經濟的發展，藝陣展演的舞台更多了官辦的活動場合，如始政紀念日、日本太子來臺歡迎會、各種展覽活動以及神社祭典等，加上地方社會的神商為了拉攏殖民政府，也常利用藝陣展演來參與官方舉辦的政治慶典或活動。²⁸屏東街市的阿緱神社是當地重要的日本宗教信仰中心，每逢神社大祭時，地方社會的神商與民眾多會踴躍參與，從事前的準備會議，到祭典活動現場，《臺南新報》皆有相關的報導：

阿緱神社祭典□合會。去廿七日午后一時。於屏東街役所會議室。會合地方重要官民。區總代等協議。決以本年。盛大執行。所有設備。餘興其他。一切任諸祭典委員。其祭典費。大体一千圓之範圍。餘興□烟火。自轉車競走。藝妓歌

²⁷ 黃文博，《臺灣民間藝陣》，臺北市：常民文化，2000，頁 32-34。

²⁸ 陳瑜詩，《民俗文化的傳承與創新-日治以來臺灣藝閣的發展》，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在職進修碩士班碩論，2007，頁 42、58。

舞。臺人演武。高等馬術。大弓庭球等事。已豫定矣。²⁹

幾週後，《臺南新報》繼續刊載相同報導，可知該宗教活動是地方重要盛事：

阿緱神社。祭典期日。已促眉睫。是日如例。每戶懸燈籠。揭國旗以表奉祝熱誠。而一般準備委員。現正竭力設備。以期是日。鬪巧爭奇。其他餘興。已聞有自轉車競走。跑馬會。本島劇。藝姐唱種種。又村落所來之熱鬧。如宋江陣。駛犁歌。大鼓旗。南北管。亦不計其數。屆時當有一番盛況。³⁰

這兩則報導是神社祭典的準備會議，參與者都是地方重要官民，決定各種藝陣的表演活動，議決經費的額度，並選出祭典委員會，全力籌備阿緱神社的祭典活動，各團體參與之藝陣、表演活動，皆極力準備，以共襄盛舉。神社祭典舉行的當天，果然熱鬧非凡：

阿緱神社祭典。於十八日執行。其裝飾熱鬧。較之例年。更覺推陳出新。是日天朗氣清。暢風和暢街內各戶。盡揭提燈國旗。以表祝意。而停車場運送組。及本郡役所前。皆有裝飾御神燈。巧而五花九色。燦然可觀。街面呈出非常盛況自午前八時起。已聞爆竹轟轟。不絕於耳。而論諸熱鬧。亦陸續集合園。先由富島知事。以下各重要官紳。婦人會幹部員。及公小學校生徒。順次先後參拜。於是各種餘興。大演競技。以外如自轉車競。演藝妓之手踊。皆可悅目騁懷。觀眾約達二萬有多人。□得園。幾無立錫餘地。而街內奉納推物最愁人注眼者。為保甲事務所。及錢屋株式店。所陳列之生花盆會。嘖嘖感禰。入夜電光四映。幾同不夜之天。公園有演駛犁歌及本島劇之餘興。街內有各種餘興之燦行。至十時半。始各解散。實呈空前未曾之大盛況也。³¹

由上述可知，日本宗教與臺灣傳統民間宗教雖屬不同體系，但因殖民政策的因素，藝陣與神社祭典卻能相互融合，呈現宗教信仰的特殊殖民性格，更證明在

²⁹ 〈議祭阿緱神社〉，《臺南新報》，大正十三年(西元 1924 年 10 月 2 日)，日刊第 5 版。

³⁰ 〈屏東特訊—祭典準備〉，《臺南新報》，大正十三年(西元 1924 年 10 月 20 日)，日刊第 5 版。

³¹ 〈屏東特訊—祭典盛況〉，《臺南新報》，大正十三年(西元 1924 年 11 月 1 日)，日刊第 5 版。

殖民統治下，宗教信仰也是殖民政府與被殖民者的溝通橋樑。

西元 1910 年代後期，臺灣對外貿易不景氣，導致許多出口貨品呈現滯銷的情況，如茶葉、中藥、棉布等，因此必須轉而促進臺灣內需，才能紓緩虧損的情形。因此，開始有地方紳商想藉由迎神賽會的人潮力量，創造商機，刺激消費，以重振市況，加上日本在臺的各項公共建設已大致完工，如西部鐵路縱貫線等，使交通更為便利，人們往來各地變成是一件方便的事情，所以利用迎神賽會刺激商業復甦，變得越來越頻繁，也帶動藝陣活動的蓬勃發展。³²在藝陣活動蓬勃發達的情況下，有些文人開始介入「藝閣」活動的改良，使得「藝閣」活動不只是民間傳說與戲曲小說的意涵，更具備文雅詩意的特質。換言之，「藝閣」本身即是一個活動式看板，隨著遶境遊行隊伍，穿越大街小巷，詩意化的「改良藝閣」，不但賞心悅目，出資的商家更可在「藝閣」上宣傳自家商品，增加商品曝光率，帶動商機與買氣，使得宗教活動與經濟發展相輔相成。這股風潮從臺南開始延燒至全臺各地，許多地方都增相仿效，帶動「藝閣」活動的發展，也解決商品滯銷的問題，使得大正年間臺灣藝陣活動十分興盛。³³

藝陣活動最早發源於臺南地區，「改良藝閣」也於臺南興起，可知中南部藝陣活動較為興盛，探究其原因，可能有三：一是中南部地區，尤其是臺南，是臺灣最早開發的地區，傳統文化保留較多；二是遠離臺灣的政經中心，受外來之各種干擾較少；三是神明廟會較多，經常舉行遶境活動，且場面浩大，因此各種藝陣相互競爭，使其蓬勃發展。由此可知，中南部地區因遠離臺灣政經中心，且受外來文化影響小，加上本身是臺灣開發最早的地區，保留許多傳統宗教活動，且庶民生活較易受到宗教信仰的影響，因此藝陣活動特別發達。³⁴

到了昭和八年(1933 年)至昭和十二年(1937 年)，藝陣活動的發展開始趨緩，

³² 宋光宇，〈霞海城隍祭典與臺北大稻埕商業發展的關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62 本第 2 分，1993 年 4 月，頁 312-313。

³³ 陳瑜詩，《民俗文化的傳承與創新-日治以來臺灣藝閣的發展》，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在職進修碩士班碩論，2007，頁 42-44。

³⁴ 黃文博，《臺灣民間藝陣》，臺北：常民文化，2000，頁 21。

主要受到皇民化運動與中日戰爭的影響。日本殖民政府爲了全面實施皇民化運動，開始進行高壓式的同化政策，禁止臺灣的傳統文化、風俗，強迫臺人接受日本宗教、文化和生活習慣，並開始對臺灣傳統寺廟進行寺廟整理運動，將神像集中焚毀、改寺廟爲神社、禁止迎神賽會的舉辦等，使臺灣傳統宗教信仰受到嚴重的破壞。加上，隨著戰爭情勢的緊張，戰爭物資的缺乏，以及經濟發展的緊縮，向來依附於迎神賽會的藝陣活動，只好被迫趨於式微，甚至停止，直至戰後，才開始慢慢復甦。

貳、 鑼鼓喧闐的藝陣活動

慈鳳宮是屏東街市的中心寺廟，每逢媽祖聖誕往往會舉行盛大的祭典活動，吸引許多信眾前往參與，《臺灣日日新報》與《臺南新報》皆會大肆報導此宗教盛會，成爲慈鳳宮最佳的宣傳廣告。慈鳳宮爲此盛事，各相關人士皆極力準備，規劃遶境路線，維持宗教活動期間的秩序，屏東街市家家戶戶呈設香案祭拜，亦準備大宴賓客，廣邀親朋好友參與，藉此聯絡感情，各商家亦利用宗教盛會的人潮，爭取商機，活絡市況。以下將討論迎神賽會的盛況，從中瞭解經濟發展與藝陣活動的交互關係。

日治時期慈鳳宮的迎神賽會活動之流程，大多是在農曆三月二十三日媽祖聖誕前，舉行二至三日不等的遶境活動，參與之神輿、藝閣、陣頭等隊伍，於慈鳳宮前廣場集合，遶行屏東街市，最後回到慈鳳宮，結束遶境活動。遶境活動的隔日，也就是媽祖誕辰當日，於慈鳳宮內舉行盛大的祭典儀式，最後由參與祭典儀式的各官紳出席餐會，彼此交流，作爲整個媽祖聖誕祭典活動的句點。迎神賽會的遶境天數，每年不盡相同，依事前寺廟管理人、官紳與信眾的討論結果而定，因此事前的準備會議非常重要，管理人與爐主頭家會發柬邀請重要官紳，至慈鳳宮內召開磋商會議，以達成共識，確定遶境活動的日期與天數，以及遶境活動的經費，和其他細節。從《臺南新報》的報導即可知上述的概況：

屏東街慈鳳宮媽祖廟。每年以五月九日。至十一日。計三日間。舉行祭典。是其恒例。本年恰在行啟事後。比之例年。欲極以上熱鬧。其主催者。為陳添丁。及代表者許添賜兩氏。曾與該部落有志者。並保正四十四名。協議一切。決定共投經費。有一千圓內外。以盛大舉行。³⁵

下則報導也是刊載有關慈鳳宮迎神賽會的活動，相類似的新聞報導每年皆會在四、五月份出現：

屏東街臺人有志者問。前議勸請北港之媽祖。執行大祭典。已具體化。決來十三。十四兩日。往迎第二媽祖執行大大的之祭典。準設餘興之催物等。在屏東者。有五十二團體。其他藝棚種種。亦自不少。³⁶

在報紙記載中的日期，如無特別標明舊曆，大多是指陽曆的時間。媽祖誕辰祭典活動的經費，大約都是花費一千圓左右，甚至之後爲了慶祝慈鳳宮重修落成，舉行「五朝慶成祈安清醮法會」，祭典經費還高達四千圓³⁷以上，兩者經費數目都不算少數，可見當時寺廟的經濟來源相當充足，信眾捐贈踴躍，亦可反映出經濟發展狀況應當不錯，才能有如此寬裕的經費來源。此外，迎神賽會的傳統由來已久，於明清時期已普遍存在民間社會中，隨著漢人移民來臺，隨之帶入。每逢特殊宗教節日，如媽祖誕辰、中元普渡、建醮等，極盡鋪張，華奢異常，受邀參與迎神賽會的藝閣陣頭，亦絞盡腦汁，妝扮故事，遊遶於市，爭奇鬥艷，每次花費皆所費不貲，這是當時民間社會的宗教盛事，今日亦是如此。學者宋光宇³⁸認爲這樣的風俗習慣，其實可視爲人民對宗教的消費態度，基本上移民臺灣的漢人是很肯將錢花在宗教祭祀與相關的迎神賽會上。移民臺地的漢人，本身生活

³⁵ 〈屏東天后祭〉，《臺南新報》，大正十二年(西元 1923 年 5 月 4 日)，日刊第 5 版。

³⁶ 〈屏東媽祖祭〉，《臺南新報》，大正十三年(西元 1924 年 4 月 5 日)，日刊第 5 版。

³⁷ 根據〈高等官官等俸給令〉，在大正十二年(西元 1923 年)的【敕任文官年俸表】中，總督的年俸是七千五百圓。以此對照慈鳳宮例年舉辦二至三天的祭典活動，花費約一千圓左右，相當於總督兩個月的薪資，可知祭典活動的開銷並不小。另外，建醮活動約五天，花費約四千圓以上，相當於總督半年的薪資，可想而知這是一筆龐大的花費。參考自小山田繼維，《總督府職員錄》，臺北市：臺灣日日新報社，1923，頁 4。

³⁸ 宋光宇，〈霞海城隍祭典與臺北大稻埕商業發展的關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62 本第 2 分，1993 年 4 月，頁 304-306。

就較豪奢，且有鬥富的現象，加上民間宗教活動盛行，生活較寬裕的農民，約有三分之一的收入，皆會花在拜拜、應酬、冠婚喪祭等儀式活動上。可見，臺灣的經濟發展是有一定水準，這樣的情況當然也反映在屏東街市的宗教活動上。

由上述討論可知，各項公共建設的完工，其中西部縱貫鐵路與糖鐵的興建，不但使屏東平原糖業更發達，也使人們往來各地變得更加便利，成為各地信眾踴躍參與迎神賽會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在慈鳳宮媽祖祭典期間，屏東驛之收入倍增：

屏東慈鳳宮之媽祖祭典。既自去廿五日起三日間執行。而此三日間。屏東驛之收入。每日平均達五千圓。亦該驛以來。最新之記錄也。十錢銀貨最多。平均每日有四五百圓。由該驛員載寄銀行。又來四日之飛行隊念祭想亦有多數往觀者。故於六塊厝屏東兩驛。以預先配置人員云。³⁹

昭和八年(1933 年)，《臺南新報》亦出現相關的報導：

鑼鼓宣天。震動全市。此日何日。乃屏東慈鳳宮天上聖母。遶境之第一日。即去二十二日也。是日值連日晴天炎暑迫人。幸常有清風拂面亦可謂適好迎神賽會之日。是早各地來觀者。屏東驛前每幫快車。均見滿員。⁴⁰

可知，這些人潮的湧入，不但帶給驛站豐厚的收入，也為屏東街市帶來活絡的商機，反映出迎神賽會的宗教活動，可帶動屏東街市的經濟發展，雖然這樣的商況繁榮，可能僅是短暫，但不可否認的是，經濟發展與宗教活動是緊密相關的。在祭典期間，信眾人潮的湧入，除了為驛站帶來龐大的收入，各商家亦藉此機會，絞盡腦汁，招攬生意，期待能創造不錯的業績，為數眾多的人潮，確實替當地商家帶來繁榮的市況，以下是大正十四年(1925 年)的相關報導：

本街合裕泰吳服商行。主人鄭魚氏。善經營。巧籌畫。故其生意。日漸緊昌。

³⁹〈媽祖祭典 屏東驛之收入 一日有五千圓 車載解送銀行〉，《臺南新報》，昭和五年(西元 1930 年 5 月 3 日)，日刊第 6 版。

⁴⁰〈屏東迎媽祖盛況 燦行陣頭皆出新奇 鑼鼓喧天震動全市〉，《臺南新報》，昭和八年(西元 1933 年 4 月 24 日)，日刊第 12 版。

者番知聖母。有例年繞境燦行之熱鬧。預想屆時。觀眾必多。生意局面必廣。特早向上海。廣東。香港。內地。各方面。購內綾羅絲葛。布疋頭。種種甚多。以備觀客須用此□。亦商人之妙腕善於經營云。⁴¹

另外，昭和八年(1933 年)也有相類似的報導：

沿途觀者如堵。一時市上人山人海。就外來各地觀客。略計有四五萬名之譜。各旅館。各商店。頗見雜沓市況。由此頗呈活潑氣象也。⁴²

慈鳳宮祭典期間，除了寺廟管理組織極力籌備，慎重其事，各官紳、商團和信眾亦踴躍參與，出錢出力，使祭典活動能夠隆重熱鬧舉行，從日治時期新聞現場即可清楚看出：

屏東慈鳳宮天上聖母繞境如既報，去六、七兩日舉行。第一日，天朗氣晴，觀客紛至沓來，約達兩萬餘人。近午各種陣頭，齊集廟庭，整頓隊伍，照路關所定而進，各團體所裝詩意、藝閣、音樂團、南北管、大鼓旗、宋江陣、臺南團之康趙二元帥、金銀細工團之麒麟送子、煉瓦左官團之舞龍燈、市場團之裝扮屏東市場現況、澎湖團之裝飾電燈城，最惹注目。其外各種餘興，俱各爭奇鬪巧，他如澎湖團之裝扮觀音收善才，猶見特色；臺南團之佳夢關，猶博好評；華僑團之陰陽河，亦見藝匠；大埔團之火燒西岐城，猶惹觀眾，呼羨不已。入夜煙火爆放音樂喧填，廟中進香，士女雲集，香火極盛，廟前演唱梨園，人氣極旺。惜翌日正燦行間，天降豪雨淋得一般觀眾，奔散四方大為掃興。入夜碧空如拭，各陣頭配置電光，依舊燦行，至停車場前，休憩以候評賞。評定委員，則渡邊街長、兵川部長、鄭坤五、王松江、吳玉琛、施永順及各系長，互相參考。先由施永順氏，起立報告藝閣燦行經過狀況，次鄭坤五氏，陳述藝閣裝扮詩意，結局澎湖團、臺南團、大埔團三閣，皆相匹敵，各得優等賞。而陣頭團體獲優勝者，即臺南團、

⁴¹ 〈屏東通信—商人妙腕〉，《臺南新報》，大正十四年(西元 1925 年 3 月 26 日)，日刊第 5 版。

⁴² 〈屏東迎媽祖盛況 燦行陣頭皆出新奇 鑼鼓喧天震動全市〉，《臺南新報》，昭和八年(西元 1933 年 4 月 24 日)，日刊第 12 版。

澎湖團、華僑團、市場團。其下一等賞為舞龍燈，二等賞製糖會社團，三等賞大埔獅陣。發表後，乃由渡邊街長，頒與各等優勝旗數旒，金牌數面，滿場一致，莫不色喜。聞此兩日，市面生意，大見繁榮。⁴³

由《臺灣日日新報》的報導內容，有兩個值得討論的地方：迎神賽會的盛況與藝陣活動的競賽化。大正十五年(1926年)，慈鳳宮的兩日祭典活動，因為天氣晴朗，使參與人潮更加踴躍，多達兩萬多人，可見慈鳳宮祭典活動的重要性，也可想見龐大人潮所帶來的商機，「聞此兩日，市面生意，大見繁榮」。屏東地區各團體大多共襄盛舉，祭典當日各地進香人潮的湧入，各種藝陣的表演，煙火的施放，以及各種電燈裝飾等活動，使整個祭典活動更加熱鬧。這樣的祭典盛況，甚至還延續至夜間，不僅白天熱鬧非凡，夜間裝飾的各種電燈點亮起來，如各陣頭配置的電燈、澎湖團裝飾的電燈城，或地區商家出資設置的巨大燈飾「屏東驛前電火城邊」⁴⁴等，宛如白晝，如同不夜城般，為慈鳳宮祭典活動更添話題。

另外，隨著每年迎神賽會熱鬧舉辦，在遶境活動後往往會有藝陣競賽的評比，許多藝陣團體為了取得獎賞，往往努力妝扮藝閣與陣頭表演，力求創新與趣味，促使藝陣活動逐漸細緻化。從上述報紙內容可知，這些藝陣團體背後大多有商家的資助，甚至是商家自行組織參與，其目的除了答謝神恩、祈求生意興隆與增加熱鬧之外，也希望藉此展現與炫耀自己的財力與地位，並增加自家商品或店鋪的知名度，進而招攬更多生意上門。因此，藝陣活動常能吸引人潮參觀與商家投入製作參與，寺廟方面於是規劃藝陣活動的評比制度，鼓勵與刺激參與團體更用心製作，將藝閣與陣頭分開比賽，聘請地方官紳擔任評審委員，根據其裝飾與演出，評斷高下，如一等賞、二等賞、三等賞等，並頒與優勝旗幟與金牌，使得各藝陣團體莫不積極妝扮，爭奇鬥艷，以贏得錦旗與金牌，提升商號的知名度與展示自身的財富地位。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各藝陣團體除了精心準備外，也須投

⁴³ 〈屏東迎神盛況〉，《臺灣日日新報》，大正十五年(西元 1926 年 5 月 11 日)，日刊第 6 版。

⁴⁴ 〈屏東迎神一瞥〉，《臺南新報》，大正十五年(西元 1926 年 5 月 11 日)，日刊第 6 版。

入大筆資金，準備藝陣演出，使得藝陣活動逐漸細緻化，開始重視細節、美觀與奇特。因為這樣的藝陣活動是必須有相當財力的投資，才能參與比賽較勁，當時的經濟發展想必是相當繁榮，才能有餘裕參與這些宗教活動，所以經濟繁榮帶動宗教發展是可想而知，也使宗教活動更加講究。

在此同時，藝陣活動中之「藝閣」也產生質的變化，從傳統通俗性的臺閣妝扮，逐漸走向文雅詩意化，不但富含詩意，又具廣告效果，即所謂「改良藝閣」。在大正年間，連雅堂曾受臺南商家委託設計藝閣，因此在大正年間介入臺南鎮南媽賽會，改良藝閣，使藝閣富有詩意且兼具廣告效果，引起各地的仿效，加上當時曾設置審查員，品評參賽之藝閣，並頒發等第、賜予金牌，更刺激改良藝閣的風氣，開始在各地形成風潮。⁴⁵大正年間的慈鳳宮，也出現相同的情形：

本街新高美年凡有熱鬧所改良之藝閣。最惹一般好評。為其所裝故事只用五六歲之孩童。不特節約人工。又免多需費用。是故遊境之時，觀眾莫不喝彩。而評判亦皆得上賞。者番東港街。卜定舊曆月之十七日起。三日間。欲迎王巡境。當地有洪有情者。早鑑及此。特自聘一閣爰為介紹材木商團二閣。聞新高美主人。歐增外氏。乘此好機。不惜資本。已有購備裝飾之物料。欲為加工裝扮。冀博觀眾之讚賞云。⁴⁶

藝閣開始文雅詩意化，除了受到鎮南媽賽會的影響，主要還是連雅堂背後所代表的漢學思想，他對藝閣提出詩意的看法，並改造藝閣，受到其他文人的認同，強調妝扮題材不一定要侷限於詩句上，但一定要引經據典，符合古今事跡，不可任意杜撰，同時須具備詩意內涵，再透過藝師的巧思與工藝製作來呈現詩意之美，因此藝閣文雅詩意化才會成為當時的新趨勢。⁴⁷此外，當時聘請連雅堂改造藝閣的裝閣主人，是綢緞商錦榮發號主人石秀峰，因此連雅堂設計之藝閣中，山

⁴⁵ 王見川，〈日據時期的彰化南瑤宮與臺南大天后宮—兼談藝閣廣告化問題〉，《臺灣宗教學會通訊》第5期，2000年5月，頁94。

⁴⁶ 〈屏東通信—改良藝閣〉，《臺南新報》，大正十四年(西元1925年5月6日)，日刊第5版。

⁴⁷ 陳瑜詩，《民俗文化的傳承與創新-日治以來臺灣藝閣的發展》，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在職進修碩士班碩論，2007，頁72。

水樓臺花木多用綢緞造之，使觀看者一望即明瞭該藝閣主人為綢緞商，且藝閣光輝閃爍，造景美麗，令人嘖嘖稱讚，使該藝閣具有廣告之功效，進而帶動石秀峰的綢緞生意。⁴⁸由此可知，藝閣寓含詩意，又具有廣告功用，使藝閣投資不虛耗金錢，還能帶動商家之商機，所以此風潮開始流傳開來，地方商家爭先裝扮藝閣，屏東慈鳳宮的媽祖賽會也不例外。迎神賽會的藝陣活動，除了感謝神恩、庇佑生意興榮、增加迎神賽會的熱鬧氣氛外，更能藉此提升市況，達到招攬生意的目的，可見宗教活動對地方經濟發展是有影響力的。

觀察《臺灣日日新報》與《臺南新報》會發現，慈鳳宮在大正年間前後，迎神賽會與建醮活動特別興盛，規模龐大，人潮眾多，報紙也會大肆刊載，探究其原因，除了殖民政府的宗教寬容政策外，應該與當時經濟狀況有相當之關係。西元 1910 年代後期，臺灣商業結構正快速朝向現代化市場結構發展，開始引進各種促銷手法，刺激買氣。⁴⁹宗教活動正是一種刺激買氣的手段，因為迎神賽會容易群聚人潮，人潮的聚集即可產生市場，當地商家可藉此機會大肆宣傳或進行商品折扣，將可創造商機，提升買氣，確實也達到不錯的效果。⁵⁰另一方面，當時國際貿易情勢也是值得注意的影響因素。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世界各國興起「保護主義」與「關稅壁壘」，使各國間的對外貿易表現不佳，出現外銷停滯與生產過剩的情形，臺灣的外銷事業當然也受到波及，如何透過銷售管道將外銷品轉為內銷品，以促進地方繁榮，成為當時的重要課題。⁵¹屏東雖然不是臺灣主要的通商口岸，但因鄰近高雄，多少也受此影響，使地方社會景氣不佳，市況沉寂。對此情況，《臺南新報》即有大篇幅的報導：

臺灣自歐戰後。波及不少。無論財界反動。商界幾乎不可問問。本年自秋季

⁴⁸ 王見川，〈日據時期的彰化南瑤宮與臺南大天后宮——兼談藝閣廣告化問題〉，《臺灣宗教學會通訊》第 5 期，2000 年 5 月，頁 93。

⁴⁹ 宋光宇，〈霞海城隍祭典與臺北大稻埕商業發展的關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62 本第 2 分，1993 年 4 月，頁 323。

⁵⁰ 〈屏東通信——商人妙腕〉，《臺南新報》，大正十四年(西元 1925 年 3 月 26 日)，日刊第 5 版。

⁵¹ 宋光宇，〈霞海城隍祭典與臺北大稻埕商業發展的關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62 本第 2 分，1993 年 4 月，頁 323-324。

以來市內大小商業。各抱悲觀。生意沉靜。費用甚巨。負稅重重。入不供出。營業上艱難挽回何日。且米價漸騰。小賣商上米每斗唱至一圓四十八錢。中米一圓三十錢。最下亦要一圓左右。其次豬肉在市場每斤兌四十八錢。至於雜菜等類。似有昂騰之勢。上中下等諸紳商。為家事上之困苦。無地無之。查其原因。為市況不振。各鋪戶格外儉約。致有加此現狀。中有一二新人物。慷慨而謂曰。市況雖然衰退。不久築港成功。回復無難。時有明眼人。聞言之下。不禁嗟嘆曰。難待西江水耳。⁵²

在此情況之下，地方紳商莫不想辦法挽回市況。此時，臺南鎮南媽賽事與大稻埕霞海城隍祭典，常有精彩的迎神賽會活動，各種藝陣團體應地區商家的邀請，跟隨助興，彼此競賽，使整個祭典活動熱鬧非凡。在缺乏廣告媒體的日治時期，迎神賽會能吸引成千上萬的人潮前往參與，於是商家利用迎神賽會帶來大量人潮聚集的機會，努力促銷自家的商品，期望能提升市況。因此，在經濟衰退的情況下，迎神賽會成為促進地方經濟繁榮的重要手段，地方紳商也會極力促成迎神賽會的舉辦。上述的情況，在慈鳳宮媽祖誕辰的祭典活動報導中，時有所聞。大正十五年(1926 年)的《臺南新報》即有這類報導：

既報。屏東街。慈鳳宮迎神一節。聞有澎湖團。魚、肉、菜、各團。泉州團。福州團。製糖會社職工團等。其他各團。俱極力準備。以期鬪勝。唯吳服商團。例年皆寂寂無聞。況迎神一事。係欲藉此繁華地方。挽回市況。對於布類之暢銷。彼推第一。而斯業者。乃袖手傍觀。不出提倡何也。⁵³

昭和四年(1929 年)，在《臺灣日日新報》也有相同的報導：

高雄州下屏東街民，為例年當地慈鳳宮媽祖繞境一事，頗具熱誠。本年因景氣不佳，一部分提議中止，然諸商團欲藉此挽回市況，是以大表贊成舉行，屢開

⁵² 〈市況沈靜〉，《臺南新報》，大正十三年(西元 1924 年 10 月 15 日)，日刊第 5 版。

⁵³ 〈屏東通信—迎神彙報〉，《臺南新報》，大正十五年(西元 1926 年 4 月 25 日)，日刊第 10 版。

會議，結局期日，決定來末日及五月一日兩日間。⁵⁴

舉辦迎神賽會，無論規模大或小，皆須花費不少金錢，可知迎神賽會與整個社會經濟狀況息息相關。加上，人們相信因為神明的庇佑，使得生意興隆，所以賺錢當然要酬神謝恩，賠錢更要求神賜福，甚至藉由迎神賽會，創造一個促進經濟繁榮的環境，而民間信仰中常見的媽祖祭典則是最好的題材。總之，在經濟繁榮時，地方社會藉由慶祝神明誕辰的機會，舉行盛大的酬神儀式，感謝神恩，庇佑生意興榮。在經濟不景氣時，人們仍舊期望能藉由迎神賽會的龐大人潮，帶動商機，促進經濟繁榮。所以，經濟發展與宗教活動確實是相輔相成，關係密切。

⁵⁴〈屏東籌迎媽祖 諸商團豫期鬪勝 訂本月末日五月一日兩日〉，《臺灣日日新報》，昭和四年(西元 1929 年 4 月 18 日)，夕刊第 4 版。

第六章 結論

本文探究經濟發展與日治時期屏東慈鳳宮宗教變遷的關係。從「經濟與宗教」兩個面向，論述慈鳳宮自建廟以來，經過日治時期屏東街市的經濟快速成長，使慈鳳宮從清領時期的地方小廟，於日治時期逐步邁向地方大廟的過程，藉以祭祀圈、寺廟管理組織、參與者身分以及迎神賽會等宗教活動為觀察指標，從中瞭解地方經濟繁榮對寺廟宗教活動之影響。

首先，屏東平原的開發主要是先從鳳山八社開始，接著因漢移民的進入，開始大規模拓墾屏東平原。平埔族阿猴社原居地在此一趨勢下，逐漸形成漢人聚落，進而壓迫阿猴社搬遷。漢移民的入墾，同時也開始將原鄉信仰移植於此，藉由宗教信仰的力量，以適應移墾社會的各種狀況。慈鳳宮隨著漢人聚落創建於阿猴街上，成為地方社會的重要場所。從今日慈鳳宮內保存完整的清代碑碣可知，漳泉移民藉由地緣關係或宗族力量，號召移居阿猴的人民，捐金獻地，購置田產，充當慈鳳宮的祭祀費用，以延續慈鳳宮的香火，使慈鳳宮在清領時期能持續成長，加上慈鳳宮曾做為私塾的教育場所，慈鳳宮在地方社會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總之，清領時期的慈鳳宮，在阿猴街上已扮演政治、經濟、教育等角色，是地方社會的重要公共活動中心。

第二，阿猴街的都市化和現代化，與日治時期的經濟發展息息相關，日本殖民政府的政治與經濟政策則是主要關鍵，是戰後屏東市都市發展的基礎。清末，屏東平原的經濟生產以糖業為主，平原內遍布糖廍，清末屏東平原的蔗糖產量已可大量出口，奠定日治時期糖業發展的基礎。日治時期，殖民政府為了應付日本國內大量的蔗糖需求，開始大規模地對臺灣糖業進行改良：頒布律令、建立實驗所與農田水利組合、進行基礎建設等，逐步改良屏東平原的糖業發展，接著引進新式糖廠—臺灣製糖株式會社阿猴製糖所，改良製糖工業，使糖業產量呈現倍數成長。

在此背景之下，屏東街市隨著新式糖廠的進駐，帶動大量人口的移入、銀行的建立、交通運輸的革新等，同時刺激屏東街市現代化商業的出現。殖民政府爲了提供移居屏東街市之日本移民良好的生活環境，以及人口增加所帶來的街市擴張，開始推動屏東街市的都市化，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大正二年至昭和十二年(1913-1937 年)的市區改正計畫，大規模地改善屏東街市的公共衛生、道路等，使屏東市在日治時期轉型成爲現代化都市，加上昭和八年(1933 年)「屏東街」改制爲「屏東市」，使屏東市正式成爲屏東平原的政經中心。因此，位居屏東街市中心的慈鳳宮，在便利的交通運輸與日益發達的商業經濟下，使慈鳳宮的宗教活動，受到屏東街市經濟發展之影響，而日趨活絡與盛大，這種現象可從信眾擴增與宗教活動觀察得知。

第三，經濟發展與宗教活動的興衰本質上就存在著關聯性，兩者相互影響。清領時期移居阿猴街的漳泉土紳積極地修建寺廟，捐金獻地，維繫慈鳳宮的祭祀經費與香火，使慈鳳宮的媽祖信仰日益壯大，此現象顯著地反映在祭祀圈的擴張上。乾隆年間的祭祀圈，以阿猴街爲主要範圍，隨著道光、咸豐直至光緒年間，祭祀圈範圍已經擴張至歸來庄、溪州庄、林仔內庄、劉厝庄等，相當於今日屏東市行政區劃的外圍，範圍約佔今日屏東市面積的一半。日治時期因殖民政府的經濟政策，使屏東街市的經濟發展更爲繁榮，促使慈鳳宮的祭祀圈更向外擴張，其範圍已涵蓋今日屏東市行政區劃的全部，更出現外地移居屏東街市的信眾，每逢迎神賽會皆會組織藝陣團體參與，此現象亦可視爲慈鳳宮信仰範圍的擴大。

日治時期的經濟快速發展，除了影響慈鳳宮祭祀圈的擴張外，寺廟管理組織對慈鳳宮的經營，與社會領導階層積極參與廟務活動，亦是隨著經濟發展產生變化。慈鳳宮的寺廟管理組織，以管理人與爐主頭家共同經營廟務，除了處理一般日常廟務與例行性祭典外，每逢重要祭典活動，則會成立專門委員會籌劃辦理，如建醮活動等。當時的建醮活動因爲經濟繁榮，官紳與信眾皆決定盛大舉行，因此成立規模龐大的建醮委員會，全權辦理建醮活動。此外，地方重要菁英與寺廟

管理組織之成員大多有重疊，從參與寺廟宗教活動的各類菁英身分地位的分析，亦可看出經濟發展深刻地影響慈鳳宮。參與慈鳳宮宗教活動的人士，大多是地方上政治與經濟的重要領袖，尤其在商業方面大部份是日治時期的重要實業家，對地方社會有相當的影響力，更是日本殖民政府極力攏絡的對象。因此，從清領時期參與廟務者多為地方富豪、頭人和生員、武舉等，至日治時期轉變為以政治領袖和實業家為主，甚至出現日籍地方官吏、實業家和外來人士廁身其間的現象。可知廟務參與者隨著經濟型態的轉變，組成份子也隨之改變，此種現象為經濟發展促使信眾產生變遷的最好證據。

第四，祭典儀式對宗教信仰來說，是傳達信眾對神明崇敬之心的重要方式。日治時期慈鳳宮的祭典儀式，主要以例年媽祖聖誕與建醮祭典儀式最為盛大，從這些隆重的祭典儀式中，即可看出慈鳳宮在地方社會上擁有的重要宗教地位。伴隨著祭典儀式的舉行，最令信眾迎頸期盼的就是「迎神賽會」，日治時期慈鳳宮例年的迎神賽會，皆會在《臺灣日日新報》與《臺南新報》大肆報導，每次盛大的迎神賽會皆需龐大的經費，其中多由信眾捐獻而來，反映出屏東街市的經濟日趨繁榮，故足以負擔每年慶典活動約一千圓左右的開銷。此外，迎神賽會亦帶來龐大的參觀和進香人潮，也帶動了屏東街市的商業繁榮，使市況活絡，提升買氣，讓屏東街市的各商團組織與信眾，大多願意極力辦理每年的藝陣活動。參與慈鳳宮的宗教慶典，一方面感謝神恩庇佑，祈求生意興隆，一方面藉由熱鬧的藝陣活動，刺激更多人潮的聚集，活絡商機。同時，在遶境活動後往往會有藝陣競賽的評比，許多藝陣團體為了取得獎賞，往往努力妝扮藝閣與陣頭表演，力求創新與增加趣味，促使藝陣活動逐漸細緻化，亦使各商團藉由贏取獎賞，提升商號的知名度。由此可知，在經濟繁榮時，藉由舉行盛大的酬神儀式，感謝神恩，庇佑生意興榮。在經濟不景氣時，人們仍舊期望能藉此吸引龐大的人潮，帶動商機，促進經濟繁榮。所以，經濟發展與宗教活動確實是相輔相成，關係密切。

此外，學者溫振華¹認為，一個寺廟的規模層級是否具有地方大廟之資格，可觀察其是否有凌霄寶殿的建立。凌霄寶殿是專門祀奉民間信仰中，位階最高的玉皇上帝，所以當寺廟的主祀神並非玉皇上帝時，能在寺廟內興建凌霄寶殿，象徵該寺廟為地方社會的中心寺廟。簡言之，因信眾的增加，信仰範圍的擴大等現象，使寺廟開始轉為地方大廟，該寺廟則會在內部增建「凌霄寶殿」，以供奉地位崇高的玉皇上帝，藉此達成地方社會信仰中心的理想。慈鳳宮在日治時期僅以天公爐象徵玉皇上帝，於戰後才在寺廟改建工程中，設置凌霄寶殿，供奉玉皇上帝。如採用學者溫振華的觀點，檢視慈鳳宮在日治時期是否已為地方大廟，答案可能是否定的。但不可否認的是，戰後慈鳳宮的改建，能夠在主體建築中增建「凌霄寶殿」，祀奉玉皇上帝，想必是已具備充足的條件，而這樣成熟的時機，不可能是短時間內造成，需配合地方經濟發展的條件。因此，我們可將日治時期快速的經濟發展，看成慈鳳宮邁向地方大廟的重要先備因素，如果沒有日治時期累積的良好基礎，很難在戰後有如此成果。日治時期的慈鳳宮，確實因為屏東街市的經濟發展影響宗教變遷，在經濟繁榮下逐步成長，使經濟發展成為慈鳳宮邁向地方大廟的關鍵性因素。

此外，如將屏東街市與臺北市的發展做比較，即可清楚看出慈鳳宮宗教變遷的特色。學者王斯福²認為，臺北市在清領後期快速成為一個大城市，經歷日治時期殖民政府的積極建設，有著便捷的交通設施，且工商業發達，吸引大量的移民進入，但移入人口卻無法有效整合，異質性高，使臺北市原先存在的數個宗教信仰範圍逐漸瓦解。由此比較可發現，屏東街市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促使慈鳳宮的信仰範圍不斷擴張，且將移入人口整合同化，逐漸融入慈鳳宮的宗教活動中，並熱衷參與慈鳳宮的各種宗教活動，這是屏東街市在都市化的歷程中，相當獨特的現象。

¹ 民國 101 年 3 月 16 日於臺灣師範大學進行本論文審查時，溫振華教授所提出之論點。

² Stephan Feuchtwang 著、趙旭東譯，《帝國的隱喻：中國民間宗教》，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頁 387。

整體而言，屏東街市因為新式製糖產業的發展，造成人口的移入、政治中心的形成、信眾的擴增等，這些因經濟發展導致宗教變遷的現象，確實讓慈鳳宮逐漸從清領時期的小廟，逐漸轉變成地方大廟。在此有利的政治、經濟與社會背景之下，慈鳳宮於日治時期逐步奠定其信仰中心的基礎。在戰後重建時，大規模擴建寺廟硬體設施，其中最重大的改變是，位於慈鳳宮主體建築的最頂樓層，凌霄寶殿的興建，殿內供奉民間信仰中位階最高的玉皇大帝，為地方大廟最明顯的象徵，至此慈鳳宮作為地方大廟的地位終於宣告屹立不搖。

參考書目

一、方志

1. 王瑛曾，《重修鳳山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46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1962。
2. 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21 種，1984。
3. 周元文，《重修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66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1959。
4. 范咸，《臺灣府志》，臺灣方志第 105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1961。
5. 高拱乾，《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65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1960。
6. 陳文達，《鳳山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24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1961。
7. 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74 種，1993。
8. 蔣毓英，《臺灣府志》，收錄於《臺灣府志三種：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
9. 盧德嘉，《鳳山縣采訪冊》，臺灣文獻叢刊第 73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1957。
10. 小山權太郎編，《屏東旗山潮州恆春東港五郡大觀》，臺北市：南國寫真大觀社，1933。
11. 屏東街役場，《(屏東街役場)屏東要覽》，屏東：屏東街役場，1929、1932。
12. 屏東市役所，《屏東市要覽》，高雄市：屏東郡役所，1940。
13. 黃典權總編纂，《重修屏東縣志(卷三、卷五、卷六)》，臺北市：屏東縣政府，1993、1997、1998。
14. 鍾桂蘭、古福祥等纂修，《臺灣省屏東縣志》，臺北市：成文，1983。

二、名人錄

1. 小山田繼維編，《總督府職員錄》，臺北市：臺灣日日新報社，1923。
2. 大園市藏編，《臺灣人物誌》，臺北：谷澤書店，1916。
3. 山川岩吉編，《最近の南部台灣》，臺南：臺灣大觀社，1923。
4. 岩崎潔治編，《臺灣實業家名鑑》，臺北：臺灣雜誌社，1912。
5. 東京電報通信社編，《戰時體制下に於ける事業及人物》，東京都：大空社，1990。
6. 谷元二編，《大眾人事錄》第十三版，東京市：帝國密祕探偵社，1940。
7. 林進發編，《台灣人物評》，臺北：赤陽社，1929。
8. 林進發編，《臺灣官紳年鑑》，臺北：成文，1999。
9. 原幹次郎編，《南進日本之第一線に起つ：新臺灣之人物》，臺北：拓務評論社台灣支社，1937。
10. 原幹洲編，《自治制度改正十週年紀念人物史》，臺北市：勤勞と富源社，1932。
11. 新高新報社編，《臺灣紳士名鑑》，臺北：新高新報社，1937。
12. 臺南新報社編，《南部臺灣紳士錄》，臺南：臺南新報社，1907。
13. 臺灣新民報社調查部編，《臺灣人士鑑(日刊一週年紀念出版)》，東京都：湘南堂，1986。
14. 臺灣新民報社編，《臺灣人士鑑》，臺北：臺灣新民報社，1934。
15. 臺灣總督府編，《臺灣列紳傳》，臺北：臺灣總督府，1916。

三、報紙

1. 吳青霞整理，《臺南新報》，臺南市：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臺南市立圖書館複刻，2009。
2. 臺灣日日新報社，《臺灣日日新報》，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898-1944。
3. 臺灣協會，《臺灣協會會報》，東京：ゆまに書房影印複製本，1987。
4. 毅欣資訊，《中國時報》，臺北市：毅欣，1996。

四、專書

1. 伊藤重郎，《臺灣製糖株式會社史》，東京：臺灣製糖株式會社，1939。
2. 阿緱廳編，《阿緱廳報》，阿緱：阿緱廳發行，1905。
3. 屏東市役所，《屏東市報》，屏東：屏東市役所，1934、1937。
4. 高雄州知事官房文書課，《高雄州統計書》，高雄：南報商事社，1934-1940。
5. 黑田・菊之助，《南部臺灣寫真帖》，臺南：臺灣繪畫會，1914。
6. 臺灣總督府，《府報》，臺北：臺灣總督府，1908。
7. 臺灣總督府，《臺灣事情(一至五十)》，臺北市：成文，1985。
8. 臺灣總督府，《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臺北：臺灣總督府，1913。
9.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文書課編，《臺灣總督府統計書(第一至四十六)》(1897-1942)，臺北市：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委託員工消費合作社複製發行，2002。
10. 臺灣總督府官房統計課，《臺灣現住人口統計》(1905-1911)，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攝製，1991。
11. 臺灣總督府情報部編，《臺灣總督府民政事務成績提要》(大正七年度，西元1918年)，臺北：成文，1985。
12.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臺灣糖業概要》，臺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1927。
13.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徐國章譯，《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一)，南投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5。
14.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臺灣糖業舊慣一斑》，神戶：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1909。
15. J. W. Davidson 著、蔡啓恆譯，《臺灣之過去與現在》，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2。
16. Stephan Feuchtwang 著、趙旭東譯，《帝國的隱喻：中國民間宗教》，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
17. 井出季和太著、郭輝譯，《日據下之臺政》，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7。
18. 內政部，《屏東縣屏東市行政區域圖》，臺北市：上河文化，2005。

19. 王進士，《屏東市采風錄》，屏東市：屏東市公所，2002。
20. 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臺北：帕米爾，1985。
21.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二)》，臺南市：南市府，2002。
22. 吳文星，《日治時期臺灣的社會領導階層》，臺北市：五南，2008。
23. 李國銘，《族群、歷史與祭儀：平埔族研究論文集》，臺北縣板橋市：稻鄉，2004。
24. 李豐楙，《東港王船祭》，屏東縣：屏縣府，1993。
25. 何培夫主編、林文睿監修，《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屏東縣・臺東縣篇》，臺北市：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1995。
26. 林舟著、韓世芳翻譯，《屏東縣萬丹鄉萬惠宮》，屏東市：屏縣文化，1999。
27. 林美容、張珣、蔡相輝編，《媽祖信仰的發展與變遷》，臺北：臺灣宗教學會，2003。
28. 林滿紅，《茶、糖、樟腦業與台灣之社會經濟變遷》，台北：聯經，1997。
29. 屏市聖帝廟慈鳳宮管委會編，《慈鳳宮簡介》，屏東市：屏市聖帝廟慈鳳宮管委會，2006。
30. 施添福，《清代在臺漢人的祖籍分布和原鄉生活方式》，臺北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系，1987。
31. 連橫，《臺灣通史》，臺灣文獻叢刊第 128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1918。
32. 涂照彥著、李明峻譯，《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台北：人間，1991。
33. 康豹，《臺灣的王爺信仰》，北市：商鼎文化，1997。
34. 章英華，《臺灣社會與文化變遷》，臺北：國立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86 年。
35. 張珣，《媽祖・信仰的追尋》，臺北縣蘆洲市：博揚文化，2008。
36.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臺北市：臺灣商務，2009。
37. 陳正祥，《臺灣地誌・中冊》，臺北市：南天，1993。
38. 陳振甫總編輯，《慈鳳宮宮志：阿猴媽祖》，屏東市：屏市聖帝廟慈鳳宮管委

會，2006。

39. 張之傑，《臺灣全記錄》，臺北：錦繡，1980。
40.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臺灣文獻叢刊第4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1957。
41. 黃文博，《臺灣民間藝陣》，臺北市：常民文化，2000。
42. 黃武達編，《日治時期臺灣都市發展地圖集》，臺北市：南天，2006。
43. 黃瓊慧等撰述、施添福總編纂，《臺灣地名辭書·卷四·屏東縣》，南投市：省文獻會，2001。
44.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輯，《臺灣南部碑文集成》，南投市：臺灣省文獻會，1994。
45. 臺灣省文獻會整理，《臺灣宗教調查書：屏東縣(二)》，出版地不詳：臺灣省文獻會，1959。
46. 蔡相輝，《北港朝天宮志》，雲林縣北港鎮：北港朝天宮，1995。
47. 潘魯生，《民藝學論綱》，北京：工藝美術出版社，1998。
48. 蕭銘祥，《屏東縣鄉土史料》，南投市：省文獻會，1996。
49. 戴炎輝，《清代臺灣之鄉治》，臺北：聯經，1979。
50. 簡炯仁，《屏東平原的開發與族群關係》，屏東市：屏東縣立文化中心，1999。
51. 簡炯仁，《屏東平原平埔族之研究》，臺北縣板橋市：稻香，2006。
52. 簡炯仁，《屏東平原先人的開發》，屏東市：屏縣文化局，2006。

五、論文

(一)期刊與會議論文

1. 作者不詳，〈寺廟祭神一覽(八)〉，《南瀛佛教》，第11期第14卷，1936年11月1日，頁33。
2. 方美玲、林美容，〈臺中縣新社鄉九庄媽的信仰型態〉，發表於「中臺灣鄉土文化學術研討會」，臺中市立文化中心主辦，2000年9月14-15日，頁363-390。
3. 木內裕子，〈廟宇活動與地方社區—以屏東縣琉球鄉漁民社會為例〉，《思與

- 言》第3期第25卷，1987，頁257-272。
4. 王見川，〈日據時期的彰化南瑤宮與臺南大天后宮—兼談藝閣廣告化問題〉，《臺灣宗教學會通訊》第5期，2000年5月，頁82-97。
5. 王繼平，〈在麟洛溪畔迎王—屏東縣內埔鄉黎明村玄武宮王科慶典觀察紀實〉，《屏東文獻》第13期，2009，頁111-133。
6. 白宗易、力佳潔，〈遊客參與東港迎王祭典滿意度與文化認同度之探討〉，《身體文化學報》第11輯，2010，頁1-26。
7. 何鴻明、王業立，〈地方派系如何操控寺廟的管理權？—以大甲鎮瀾宮的人事選舉為例〉，《臺灣民主季刊》第3期第7卷，2010年9月，頁123-186。
8. 吳文星，〈日治時期臺灣糖業改革之序幕〉，《高雄歷史與文化》第3輯，1996，頁1-11。
9. 吳幅員，〈臺灣經濟年表〉，《臺灣經濟史四集》，臺銀：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6，頁1-67。
10. 吳明訓，〈琉球鄉民的寺廟信仰類型探討〉，《屏東文獻》第13期，2009，頁45-78。
11. 呂仁偉、洪櫻芬，〈地方上的儒宗神教—以東港大潭保安宮省修社天恩堂為例〉，《屏東文獻》第4期，2001，頁35-47。
12. 呂仁偉、洪櫻芬，〈從社會與文化面向看民間信仰—以內埔地區的三山國王廟為例〉，《屏東文獻》第6期，2002，頁2-15。
13. 呂玫媛，〈傳統的再製與創新：白沙屯媽祖進香的「行轎」儀式與徒步體驗之分析〉，《民俗曲藝》第158卷，2007年12月，頁39-100。
14. 宋光宇，〈霞海城隍祭典與臺北大稻埕商業發展的關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62本第2分，1993年4月，頁291-336。
15. 李天富，〈小琉球宗教文化發展初探〉，《屏東文獻》第5期，2002，頁97-112。
16. 李明進，〈鯉魚山與赤山巖〉，《屏東文獻》第1期，2000，頁51-63。
17. 岡田謙著，陳乃藥譯，〈臺灣北部村落之祭祀範圍〉，《臺北文物》第9卷第4期，1960，頁14-29。

18. 林美容，〈由祭祀圈來看草屯鎮的地方組織〉，《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 62 期，1911，頁 53-114。
19. 林美容，〈由祭祀圈到信仰圈—臺灣民間社會的地域構成與發展〉，張炎憲編，《第三屆中國海洋發展史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1988，頁 95-125。
20. 林美容，〈彰化媽祖的信仰圈〉，《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 68 期，1989，頁 41-104。
21. 林美容，〈臺灣區域性宗教組織的社會文化基礎〉，《東方宗教研究》第 2 期，1991，頁 345-365。
22. 林美容，〈臺灣民俗宗教文化的社會圖像〉，《何謂臺灣—臺灣近代美術與文化認同》，臺北：雄獅美術月刊社，1997，頁 56-68。
23. 林美容，〈臺灣區域性祭典組織的社會空間與文化意涵〉，林美容、徐正光合著，《人類學在臺灣的發展：經驗研究篇》，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0，頁 69-88。
24. 林培雅，〈閩女變媽祖—臺中市萬和宮老二媽由來傳說探討〉，《興大人文學報》第 44 期，2010 年 6 月，頁 91-110。
25. 邱冠斌，〈臺灣宮廟組織及其運作之探討：以大甲媽祖鎮瀾宮為例〉，《中華人文社會學報》第 5 期，2006 年 9 月，頁 120-132。
26. 邱冠斌，〈開臺澎湖天后宮的發展歷史與獨特慶典之研究〉，《中華行政學報》第 6 期，2009 年 6 月，頁 129-140。
27. 姚文琦，〈台灣廟會活動的閒暇向度及其宗教意涵—以大甲媽祖進香之行爲為例〉，《哲學與文化》第 9 期第 37 卷，2010 年 9 月，頁 155-168。
28. 施振民，〈祭祀圈與社會組織—彰化平原聚落發展模式的探討〉，《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 36 期，1973，頁 191-208。
29. 施添福，〈國家與地域社會—以清代臺灣屏東平原為例〉，收錄於詹素娟、潘英海編《平埔族群與臺灣歷史文化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2001，頁 33-111。

30. 柯萬成，〈屏東內埔昌黎祠之創建及其相關問題〉，《漢學論壇》第 1 輯，2002，頁 93-104。
31. 洪燦楠，〈臺灣地區聚落發展之研究〉，《臺灣文獻》29：2-3，1978，頁 13-47。
32. 張芝聯，〈費爾南·布羅代爾的史學方法〉，《歷史研究》第 2 期，1986，頁 21-35。
33. 張漢裕，〈日據時代臺灣經濟之演變〉，《臺灣銀行季刊》第 4 卷 4 期，1951 年 12 月，頁 36-90。
34. 許嘉明，〈彰化平原福佬客的地域組織〉，《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 36 期，1973，頁 165-190。
35. 陳秋坤，〈清初屏東平原土地佔墾、租佃關係與聚落社會秩序，1690-1770——以施世榜家族為中心〉，收錄於《契約文書與社會生活(1600-1900)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2001，頁 11-46。
36. 陳進成，〈袍冠展儀威、鉢劍護民隨——再談東港神將〉，《屏東文獻》第 4 期，2001，頁 67-84。
37. 陳進成，〈癸未年東港王船造船日誌〉，《屏東文獻》第 7 期，2003，頁 92-107。
38. 森久男著、洪尊元譯，〈臺灣總督府糖業保護政策之發展〉，《臺灣史論叢》第 1 輯，台北：眾文，1980，頁 368-410。
39. 曾月吟，〈日據時期朝天宮發展——以《臺灣日日新報》所見為主〉，收錄於《媽祖信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雲林縣北港鎮：北港朝天宮，1997，頁 246-296。
40. 黃敦厚，〈進香禮儀的探討：以大甲媽祖為例〉，《民俗曲藝》第 158 卷，2007 年 12 月，頁 9-38。
41. 溫振華，〈蘆洲湧蓮寺——一座鄉廟的形成〉，《臺北縣立文化中心季刊》第 50 期，1996，頁 4-9。
42. 廖訓志，〈東港小誌〉，《臺北文獻直字》45/46，1978，頁 445-454。
43. 劉枝萬作、余萬居譯，〈臺灣民間信仰〉，《臺灣風物》第 39 卷第 1 期，1989，頁 79-107。

44. 劉枝萬，〈臺灣民間信仰之調查與研究〉，《臺灣風物》第 44 期第 1 卷，1994，頁 15-29。
45. 蔡欣欣，〈臺灣藝閣名義與日治時期妝扮景觀初探〉，《臺灣文學學報》第 8 期，2006，頁 177-211。
46. 蔡淵黎，〈清代臺灣社會領導階層性質之轉變〉，《史聯雜誌》第 3 期，1983，頁 34-64。
47. 蔡錦堂，〈日據時期臺灣之宗教政策〉，《臺灣風物》第 4 期第 42 卷，1992 年 2 月，頁 105-136。
48. 戴瑋志，〈王爺、神將與鑾堂—邢府千歲信仰在東港〉，《屏東文獻》第 13 期，2009，頁 192-259。

(二)學位論文

1. 尤麗絨，《屏東慈鳳宮「八家將」陣頭比賽之探討》，國立體育大學體育研究所碩論，2010。
2. 王志旭，《北港的傳統信仰組織與現代社團：探討地方活動的基本模式》，南華大學建築與景觀學系環境藝術研究所碩論，2009。
3. 王芳姿，《臺灣鄉土體育之研究—以東港迎王平安祭典為例》，屏東師範學院體育教學碩士班，2003。
4. 王俊凱，《屏東地區迎王祭典之研究—以淡水溪和隘寮河流域為主》，國立臺北大學民俗藝術研究所碩論，2009。
5. 王思明，《屏東市慈鳳宮、歸來慈天宮元宵燈謎研究》，國立屏東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所碩論，2009。
6. 白雅蘋，《內埔鄉客家地區媽祖信仰之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碩論，2007。
7. 朱明璞，《清代里港地區的開發》，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論，2008。
8. 何宜秦，《臺灣傳統藝閣藝術研究》，國立臺北大學民俗藝術研究所碩論，2008。
9. 何鴻明，《媽祖信仰與地方政治生態互動模式之研究—以大甲鎮瀾宮人事組

- 織與選舉方式為中心考察》，東海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論，2008。
10. 李奕德，《傳統寺廟經營管理—以嘉義市具代表性廟宇為例》，南華大學非營利事業管理研究所碩論，2007。
 11. 李瑞聲，《六堆地區二崙庄伯公廟客家祭儀之研究》，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文化創意產業學研究所碩論，2011。
 12. 李燕如，《民間信仰與地方派系的關係—以臺中縣大甲鎮瀾宮為例》，東海大學公共事務研究所碩論，2006。
 13. 沈佳怡，《客家傳統宗教信仰的演變—以屏東內埔為例》，東海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論，2009。
 14. 林思帆，《宗教組織發展過程中之社會變遷—以大甲鎮瀾宮為例》，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研究所碩論，2007。
 15. 邱美仁，《屏東東港東隆宮王船造形藝術研究》，國立成功大學藝術研究所碩論，2005。
 16. 柯明章，《媽祖信仰與政治—以大甲媽祖為例(1949-2000)》，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論，2005。
 17. 洪雪琴，《信眾對信仰社會功能的看法與信奉行為關係之研究—以東港東隆宮溫王爺信仰為例》，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成人教育研究所碩論，2005。
 18. 洪瑩發，《戰後大甲媽祖信仰的發展與轉變》，國立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碩論，2005。
 19. 孫淑華，《屏東市媽祖廟籤文之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回流中文碩士班，2005。
 20. 徐秀玉，《小琉球王船信仰之研究》，國立臺東大學教育研究所碩論，2003。
 21. 莊天賜，《日治時期屏東平原糖業之研究》，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論，2001。
 22. 陳文洲，《臺灣家將陣頭之研究—以東港迎王平安祭典為例》，國立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碩論，2007。
 23. 陳佩君，《六堆屏東內埔昌黎祠及其客家文化之研究》，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漢

學資料整理研究所碩論，2008。

24. 陳姿敏，《北港鎮聚落發展與祭祀圈的形成》，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研究所碩論，2010。
25. 陳威宜，《東港、西港王船工藝之研究》，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藝術教育研究所碩論，2004。
26. 陳瑜詩，《民俗文化的傳承與創新-日治以來臺灣藝閣的發展》，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在職進修碩士班碩論，2007。
27. 陳瑞琴，《屏東內埔昌黎祠之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回流中文碩士班，2007。
28. 陳鈺淑，《屏東縣琉球鄉碧雲寺的籤詩信仰文化研究》，國立屏東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研究所碩論，2011。
29. 曾月吟，《日據時期朝天宮與北港地區之發展》，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論，1996。
30. 黃依萍，《北港朝天宮神明會的組織與運作：「哨角團」和「莊儀團」之比較》，元智大學資訊社會學研究所碩論，2008。
31. 黃瓊瑤，《日據時期的臺灣銀行(1899—1945)》，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論，1991年。
32. 楊惠雯，《屏東糖廠與屏東市街發展關係之研究》，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農村規劃研究所碩論，2005。
33. 楊慧瑾，《論殖民糖業生產下殖民城市之建構—日據屏東市之個案研究》，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論，1992。
34. 廖冠富，《中華民俗體育之研究—以屏東縣南州鄉迎王慶典為例》，中國文化大學運動教練研究所碩論，2008。
35. 蔡佩青，《北港地區藝閣藝術之發展》，國立嘉義大學視覺藝術研究所碩論，2006。
36. 蔡佳純，《屏東縣九如三山國王廟木雕裝飾題材研究》，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農村規劃研究所碩論，2005。

37. 蔡叔珮,《東港東隆宮溫王爺與迎王傳說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教學碩班,2008。
38. 蔡相輝,《臺灣寺廟與地方發展之關係》,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論,1976。
39. 蔡森益,《二戰前後屏東市空間發展模式之比較研究》,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論,2008。
40. 蔡碧峰,《神明會與臺灣民俗文化傳承關係研究—以北港朝天宮為例》,國立中正大學臺灣文學所碩論,2009。
41. 蔡蓓瑜,《東港東隆宮迎王祭典意涵與角頭組織研究》,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碩論,2009。
42. 蔡錫謙,《日治時期屏東市街都市與建築發展之歷程》,私立中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論,2000。
43. 鄭螢憶,《國家、信仰與地方社會：笨港媽祖信仰的發展與變化(1694-1945)》,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論,2009。
44. 賴怡珍,《內埔天后宮觀音廳念佛儀式及念佛會之研究》,國立屏東教育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碩論,2009。
45. 戴瑋志,《臺灣邢府千歲信仰之研究—以台南、高雄、屏東、臺東為範圍》,國立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碩論,2009。
46. 戴寶村,《近代臺灣港口市鎮之發展—清末至日治時期》,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論,1988。

六、口訪與實地調查資料

1. 口頭訪問：財團法人屏東市聖帝廟慈鳳宮總務幹事鄭宇伶與其父鄭萬見，民國 100 年 11 月至民國 101 年 4 月。